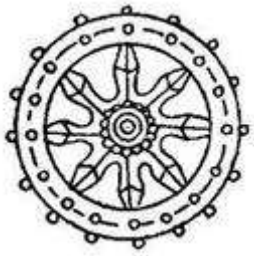
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汉译巴利三藏



中部

（二）

中五十篇

台湾・庄春江译

目录

一、屋主品.....1

51、耿达勒葛经.....1

52、八城人经.....12

53、有学经.....16

54、迫得利亚经.....22

55、耆婆经.....33

56、优婆离经.....36

57、守狗戒者经.....54

58、无畏王子经.....60

59、多种受经.....64

60、无风险经.....68

二、比丘品.....83

61、芒果树苗圃教诫罗侯罗经.....83

62、教诫罗侯罗大经.....90

63、玛鲁迦小经.....97

64、玛鲁迦大经.....103

65、跋大哩经.....108

66、鹌鹑譬喻经.....119

67、遮堵玛经.....129

68、那勒葛波那经.....136

69、枸哩亚尼经.....143

70、记大其哩经.....148
三、游行者品.....159
71、三明与婆蹉经.....159
72、婆蹉火经.....161
73、婆蹉大经.....169
74、长爪经.....178
75、马更地亚经.....183
76、散达葛经.....195
77、色古巫大夷大经.....210
78、沙门木地葛经.....230
79、色古巫大夷小经.....237
80、伟柯那色经.....248
四、王品.....253
81、额低葛勒经.....253
82、护国经.....264
83、摩伽提婆经.....282
84、摩偷罗经.....292
85、菩提王子经.....300
86、鸯掘摩罗经.....323
87、从可爱者所生经.....332
88、斗蓬经.....339
89、法的塔庙.....345

90、葛那葛得勒经 352
五、婆罗门品 361
91、梵寿经 361
92、谢勒经 374
93、阿摄拉亚那经 382
94、苟德木柯经 394
95、郑计经 406
96、耶苏葛力经 421
97、大那若尼经 429
98、袜谢德经 441
99、苏玻经 449
100、伤歌逻经 463

礼敬那位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

一、屋主品

51、耿达勒葛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大比丘僧团共住在瞻波城伽伽罗莲花池边。

那时，骑象者之子贝色与游行者耿达勒葛去见世尊。抵达后，骑象者之子贝色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游行者耿达勒葛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游行者耿达勒葛观察变得沉默的比丘僧团后，对世尊这么说：

“不可思议啊，乔达摩先生！未曾有啊，乔达摩先生！这比丘僧团被乔达摩先生多么正确地带领！乔达摩先生！凡那些存在于过去世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们，他们就像这样卓越地正确带领比丘僧

团，犹如现在僧团被被乔达摩先生正确地带领；凡那些存在于未来世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们，他们将就像这样卓越地正确带领比丘僧团，犹如现在僧团被被乔达摩先生正确地带领。”

“正是这样，耿达勒葛！正是这样，耿达勒葛！凡那些存在于过去世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们，他们就像这样卓越地正确带领比丘僧团，犹如现在僧团被被我正确地带领；凡那些存在于未来世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们，他们将就像这样卓越地正确带领比丘僧团，犹如现在僧团被我正确地带领。

耿达勒葛！在这僧团中有烦恼已尽、修行已成、应该作的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们。耿达勒葛！在这僧团中有常有戒的、常正住的、明智的、明智生活的有学比丘们，他们住于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哪四个呢？耿达勒葛！这里，比丘住于在身上随观身，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住于在受上随观受，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住于在心上随观心，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住于在法上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

当这么说时，骑象者之子贝色对世尊这么说：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为了众生的清净、为了愁与悲的超越、为了苦与忧的灭没、为了方法的获得、为了涅盘的作证，这四念住被世尊多么善安立，大德！我们白衣在家人也常常住于在这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大德！我们住于在身上随观身，热

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住于在受上随观受，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住于在心上随观心，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住于在法上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这里，存在于这样的人间丛林、这样的人间邪恶、这样的人间阿谀中，世尊多么了知众生的利益与不利，大德！这是丛林，即：人间；大德！这是明了的，即：兽类，大德！我能够使象被调御，当以瞻波城可到之处来回时，它将显现所有的谄曲、诈欺、不正直、歪曲，大德！但，我们的‘奴隶’或‘仆人’或‘工人’以身执行一种，以语执行另一种，他们的心又是另一种。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这里，存在于这样的人间丛林、这样的人间邪恶、这样的人间阿谀中，世尊多么了知众生的利益与不利，大德！这是丛林，即：人间；大德！这是明了的，即：兽类。”

“正是这样，贝色！正是这样，贝色！贝色！这是丛林，即：人间；贝色！这是明了的，即：兽类。贝色！现在世间中存在这四种人，哪四种呢？贝色！这里，某类人自己是苦行者，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又，贝色！这里，某类人是令他人苦行者，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又，贝色！这里，某类人自己是苦行者，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是令他人苦行者，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又，贝色！这里，某类人自己既不是苦行者，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不是令他人苦行者，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他是非自己苦行者、非

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者、已达涅盘者、已平静者、自己已成梵者、住于乐的经验者。贝色！属于这四种人中，哪一种人使你的心满意呢？”

“大德！这自己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的人，这个人不使我的心满意；大德！这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这个人也不使我的心满意；大德！这自己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这个人也不使我的心满意；大德！这自己既不苦行，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不令他人苦行，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自己非苦行者、非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者、已达涅盘者、已平静者、自己已成梵者、住于乐的经验的人，这个人使我的心满意。”

“贝色！但，为何这三种人不使你的心满意呢？”

“大德！这自己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的人，他对想要乐、厌逆苦的自己折磨、使之痛苦，以此，这个人不使我的心满意；大德！这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他对想要乐、厌逆苦的他人折磨、使之痛苦，以此，这个人不使我的心满意；大德！这自己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他对想要乐、厌逆苦的自己与他人折磨、使之痛苦，以此，这个人不使我的心满意；大德！这自己既不苦行，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不令他人苦行，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自己非苦行者、非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者、已达涅盘者、已平静者、自己已成梵者、住于乐的经验的人，他对想要乐、厌逆苦

的自己与他人既不折磨、也不使之痛苦，以此，这个人使我的心满意。

好了，大德！现在我们要走了，我们很忙，有很多该做的事。”

“贝色！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吧。”

那时，骑象者之子贝色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世尊在骑象者之子贝色离开不久，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骑象者之子贝色是贤智者；比丘们！骑象者之子贝色是大慧者，比丘们！如果骑象者之子贝色再稍坐片刻，直到我详细解说这四种人，他会有与大利益相应的，比丘们！但，只这样，骑象者之子贝色就有与大利益相应的。”

“世尊！这正是时候，善逝！这正是时候，愿世尊详细解说这四种人，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的。”

“那样的话，比丘们！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什么自己是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的人呢？比丘们！这里，某人是裸体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受邀不来者、受邀不住立者、不受用带来的、特别作的、招待的（食物）者，他不从瓶口取食，不从锅口取食，不（从）门坎中间、棒杖中间、杵中间、正在吃的两人、孕妇、授乳女、与男子生活者（取食），不从捡拾收

集的食物处、有狗现前处、苍蝇群集处（取食），不（吃）鱼、肉，不饮谷酒、果酒、（发酵）酸粥，他（托钵）一家（吃）一口、二家二口、……（中略）七家七口，他（每天）以一小碟（食物）维生、二小碟维生、……七小碟维生，一天吃一餐、二天吃一餐、……（中略）七天吃一餐，像这样，半个月（吃一餐），他住于致力于定期吃食物之实践，他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食生米者、食大度拉米者、食苏苔者、食米糠者、食饭汁者、食胡麻粉者、食茅草者、食牛粪者，他以森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以落下的果实为食物，他穿粗麻布、麻的混织物、裹尸布、粪扫衣、低力刀树（之树皮）、羚羊皮、羊皮、茅草衣、树皮衣、木片衣、头发编织衣、兽毛编织衣、猫头鹰羽毛衣，他是拔发须者、致力于拔发须之实践者、常站立者、拒绝座位者、蹲踞者、勤奋于蹲踞之实践者、卧荆棘者，他住于致力于黄昏前水浴三次之实践者，像这样，他住于许多如此形式对身体的苦行与折磨之实践，比丘们！这被称为自己苦行者，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的人。

比丘们！什么是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呢？比丘们！这里，某人是屠羊者、屠豚者、捕鸟者、捕鹿者、猎人、捕鱼者、盗贼、行刑者、屠牛者、狱卒、任何其他残忍的工作者，比丘们！这被称为令他人苦行者，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

比丘们！什么自己是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呢？比丘们！这里，某人是刹帝力灌顶王或富有的婆罗门，他在城东令人建了新屋舍，他剃除发须，穿

上粗糙的兽皮衣，以酥油涂抹身体后，以鹿角粉搔抓，与皇后、婆罗门祭司一起进入新屋舍，在那里，他直接卧在青草覆盖的地上，以有一子牛同形色的母牛之第一个乳房牛乳使国王生存，以第二个乳房牛乳使皇后生存，以第三个乳房牛乳使婆罗门祭司生存，以第四个乳房的牛乳火供，以其余的使子牛生存，他这么说：‘令那么多公牛为了牲祭被杀；令那么多小公牛为了牲祭被杀； 令那么多小母牛为了牲祭被杀；令那么多山羊为了牲祭被杀；令那么多公羊为了牲祭被杀；（令那么多马为了牲祭被杀；）令那么多树为了绑牺牲兽的柱被砍；令那么多吉祥草为了牲祭的草座被割。’他的那些被惩罚威胁的、被恐惧威胁的、泪满面的、哭泣着的‘奴仆’或‘报信者’或‘工人’，他们作准备工作。比丘们！这被称为自己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

比丘们！什么是自己既不苦行，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不令他人苦行，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自己非苦行者、非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者、已达涅盘者、已平静者、自己已成梵者、住于乐的经验的人呢？比丘们！这里，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屋主、屋主之子或在其它族姓中出生者听闻那个法；听闻那个法后，于如来处获得信；由于具备那获得的信，他像这样深虑：‘居家

生活是障碍，是尘垢之路；出家是露地。住在家中，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之梵行，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过些时候，他舍断少量的财富聚集或舍断大量的财富聚集后；舍断少量的亲属圈或舍断大量的亲属圈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当这样出家时，他进入比丘的生活规定：舍断杀生后，他是离杀生者，他住于已舍离棍棒、已舍离刀剑、有羞耻的、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的。舍断未给予而取后，他是离未给予而取者、给予而取者、只期待给予物者，以不盗取而自我住于清净。舍断非梵行后，他是梵行者，远离俗法而住，已离淫欲。舍断妄语后，他是离妄语者、真实语者、紧随真实者、能信赖者、应该信赖者、对世间无诈欺者。舍断离间语后，他是离离间语者：他从这里听到后，不为了对这些人离间而在那里说，或者，他从那里听到后，不为了对那些人离间而在这里说，像这样，他是分裂的调解者、和谐的散播者、乐于和合者、爱好和合者、喜欢和合者、作和合之言说者。舍断粗恶语后，他是离粗恶语者，他以柔和的言语：悦耳的、可爱的、动心的、优雅的、众人所爱的、众人可意的，像那样的言语与人说话。舍断杂秽语后，他是离杂秽语者：他是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处之说者，合法之说者、合律之说者；他以适当时机说有价值、有理由、有节制、具有利益的话。他是离破坏种子类、草木类者，停止晚上吃食物、非时食的一日一食者，是离跳舞、歌曲、音乐、看戏者，是离花环之配戴、芳香之庄严、涂抹物之打扮状态者，是离高床、大床

者，是离领受金银者，是离领受生谷者，是离领受生肉者，是离领受女子、少女者，是离领受男奴仆、女奴仆者，是离领受山羊与羊者，是离领受鸡与猪者，是离领受象、牛、马、骡马者，是离领受田与地者，是离从事差使、遣使者，是离买卖者，是离在秤重上欺瞒、伪造货币、度量欺诈者，是离贿赂、欺瞒、诈欺、不实者，是离割截、杀害、捕缚、抢夺、掠夺、暴力者。

他是已知足者：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犹如鸟不论以翼飞到何处，只有翼的负荷而飞。同样的，比丘是已知足者：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已具备这圣戒蕴，他自身内感受无过失的安乐。

他以眼见色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眼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眼根，在眼根上达到自制；以耳听声音后，……（中略）以鼻闻气味后，……（中略）以舌尝味道后，……（中略）以身触所触后，……（中略）以意识法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意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意根，在意根上达到自制。已具备这圣根自制，他自身内感受不受害的安乐。

他在前进、后退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前视、后视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肢体）曲伸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穿）衣、持钵与大衣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大小便

动作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时是正知于行为者。

已具备这圣戒蕴，已具备这圣知足，已具备这圣根自制，已具备这圣正念与正知，他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他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后，他舍断对世间的贪婪，以离贪婪心而住，使心从贪婪中清净。舍断恶意与瞋后，住于无瞋恚心、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使心从恶意与瞋怒中清净。舍断昏沉睡眠后，住于离昏沉睡眠、有光明想、正念、正知，使心从昏沉睡眠中清净。舍断掉举后悔后，住于不掉举、自身内心寂静，使心从掉举后悔中清净。舍断疑惑后，住于脱离疑惑、在善法上无疑，使心从疑惑中清净。

他舍断这些心的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

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生之智，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斥责圣者，正见与持正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善趣、天界。’这样，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集。’如实了知：‘这是苦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了知：‘这些是烦恼。’如实了知：‘这是烦恼集。’如实了知：‘这是烦恼灭。’如实

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比丘们！这被称为自己既非苦行者，也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不令他人苦行，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自己非苦行者、非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的、已达涅盘的、已平静的，以自己已成梵者而住于乐的经验的人。”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耿达勒葛经第一终了。

52、八城人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离橡树村。

当时，八城人屋主第十以某些必须作的事抵达华氏城。

那时，八城人屋主第十到鸡园去见某位比丘。抵达后，向那位比丘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八城人屋主第十对那位比丘这么说：

“大德！尊者阿难现在住在哪里呢？因为我想要见那位尊者阿难。”

“屋主！这位尊者阿难住在毗舍离橡树村。”

那时，八城人屋主第十在华氏城完成必须作的事后，就往毗舍离

橡树村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向尊者阿难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八城人屋主第十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大德！有一法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说：当比丘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未解脱的心被解脱，未灭尽的烦恼来到遍尽，未达无上离轭安稳他到达吗？”

“屋主！有一法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说：当比丘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未解脱的心被解脱，未灭尽的烦恼来到遍尽，未达无上离轭安稳他到达。”

“阿难大德！哪一法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说：当比丘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未解脱的心被解脱，未灭尽的烦恼来到遍尽，未达无上离轭安稳他到达呢？”

“屋主！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他像这样深虑：‘这初禅也是被造作的、被思惟的。’他了知：‘凡任何被造作的、被思惟的都是无常的、灭法。’当他在那里住立时，到达诸烦恼的灭尽。如果因为那法贪、那法喜而没达到诸烦恼的灭尽，则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为不从彼世转回者。这是一法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说：当比丘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未解脱的心被解脱，未灭尽的烦恼来到遍尽，未达无上离轭安稳他到达。

再者，屋主！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他像这样深虑：‘这第二禅也是

被造作的、被思惟的。’……（中略）未达无上离轭安稳他到达。

再者，屋主！比丘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他像这样深虑：‘这第三禅也是被造作的、被思惟的。’……（中略）未达无上离轭安稳他到达。

再者，屋主！比丘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他像这样深虑：‘这第四禅也是被造作的、被思惟的。’……（中略）未达无上离轭安稳已到达。

再者，屋主！比丘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他像这样深虑：‘这慈心解脱也是被造作的、被思惟的。’他了知：‘凡任何被造作的、被思惟的都是无常的、灭法。’当他在那里住立时，……（中略）未达无上离轭安稳他到达。

再者，屋主！比丘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舍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舍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他像这样深虑：‘这舍心解脱也是被造作的、被思惟的。’他了知：‘凡任何被造作的、被思惟的都是无

常的、灭法。’当他在那里住立时，……（中略）未达无上离轭安稳他到达。

再者，屋主！比丘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他像这样深虑：‘这虚空无边处也是被造作的、被思惟的。’他了知：‘凡任何被造作的、被思惟的都是无常的、灭法。’当他在那里住立时，……（中略）未达无上离轭安稳已到达。

再者，屋主！比丘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他像这样深虑：‘这识无边处也是被造作的、被思惟的。’他了知：‘凡任何被造作的、被思惟的都是无常的、灭法。’当他在那里住立时，……（中略）未达无上离轭安稳他到达。

再者，屋主！比丘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他像这样深虑：‘这无所有处也是被造作的、被思惟的。’他了知：‘凡任何被造作的、被思惟的都是无常的、灭法。’当他在那里住立时，到达诸烦恼的灭尽。如果因为那法贪、那法喜而没达到诸烦恼的灭尽，则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为不从彼世转回者。这是一法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说：当比丘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未解脱的心被解脱，未灭尽的烦恼来到遍尽，未达无上离轭安稳他到达。”

当这么说时，八城人屋主第十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大德！犹如男子如果探求着一个宝藏入口，（却）一次获得十一个宝藏入口。同样的，大德！我探求着一个不死之门，（却）一次获得十一个不死之门。大德！犹如男子的房子有十一个入口，当那房子着火时，他能以任何一个门使自己平安。同样的，大德！我将能以这十一个不死之门的任何一个不死之门使自己平安。大德！这些其他外道将遍求老师的敬师费，而我将怎能不供养尊者阿难呢？”

那时，八城人屋主第十使华氏城与毗舍离的比丘僧团集合后，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使之满足，使每一位比丘穿一对衣服，以三衣使尊者阿难穿上，并为尊者阿难建造（值）五百（货币）的住处。

八城人经第二终了。

53、有学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释迦族人的迦毗罗卫城尼拘律园。

当时，迦毗罗卫城释迦族人的新集会所刚完成不久，未被沙门、婆罗门，或任何人住过。

那时，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人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人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迦毗罗卫城释迦族人的新集会所刚完成不久，未

被沙门、婆罗门，或任何人住过，大德！请世尊第一个使用它，世尊第一个使用后，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人将使用它，那对迦毗罗卫城释迦族人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人知道世尊同意了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去新集会所。抵达后，铺设集会所的一切铺设物、设置座位、设立水瓶、悬挂油灯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人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集会所的一切铺设物已铺设、座位已设置、水瓶已设立、油灯已悬挂，大德！现在请世尊考虑适当的时间。”

那时，世尊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与比丘僧团一起去集会所。抵达后，洗脚、进入集会所，然后靠着中央柱子面向东坐下，比丘僧团也洗脚、进入集会所，然后靠着西边墙壁面向东在世尊后面坐下，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人洗脚、进入集会所，然后靠着东边墙壁面向西，面对世尊坐下。

那时，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人大半夜，使之欢喜后，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请你为迦毗罗卫城释迦族人说明有学的行道者，我的背痛，我要伸展它。”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将大衣折成四折后，以右胁作狮子卧，将（左）脚放

在（右）脚上，正念、正知，意念作起身想。

那时，尊者阿难召唤释迦族人摩诃男：

“摩诃男！这里，圣弟子是戒具足者、守护根门者、饮食知适量者、专修清醒者、具备七正法者、（构成）增上心与在当生中为乐住处之四（种）禅的随欲获得者、不困难获得者、无困难获得者。

摩诃男！圣弟子如何是戒具足者呢？摩诃男！这里，圣弟子是持戒者，他住于被巴帝摩卡的自制所防护，具足正行和行境，在微罪中看见可怕，在学处上受持后学习，摩诃男！这样，圣弟子是戒具足者。

摩诃男！圣弟子如何是守护根门者呢？摩诃男！这里，圣弟子以眼见色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眼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眼根，在眼根上达到自制；以耳听声音后……（中略）以鼻闻气味后，……（中略）以舌尝味道后，……（中略）以身触所触后，……（中略）以意识知法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意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意根，在意根上达到自制，摩诃男！这样，圣弟子是守护根门者。

摩诃男！圣弟子如何是饮食知适量者呢？摩诃男！这里，圣弟子如理省察而吃食物：‘不为了享乐，不为了陶醉，不为了好身材，不为了庄严，只为了这个身体的存续、生存，为了止息伤害，为了资助梵行。这样，我将击退之前的感受，不激起新的感受，健康、无过失，乐住。’摩诃男！这样，圣弟子是饮食知适量者。

摩诃男！圣弟子如何是专修清醒者呢？摩诃男！这里，圣弟子白天以经行、坐禅，心从障碍法净化。在初夜时段，以经行、坐禅，心从障碍法净化。在中夜时段，以右胁作狮子卧，将（左）脚放在（右）脚上，正念、正知，意念作起身想。在后夜时段，再以经行、坐禅，心从障碍法净化，摩诃男！这样，圣弟子是专修清醒者。

摩诃男！圣弟子如何是具备七正法者呢？摩诃男！这里，圣弟子是有信者，信如来的觉：‘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是有惭者，以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而感到惭，对恶不善法的入罪感到惭。他是有愧者，以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而感到愧，对恶不善法的入罪感到愧。他是多闻者、所听闻的忆持者、所听闻的蓄积者，凡那些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梵行的法，像这样的法被他多闻、忆持、背诵、以意熟虑、以见善通达。他住于为了不善法的舍断、为了善法的具备而活力已被发动的，刚毅、坚固的努力，不轻忽在善法上的责任。他是有念者，具备最高的念与聪敏，是很久以前做过的、很久以前说过的记忆者与回忆者。他是有慧者，具备导向生起与灭没之慧；圣、洞察，导向苦的完全灭尽（之慧）。摩诃男！这样，圣弟子是具备七正法者。

摩诃男！圣弟子如何是（构成）增上心与在当生中为乐住处之四（种）禅的随欲获得者、不困难获得者、无困难获得者呢？摩诃男！这里，圣弟子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

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摩诃男！这样，圣弟子是（构成）增上心与在当生中为乐住处之四（种）禅的随欲获得者、不困难获得者、无困难获得者。

摩诃男！当圣弟子这样成为戒具足者，这样成为守护根门者，这样成为饮食知适量者，这样成为专修清醒者，这样成为具备七正法者，这样成为（构成）增上心与在当生中为乐住处之四（种）禅的随欲获得者、不困难获得者、无困难获得者时，摩诃男！这被称为圣弟子是有学的行道者、不腐臭卵的到达者、能够破壳而出者、能够正觉者、能够到达无上离轭安稳者。摩诃男！犹如有八个、十个，十二个鸡蛋，被母鸡好好地卧在上面，被好好地孵，被好好地培育，即使那只母鸡不生起这样欲求：‘喔！愿我的小鸡能以足爪尖或嘴尖突破蛋壳，然后平安地破壳而出。’但那些小鸡终能以足爪尖或嘴尖突破蛋壳，然后平安地破壳而出，同样的，摩诃男！当圣弟子这样成为戒具足者，这样成为守护根门者，这样成为饮食知适量者，这样成为专修清醒者，这样成为具备七正法者，这样成为（构成）增上心与在当生中为乐住处之四（种）禅的随欲获得者、不困难获得者、无困难获得者时，摩诃男！这被称为圣弟子是有学的行道者、不腐臭卵的到达者、能够破壳而出者、能够正觉者、能够到达无上离轭安稳者。

摩诃男！那位圣弟子就基于这无上平静而清净的念，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中略）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这是他的第一个如小鸡从自己的蛋破壳而出。

摩诃男！那位圣弟子就基于这无上平静而清净的念，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中略）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是他的第二个如小鸡从自己的蛋破壳而出。

摩诃男！那位圣弟子就基于这无上平静而清净的念，他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这是他的第三个如小鸡从自己的蛋破壳而出。

摩诃男！凡圣弟子是戒具足者，这是关于行为；摩诃男！凡圣弟子是守护根门者，这也是关于行为；摩诃男！凡圣弟子是饮食知适量者，这也是关于行为；摩诃男！凡圣弟子是专修清醒者，这也是关于行为；摩诃男！凡圣弟子是具备七正法者，这也是关于行为；摩诃男！凡圣弟子是（构成）增上心与在当生中为乐住处之四（种）禅的随欲获得者、不困难获得者、无困难获得者，这也是关于行为。

摩诃男！凡圣弟子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中略）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这是关于明；摩诃男！凡圣弟子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中略）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也是关于明；摩诃男！凡圣弟子以诸烦恼的灭

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这也是关于明。

摩诃男！这被称为圣弟子是‘明具足者’、‘行具足者’、‘明与行具足者’。

摩诃男！这偈颂被梵王常童子所说：

“在归属于种姓的出生者中，刹帝力是最上的，

明与行具足者，在天人中他是最上的。”

摩诃男！这偈颂被那梵王常童子所善吟诵，非恶吟诵；善说，非恶说；有益，非无益，为世尊所同意。”

那时，世尊站起来后，召唤尊者阿难：

“好！好！阿难！好！阿难！你对迦毗罗卫城释迦族人说有学的行道者。”

这就是尊者阿难所说，大师认可。

悦意的迦毗罗卫城释迦族人欢喜尊者阿难所说。

有学经第三终了。

54、迫得利亚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安估搭勒玻名叫市集的安估搭勒玻市镇。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市集（镇）。在市集（镇）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前

往丛林作中午的休息。进入那个丛林后，坐在某棵树下作中午的休息。

当具足里衣、外套、伞、靴的屋主迫得利亚徒步散步、徘徊时，去那个丛林。抵达后，进入那个丛林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世尊对屋主迫得利亚这么说：

“屋主！有座位，如果你愿意，请坐。”

当这么说时，屋主迫得利亚（心想）：

“沙门乔达摩以屋主之语称呼我。”被激怒，不悦意，变得沉默。

第二次，世尊……（中略）第三次，世尊对屋主迫得利亚这么说：

“屋主！有座位，如果你愿意，请坐。”

当这么说时，屋主迫得利亚（心想）：

“沙门乔达摩以屋主之语称呼我。”被激怒，不悦意，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你以屋主之语称呼我，这是不适合的，这是不适当的。”

“屋主！你有屋主的那些相貌、特征、征相。”

“乔达摩先生！但，我已放弃全部的家业，已断绝全部的事业。”

“屋主！但你怎样已放弃全部的家业，已断绝全部的事业呢？”

“乔达摩先生！这里，凡是财产、谷物、银、金者，已全部赠与儿子们继承，在那里，我是不训诫者、不责骂者，我只住于食与衣，乔达摩先生！我这样已放弃全部的家业，已断绝全部的事业。”

“屋主！你说的事业之断绝是一种，然而，圣者之律中事业之断绝是另一种。”

“大德！但，怎样是圣者之律中事业之断绝呢？大德！请世尊教导我像圣者之律中事业之断绝那样的法，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屋主！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屋主迫得利亚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屋主！在圣者之律中，有这八法导向事业之断绝，哪八种呢？依止于不杀生，杀生应该被舍断；依止于给予而取，未给予而取应该被舍断；依止于真实语，妄语应该被舍断；依止于不离间语，离间语应该被舍断；依止于不贪与贪求，贪与贪求应该被舍断；依止于不责备与瞋恚，责备与瞋恚应该被舍断；依止于不愤怒与恼愁，愤怒与恼愁应该被舍断；依止于不极慢，极慢应该被舍断，屋主！这是以简要说而非详细解说的圣者之律中导向事业之断绝的八法。”

“大德！所有世尊对我以简要说而非详细解说的圣者之律中导向事业之断绝的八法，大德！请世尊出自怜悯对我详细解说这八法，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屋主！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先生！”屋主迫得利亚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依止于不杀生，杀生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屋主！这里，圣弟子像这样深虑：‘我是舍断与断绝那些可能使我成为杀生者之结的行者，如果我是杀生者，我会以杀生之缘而责骂我自己，智者了知后也会以杀生之缘而斥责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以杀生之缘恶趣能被预期。而，这是结，这是盖，即：杀生。凡以杀生之缘会生起烦恼、恼害、热恼者，离杀生者没有那些这样的烦恼、恼害、热恼。’‘依止于不杀生，杀生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

‘依止于给予而取，未给予而取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屋主！这里，圣弟子像这样深虑：‘我是舍断与断绝那些可能使我成为未给予而取者之结的行者，如果我是未给予而取者，我会以未给予而取之缘而责骂我自己，智者了知后也会以未给予而取之缘而斥责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以未给予而取之缘恶趣能被预期。而，这是结，这是盖，即：未给予而取。凡以未给予而取之缘会生起烦恼、恼害、热恼者，离未给予而取者没有那些这样的烦恼、恼害、热恼。’‘依止于给予而取，未给予而取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

‘依止于真实语，妄语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屋主！这里，圣弟子像这样深虑：‘我是舍断与断绝那些可能使我成为妄语者之结的行者，如果我是妄语者，我会以妄语之缘而责骂我自己，智者了知后也会以妄语之缘而斥责我，以身体

的崩解，死后以妄语之缘恶趣能被预期。而，这是结，这是盖，即：妄语。凡以妄语之缘会生起烦恼、恼害、热恼者，离妄语者没有那些这样的烦恼、恼害、热恼。’‘依止于真实语，妄语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

‘依止于不离间语，离间语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屋主！这里，圣弟子像这样深虑：‘我是舍断与断绝那些可能使我成为离间语者之结的行者，如果我是离间语者，我会以离间语之缘而责骂我自己，智者了知后也会以离间语之缘而斥责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以离间语之缘恶趣能被预期。而，这是结，这是盖，即：离间语。凡以离间语之缘会生起烦恼、恼害、热恼者，离离间语者没有那些这样的烦恼、恼害、热恼。’‘依止于不离间语，离间语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

‘依止于不贪与贪求，贪与贪求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屋主！这里，圣弟子像这样深虑：‘我是舍断与断绝那些可能使我成为贪与贪求者之结的行者，如果我是贪与贪求者，我会以贪与贪求之缘而责骂我自己，智者了知后也会以贪与贪求之缘而斥责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以贪与贪求之缘恶趣能被预期。而，这是结，这是盖，即：贪与贪求。凡以贪与贪求之缘会生起烦恼、恼害、热恼者，离贪与贪求者没有那些这样的烦恼、恼害、热恼。’‘依止于不贪与贪求，贪与贪求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

‘依止于不责备与瞋恚，责备与瞋恚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

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屋主！这里，圣弟子像这样深虑：‘我是舍断与断绝那些可能使我成为责备与瞋恚者之结的行者，如果我是责备与瞋恚者，我会以责备与瞋恚之缘而责骂我自己，智者了知后也会以责备与瞋恚之缘而斥责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以责备与瞋恚之缘恶趣能被预期。而，这是结，这是盖，即：责备与瞋恚。凡以责备与瞋恚之缘会生起烦恼、恼害、热恼者，离责备与瞋恚者没有那些这样的烦恼、恼害、热恼。’‘依止于不责备与瞋恚，责备与瞋恚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

‘依止于不愤怒与恼愁，愤怒与恼愁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屋主！这里，圣弟子像这样深虑：‘我是舍断与断绝那些可能使我成为愤怒与恼愁者之结的行者，如果我是愤怒与恼愁者，我会以愤怒与恼愁之缘而责骂我自己，智者了知后也会以愤怒与恼愁之缘而斥责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以愤怒与恼愁之缘恶趣能被预期。而，这是结，这是盖，即：愤怒与恼愁。凡以愤怒与恼愁之缘会生起烦恼、恼害、热恼者，离愤怒与恼愁者没有那些这样的烦恼、恼害、热恼。’‘依止于不愤怒与恼愁，愤怒与恼愁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

‘依止于不极慢，极慢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屋主！这里，圣弟子像这样深虑：‘我是舍断与断绝那些可能使我成为极慢者之结的行者，如果我是极慢者，我会以极慢之缘而责骂我自己，智者了知后也会以极慢之缘而斥责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以极慢之缘恶趣能被预期。而，这是结，这是盖，即：

极慢。凡以极慢之缘会生起烦恼、恼害、热恼者，离极慢者没有那些这样的烦恼、恼害、热恼。’‘依止于不极慢，极慢应该被舍断。’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

屋主！这是以简要说与详细解说的圣者之律中导向事业之断绝的八法，然而，这不是圣者之律中事业之断绝的全部与每一方面。”

“大德！怎样是圣者之律中事业之断绝的全部与每一方面呢？大德！请世尊教导我像圣者之律中事业之断绝的全部与每一方面那样的法，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屋主！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先生！”屋主迫得利亚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屋主！犹如被饥饿无力折磨的狗如果等在杀牛者的切肉台处，熟练的杀牛者或杀牛者的徒弟会丢给它被善切割、被切割、无肉、沾满血的骨骸，屋主！你怎么想：那只狗舔着那被善切割、被切割、无肉、沾满血的骨骸，是否能驱逐饥饿、无力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那是被善切割、被切割、无肉、沾满血的骨骸，那只狗只会有疲劳与恼害的分。”

“同样的，屋主！圣弟子像这样深虑：‘世尊说：欲如骨骸而多苦、多恼愁，在这里有更多过患。’以正确之慧这么如实看这个后，凡这依存于种种的种种平静者，他回避，凡这依存于单一的单一平静，在那里，世间物质的取着全都无余灭者，他修习像那样的平静。

屋主！犹如鹫或苍鹭或兀鹰抓住肉块后会飞走，（其他）鹫、苍

鹭、兀鹰会跟随啄、抓它，屋主！你怎么想：如果那只鹫或苍鹭或兀鹰不急速地放弃那肉块，它以其因缘而会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吗？”

“是的，大德!”

“同样的，屋主！圣弟子像这样深虑：‘世尊说：欲如肉块而多苦、多恼愁，在这里有更多过患。’以正确之慧这么如实看这个后，凡这依存于种种的种种平静者，他回避，凡这依存于单一的单一平静，在那里，世间物质的取着全都无余灭者，他修习像那样的平静。

屋主！犹如男子拿燃烧的草炬后如果逆风而行，屋主！你怎么想：如果那位男子不急速地放弃燃烧的草炬，那燃烧的草炬会烧到他的手，或会烧到手臂，或会烧到其他肢体，他以其因缘而会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吗？”

“是的，大德!”

“同样的，屋主！圣弟子像这样深虑：‘世尊说：欲如草炬而多苦、多恼愁，在这里有更多过患。’以正确之慧这么如实看这个后，……（中略）他修习像那样的平静。

屋主！犹如有深过人的炭火坑，布满无焰、无烟的炭火，那时，如果有想活命；不想死，要乐；不要苦的男子走来，两位有力气的男子各捉住其一边的手臂后，将他拉向炭火坑，屋主！你怎么想：那位男子是否会这样那样地扭曲身体呢？”

“是的，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那位男子知道：我将跌落这炭火坑，以其因缘而会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

“同样的，屋主！圣弟子像这样深虑：‘世尊说：欲如炭火坑而多苦、多恼愁，在这里有更多过患。’以正确之慧这么如实看这个后，……（中略）他修习像那样的平静。

屋主！犹如男子如果看见梦中的园林美景、森林美景、土地美景、莲花池美景，他醒来会看不见任何东西。同样的，屋主！圣弟子像这样深虑：‘世尊说：欲如梦而多苦、多恼愁，在这里有更多过患。’以正确之慧这么如实看这个后，……（中略）他修习像那样的平静。

屋主！犹如男子乞求借用财物：高级的车乘、最上等的宝珠耳环后，被这些借用财物领前、围绕，如果他走到市场，人们看见他后，会这么说：‘先生！那位男子确实是富人，富人们都这样享受财富。’而其所有人不管在哪里如果看见了，就会在那里取回那些东西。屋主！你怎么想：这足以让那位男子丧气吗？”

“是的，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其所有人取回那些东西。”

“同样的，屋主！圣弟子像这样深虑：‘世尊说：欲如借用物而多苦、多恼愁，在这里有更多过患。’以正确之慧这么如实看这个后，……（中略）他修习像那样的平静。

屋主！犹如在村落或城镇不远处有极密的丛林，在那里，有具足果实、生满果实的树木，但没有任何果实落在地上。那时，如果男子走来，他欲求果实、寻求果实、走着遍求果实，他进入那丛林后，如果看见那棵具足果实、生满果实的树木，他这么想：‘这是棵具足果

实、生满果实的树木，但没有任何果实落在地上，我会爬树，让我爬上这棵树后，吃到饱并装满腰（袋）。’他爬上那棵树后，吃到饱并装满腰（袋）。那时，如果第二位男子走来，拿了锐利的斧头欲求果实、寻求果实、走着遍求果实，他进入那丛林后，如果看见那棵具足果实、生满果实的树木，他这么想：‘这是棵具足果实、生满果实的树木，但没有任何果实落在地上，我不会爬树，让我从根切断这棵树后，吃到饱并装满腰（袋）。’他从根切断这棵树。屋主！你怎么想：像那样，那第一位爬上树的男子如果不急速地下来，当那棵树到下时，他可能断手或断脚或断其他肢体，以其因缘而会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吗？”

“是的，大德!”

“同样的，屋主！圣弟子像这样深虑：‘世尊说：欲如树果而多苦、多恼愁，在这里有更多过患。’以正确之慧这么如实看这个后，凡这依存于种种的种种平静者，他回避，凡这依存于单一的单一平静，在那里，世间物质的取着全都无余灭者，他修习像那样的平静。

屋主！那位圣弟子就基于这无上平静而清净的念，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中略）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

屋主！那位圣弟子就基于这无上平静而清净的念，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中略）了知众生依业流转。

屋主！那位圣弟子就基于这无上平静而清净的念，他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屋主！这个情形是圣者之律中事业之断绝的全部与每一方面。

屋主！你怎么想：你是否看见自己如圣者之律中事业之断绝那样的事业之断绝呢？”

“大德！我是谁啊！谁有圣者之律中事业之断绝呢？大德！我离圣者之律中事业之断绝的全部与每一方面远得很，大德！因为我们以前认为不贤骏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为贤骏的，我们使不贤骏者受用贤骏的食物，我们使不贤骏者设立贤骏的住处，而，大德！我们认为贤骏的比丘们是不贤骏的，我们使贤骏者受用不贤骏的食物，我们使贤骏者设立不贤骏的住处，大德！现在，我们将知道不贤骏的其他外道游行者是不贤骏的，我们将使不贤骏者受用不贤骏的食物，我们将使不贤骏者设立不贤骏的住处，而，大德！我们将知道贤骏的比丘们是贤骏的，我们将使贤骏者受用贤骏的食物，我们将使贤骏者设立贤骏的住处，大德！世尊激发我对沙门有沙门爱，对沙门有沙门净信，对沙门有沙门尊重。

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大德！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请世尊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迫得利亚经第四终了。

55、耆婆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养子耆婆的芒果园中。

那时，养子耆婆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养子耆婆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被我听闻：‘他们为沙门乔达摩杀生类，当那位沙门乔达摩知道时，他被个别邀请而吃缘（此）行为的肉。’大德！凡那些这么说：‘他们为沙门乔达摩杀生类，当那位沙门乔达摩知道时，他被个别邀请而吃缘（此）行为的肉。’者，大德！那些是否为世尊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以不实而毁谤世尊，他们法、随法地解说了，而任何如法的种种说不来到应该被呵责处吗？”

“耆婆！凡那些这么说：‘他们为沙门乔达摩杀生类，当那位沙门乔达摩知道时，他被个别邀请而吃缘（此）行为的肉。’者，那些不是我的所说之说，而且他们以不存在、虚伪、不实而毁谤我。耆婆！我说以三种清况不吃肉：被看见、被听闻、被疑虑，耆婆！我说以这三种清况不吃肉；耆婆！我说以三种清况吃肉：不被看见、不被听闻、不被疑虑，耆婆！我说以这三种清况吃肉。

耆婆！这里，比丘依止某村落或城镇而住，他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之心，以广大、

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屋主或屋主之子来见他后，以明日的食事邀请，耆婆！当他愿意时，比丘同意。当那夜过后，他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屋主或屋主之子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屋主或屋主之子以胜妙的施食供给。他不这么想：‘如果屋主或屋主之子以胜妙的施食供给我，那就好了！啊！愿屋主或屋主之子以胜妙的施食供给我。’他不这么想。他不被系结、不迷恋、不落入执着，见过患、有出离慧地吃那施食，耆婆！你怎么想：那时，那位比丘是否意图加害自己，或意图加害别人，或意图加害两者呢？”

“不，大德!”

“耆婆！那时，那位比丘只无过失地吃食物，不是吗？”

“是的，大德！大德！这被我听闻：‘梵天是住于慈者。’大德！世尊是我亲眼见到这样者，大德！因为，世尊是住于慈者。”

“耆婆！以贪、瞋、痴而会有恶意，如来的那（种）贪、瞋、痴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耆婆！如果你所说的是关于这个，我允许你。”

“大德！我所说的就是关于这个。”

耆婆！这里，比丘依止某村落或城镇而住，他他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舍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舍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屋主

或屋主之子来见他后，以明日的食事邀请，耆婆！当他愿意时，比丘同意。当那夜过后，他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屋主或屋主之子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屋主或屋主之子以胜妙的施食供给。他不这么想：‘如果屋主或屋主之子以胜妙的施食供给我，那就好了！啊！愿屋主或屋主之子以胜妙的施食供给我。’他不这么想。他不被系结、不迷恋、不落入执着，见过患、有出离慧地吃那施食，耆婆！你怎么想：那时，那位比丘是否意图加害自己，或意图加害别人，或意图加害两者呢？”

“不，大德!”

“耆婆！那时，那位比丘只无过失地吃食物，不是吗？”

“是的，大德！大德！这被我听闻：‘梵天是住于平静者。’大德！世尊是我亲眼见到这样者，大德！因为，世尊是住于平静者。”

“耆婆！以贪、瞋、痴而会有加害，或会有不乐，或会有嫌恶，如来的那（种）贪、瞋、痴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耆婆！如果你所说的是关于这个，我允许你。”

“大德！我所说的就是关于这个。”

耆婆！凡为如来或如来弟子杀生类者，他以五处产出许多非福德：凡那位屋主这么说：‘去！请你们带名叫像那样的生类来。’者，以这第一处产出许多非福德。凡当那生类被勒住脖子带来时，它感受苦与忧，以这第二处产出许多非福德。凡他这么说：‘去！请你们杀这生类。’者，以这第三处产出许多非福德。凡当那生类被杀时，它

感受苦与忧，以这第四处产出许多非福德。凡他以不适当的供给如来或如来弟子者，以这第五处产出许多非福德。耆婆！凡为如来或如来弟子杀生类者，他以这五处产出许多非福德。”

当这么说时，养子耆婆对世尊这么说：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比丘们吃适当的食物，大德！比丘们吃无过失的食物。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中略）大德！请世尊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耆婆经第五终了。

56、优婆离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烂陀卖衣者的芒果园中。

当时，尼干陀若提子与一大群尼干陀众一起居住在那烂陀。那时，长苦行尼干陀在那烂陀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去卖衣者的芒果园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世尊对长苦行尼干陀这么说：

“苦行！有座位，如果你愿意，请坐。”

当这么说时，长苦行尼干陀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一旁坐好后，世尊对长苦行尼干陀这么说：

“苦行！有几种业，尼干陀若提子安立为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

起呢？”

“乔达摩贤友！尼干陀若提子不惯于‘业，业’的安立，乔达摩贤友！尼干陀若提子惯于‘杖罚，杖罚’的安立。”

“苦行！那么，多少种杖罚，尼干陀若提子安立为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呢？”

“乔达摩贤友！有三种杖罚，尼干陀若提子安立为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即：身杖罚、语杖罚、意杖罚。”

“苦行！那么，如何，身杖罚是一种，语杖罚是另一种，意杖罚又是另一种吗？”

“乔达摩贤友！身杖罚是一种，语杖罚是另一种，意杖罚又是另一种。”

“苦行！那么，如果对这三种杖罚这么区分、这么分别，哪一种杖罚尼干陀若提子安立为最大罪之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身杖罚或语杖罚或意杖罚呢？”

“乔达摩贤友！如果对这三种杖罚这么区分、这么分别，尼干陀若提子安立身杖罚为最大罪之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语杖罚不像这样（大），意杖罚不像这样（大）。”

“苦行！你说‘身杖罚’吗？”

“乔达摩贤友！我说‘身杖罚’。”

“苦行！你说‘身杖罚’吗？”

“乔达摩贤友！我说‘身杖罚’。”

“苦行！你说‘身杖罚’吗？”

“乔达摩贤友！我说‘身杖罚’。”

像这样，世尊在这谈论之事上使长苦行尼干陀确立三次之多。

当这么说时，长苦行尼干陀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贤友！那么，有几种杖罚，你安立为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呢？”

“苦行！如来不惯于‘杖罚，杖罚’的安立，苦行！如来惯于‘业，业’的安立。”

“乔达摩贤友！那么，多少种业，你安立为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呢？”

“苦行！有三种业，我安立为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即：身业、语业、意业。”

“乔达摩贤友！那么，如何，身业是一种，语业是另一种，意业又是另一种吗？”

“苦行！身业是一种，语业是另一种，意业又是另一种。”

“乔达摩贤友！那么，如果对这三种业这么区分、这么分别，哪一种业你安立为最大罪之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身业或语业或意业呢？”

“苦行！如果对这三种业这么区分、这么分别，我安立意业为最大罪之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身业不像这样（大），语业不像这样（大）。”

“乔达摩贤友！你说‘意业’吗？”

“苦行！我说‘意业’。”

“乔达摩贤友！你说‘意业’吗？”

“苦行！我说‘意业’。”

“乔达摩贤友！你说‘意业’吗？”

“苦行！我说‘意业’。”

像这样，长苦行尼干陀在这谈论之事上使世尊确立三次之多后，去见尼干陀若提子。

当时，一大群在家众坐在一起，那是来自巴勒葛，以优婆离为上首的群众。尼干陀若提子看见长苦行尼干陀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对长苦行尼干陀这么说：

“来吧！苦行！你一大早从哪里来？”

“大德！我从沙门乔达摩面前来。”

“苦行！那么，你与沙门乔达摩在一起有任何谈论吗？”

“大德！我与沙门乔达摩在一起有一些谈论。”

“苦行！那么，你与沙门乔达摩在一起有像怎样的谈论呢？”

那时，长苦行尼干陀将与世尊间的交谈全部告诉尼干陀若提子。

当这么说时，尼干陀若提子对长苦行这么说：

“苦行！好！好！长苦行尼干陀回答了沙门乔达摩，就如同已受教导的弟子正确地了知大师的教说那样，不起眼的意杖罚与这这么粗大的身杖罚怎么比呢？然而，身杖罚为最大罪之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语杖罚不像这样（大），意杖罚不像这样（大）。”

当这么说时，屋主优婆离对尼干陀若提子这么说：

“长苦行大德！好！好！苦行尊师回答了沙门乔达摩，就如同已

受教导的弟子正确地了知大师的教说那样，不起眼的意杖罚与这这么粗大的身杖罚怎么比呢？然而，身杖罚为最大罪之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语杖罚不像这样（大），意杖罚不像这样（大）。来吧！大德！在这谈论之事上我要去论破沙门乔达摩，如果沙门乔达摩对我确立如对苦行尊师确立的那样，犹如有力气的男子抓住长毛公山羊的身毛后，能被他拉来、拉去、拉着转。同样的，沙门乔达摩将被我以辩论拉来、拉去、拉着转，犹如有力气的酿酒人，投大酒筛篮入深水池，抓住一端后，能被他拉来、拉去、拉着转。同样的，沙门乔达摩将被我以辩论拉来、拉去、拉着转，犹如有力气的滤酒人，抓住毛筛一端后，能被他筛除、筛落、打落。同样的，沙门乔达摩将被我以辩论筛除、筛落、打落，犹如六十岁的象，跳入深莲花池后，玩名叫麻洗的游戏。同样的，我将与沙门乔达摩玩我想的麻洗游戏。来吧！大德！在这谈论之事上我要去论破沙门乔达摩。”

“屋主！在这谈论之事上你去论破沙门乔达摩吧！屋主！因为我或长苦行尼干陀或你都能论破沙门乔达摩。”

当这么说时，长苦行尼干陀对尼干陀若提子这么说：

“大德！我不喜欢屋主优婆离应该（尝试）论破沙门乔达摩，大德！因为沙门乔达摩是幻术者，他知道使人转向的幻术，依此使其他外道的弟子转向。”

“这是不可能的，苦行！屋主优婆离不会有机会成为沙门乔达摩的弟子，但，这是可能的，苦行！沙门乔达摩会成为屋主优婆离的弟子。屋主！在这谈论之事上你去论破沙门乔达摩吧！屋主！因为我或

长苦行尼干陀或你都能论破沙门乔达摩。”

第二次，长苦行……（中略）。第三次，长苦行尼干陀对尼干陀若提子这么说：

“大德！我不喜欢屋主优婆离应该（尝试）论破沙门乔达摩，大德！因为沙门乔达摩是幻术者，他知道使人转向的幻术，依此使其他外道的弟子转向。”

“这是不可能的，苦行！屋主优婆离不会有机会成为沙门乔达摩的弟子，但，这是可能的，苦行！沙门乔达摩会成为屋主优婆离的弟子。屋主！在这谈论之事上你去论破沙门乔达摩吧！屋主！因为我或长苦行尼干陀或你都能论破沙门乔达摩。”

“是的，大德！”屋主优婆离回答尼干陀若提子后，起座向尼干陀若提子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往卖衣者的芒果园，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屋主优婆离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长苦行尼干陀来过这里吗？”

“屋主！长苦行尼干陀来过这里。”

“大德！那么，你与长苦行尼干陀在一起有任何谈论吗？”

“屋主！我与长苦行尼干陀在一起有一些谈论。”

“大德！你与长苦行尼干陀在一起有像怎样的谈论呢？”

那时，世尊将与长苦行尼干陀在一起的谈论全部告诉屋主优婆离。

当这么说时，屋主优婆离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好！好！大德！长苦行尼干陀回答了世尊，就如同已受教导的弟子正确地了知大师的教说那样，不起眼的意杖罚与这这么粗大的身杖罚怎么比呢？然而，身杖罚为最大罪之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语杖罚不像这样（大），意杖罚不像这样（大）。”

“屋主！如果你能在真理的立足点上讨论，我们能在这点上有谈论。”

“大德！我将在真理的立足点上讨论，我们能在这点上有谈论。”

“屋主！你怎么想：这里，（缺冷水而）生病、痛苦、重病的尼干陀是（发誓）拒绝冷水（但渴望冷水）的使用热水者，他会（因为）没得到冷水而死，屋主！那么，尼干陀若提子安立他往生何处呢？”

“大德！有名为意执着的天，他往生到那里。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他被那意的束缚而死。”

“屋主！请你作意啊，屋主！请你确实作意后回答，你后面与前面，或前面与后面（说的）不一致。屋主！你说过这（样的）话：‘大德！我将在真理的立足点上讨论，我们能在这点上有谈论。’”

“大德！即使世尊这么说，然而，身杖罚为最大罪之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语杖罚不像这样（大），意杖罚不像这样（大）。”

“屋主！你怎么想：这里，尼干陀有四种禁戒自制防护：以所有的防止防止，以所有的防止轭制，以所有的防止除去，以所有的防止遍满，当他前进、后退时，带来许多小生物的杀戮，屋主！那么，尼

干陀若提子安立他有什么果报呢？”

“大德！尼干陀若提子不安立非故意者有大罪。”

“屋主！但，如果他意图（如此）呢？”

“大德！他有大罪。”

“屋主！那么，尼干陀若提子安立意志力于（三种杖罚中的）哪一种呢？”

“大德！在意杖罚中。”

“屋主！请你作意啊，屋主！请你确实作意后回答，你后面与前面，或前面与后面（说的）不一致。屋主！你说过这（样的）话：‘大德！我将在真理的立足点上讨论，我们能在这点上有谈论。’”

“大德！即使世尊这么说，然而，身杖罚为最大罪之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语杖罚不像这样（大），意杖罚不像这样（大）。”

“屋主！你怎么想：这那烂陀是成功的、繁荣的、人口众多的、人群拥挤的吗？”

“是的，大德！这那烂陀是成功的、繁荣的、人口众多的、人群拥挤的。”

“屋主！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有剑已拔出的男子走来，他这么说：‘我将使这那烂陀的所有生物在一刹那、一片刻间成为一堆肉酱、一堆肉堆。’屋主！你怎么想：那位男子能使这那烂陀的所有生物在一刹那、一片刻间成为一堆肉酱、一堆肉堆吗？”

“大德！十位、二十位、三十位、四十位、五十位男子都不能使这那烂陀的所有生物在一刹那、一片刻间成为一堆肉酱、一堆肉堆，

一个不起眼的男子算什么？”

“屋主！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有具神通、达心自在的沙门、婆罗门走来，他这么说：‘我将使这那烂陀的所有生物在一刹那、一片刻间成为一堆肉酱、一堆肉堆。’屋主！你怎么想：那位沙门、婆罗门能使这那烂陀的所有生物在一刹那、一片刻间成为一堆肉酱、一堆肉堆吗？”

“大德！那位具神通、达心自在的沙门、婆罗门能以一个瞋意使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五十个那烂陀成为灰烬，一个不起眼的那烂陀算什么？”

“屋主！请你作意啊，屋主！请你确实作意后回答，你后面与前面，或前面与后面（说的）不一致。屋主！你说过这（样的）话：‘大德！我将在真理的立足点上讨论，我们能在这点上有谈论。’”

“大德！即使世尊这么说，然而，身杖罚为最大罪之恶业的表现、恶业的转起，语杖罚不像这样（大），意杖罚不像这样（大）。”

“屋主！你怎么想：你听过小杖林野、迦陵伽林野、中轮辐林野、母支林野之林野被变成林野吗？”

“是的，大德！我听过小杖林野、迦陵伽林野、中轮辐林野、母支林野之林野被变成林野。”

“屋主！你怎么想：你听过为何小杖林野、迦陵伽林野、中轮辐林野、母支林野之林野被变成林野吗？”

“是的，大德！我听过仙人以瞋意使小杖林野、迦陵伽林野、中轮辐林野、母支林野之林野被变成林野。”

“屋主！请你作意啊，屋主！请你确实作意后回答，你后面与前面，或前面与后面（说的）不一致。屋主！你说过这（样的）话：‘大德！我将在真理的立足点上讨论，我们能在这点上有谈论。’”

“大德！世尊的第一个譬喻就使我成为悦意的、满意的。但，我想要听闻这些世尊种种对质问的答辩而我就认为应该对世尊作这样的违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请世尊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屋主！请你作慎重考虑，慎重考虑对像你这样有名的人是好的。”

“大德！以此，我对世尊更悦意与满意了，以世尊对我这么说：‘屋主！请你作慎重考虑，慎重考虑对像你这样有名的人是好的。’大德！因为其他外道得到我为弟子后，会手持旗帜绕行整个那烂陀（，宣告）：‘屋主优婆离已成为我的弟子了。’然而世尊却这么说：‘屋主！请你作慎重考虑，慎重考虑对像你这样有名的人是好的。’大德！这是第二次我归依世尊、法、僧团，请世尊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屋主！长久以来，你家已是尼干陀的供给源，因此，当他们靠近时，你应该考虑食物的施与。”

“大德！以此，我对世尊更悦意与满意了，以世尊对我这么说：

‘屋主！长久以来，你家已是尼干陀的供给源，因此，当他们靠近时，你应该考虑食物的施与。’大德！这被我听闻：‘沙门乔达摩这么说：“布施只应该施与我，布施不应该施与其他人；布施只应该施与我的弟子，布施不应该施与其他人；只施与我有大果，非施与其他人有大果；只施与我的弟子有大果，非施与其他人的弟子有大果。”’然而世尊却劝导我对尼干陀布施，但，大德！这里，我们将知道适当时机的。大德！这是第三次我归依世尊、法、僧团，请世尊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那时，世尊对屋主优婆离说次第说，即：布施说、戒说、天界说；说明欲的过患、卑下、杂染，出离的效益。当世尊了知屋主优婆离有顺从心、柔软心、离盖心、高扬心、净信心，那时，他说明诸佛最胜的说法：苦、集、灭、道，犹如清净、已离污染的衣服完全领受染色。同样的，就在那座位上屋主优婆离的远尘、离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都是灭法。”

那时，屋主优婆离已见法、已获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脱离疑惑、离迷惑，得无畏，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对世尊这么说：

“好了，大德！现在我们要走了，我们很忙，有很多该做的事。”

“屋主！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吧。”

那时，屋主优婆离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回自己的住处。抵达后，召唤守门者：

“亲爱的守门者！从今日起，我将尼干陀、女尼干陀关在门外，

为世尊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开门。如果任何尼干陀来，你就对他们这么说：‘请你站住，不要进来！从今日起，屋主优婆离已成为沙门乔达摩的弟子，他将尼干陀若提子关在门外，为世尊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开门。大德！如果你是为了托钵，请你就站在这里，我将为你拿来这里。’”

“是的，大德!”那位守门者回答屋主优婆离。

长苦行尼干陀听说：

“屋主优婆离已成为沙门乔达摩的弟子。”

那时，长苦行尼干陀去见尼干陀若提子。抵达后，对尼干陀若提子这么说：

“大德！我听说：‘屋主优婆离已成为沙门乔达摩的弟子。’”

“苦行！这是不可能的，屋主优婆离不会成为沙门乔达摩的弟子；这是可能的，沙门乔达摩会成为屋主优婆离的弟子。”

第二次，长苦行尼干陀……（中略）。第三次，长苦行尼干陀去见尼干陀若提子。抵达后，对尼干陀若提子这么说：

“大德！我听说：……（中略）”“……会成为屋主优婆离的弟子。”

“大德！那么，我去了解是否屋主优婆离成为沙门乔达摩的弟子。”

“苦行！请你去了解是否屋主优婆离成为沙门乔达摩的弟子。”

那时，长苦行尼干陀去屋主优婆离的住处。守门者看见长苦行尼干陀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对长苦行尼干陀这么说：

“请你站住，不要进来！从今日起，屋主优婆离已成为沙门乔达摩的弟子，他将尼干陀、女尼干陀关在门外，为世尊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开门。大德！如果你是为了托钵，请你就站在这里，我将为你拿来这里。”

“朋友！我不是为了托钵。”说完后，从那里返回，去见尼干陀若提子。抵达后，对尼干陀若提子这么说：

“大德！是真的，屋主优婆离已成为沙门乔达摩的弟子。我没得到你（同意）此：‘大德！我不喜欢屋主优婆离应该（尝试）论破沙门乔达摩，大德！因为沙门乔达摩是幻术者，他知道使人转向的幻术，依此使其他外道的弟子转向。’大德！你的屋主优婆离已被沙门乔达摩的转向幻术诱惑。”

“这是不可能的，苦行！屋主优婆离不会有机会成为沙门乔达摩的弟子，但，这是可能的，苦行！沙门乔达摩会成为屋主优婆离的弟子。”

第二次，长苦行对尼干陀若提子这么说：

“大德！是真的，……（中略）”“……会成为屋主优婆离的弟子。苦行！那么，我亲自去了解是否屋主优婆离成为沙门乔达摩的弟子。”

那时，尼干陀若提子与一大群尼干陀众一起去屋主优婆离的住处。守门者看见尼干陀若提子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对尼干陀若提子这么说：

“请你站住，不要进来！从今日起，屋主优婆离已成为沙门乔达

摩的弟子，他将尼干陀、女尼干陀关在门外，为世尊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开门。大德！如果你是为了托钵，请你就站在这里，我将为你拿来这里。”

“那样的话，亲爱的守门者！去见屋主优婆离。抵达后，对屋主优婆离这么说：‘大德！尼干陀若提子与一大群尼干陀众一起站在门屋外，他想要见你。’”

“是的，大德！”守门者回答尼干陀若提子后，去见屋主优婆离。抵达后，对屋主优婆离这么说：

“大德！尼干陀若提子与一大群尼干陀众一起站在门屋外，他想要见你。”

“那样的话，亲爱的守门者！请你在门房中央铺设座位。”

“是的，大德！”守门者回答屋主优婆离后，在门房中央铺设了座位，然后去见屋主优婆离。抵达后，对屋主优婆离这么说：

“大德！已在门房中央铺设好座位了，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

那时，屋主优婆离到门房中央。底达后，自己坐在其中最高、最上、最首的妙胜座位上后，召唤守门者：

“亲爱的守门者！那么，去见尼干陀若提子。抵达后，对尼干陀若提子这么说：‘大德！屋主优婆离这么说：“大德！如果你愿意，请你进来。”’”

“是的，大德！”守门者回答屋主优婆离后，去见尼干陀若提子。抵达后，对尼干陀若提子这么说：

“大德！屋主优婆离这么说：‘大德！如果你愿意，请你进来。’”

那时，尼干陀若提子与一大群尼干陀众一起去门房中央。

以前，当屋主优婆离看见尼干陀若提子远远地走来时，看见后，从那里出去迎接，然后以上衣拍抹其中最高、最上、最首的妙胜座位，抱来使之坐下，现在，（却）自己坐在其中最高、最上、最首的妙胜座位上后，对尼干陀若提子这么说：

“大德！有座位，如果你愿意，请坐。”

当这么说时，尼干陀若提子对屋主优婆离这么说：

“屋主！你疯了！屋主！你愚蠢！（说：）‘大德！我要去论破沙门乔达摩。’去了后，被他的大论网缚住后回来。屋主！犹如去除（别人）睾丸的男子睾丸被拉出而回来。又，屋主！犹如去除（别人）眼睛的男子眼睛被拉出而回来。同样的，屋主！（说：）‘大德！我要去论破沙门乔达摩。’去了后，被他的大论网缚住后回来。屋主！你被沙门乔达摩的转向幻术诱惑了。”

“大德！转向幻术是贤善的，大德！转向幻术是善的，大德！如果我所爱的亲族、亲属被这转向幻术转向，则对我所爱的亲族、亲属会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大德！如果所有的刹帝力被这转向幻术转向，则对所有的刹帝力会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大德！如果所有的婆罗门……（中略）……平民族……奴隶族被这转向幻术转向，则对所有的奴隶族会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大德！如果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被这转向幻术转向，则对包括

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会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大德！那么，我为你作个譬喻，智者在这里以一些譬喻而知所说的义理。

大德！从前，某位已衰老、已年老，高龄的婆罗门有位年少、年轻妻子、怀孕而接近分娩的夫人。大德！那时，那位年轻妻子对那位婆罗门这么说：‘婆罗门！请你去市场买公的小猴子，带回来当我小孩的玩伴。’当这么说时，那位婆罗门对那位年轻妻子这么说：‘亲爱的女士！等你生产后，亲爱的女士！如果你生男孩，我将为你去市场买公的小猴子，带回来当你小孩的玩伴，但，亲爱的女士！如果你生女孩，我将为你去市场买母的小猴子，带回来当你小孩的玩伴。’大德！第二次，那位年轻妻子……（中略）。大德！第三次，那位年轻妻子对那位婆罗门这么说：‘婆罗门！请你去市场买公的小猴子，带回来当我小孩的玩伴。’大德！那时，那位婆罗门对他的年轻妻子心已执着、已被缚绑，去市场买公的小猴子，带回来对那位年轻妻子这么说：‘亲爱的女士！我已去市场买了这只公的小猴子，带回来当你小孩的玩伴。’大德！当这么说时，那位年轻妻子对那位婆罗门这么说：‘婆罗门！请你去取这只公的小猴子，然后去见染匠之子染手，抵达后，对染匠之子染手这么说：“亲爱的染手！我想要这只公的小猴子染成黄色色彩，烫平再烫平，两边都整理得光滑。”’大德！那时，那位婆罗门对他的年轻妻子心已执着、已被缚绑，取这只公的小猴子，然后去见染匠之子染手。抵达后，对染匠之子染手这么说：‘亲爱的染手！我想要这只公的小猴子染成黄色色彩，烫平再烫平，

两边都整理得光滑。’大德！当这么说时，染匠之子染手对那位婆罗门这么说：‘你这只公的小猴子可以染色，不可以烫平，不可以整理得光滑。’同样的，大德！愚痴的尼干陀之论可以对愚痴者染色，而非对贤智者，不可以实践，不可以整理得光滑。大德！过些时候，那位婆罗门取新衣，然后去见染匠之子染手。抵达后，对染匠之子染手这么说：‘亲爱的染手！我想要这件新衣染成黄色色彩，烫平再烫平，两边都整理得光滑。’大德！当这么说时，染匠之子染手对那位婆罗门这么说：‘大德！这件新衣可以染色，可以烫平，可以整理得光滑。’同样的，大德！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之论可以对贤智者染色，而非对愚痴者，可以实践，可以整理得光滑。”

“屋主！包括国王与群众都这么知道：‘屋主优婆离是尼干陀若提子的弟子。’屋主！我们要认定你是谁的弟子呢？”

当这么说时，屋主优婆离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世尊（的方向）合掌鞠躬后，对尼干陀若提子这么说：

“大德！那样的话，请听我是谁的弟子：

慧者的、已离痴的，已破坏（心之）荒芜的、已战胜者的，

无恼乱的、善寂静心的，戒成熟的、善慧的，

超越不正的、离垢的：（那样的）世尊我是他的弟子。

我是无困惑的、已满足的，已唾弃世间财利的、已喜悦的，

已完成沙门之人的，最后身之人的，

无得比的、离尘垢的：世尊他的弟子。

无疑惑的、熟练的，持律者的、最上之调御者的，

有无上光辉特质的，无疑地光辉的，

切断慢之英雄的：（那样的）世尊我是他的弟子。

不可推测人牛王的，到达寂默甚深的，

提供安稳的、有知识的，已站立在法上的、已自己防护的，

已超越执着而解脱的：（那样的）世尊我是他的弟子。

（住在）边地之龙象的，结已灭尽而解脱的，

对谈者的、明智的，旗帜已落下的、已离染的，

已调御的、无妄想的：（那样的）世尊我是他的弟子。

不诈欺之最上仙人的，到达最高的境界之三明的，

净行的、通晓圣句的，已宁静的、发现知识的，

第一个给与的、能够的：（那样的）世尊我是他的弟子。

圣者的、已自我修习的，已得利得的、解说的，

有念的、观慧的，不弯曲不偏离的，

不动的、到达自在的：（那样的）世尊我是他的弟子。

正确地过活的、禅定者的，内在不苦恼的、清净的，

不依止的、有益的，独居的、到达最高的，

已超越的、领导超越的：（那样的）世尊我是他的弟子。

寂静的、广慧的，大慧的、已离贪欲的，

如来的、善逝的，无与伦比者的、无相等的，

无畏的、巧妙的：（那样的）世尊我是他的弟子。

切断渴爱的、已自觉的，已离烟的、不染着的，

应该被供食的、夜叉的，最上人的、无可比的，

伟大的、获得最高名声的：（那样的）世尊我是他的弟子。”

“屋主！你什么时候编了这些对沙门乔达摩的称赞？”

“大德！犹如一大堆种种花，熟练的作花环者或作花环者的徒弟会将它们编织许多颜色的花环。同样的，大德！那位世尊有不只一项（值得）称赞的，不只百项（值得）称赞的。大德！谁不会对值得称赞者作称赞呢？”

那时，（由于）不能忍受对世尊的恭敬，就在那里，尼干陀若提子的热血从口中涌出。

优婆离经第六终了。

57、守狗戒者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利国名叫哈利达瓦萨那的拘利族人城镇。

那时，守牛戒的拘利族人之子富楼那与守狗戒的裸体斯尼耶去见世尊。抵达后，守牛戒的拘利族人之子富楼那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守狗戒的裸体斯尼耶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守牛戒的拘利族人之子富楼那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位守狗戒的裸体斯尼耶是做难作者，他吃放置在地上食物，他的那狗戒长时间完全地被受持，他的趣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

“够了！富楼那！随它吧，请不要问我这个!”

第二次，守牛戒的拘利族人之子富楼那……（中略）。第三次，守牛戒的拘利族人之子富楼那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位守狗戒的裸体斯尼耶做难作的，他吃放置在地上食物，他的那狗戒长时间完全地被受持，他的趣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

“富楼那！我确实得不到（你的理解）：‘够了！富楼那！随它吧，请不要问我这个!’但，我仍将回答你。富楼那！这里，某类人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狗戒，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狗习惯，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狗心，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狗行为，他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狗戒后，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狗习惯后，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狗心后，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狗行为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狗为同伴，但，如果他是这么见者：‘我将以此行为、禁戒、苦行、梵行成为天神或某个天。’这是他的邪见。而，富楼那！对邪见者来说，我说，只有两趣之一趣：地狱或畜生界，富楼那！像那样，当（他的）狗戒成功时，他往生到与狗为同伴，当失败时，则是地狱。”

当这么说时，守狗戒的裸体斯尼耶哭泣、持续落泪。

那时，世尊对守牛戒的拘利族人之子富楼那这么说：

“富楼那！这是我没得到你的理解：‘够了！富楼那！随它吧，请不要问我这个!’”

“大德！我不为世尊对我这么说而哭泣，大德！而是为我的狗戒

长时间完全地被受持。

大德！这位守牛戒的拘利族人之子富楼那，他的那牛戒长时间完全地被受持，他的趣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

“够了！斯尼耶！随它吧，请不要问我这个!”

第二次，守狗戒的裸体斯尼耶……（中略）。第三次，守狗戒的裸体斯尼耶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位守牛戒的拘利族人之子富楼那，他的那牛戒长时间完全地被受持，他的趣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

“斯尼耶！我确实得不到（你的理解）：‘够了！富楼那！随它吧，请不要问我这个!’但，我仍将回答你。斯尼耶！这里，某类人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牛戒，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牛习惯，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牛心，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牛行为，他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牛戒后，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牛习惯后，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牛心后，完全地、不间断地修习牛行为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牛为同伴，但，如果他是这么见者：‘我将以此行为、禁戒、苦行、梵行成为天神或某个天。’这是他的邪见。而，富楼那！对邪见者来说，我说，只有两趣之一趣：地狱或畜生界，斯尼耶！像那样，当（他的）牛戒成功时，他往生到与牛为同伴，当失败时，则是地狱。”

当这么说时，守牛戒的拘利族人之子富楼那哭泣、持续落泪。

那时，世尊对守狗戒的裸体斯尼耶这么说：

“斯尼耶！这是我没得到你的理解：‘够了！斯尼耶！随它吧，

请不要问我这个!’”

“大德！我不为世尊对我这么说而哭泣，大德！而是为我的牛戒长时间完全地被受持。

大德！我对世尊有这样的净信：世尊能够教导我能舍断这牛戒、这位斯尼耶能舍断那牛戒那样的法。”

“那样的话，富楼那！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守牛戒的拘利族人之子富楼那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富楼那！有被我以证智自作证后教导的这四种业，哪四种呢？富楼那！有黑果报的黑业，富楼那！有白果报的白业，富楼那！有黑白果报的黑白业，富楼那！有导向业的灭尽之非黑非白果报的非黑非白业。

富楼那！什么是有黑果报的黑业呢？富楼那！这里，某人为作有瞋恚的身行，为作有瞋恚的语行，为作有瞋恚的意行，他为作有瞋恚的身行后，为作有瞋恚的语行后，为作有瞋恚的意行后，往生到有瞋恚的世界，当往生到有瞋恚的世界时，有瞋恚的触接触他，当他被有瞋恚的触接触时，感受有瞋恚的、一向苦的感受，犹如地狱的众生。富楼那！像这样，生类的往生是因生类自己，由其所作而往生，被往生后，触接触他，富楼那！这样，我说众生是（自己）业的继承者。富楼那！这被称为有黑果报的黑业。

富楼那！什么是有白果报的白业呢？富楼那！这里，某人为作无瞋恚的身行，为作无瞋恚的语行，为作无瞋恚的意行，他为作无瞋恚

的身行后，为作无瞋恚的语行后，为作无瞋恚的意行后，往生到无瞋恚的世界，当往生到无瞋恚的世界时，无瞋恚的触接触他，当他被无瞋恚的触接触时，感受无瞋恚的、一向乐的感受，犹如遍净天的天神。富楼那！像这样，生类的往生是因生类自己，由其所作而往生，被往生后，触接触他，富楼那！这样，我说众生是（自己）业的继承者。富楼那！这被称为有白果报的白业。

富楼那！什么是有黑白果报的黑白业呢？富楼那！这里，某人为作有瞋恚的与无瞋恚的身行，为作有瞋恚的与无瞋恚的语行，为作有瞋恚的与无瞋恚的意行，他为作有瞋恚的与无瞋恚的身行后，为作有瞋恚的与无瞋恚的语行后，为作有瞋恚的与无瞋恚的意行后，往生到有瞋恚的与无瞋恚的世界，当往生到有瞋恚的与无瞋恚的世界时，有瞋恚的与无瞋恚的触接触他，当他被有瞋恚的与无瞋恚的触接触时，感受有瞋恚的与无瞋恚的、混合了乐与苦的感受，犹如人、某些天神、某些堕恶处者。富楼那！像这样，生类的往生是因生类自己，由其所作而往生，被往生后，触接触他，富楼那！这样，我说众生是（自己）业的继承者。富楼那！这被称为有黑白果报的黑白业。

富楼那！什么是导向业的灭尽之非黑非白果报的非黑非白业呢？富楼那！在这里，凡为了舍断这有黑果报的黑业之思，凡为了舍断这有白果报的白业之思，凡为了舍断这有黑白果报的黑白业之思，富楼那！这被称为导向业的灭尽之非黑非白果报的非黑非白业。富楼那！这些是被我以证智自作证后教导的四种业。”

当这么说时，守牛戒的拘利族人之子富楼那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犹如……（中略）请世尊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守狗戒的裸体斯尼耶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犹如……（中略）说明。大德！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愿我得在世尊面前出家，愿我得受具足戒。”

“斯尼耶！凡先前为其他外道者，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他要满四个月别住。经四个月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令他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但个别例外由我确认。”

“大德！如果先前为其他外道者，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要满四个月别住。经四个月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令他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我将四年别住，经四年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使我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

守狗戒的裸体斯尼耶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受具足戒后不久，当尊者斯尼耶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守狗戒者经第七终了。

58、无畏王子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那时， 无畏王子去见尼干陀若提子。抵达后，向尼干陀若提子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尼干陀若提子对无畏王子这么说：

“来！王子！你去论破沙门乔达摩，你必有这样的好名声传出去：‘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沙门乔达摩被无畏王子论破。’”

“但，大德！我如何论破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沙门乔达摩呢？”

“来！王子！你去见沙门乔达摩，抵达后，对沙门乔达摩这么说：‘大德！如来会说他人不爱的、不合意的话吗？’王子！如果沙门乔达摩被这么问而这么回答：‘王子！如来会说他人不爱的、不合意的话。’你应该对他这么说：‘大德！你与任何一般人有何差异？因为，一般人也会说他人不爱的、不合意的话。’但，如果沙门乔达摩被这么问而这么回答：‘王子！如来不会说他人不爱的、不合意的话。’你应该对他这么说：‘大德！为何提婆达多被你记说：“提婆达多堕恶趣，提婆达多堕地狱，提婆达多持续一劫，提婆达多不可救济。”提婆达多因你的那些话而成为愤怒的、不满意的。’王子！当沙门乔达摩被你问这个两难的问题时，他既不能吐出、也不能咽下，犹如十字铁被附着在男子的喉咙，他既不能吐出、也不能咽下。同样的，王子！当沙门乔达摩被你问这个两难的问题时，他既不能吐出、

也不能咽下。”

“是的，大德!”无畏王子回答尼干陀若提子后，起座向尼干陀若提子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

在一旁坐好后，无畏王子看了太阳后，这么想：“今天非论破世尊的时机，明天我将在自己的住处论破世尊。”而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同意明日我的请食。”

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无畏王子知道世尊同意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当那夜过后，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无畏王子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无畏王子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满足世尊。

那时，世尊食用完毕手离钵时，无畏王子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

在一旁坐好后，无畏王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如来会说他人不爱的、不合意的话吗？”

“王子！在这里，不一向地（回答）。”

“大德！在这里，尼干陀没听过了。”

“王子！为何你这么说：‘大德！在这里，尼干陀没听过了。’”

“大德！这里，我去见尼干陀若提子，抵达后，向尼干陀若提子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大德！在一旁坐好后，尼干陀若提子对我这

么说：‘来！王子！你去论破沙门乔达摩，你必有这样的好名声传出去：“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沙门乔达摩被无畏王子论破。”’大德！当这么说时，我对尼干陀若提子这么说：‘但，大德！我如何论破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沙门乔达摩呢？’‘来！王子！你去见沙门乔达摩，抵达后，对沙门乔达摩这么说：“大德！如来会说他人不爱的、不合意的话吗？”如果沙门乔达摩被这么问而这么回答：“王子！如来会说他人不爱的、不合意的话。”你应该对他这么说：“大德！你与任何一般人有何差异？因为，一般人也会说他人不爱的、不合意的话。”但，如果沙门乔达摩被这么问而这么回答：“王子！如来不会说他人不爱的、不合意的话。”你应该对他这么说：“大德！为何提婆达多被你记说：‘提婆达多堕恶趣，提婆达多堕地狱，提婆达多持续一劫，提婆达多不可救济。’提婆达多因你的那些话而成为愤怒的、不满意的。”王子！当沙门乔达摩被你问这个两难的问题时，他既不能吐出、也不能咽下，犹如十字铁被附着在男子的喉咙，他既不能吐出、也不能咽下。同样的，王子！当沙门乔达摩被你问这个两难的问题时，他既不能吐出、也不能咽下。’”

当时，有一愚钝仰卧的幼儿坐在无畏王子的腿上。那时，世尊对无畏王子这么说：

“王子！你怎么想：如果随着你或奶妈的放逸，这幼儿抓木片或小石入口，你会对他怎么做？”

“大德！我会取出，如果不能立刻取出，会以左手掌握头，然后以右手作屈指钩出，即便有血，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我对幼儿有

怜悯。”

“王子！同样的，凡如来知道那他人不爱的、不合意的话是不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具利益的者，如来不说那个话；凡如来知道那他人不爱的、不合意的话是真实的、如实的、不具利益的者，如来不说那个话；凡如来知道那他人不爱的、不合意的话是真实的、如实的、具利益的者，在那里，如来是记说那个话的识时机者；凡如来知道那他人爱的、合意的话是不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具利益的者，如来不说那个话；凡如来知道那他人爱的、合意的话是真实的、如实的、不具利益的者，如来不说那个话；凡如来知道那他人爱的、合意的话是真实的、如实的、具利益的者，在那里，如来是记说那个话的识时机者，那是什么原因呢？王子！如来对众生有怜悯。”

“大德！凡这些贤智的刹帝力们、贤智的婆罗门们、贤智的屋主们、贤智的沙门们为作问题后来见如来，然后询问，大德！这先在世尊心中被审虑：‘凡他们来见我而这么询问者，当我被这么询问时，我将这么回答。’或者，这（答案）立即在如来心中出现的呢？”

“那样的话，王子！就这情况我要反问你，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王子！你怎么想：你是车子各部分的熟练者吗？”

“是的，大德！我是车子各部分的熟练者。”

“王子！你怎么想：如果他门来见你后，这么问：‘车子的这部分叫什么名字？’这会先在你心中被审虑：‘凡他们来见我而这么询问者，当我被这么询问时，我将这么回答。’或者，这（答案）会立即出现呢？”

“大德！我是车子各部分称呼的熟练者，车子各部分全被我善知，这（答案）会立即出现于我（心中）。”

“同样的，王子！凡那些贤智的刹帝力们、贤智的婆罗门们、贤智的屋主们、贤智的沙门们为作问题后来见如来，然后询问，这（答案）立即出现于如来（心中），那是什么原因呢？王子！因为，对如来来说，那法界被善通达，以法界被善通达状态而这（答案）立即出现于如来（心中）。”

当这么说时，无畏王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中略）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无畏王子经第八终了。

59、多种受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木匠班奢康伽去见尊者优陀夷。抵达后，向尊者优陀夷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木匠班奢康伽对尊者优陀夷这么说：

“大德优陀夷！多少受为世尊所说？”

“木匠！三受为世尊所说：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木匠！这三受为世尊所说。”

当这么说时，木匠班奢康伽对尊者优陀夷这么说：

“大德优陀夷！三受非世尊所说，二受为世尊所说：乐受、苦受，大德！凡不苦不乐受者，被世尊说在这寂静、胜妙乐中。”

第二次，尊者优陀夷对木匠班奢康伽这么说：

“木匠！二受非世尊所说，三受为世尊所说：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木匠！这三受为世尊所说。”

第二次，木匠班奢康伽对尊者优陀夷这么说：

“大德优陀夷！三受非世尊所说，二受为世尊所说：乐受、苦受，大德！凡不苦不乐受者，被世尊说在这寂静、胜妙乐中。”

第三次，尊者优陀夷对木匠班奢康伽这么说：

“木匠！二受非世尊所说，三受为世尊所说：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木匠！这三受为世尊所说。”

第三次，木匠班奢康伽对尊者优陀夷这么说：

“大德优陀夷！三受非世尊所说，二受为世尊所说：乐受、苦受，大德！凡不苦不乐受者，被世尊说在这寂静、胜妙乐中。”

尊者优陀夷不能说服木匠班奢康伽，木匠班奢康伽也不能说服尊者优陀夷。

尊者阿难听到尊者优陀夷与木匠班奢康伽的这番交谈。

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将尊者优陀夷与木匠班奢康伽间的交谈全部告诉世尊。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是有法门使木匠班奢康伽极不随喜优陀夷比丘的，而，阿难！也有法门使优陀夷比丘极不随喜木匠班奢康伽的。

阿难！二受法门被我所说，三受法门也被我所说，五受法门也被我所说，六受法门也被我所说，十八受法门也被我所说，三十六受法门也被我所说，一百零八受法门也被我所说。

阿难！法被我这样经由法门教导；阿难！当法被我这样经由法门教导时，凡不赞同、不认可、不同意彼此的善说、善讲述者，这应该可以被预期：他们将发生争论、争吵，走向争端，他们将住于彼此以舌锋互刺。

阿难！法被我这样经由法门教导；阿难！当法被我这样经由法门教导时，凡赞同、认可、同意彼此的善说、善讲述者，这应该可以被预期：他们将和合，互相感到喜悦，无争端，水乳交融，他们将住于彼此以亲切的眼睛相视。

阿难！有这五种欲，哪五种呢？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能被耳识知，……（中略）的声音；能被鼻识知，……（中略）气味；能被舌识知，……（中略）味道；能被身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所触，阿难！这些被称为五种欲。

阿难！凡缘这五种欲生起的乐与喜悦，这被称为欲乐。

阿难！有人可能这么说：‘这是众生感受最高的乐与喜悦。’我不同意，那是什么原因呢？阿难！有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阿

难！什么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呢？阿难！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阿难！这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

阿难！有人可能这么说：‘这是众生感受最高的乐与喜悦。’我不同意，那是什么原因呢？阿难！有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阿难！什么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呢？阿难！这里，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中略）进入后住于第二禅，阿难！这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

阿难！有人可能这么说：……（中略）阿难！什么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呢？阿难！这里，比丘以喜的褪去……（中略）进入后住于第三禅，阿难！这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

阿难！有人可能这么说：……（中略）阿难！什么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呢？阿难！这里，比丘以乐的舍断……（中略）进入后住于……的第四禅，阿难！这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

阿难！有人可能这么说：……（中略）阿难！什么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呢？阿难！这里，比丘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阿难！这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

阿难！有人可能这么说：……（中略）阿难！什么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呢？阿难！这里，比丘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阿难！这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

阿难！有人可能这么说：……（中略）阿难！什么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呢？阿难！这里，比丘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阿难！这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

阿难！有人可能这么说：……（中略）阿难！什么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呢？阿难！这里，比丘以一切无所有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阿难！这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

阿难！有人可能这么说：‘这是众生感受最高的乐与喜悦。’我不同意，那是什么原因呢？阿难！有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阿难！什么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呢？阿难！这里，比丘以一切非想非非想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想受灭，阿难！这是比那种乐更胜、更妙的其它乐。

又，阿难！这是可能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们会这么说：‘沙门乔达摩说想受灭，且安立它在乐中，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

阿难！当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时，应该能这么回答：‘贤友！世尊不只安立与乐受有关的在乐中，贤友！而是哪里乐被发现，无论何种方式，如来就安立它在乐中。’”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多种受经第九终了。

60、无风险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进行游行，抵达名叫色拉的憍萨罗婆罗门村落。色拉的婆罗门屋主们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游行，已到达色拉，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

那时，色拉的婆罗门屋主们去见世尊。抵达后，一些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一些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在世尊面前报出姓名后，在一旁坐下；一些默默地在一旁坐下。

在一旁坐好后，色拉的婆罗门屋主们对世尊这么说：

“屋主们！有任何被你们有理由得到信的合意大师吗？”

“大德！没有任何被我们有理由得到信的合意大师。”

“屋主们！以未得到合意的大师，你们应该受持后转起无风险法，屋主们！因为，当无风险法完全地被受持时，那对你们将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屋主们！什么是无风险法呢？

屋主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无布施，

无供养，无供物，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无此世，无他世，无母，无父，无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无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此世、他世。’屋主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对那些沙门、婆罗门以直接反对之语而这么说：‘有布施，有供养，有供物，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有此世，有他世，有母，有父，有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此世、他世。’屋主们！你们怎么想：这些沙门、婆罗门相互以直接反对之语，不是吗？”

“是的，大德!”

“屋主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无布施，无供养，……（中略）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此世、他世。’对他们来说，这应该可以被预期：他们回避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这三种善法后，将受持后转起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这三种不善法，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没看见不善法的过患、卑下、杂染，善法的出离、效益、明净侧。又，就存在着他世，有‘无他世’之见者，这是他的邪见；又，就存在着他世，他志于‘无他世’，这是他的邪思维；又，就存在着他世，他说‘无他世’之语，这是他的邪语；又，就存在着他世，他说‘无他世’，他对那些知道他世的阿罗汉作反对；又，就存在着他世，他教导其他人‘无他世’，这是他的非正法之说服，他以这非正法之说服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像这样，他先前的善戒被舍断了，恶戒被现起：这邪见、邪思维、邪语、圣者的作对、非正法之说服、称赞自己、轻蔑他

人，像这样，这许多以邪见为缘的恶不善法生成。

屋主们！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如果无他世，这样，这位男子尊师以身体的崩解，将作了自己的安全；如果有他世，这样，这位男子尊师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又，任他世存在、不（存在）；（不论）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话是否真的，然而，这位男子尊师在当生中是应该被智者呵责者：“男子个人是恶戒者、虚无论的邪见者。”如果正有他世，这样，这位男子尊师在两处是厄运者：在当生中是应该被智者呵责者，以及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样，这无风险法被不完全地受持，（只）遍满一边后住立，舍除了善处。

屋主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有布施，……（中略）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此世、他世。’对他们来说，这应该可以被预期：他们回避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这三种不善法后，将受持后转起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这三种善法，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看见不善法的过患、卑下、杂染，善法的出离、效益、明净侧。又，就存在着他世，有‘有他世’之见者，这是他的正见；又，就存在着他世，他志于‘有他世’，这是他的正思维；又，就存在着他世，他说‘有他世’之语，这是他的正语；又，就存在着他世，他说‘有他世’，他对那些知道他世的阿罗汉不作反对；又，就存在着他世，他教导其他人‘有他世’，这是他的正法之说服，他以这正法之说服而既不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像这样，他先前的恶戒被舍断了，善戒被现起：这正

见、正思维、正语、圣者的不作对者、正法之说服、不称赞自己、不轻蔑他人，像这样，这许多以正见为缘的善法生成。

屋主们！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如果有他世，这样，这位男子尊师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又，任他世存在、不（存在）；（不论）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话是否真的，然而，这位男子尊师在当生中是应该被智者赞赏者：“男子个人是善戒者、存在论的正见者。”如果正有他世，这样，这位男子尊师在两处是幸运者：在当生中是应该被智者赞赏者，以及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这样，这无风险法被完全地受持，遍满两边后住立，舍除了不善处。

屋主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作、使他作，切断、使他切断，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伤、使他悲伤，疲累、使他疲累，悸动、使他悸动，杀生，未给予而取、入侵人家、掠夺、窃盗、拦路抢劫，诱拐人妻，说虚妄：无恶被作，如果以剃刀轮周边使在这大地上的生类成为一肉聚、一肉堆，从此因缘而无恶，无恶的（后果）传来；如果走恒河的南岸，杀、屠杀，切断、使他切断，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从此因缘而无恶，无恶的（后果）传来；如果走恒河的北岸，布施、使他布施，供养、使他供养，从此因缘而无福德，无福德的（后果）传来；依布施，依调御，依自制，依说真实，从此因缘而无福德，无福德的（后果）传来。’屋主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对那些沙门、婆罗门以直接反对之语而这么说：‘作、使他作，切断、使他切断，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伤、

使他悲伤，疲累、使他疲累，悸动、使他悸动，杀生，未给予而取、入侵人家、掠夺、偷夺、拦路抢劫，诱拐人妻，说虚妄：恶被作，如果以剃刀轮周边使在这大地上的生类成为一肉聚、一肉堆，从此因缘而有恶，有恶的（后果）传来；如果走恒河的南岸，杀、屠杀，切断、使他切断，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从此因缘而有恶，有恶的（后果）传来；如果走恒河的北岸，布施、使他布施，供养、使他供养，从此因缘而有福德，有福德的（后果）传来；依布施，依调御，依自制，依说真实，从此因缘而有福德，有福德的（后果）传来。’屋主们！你们怎么想：这些沙门、婆罗门相互以直接反对之语，不是吗？”

“是的，大德!”

“屋主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作、使他作，切断、使他切断，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伤、使他悲伤，疲累、使他疲累，悸动、使他悸动，杀生，未给予而取、入侵人家、掠夺、偷夺、拦路抢劫，诱拐人妻，说虚妄：无恶被作，如果以剃刀轮周边使在这大地上的生类成为一肉聚、一肉堆，从此因缘而无恶，无恶的（后果）传来；如果走恒河的南岸，，……（中略）依布施，依调御，依自制，依说真实，从此因缘而有福德，有福德的（后果）传来。’对他们来说，这应该可以被预期：他们回避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这三种善法后，将受持后转起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这三种不善法，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没看见不善法的过患、卑下、杂染，善法的出离、效益、明净

侧。又，就存在着作业，有‘无作业’之见者，这是他的邪见；又，就存在着作业，他志于‘无作业’，这是他的邪思维；又，就存在着作业，他说‘无作业’之语，这是他的邪语；又，就存在着作业，他说‘无作业’，他对那些（有）作业论的阿罗汉作反对；又，就存在着作业，他教导其他人‘无作业’，这是他的非正法之说服，他以这非正法之说服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像这样，他先前的善戒被舍断了，恶戒被现起：这邪见、邪思维、邪语、圣者的作对、非正法之说服、称赞自己、轻蔑他人，像这样，这许多以邪见为缘的恶不善法生成。

屋主们！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如果无作业，这样，这位男子尊师以身体的崩解，将作了自己的安全；如果有作业，这样，这位男子尊师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又，任作业存在、不（存在）；（不论）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话是否真的，然而，这位男子尊师在当生中是应该被智者呵责者：“男子个人是恶戒者、无作业论的邪见者。”如果正有作业，这样，这位男子尊师在两处是厄运者：在当生中是应该被智者呵责者，以及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样，这无风险法被不完全地受持，（只）遍满一边后住立，舍除了善处。

屋主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作、使他作，切断、使他切断，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伤、使他悲伤，疲累、使他疲累，悸动、使他悸动，杀生，未给予而取、入侵人家、掠夺、偷夺、拦路抢劫，诱拐人妻，说虚妄：恶被作，如

果以剃刀轮周边使在这大地上的生类成为一肉聚、一肉堆，从此因缘而有恶，有恶的（后果）传来；如果走恒河的南岸，杀、屠杀，切断、使他切断，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从此因缘而有恶，有恶的（后果）传来；如果走恒河的北岸，布施、使他布施，供养、使他供养，从此因缘而有福德，有福德的（后果）传来；依布施，依调御，依自制，依说真实，从此因缘而有福德，有福德的（后果）传来。’对他们来说，这应该可以被预期：他们回避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这三种不善法后，将受持后转起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这三种善法，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看见不善法的过患、卑下、杂染，善法的出离、效益、明净侧。又，就存在着作业，有‘有作业’之见者，这是他的正见；又，就存在着作业，他志于‘有作业’，这是他的正思维；又，就存在着作业，他说‘有作业’之语，这是他的正语；又，就存在着作业，他说‘有作业’，他对那些（有）作业论的阿罗汉不作反对；又，就存在着作业，他教导其他人‘有作业’，这是他的正法之说服，他以这正法之说服而既不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像这样，他先前的恶戒被舍断了，善戒被现起：这正见、正思维、正语、圣者的不作对者、正法之说服、不称赞自己、不轻蔑他人，像这样，这许多以正见为缘的善法生成。

屋主们！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如果有作业，这样，这位男子尊师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又，任作业存在、不（存在）；（不论）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话是否真的，然而，这位男子尊师在当生中是应该被智者赞赏者：“男子个人是善戒者、

（有）作业论的正见者。”如果正有作业，这样，这位男子尊师在两处是幸运者：在当生中是应该被智者赞赏者，以及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这样，这无风险法被完全地受持，遍满两边后住立，舍除了不善处。

屋主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对众生的杂染来说，没有因没有缘，无因无缘众生被污染；对众生的清净来说，没有因没有缘，无因无缘众生被净化，没有力，没有活力，没有人的力量，没有人的努力；一切众生、一切生物类、一切生存类、一切生命无自在力，无力，无活力变化命运、本性的结合而在六等级中感受苦乐。’屋主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对那些沙门、婆罗门以直接反对之语而这么说：‘对众生的杂染来说，有因有缘，有因有缘众生被污染；对众生的清净来说，有因有缘，有因有缘众生被净化，有力，有活力，有人的力量，有人的努力；非一切众生、一切生物类、一切生存类、一切生命无自在力，无力，无活力变化命运、本性的结合而在六等级中感受苦乐。’屋主们！你们怎么想：这些沙门、婆罗门相互以直接反对之语，不是吗？”

“是的，大德！”

“屋主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对众生的杂染来说，没有因没有缘，无因无缘众生被污染；对众生的清净来说，没有因没有缘，无因无缘众生被净化，没有力，没有活力，没有人的力量，没有人的努力；一切众生、一切生物类、一切生存类、一切生命无自在力，无力，无活力变化命运、本性的结合而在

六等级中感受苦乐。’对他们来说，这应该可以被预期：他们回避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这三种善法后，将受持后转起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这三种不善法，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没看见不善法的过患、卑下、杂染，善法的出离、效益、明净侧。又，就存在着因，有‘无因’之见者，这是他的邪见；又，就存在着因，他志于‘无因’，这是他的邪思维；又，就存在着因，他说‘无因’之语，这是他的邪语；又，就存在着因，他说‘无因’，他对那些有因论的阿罗汉作反对；又，就存在着因，他教导其他人‘无因’，这是他的非正法之说服，他以这非正法之说服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像这样，他先前的善戒被舍断了，恶戒被现起：这邪见、邪思维、邪语、圣者的作对、非正法之说服、称赞自己、轻蔑他人，像这样，这许多以邪见为缘的恶不善法生成。

屋主们！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如果无因，这样，这位男子尊师以身体的崩解，将作了自己的安全；如果有因，这样，这位男子尊师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又，任因存在、不（存在）；（不论）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话是否真的，然而，这位男子尊师在当生中是应该被智者呵责者：“男子个人是恶戒者、无因论的邪见者。”如果正有因，这样，这位男子尊师在两处是厄运者：在当生中是应该被智者呵责者，以及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样，这无风险法被不完全地受持，（只）遍满一边后住立，舍除了善处。

屋主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

‘对众生的杂染来说，有因有缘，有因有缘众生被污染；对众生的清净来说，有因有缘，有因有缘众生被净化，有力，有活力，有人的力量，有人的努力；非一切众生、一切生物类、一切生存类、一切生命无自在力，无力，无活力变化命运、本性的结合而在六等级中感受苦乐。’对他们来说，这应该可以被预期：他们回避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这三种不善法后，将受持后转起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这三种善法，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看见不善法的过患、卑下、杂染，善法的出离、效益、明净侧。又，就存在着因，有‘有因’之见者，这是他的正见；又，就存在着因，他志于‘有因’，这是他的正思维；又，就存在着因，他说‘有因’之语，这是他的正语；又，就存在着因，他说‘有因’，他对那些有因论的阿罗汉不作反对；又，就存在着因，他教导其他人‘有因’，这是他的正法之说服，他以这正法之说服而既不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像这样，他先前的恶戒被舍断了，善戒被现起：这正见、正思维、正语、圣者的不作对者、正法之说服、不称赞自己、不轻蔑他人，像这样，这许多以正见为缘的善法生成。

屋主们！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如果有因，这样，这位男子尊师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又，任因存在、不（存在）；（不论）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话是否真的，然而，这位男子尊师在当生中是应该被智者赞赏者：“男子个人是善戒者、有因论的正见者。”如果正有因，这样，这位男子尊师在两处是幸运者：在当生中是应该被智者赞赏者，以及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

善趣、天界。’这样，这无风险法被完全地受持，遍满两边后住立，舍除了不善处。

屋主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没有一切无色界。’屋主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对那些沙门、婆罗门以直接反对之语而这么说：‘有一切无色界。’屋主们！你们怎么想：这些沙门、婆罗门相互以直接反对之语，不是吗？”

“是的，大德！”

“屋主们！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没有一切无色界。”我没看见这个；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有一切无色界。”我不知道这个，如果当我不知、不见时，就执取一边而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那对我会是不适当的。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没有一切无色界。”如果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的话是真的，这是可能的：我的往生处将无风险地是那些有色的、意所生的天神那里；又，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有一切无色界。”如果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的话是真的，这是可能的：我的往生处将无风险地是那些无色的、想所生的天神那里，又，因为色而拿杖、拿刀、斗诤、异执、诤论、指责、离间语、妄语被看见，但，这在一切无色界中没有。’他像这样深虑后，就成为对色为了厌、离贪、灭的行者。

屋主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没有一切有之灭。’屋主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对那些沙门、婆罗门以直接

反对之语而这么说：‘有一切有之灭。’屋主们！你们怎么想：这些沙门、婆罗门相互以直接反对之语，不是吗？”

“是的，大德!”

“屋主们！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没有一切有之灭。”我没看见这个；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有一切有之灭。”我不知道这个，如果当我不知、不见时，就执取一边而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那对我会是不适当的。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没有一切有之灭。”如果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的话是真的，这是可能的：我的往生处将无风险地是那些无色的、想所生的天神那里；又，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有一切有之灭。”如果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的话是真的，这是可能的：我将当生证涅盘，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没有一切有之灭。”他们的见在贪欲附近，在结缚附近，在欢喜附近，在取着附近，在执取附近，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有一切有之灭。”他们的见在无贪欲附近，在无结缚附近，在无欢喜附近，在无取着附近，在无执取附近。’他像这样深虑后，就成为对有为了厌、离贪、灭的行者。

屋主们！现在世间中存在这四种人，哪四种呢？屋主们！这里，某类人自己是苦行者，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屋主们！这里，某类人是令他人苦行者，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屋主们！这里，某类人自己是苦行者，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是令他人苦行者，致力

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屋主们！这里，某类人自己既不是苦行者，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不是令他人苦行者，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他是非自己苦行者、非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者、已达涅盘者、已平静者、自己已成梵者、住于乐的经验者。

屋主们！什么自己是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的人呢？屋主们！这里，某人是裸体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这样，他住于许多如此形式对身体的苦行与折磨之实践，屋主们！这被称为自己苦行者，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的人。

屋主们！什么是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呢？屋主们！这里，某人是屠羊者、屠猪者、……（中略）任何其他残忍的工作者，屋主们！这被称为令他人苦行者，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

屋主们！什么自己是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呢？屋主们！这里，某人是刹帝力灌顶王……（中略）他的那些被惩罚威胁的、被恐惧威胁的、泪满面的、哭泣着的‘奴仆’或‘报信者’或‘工人’，他们作准备工作。屋主们！这被称为自己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

屋主们！什么是自己既不苦行，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不令他人苦行，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自己非苦行者、非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者、已达涅盘者、已平静者、自己已成梵者、住于乐的经验的人呢？屋主们！这里，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

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中略）他舍断这些心的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中略）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生之智，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中略）了知众生依业流转。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中略）如实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

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屋主们！这被称为自己既非苦行者，也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不令他人苦行，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自己非苦行者、非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的、已达涅盘的、已平静的，以自己已成梵者而住于乐的经验的人。”

当这么说时，色拉的婆罗门屋主们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先生以种种法门说明，我们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无风险经第时终了。

屋主品第一终了，其摄颂：

耿达勒葛、（八）城人、有学，迫得利亚，再来是养子耆婆，

优婆离之调伏、狗、无畏，多种受、无风险第十。

二、比丘品

61、芒果树苗圃教诫罗侯罗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尊者罗侯罗住在芒果树苗圃。

那时，世尊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芒果树苗圃见尊者罗侯罗。

尊者罗侯罗看见世尊远远地走来，看见后，设置好座位、洗脚水。

世尊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后洗脚。

尊者罗侯罗向世尊问讯，接者在一旁坐下。

那时，世尊在水容器中留置少量残留的水后，召唤尊者罗侯罗：

“罗侯罗！你看见留置在水容器中的这少量残留水吗？”

“是的，大德!”

“罗侯罗！凡无耻故意妄语者，他们的沙门性是这么少量。”

那时，世尊倒掉少量残留水后，召唤尊者罗侯罗：

“罗侯罗！你看见倒掉的少量残留水吗？”

“是的，大德!”

“罗侯罗！凡无耻故意妄语者，他们的沙门性这么被倒掉。”

那时，世尊倒立水容器后，召唤尊者罗侯罗：

“罗侯罗！你看见这倒立的水容器吗？”

“是的，大德!”

“罗侯罗！凡无耻故意妄语者，他们的沙门性这么被倒立。”

那时，世尊正立水容器后，召唤尊者罗侯罗：

“罗侯罗！你看见这空无、空虚的水容器吗？”

“是的，大德!”

“罗侯罗！凡无耻故意妄语者，他们的沙门性这么空无、空虚。罗侯罗！犹如国王的象有像辕杆那样的牙、庞大的（身躯）、生得高贵、经常出入战场，到了战场，它以前脚、后脚、前身、后身、头、耳、象牙、尾巴执行任务，但守护象鼻。在那里，骑象者这么想：‘这国王的象有像辕杆那样的牙、庞大的（身躯）、生得高贵、经常出入战场，到了战场，它以前脚、后脚、……（中略）尾巴执行任务，但守护象鼻，国王的象未拼命。’罗侯罗！当国王的象有像辕杆那样的牙、庞大的（身躯）、生得高贵、经常出入战场，到了战场，它以前脚、后脚、……（中略）尾巴、象鼻执行任务时，在那里，骑象者这么想：‘这国王的象有像辕杆那样的牙、庞大的（身躯）、生得高贵、经常出入战场，到了战场，它以前脚、后脚、前身、后身、头、耳、尾巴、象鼻执行任务，国王的象拼命了，现在，国王的象没什么不能做的了。’

同样的，罗侯罗！凡任何无耻故意妄语者，我说无任何恶他不能做的，罗侯罗！因此，在这里，你要：‘即使开玩笑我也将不说谎。’罗侯罗！你应该这么学。

罗侯罗！你怎么想，镜子有什么用处？”

“大德！观察自己。”

“同样的，罗侯罗！观察再观察后，身业（才）应该被做；观察再观察后，语业（才）应该被做；观察再观察后，意业（才）应该被做，罗侯罗！当你想要做身业时，那身业应该被观察：‘凡我想要做

的这身业，这身业对我会导致自己的恼害，会导致他人的恼害，会导致两者的恼害吗？这不善身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吗？’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想要做的这身业，这身业对我会导致自己的恼害，会导致他人的恼害，会导致两者的恼害，这不善身业有生起苦的与苦果报。’罗侯罗！你应该竭尽所能不做像这样的身业。但，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想要做的这身业，这身业对我既不会导致自己的恼害，也不会导致他人的恼害，也不会导致两者的恼害，这善身业有乐生起的与乐果报。’罗侯罗！你应该做像这样的身业。

罗侯罗！当你作身业时，那身业应该被观察：‘凡我作的这身业，这身业对我导致自己的恼害，导致他人的恼害，导致两者的恼害吗？这不善身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吗？’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作的这身业，这身业对我导致自己的恼害，导致他人的恼害，导致两者的恼害，这不善身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罗侯罗！你应该舍弃像这样的身业。但，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作的这身业，这身业对我既不导致自己的恼害，也不导致他人的恼害，也不导致两者的恼害，这善身业有乐生起的与乐果报。’罗侯罗！你应该施与像这样的身业。

罗侯罗！当你作了身业后，那身业应该被观察：‘凡我作了的这身业，这身业对我导致自己的恼害，导致他人的恼害，导致两者的恼害吗？这不善身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吗？’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作了的这身业，这身业对我导致自己的恼害，

导致他人的恼害，导致两者的恼害，这不善身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罗侯罗！你应该在大师、智者、同梵行者处忏悔、公开、说明像这样的身业。忏悔、公开、说明后，在未来应该达到自制。但，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作了的这身业，这身业对我既不导致自己的恼害，也不导致他人的恼害，也不导致两者的恼害，这善身业有生起乐的与乐果报。’罗侯罗！你就因为那样能以喜悦住于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罗侯罗！当你想要做语业时，那语业应该被观察：‘凡我想要做的这语业，这语业对我会导致自己的恼害，会导致他人的恼害，会导致两者的恼害吗？这不善语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吗？’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想要做的这语业，这语业对我会导致自己的恼害，会导致他人的恼害，会导致两者的恼害，这不善语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罗侯罗！你应该竭尽所能不做像这样的语业。但，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想要做的这语业，这语业对我既不会导致自己的恼害，也不会导致他人的恼害，也不会导致两者的恼害，这善语业有生起乐的与乐果报。’罗侯罗！你应该做像这样的语业。

罗侯罗！当你作语业时，那语业应该被观察：‘凡我作的这语业，这语业对我导致自己的恼害，导致他人的恼害，导致两者的恼害吗？这不善语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吗？’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作的这语业，这语业对我导致自己的恼害，导致他人的恼害，导致两者的恼害，这不善语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

罗侯罗！你应该舍弃像这样的语业。但，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作的这语业，这语业对我既不导致自己的恼害，也不导致他人的恼害，也不导致两者的恼害，这善语业有乐生起的与乐果报。’罗侯罗！你应该施与像这样的语业。

罗侯罗！当你作了语业后，那语业应该被观察：‘凡我作了的这语业，这语业对我导致自己的恼害，导致他人的恼害，导致两者的恼害吗？这不善语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吗？’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作了的这语业，这语业对我导致自己的恼害，导致他人的恼害，导致两者的恼害，这不善语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罗侯罗！你应该在大师、智者、同梵行者处忏悔、公开、说明像这样的语业。忏悔、公开、说明后，在未来应该达到自制。但，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作了的这语业，这语业对我既不导致自己的恼害，也不导致他人的恼害，也不导致两者的恼害，这善语业有乐生起的与乐果报。’罗侯罗！你就因为那样能以喜悦住于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罗侯罗！当你想要做意业时，那意业应该被观察：‘凡我想要做的这意业，这意业对我会导致自己的恼害，会导致他人的恼害，会导致两者的恼害吗？这不善意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吗？’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想要做的这意业，这意业对我会导致自己的恼害，会导致他人的恼害，会导致两者的恼害，这不善意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罗侯罗！你应该竭尽所能不做像这样的意业。但，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想要做的这意

业，这意业对我既不会导致自己的恼害，也不会导致他人的恼害，也不会导致两者的恼害，这善意业有生起乐的与乐果报。’罗侯罗！你应该做像这样的意业。

罗侯罗！当你作意业时，那意业应该被观察：‘凡我作的这意业，这意业对我导致自己的恼害，导致他人的恼害，导致两者的恼害吗？这不善意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吗？’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作的这意业，这意业对我导致自己的恼害，导致他人的恼害，导致两者的恼害，这不善意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罗侯罗！你应该舍弃像这样的意业。但，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作的这意业，这意业对我既不导致自己的恼害，也不导致他人的恼害，也不导致两者的恼害，这善意业有乐生起的与乐果报。’罗侯罗！你应该施与像这样的意业。

罗侯罗！当你作了意业后，那意业应该被观察：‘凡我作了的这意业，这意业对我导致自己的恼害，导致他人的恼害，导致两者的恼害吗？这不善意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吗？’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作了的这意业，这意业对我导致自己的恼害，导致他人的恼害，导致两者的恼害，这不善意业有苦生起的与苦果报。’罗侯罗！像这样的意业应该苦恼、惭愧、厌嫌。苦恼、惭愧、厌嫌后，在未来应该达到自制。但，罗侯罗！当观察时，如果你这么知道：‘凡我作了的这意业，这意业对我既不导致自己的恼害，也不导致他人的恼害，也不导致两者的恼害，这善意业有乐生起的与乐果报。’罗侯罗！你就因为那样能以喜悦住于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罗侯罗！凡过去世任何沙门、婆罗门净化身业、净化语业、净化意业者，他们已全都像这样观察、再观察后净化身业，观察、再观察后净化语业，观察、再观察后净化意业；罗侯罗！凡未来世任何沙门、婆罗门净化身业、净化语业、净化意业者，他们也将全都像这样观察、再观察后净化身业，观察、再观察后净化语业，观察、再观察后净化意业；罗侯罗！凡现在任何沙门、婆罗门净化身业、净化语业、净化意业者，他们也正全都像这样观察、再观察后净化身业，观察、再观察后净化语业，观察、再观察后净化意业。

罗侯罗！因此，在这里，‘我将观察、再观察后净化身业，观察、再观察后净化语业，观察、再观察后净化意业。’罗侯罗！你应该这么学。”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罗侯罗欢喜世尊所说。

芒果树苗圃教诫罗侯罗经第一终了。

62、教诫罗侯罗大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那时，尊者罗侯罗也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紧随在世尊之后。

那时，世尊回顾并召唤尊者罗侯罗：

“罗侯罗！凡任何色，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所有色都应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

“世尊！只是色吗？善逝！只是色吗？”

“罗侯罗！色是，罗侯罗！受也是，罗侯罗！想也是，罗侯罗！行也是，罗侯罗！识也是。”

那时，罗侯罗心想：“谁被世尊面对面教诫，今天还将为了托钵进入村落呢？”他因此而返回，然后坐在某棵树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

尊者舍利弗看见尊者罗侯罗坐在某棵树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看见后，召唤尊者罗侯罗：

“罗侯罗！请你修习入出息念之修习，罗侯罗！当入出息念之修习已修习、已多修习时，有大果、大效益。”

那时，尊者罗侯罗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罗侯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当入出息念如何已修习、如何已多修习时，有大果、大效益呢？”

“罗侯罗！凡任何自身内、各自的、粗硬的、凝固的、执取的，即：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骼、骨髓、肾脏、心脏、肝脏、肋膜、脾脏、肺脏、肠子、肠间膜、胃、粪便，或

凡任何其它自身内、各自的、粗硬的、凝固的、执取的，罗侯罗！这被称为自身内的地界。又，凡自身内的地界、外部的地界，都只是地界，它应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看它后，他在地界上厌，他使心在地界上离染。

罗侯罗！什么是水界？水界会有自身内的，会有外部的。罗侯罗！什么是自身内的水界？凡自身内、各自的，是水、与水有关的、执取的，即：胆汁、痰、脓、血、汗、脂肪、眼泪、油脂、唾液、鼻涕、关节液、尿，或凡任何其它自身内、各自的，是水、与水有关的、执取的，罗侯罗！这被称为自身内的水界。又，凡自身内的水界、外部的水界，都只是水界，它应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看它后，他在水界上厌，他使心在水界上离染。

罗侯罗！什么是火界？火界会有自身内的，会有外部的。罗侯罗！什么是自身内的火界？凡自身内、各自的，是火、与火有关的、执取的，即：依其而被弄热、被消化、被遍烧，依其而吃的、喝的、嚼的、尝的走到完全消化，或凡任何其它自身内、各自的，是火、与火有关的、执取的，罗侯罗！这被称为自身内的火界。又，凡自身内的火界、外部的火界，都只是火界，它应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看它后，他在火界上厌，他使心在火界上离染。

罗侯罗！什么是风界？风界会有自身内的，会有外部的。罗侯

罗！什么是自身内的风界？凡自身内、各自的，是风、与风有关的、执取的，即：上行风、下行风、腹部中的风、腹腔中的风、随行于四肢中的风、呼吸等，或凡任何其它自身内、各自的，是风、与风有关的、执取的，罗侯罗！这被称为自身内的风界。又，凡自身内的风界、外部的风界，都只是风界，它应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看它后，他在风界上厌，他使心在风界上离染。

罗侯罗！什么是虚空界？虚空界会有自身内的，会有外部的。罗侯罗！什么是自身内的虚空界？凡自身内、各自的，是虚空、与虚空有关的、执取的，即：耳孔、鼻孔、口腔，食物、饮料、所吃的、所尝的由此吞下，与食物、饮料、所吃的、所尝的停留之处，食物、饮料、所吃的、所尝的由此向下排出，或凡任何其它自身内、各自的，是虚空、与虚空有关的、是空、与空有关的、是空隙、与空隙有关的、非被血肉接触的、执取的，罗侯罗！这被称为自身内的虚空界。又，凡自身内的虚空界、外部的虚空界，都只是虚空界，它应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看它后，他在虚空界上厌，他使心在虚空界上离染。

罗侯罗！请你修习等同地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等同地之修习时，已生起的合意与不合意触将不持续遍取你的心。罗侯罗！犹如他们在地上丢清净的、不清净的、沾粪便之物、沾尿液之物、沾唾液之物、沾脓汁之物、沾血液之物，地不因为那样而苦恼、羞耻、厌

嫌。同样的，罗侯罗！请你修习等同地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等同地之修习时，已生起的合意与不合意触将不持续遍取你的心。

罗侯罗！请你修习等同水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等同水之修习时，已生起的合意与不合意触将不持续遍取你的心。罗侯罗！犹如他们在水中洗清净的、不清净的、沾粪便之物、沾尿液之物、沾唾液之物、沾脓汁之物、沾血液之物，水不因为那样而苦恼、羞耻、厌嫌。同样的，罗侯罗！请你修习等同水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等同水之修习时，已生起的合意与不合意触将不持续遍取你的心。

罗侯罗！请你修习等同火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等同火之修习时，已生起的合意与不合意触将不持续遍取你的心。罗侯罗！犹如火烧清净的、不清净的、沾粪便之物、沾尿液之物、沾唾液之物、沾脓汁之物、沾血液之物，火不因为那样而苦恼、羞耻、厌嫌。同样的，罗侯罗！请你修习等同火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等同火之修习时，已生起的合意与不合意触将不持续遍取你的心。

罗侯罗！请你修习等同风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等同风之修习时，已生起的合意与不合意触将不持续遍取你的心。罗侯罗！犹如风吹清净的、不清净的、沾粪便之物、沾尿液之物、沾唾液之物、沾脓汁之物、沾血液之物，风不因为那样而苦恼、羞耻、厌嫌。同样的，罗侯罗！请你修习等同风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等同风之修习时，已生起的合意与不合意触将不持续遍取你的心。

罗侯罗！请你修习等同虚空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等同虚空之修习时，已生起的合意与不合意触将不持续遍取你的心。罗侯

罗！犹如虚空在任何地方都都不被住立。同样的，罗侯罗！请你修习等同虚空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等同虚空之修习时，已生起的合意与不合意触将不持续遍取你的心。

罗侯罗！请你修习慈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慈之修习时，凡恶意都将被舍断。罗侯罗！请你修习悲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悲之修习时，凡恼害都将被舍断。罗侯罗！请你修习喜悦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喜悦之修习时，凡不乐都将被舍断。罗侯罗！请你修习平静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平静之修习时，凡嫌恶都将被舍断。罗侯罗！请你修习不净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不净之修习时，凡贪都将被舍断。罗侯罗！请你修习无常想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修习无常想之修习时，凡我慢都将被舍断。

罗侯罗！请你修习入出息念之修习，罗侯罗！因为当入出息念之修习已修习、已多修习时，有大果、大效益。罗侯罗！当入出息念如何已修习、如何已多修习时，有大果、大效益呢？罗侯罗！这里，比丘到了林野，或到了树下，或到了空屋，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后，他只正念地吸气、只正念地呼气：

当吸气长时，他了知：‘我吸气长。’或当呼气长时，他了知：‘我呼气长。’

当吸气短时，他了知：‘我吸气短。’或当呼气短时，他了知：‘我呼气短。’

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我将呼气。’

他学习：‘使身行宁静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身行宁静着，我将呼气。’

他学习：‘感受着喜，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喜，我将呼气。’

他学习：‘感受着乐，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乐，我将呼气。’

他学习：‘感受着心行，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心行，我将呼气。’

他学习：‘使心行宁静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心行宁静着，我将呼气。’

他学习：‘感受着心，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心，我将呼气。’

他学习：‘使心喜悦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心喜悦着，我将呼气。’

他学习：‘定着心，我将吸气。’他学习：‘定着心，我将呼气。’

他学习：‘使心解脱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心解脱着，我将呼气。’

他学习：‘随观无常，我将吸气。’他学习：‘随观无常，我将呼气。’

他学习：‘随观离贪，我将吸气。’他学习：‘随观离贪，我将呼气。’

他学习：‘随观灭，我将吸气。’他学习：‘随观灭，我将呼气。’

他学习：‘随观断念，我将吸气。’他学习：‘随观断念，我将呼气。’

罗侯罗！当入出息念这么已修习、这么已多修习时，有大果、大效益。罗侯罗！当入出息念这么已修习、这么已多修习时，连那些最后的呼吸停止时，它们也都被知道，非不被知道。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罗侯罗欢喜世尊所说。

教诫罗侯罗大经第二终了。

63、玛鲁迦小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当尊者玛鲁迦之子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

“凡这些被世尊搁置、拒绝、不记说的恶见：‘世间是恒常的’、‘世间是非恒常的’、‘世间是有边的’、‘世间是无边的’、‘命即是身体’、‘命是一身体是另一’、‘死后如来存在’、‘死后如来不存在’、‘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些世尊不为我记说。凡世尊不为我记说者，我不喜欢，我不容忍，我去见世尊后，将问此道理，如果世尊为我记说‘世间是恒常的’、‘世间是非恒常的’……（中略）‘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样，我将跟随世尊修梵行，如果世尊不为我记说‘世间是恒常的’、‘世间

是非恒常的’……（中略）‘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样，我将放弃学而后还俗。”

那时，尊当者玛鲁迦之子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玛鲁迦之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当我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凡这些被世尊搁置、拒绝、不记说的恶见：“世间是恒常的”、“世间是非恒常的”、“世间是有边的”、“世间是无边的”、“命即是身体”、“命是一身体是另一”、“死后如来存在”、“死后如来不存在”、“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些世尊不为我记说。凡世尊不为我记说者，我不喜欢，我不容忍，我去见世尊后，将问此道理，如果世尊为我记说“世间是恒常的”、“世间是非恒常的”……（中略）‘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样，我将跟随世尊修梵行，如果世尊不为我记说“世间是恒常的”、“世间是非恒常的”……（中略）“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样，我将放弃学而后还俗。’如果世尊知道‘世间是恒常的’，请世尊为我记说；‘世间是恒常的’，如果世尊知道‘世间是非恒常的’，请世尊为我记说‘世间是非恒常的’；如果世尊不知道‘世间是恒常的’或‘世间是非恒常的’，则对不知、不见者来说，这是正直的，即：（说：）‘我不知、我不见。’如果世尊知道‘世间是有边的’，请世尊为我记说；‘世间是有边的’，如果世尊知道‘世间是无边的’，请世尊为我记说‘世间是无边的’；如果世尊不知道‘世间是有边的’或

‘世间是无边的’，则对不知、不见者来说，这是正直的，即：（说：）‘我不知、我不见。’如果世尊知道‘命即是身体’，请世尊为我记说；‘命即是身体’，如果世尊知道‘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请世尊为我记说‘命是一身体是另一’；如果世尊不知道‘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则对不知、不见者来说，这是正直的，即：（说：）‘我不知、我不见。’如果世尊知道‘死后如来存在’，请世尊为我记说；‘死后如来存在’，如果世尊知道‘死后如来不存在’，请世尊为我记说‘死后如来不存在’；如果世尊不知道‘死后如来存在’或‘死后如来不存在’，则对不知、不见者来说，这是正直的，即：（说：）‘我不知、我不见。’如果世尊知道‘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请世尊为我记说；‘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如果世尊知道‘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请世尊为我记说‘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如果世尊不知道‘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则对不知、不见者来说，这是正直的，即：（说：）‘我不知、我不见。’”

“玛鲁迦之子！我这么说：‘来！玛鲁迦之子！你来跟我修梵行，我将为你记说“世间是恒常的”或“世间是非恒常的”、“世间是有边的”或“世间是无边的”、“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死后如来存在”或“死后如来不存在”、“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吗？”

“不，世尊！”

“或者，你对我这么说：‘大德！我将跟世尊修梵行，世尊将为

我记说“世间是恒常的”或“世间是非恒常的”、“世间是有边的”或“世间是无边的”、“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死后如来存在”或“死后如来不存在”、“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吗？”

“不，世尊！”

“玛鲁迦之子！像这样，我既没说：‘来！玛鲁迦之子！你来跟我修梵行，我将为你记说“世间是恒常的”或“世间是非恒常的”……（中略）“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你也没对我说：‘大德！我将跟世尊修梵行，世尊将为我记说“世间是恒常的”或“世间是非恒常的”……（中略）“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愚钝男子！当存在这样时，你是谁？你拒绝什么呢？

玛鲁迦之子！如果谁这么说：‘只要世尊不为我记说“世间是恒常的”或“世间是非恒常的”……（中略）“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我将不跟世尊修梵行者，玛鲁迦之子！这还不被如来记说，而那位男子就会死了。玛鲁迦之子！犹如男子被涂有厚厚毒药的箭射穿，他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会雇用箭医。如果他这么说：‘只要我不知道那位射穿（我）的男子是刹帝力或婆罗门或毗舍或首陀罗，我将不取出这支箭。’如果他这么说：‘只要我不知道那位射穿（我）的男子是这样的名字、这样的姓氏，我将不取出这支箭。’如果他这么说：‘只要我不知道那位射穿（我）的男子是高或矮或中等，我将不取出这支箭。’如果他这么说：‘只要我不知道那位射穿（我）的男子是黑或褐或金黄色皮肤，我将不取出这支箭。’如果他

这么说：‘只要我不知道那位射穿（我）的男子是在像那样的村庄或市镇或城市，我将不取出这支箭。’如果他这么说：‘只要我不知道那射穿（我）的弓是长弓或十字弓，我将不取出这支箭。’如果他这么说：‘只要我不知道那射穿（我）的弓弦是属于牛角瓜树或属于柔软类或筋腱或麻或乳树（皮），我将不取出这支箭。’如果他这么说：‘只要我不知道那射穿（我）的箭杆是（来自）竹丛或改良芦，我将不取出这支箭。’如果他这么说：‘只要我不知道那射穿（我）的箭杆羽毛是属于鹫或苍鹭或兀鹰或孔雀或鹳，我将不取出这支箭。’如果他这么说：‘只要我不知道那射穿（我）的箭杆匝筋是属于牛或水牛或鹿或猿，我将不取出这支箭。’如果他这么说：‘只要我不知道那射穿（我）的箭是（一般）箭或蹄尖箭或钩箭或铁箭或小牛齿箭或夹竹桃叶箭，我将不取出这支箭。’玛鲁迦之子！那位男子还不知道这（些），而那位男子就会死了。同样的，鲁迦之子！如果谁这么说：‘只要世尊不为我记说“世间是恒常的”或“世间是非恒常的”……（中略）“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我将不跟世尊修梵行者，玛鲁迦之子！这还不被如来记说，而那位男子就会死了。

玛鲁迦之子！有“世间是恒常的”之见，这样，没有梵行生活；玛鲁迦之子！有“世间是非恒常的”之见，这样，没有梵行生活，玛鲁迦之子！有“世间是恒常的”之见或“世间是非恒常的”之见，仍有生，有老，有死，有愁、悲、苦、忧、绝望那些我宣说在当生中的破坏；玛鲁迦之子！有“世间是有边的”之见，这样，没有梵行生活；玛鲁迦之子！有“世间是无边的”之见，这样，没有梵行生活，

玛鲁迦之子！有“世间是有边的”之见或“世间是无边的”之见，仍有生，有老，有死，有愁、悲、苦、忧、绝望那些我宣说在当生中的破坏；玛鲁迦之子！有“命即是身体”之见，这样，没有梵行生活；玛鲁迦之子！有“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之见，这样，没有梵行生活，玛鲁迦之子！有“命即是身体”之见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之见，仍有生，有老，有死，有愁、悲、苦、忧、绝望那些我宣说在当生中的破坏；玛鲁迦之子！有“死后如来存在”之见，这样，没有梵行生活；玛鲁迦之子！有“死后如来不存在”之见，这样，没有梵行生活，玛鲁迦之子！有“死后如来存在”之见或“死后如来不存在”之见，仍有生，有老，有死，有愁、悲、苦、忧、绝望那些我宣说在当生中的破坏；玛鲁迦之子！有“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之见，这样，没有梵行生活；玛鲁迦之子！有“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之见，这样，没有梵行生活，玛鲁迦之子！有“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之见或“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之见，仍有生，有老，有死，有愁、悲、苦、忧、绝望那些我宣说在当生中的破坏。

玛鲁迦之子！因此，你要忆持我不记说的为不记说，你要忆持我记说的为记说。玛鲁迦之子！而什么不被我记说呢？玛鲁迦之子！“世间是恒常的”不被我记说；“世间是非恒常的”不被我记说；“世间是有边的”不被我记说；“世间是无边的”不被我记说；“命即是身体”不被我记说；“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不被我记说；“死后如来存在”不被我记说；“死后如来不存在”不被我记说；“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不被我记说；“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不被我记

说。玛鲁迦之子！为何这不被我记说呢？玛鲁迦之子！因为这不具利益，无关梵行的基础，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因此它不被我记说。

玛鲁迦之子！而什么被我记说呢？玛鲁迦之子！“这是苦”被我记说；“这是苦集”被我记说；“这是苦灭”被我记说；“这是导向苦灭道迹”被我记说。玛鲁迦之子！为何这被我记说呢？玛鲁迦之子！因为这具利益，这有关梵行的基础，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因此它被我记说。

玛鲁迦之子！因此，在这里，你要忆持我不记说的为不记说，你要忆持我记说的为记说。”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玛鲁迦之子欢喜世尊所说。

玛鲁迦小经第三终了。

64、玛鲁迦大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你们忆持我所教导的五下分结吗？”

当这么说时，尊者玛鲁迦之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忆持世尊所教导的五下分结。”

“玛鲁迦之子！但，你如何忆持我所教导的五下分结呢？”

“大德！我忆持有身见是世尊所教导的下分结；大德！我忆持疑是世尊所教导的下分结；大德！我忆持戒禁取是世尊所教导的下分结；大德！我忆持欲的意欲是世尊所教导的下分结；大德！我忆持恶意是世尊所教导的下分结，大德！我这么忆持世尊所教导的五下分结。”

“玛鲁迦之子！你忆持谁教导像这样的这五下分结呢？玛鲁迦之子！其他外道游行者岂不将以这婴儿譬喻的驳斥驳斥你吗？因为，幼嫩愚钝仰卧的婴儿没有‘有身’（的观念），将从哪里生起有身见？但有身见的烦恼潜在趋势潜伏于其中；因为，幼嫩愚钝仰卧的婴儿没有‘法’（的观念），将从哪里生起对法的疑？但疑的烦恼潜在趋势潜伏于其中；因为，幼嫩愚钝仰卧的婴儿没有‘戒’（的观念），将从哪里生起戒禁取？但戒禁取的烦恼潜在趋势潜伏于其中；因为，幼嫩愚钝仰卧的婴儿没有‘欲’（的观念），将从哪里生起对欲之欲的意欲？但欲贪的烦恼潜在趋势潜伏于其中；因为，幼嫩愚钝仰卧的婴儿没有‘众生’（的观念），将从哪里生起对众生的恶意？但恶意的烦恼潜在趋势潜伏于其中，玛鲁迦之子！其他外道游行者岂不将以这婴儿譬喻的驳斥驳斥你吗？”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说：

“世尊！这正是时候，善逝！这正是时候，愿世尊说五下分结，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的。”

“那样的话，阿难！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阿难！这里，未受教导的一般人是不曾见过圣者的，不熟练圣者法的，未受圣者法训练的；是不曾见过善人的，不熟练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训练的，他住于心被有身见缠缚、征服，不如实了知已生起的有身见之出离，有身见成为他的惯习而未被排除，则它是下分结；他住于心被疑缠缚、征服，不如实了知已生起的疑之出离，疑成为他的惯习而未被排除，则它是下分结；他住于心被戒禁取缠缚、征服，不如实了知已生起的戒禁取之出离，戒禁取成为他的惯习而未被排除，则它是下分结；他住于心被欲贪缠缚、征服，不如实了知已生起的欲贪之出离，欲贪成为他的惯习而未被排除，则它是下分结；他住于心被恶意缠缚、征服，不如实了知已生起的恶意之出离，恶意成为他的惯习而未被排除，则它是下分结。

阿难！这里，已受教导的圣弟子是见过圣者的，熟练圣者法的，善受圣者法训练的；是见过善人的，熟练善人法的，善受善人法训练的，他住于心不被有身见缠缚、征服，如实了知已生起的有身见之出离，他的有身见含烦恼潜在趋势被舍断；他住于心不被疑缠缚、征服，如实了知已生起的疑之出离，他的疑含烦恼潜在趋势被舍断；他住于心不被戒禁取缠缚、征服，如实了知已生起的戒禁取之出离，他的戒禁取含烦恼潜在趋势被舍断；他住于心不被欲贪缠缚、征服，如实了知已生起的欲贪之出离，他的欲贪含烦恼潜在趋势被舍断；他住

于心不被恶意缠缚、征服，如实了知已生起的恶意之出离，他的恶意含烦恼潜在趋势被舍断。

阿难！有舍断五下分结的道与道迹，‘不由于该道与道迹将知道或看见或将舍断五下分结。’这是不可能的。阿难！犹如有住立着而有坚实核心的大树，‘不切开外皮、不切开皮层而将切断坚实核心。’这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阿难！有舍断五下分结的道与道迹，‘不由于该道与道迹将知道或看见或将舍断五下分结。’这是不可能的。

阿难！有舍断五下分结的道与道迹，‘由于该道与道迹将知道或看见或将舍断五下分结。’这是可能的。阿难！犹如有住立着而有坚实核心的大树，‘切开外皮、切开皮层而将切断坚实核心。’这是可能的。同样的，阿难！有舍断五下分结的道与道迹，‘由于该道与道迹将知道或看见或将舍断五下分结。’这是可能的。

阿难！犹如满满的、水满到乌鸦可喝到的恒河，那时，如果弱男子走来（而心想）：‘我将以手臂横向切开这恒河后，平安地到彼岸。’他不能够以手臂横向切开这恒河后，平安地到彼岸。同样的，阿难！当任何有身见灭之法被教导时，他心不跃入、不明净、不住立、不解脱，即应该被看作像那位弱男子那样。阿难！犹如满满的、水满到乌鸦可喝到的恒河，那时，如果有力气的男子走来（而心想）：‘我将以手臂横向切开这恒河后，平安地到彼岸。’他能够以手臂横向切开这恒河后，平安地到彼岸。同样的，阿难！当任何有身见灭之法被教导时，他心跃入、明净、住立、解脱，即应该被看作像那位有力气的男子那样。

阿难！什么是舍断五下分结的道与道迹呢？阿难！这里，比丘以离依着、以恶不善法的舍断，以所有身粗重的安息，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凡存在于那里的色的状态、受的状态、想的状态、行的状态、识的状态，那些法他看作是无常的、苦的、病的、肿瘤的、箭的、祸的、疾病的、另一边的、败坏的、空的、非我的，他使心从那些法脱离；他使心从那些法脱离后，心集中于不死界：‘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着的断念、渴爱的灭尽、离贪、灭、涅盘。’当他在那里住立时，到达诸烦恼的灭尽。如果因为那法贪、那法喜而没达到诸烦恼的灭尽，则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为不从彼世转回者。阿难！这是舍断五下分结的道与道迹。

再者，阿难！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中略）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第四禅，……（中略）凡存在于那里的色的状态、受的状态、想的状态、行的状态、识的状态，……（中略）为不从彼世转回者。阿难！这是舍断五下分结的道与道迹。

再者，阿难！比丘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凡存在于那里的受的状态、想的状态、行的状态、识的状态，……（中略）为不从彼世转回者。阿难！这是舍断五下分结的道与道迹。

再者，阿难！比丘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凡存在于那里的受的状态、想的状态、行的状态、识的状态，……（中略）为不从彼世转回者。阿难！这是

舍断五下分结的道与道迹。

再者，阿难！比丘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凡存在于那里的受的状态、想的状态、行的状态、识的状态，……（中略）为不从彼世转回者。阿难！这是舍断五下分结的道与道迹。”

“大德！如果这是舍断五下分结的道与道迹，那样的话，为什么某些比丘是心解脱者，某些比丘是慧解脱者呢？”

“阿难！在这里，我说，这是根之种种。”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玛鲁迦大经第四终了。

65、跋大哩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我一坐食而食，比丘们！当一坐食而食时，我觉知少病、少恼、起居轻快、有力气、乐住，比丘们！来！请你们也一坐食而食，比丘们！当一坐食而食时，你们将觉知少病、少恼、起居轻快、有力气、乐住。”

当这么说时，尊者跋大哩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不能够一坐食而食，大德！因为，如果我一坐食而食，我会忧虑、追悔。”

“那样的话，跋大哩！在被招待处吃一部分后，可以带一部分（回去）吃，跋大哩！这样，当吃那一部分时，你将可维持。”

“大德！我不能够这样吃，大德！因为，如果我这样吃，我会忧虑、追悔。”

那时，当世尊安立（此为）学处时，尊者跋大哩在僧团中宣说不能受持（此）学。那时，尊者跋大哩整整三个月没面对世尊，因为在大师教诫的学中不是全分行者。

当时，众多比丘为世尊作衣服的工作（而心想）：

“经过三个月了，当衣服完成时，世尊将出发游行。”

那时，尊者跋大哩去见那些比丘。抵达后，与那些比丘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尊者跋大哩这么说：

“跋大哩贤友！这世尊的衣服工作已完成，经过三个月了，当衣服完成时，世尊将出发游行，来吧！跋大哩贤友！请你好好作意这个过失，不要成为你以后更难作的。”

“是的，贤友们！”尊者跋大哩回答那些比丘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跋大哩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犯了过错，如愚者、如愚昧者、如不善者：当世尊安

立（此为）学处时，我在僧团中宣说不能受持（此）学，大德！为了未来的自制，请世尊原谅我那样的罪过为罪过。”

“跋大哩！你确实犯了过错，如愚者、如愚昧者、如不善者：当我安立（此为）学处时，你在僧团中宣说不能受持（此）学。跋大哩！你不理解这个情况：‘世尊住在舍卫城，世尊将知道我：名叫跋大哩的比丘在大师教诫的学中不是全分行者。’这是你不理解的情况。跋大哩！你也不理解这个情况：‘众多比丘在舍卫城进入雨季安居，他们将知道我：名叫跋大哩的比丘在大师教诫的学中不是全分行者。’这是你不理解的情况。跋大哩！你也不理解这个情况：‘众多比丘尼在舍卫城进入雨季安居，他们将知道我：名叫跋大哩的比丘在大师教诫的学中不是全分行者。’这是你不理解的情况。跋大哩！你也不理解这个情况：‘众多优婆塞住在舍卫城，他们将知道我：名叫跋大哩的比丘在大师教诫的学中不是全分行者。’这是你不理解的情况。跋大哩！你也不理解这个情况：‘众多优婆夷住在舍卫城，他们将知道我：名叫跋大哩的比丘在大师教诫的学中不是全分行者。’这是你不理解的情况。跋大哩！你也不理解这个情况：‘众多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在舍卫城进入雨季安居，他们将知道我：名叫跋大哩的比丘在大师教诫的学中不是全分行者。’这是你不理解的情况。”

“大德！我犯了过错，如愚者、如愚昧者、如不善者：当世尊安立（此为）学处时，我在僧团中宣说不能受持（此）学，大德！为了未来的自制，请世尊原谅我那样的罪过为罪过。”

“跋大哩！你确实犯了过错，如愚者、如愚昧者、如不善者：当

我安立（此为）学处时，你在僧团中宣说不能受持（此）学。跋大哩！你怎么想：这里，比丘是俱分解脱者，如果我对他这么说：‘来！比丘！你当我的（渡过）泥地的桥。’是否他会（自己）渡过（泥地）或会异议地扭身，或会说‘不。’呢？”

“不，大德！”

“跋大哩！你怎么想：这里，比丘是慧解脱者……身证者……得见者……信解脱者……随法行者……随信行者，如果我对他这么说：‘来！比丘！你当我的（渡过）泥地的桥。’是否他会（自己）渡过（泥地）或会异议地扭身，或会说‘不。’呢？”

“不，大德！”

“跋大哩！你怎么想：是否那时你是俱分解脱者、慧解脱者、身证者、见道者、得见者、信解脱者、随法行者、随信行者呢？”

“不，大德！”

“跋大哩！那时你是空的、空虚的、违反的吗？”

“是的，大德！大德！我犯了过错，如愚者、如愚昧者、如不善者：当世尊安立（此为）学处时，我在僧团中宣说不能受持（此）学，大德！为了未来的自制，请世尊原谅我那样的罪过为罪过。”

“跋大哩！你确实犯了过错，如愚者、如愚昧者、如不善者：当我安立（此为）学处时，你在僧团中宣说不能受持（此）学。但，跋大哩！由于你对罪过见到是罪过后如法忏悔，我们原谅你。跋大哩！凡对罪过见到是罪过后如法忏悔者，未来做到自制，在圣者之律中，这是增长。

跋大哩！这里，某位比丘在大师教诫的学中不是全分行者，他这么想：‘让我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或许我能作证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他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当他像这样已远离地住时，大师责备，了知后的同梵行智者们也责备，天神们也责备，自己也对自己责备。当大师责备，了知后的同梵行智者们也责备，天神们也责备，自己也对自己责备时，他不作证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那是什么原因呢？跋大哩！因为，对在大师教诫的学中不是全分行者来说是这样。

跋大哩！这里，某位比丘在大师教诫的学中是全分行者，他这么想：‘让我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或许我能作证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他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当他像这样已远离地住时，大师不责备，了知后的同梵行智者们也不责备，天神们也不责备，自己也对自己不责备。当大师不责备，了知后的同梵行智者们也不责备，天神们也不责备，自己也对自己不责备时，他作证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他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那是什么原因呢？跋大哩！因为，对在大师教诫的学中是全分行者来说是这样。

再者，跋大哩！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那是什么原因呢？跋大哩！因

为，对在大师教诫的学中是全分行者来说是这样。

再者，跋大哩！比丘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那是什么原因呢？跋大哩！因为，对在大师教诫的学中是全分行者来说是这样。

再者，跋大哩！比丘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那是什么原因呢？跋大哩！因为，对在大师教诫的学中是全分行者来说是这样。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中略）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那是什么原因呢？跋大哩！因为，对在大师教诫的学中是全分行者来说是这样。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生之智，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中略）下界、地狱，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善行、……（中略）善趣、天界。’这样，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中略）了知众生依业流转，那是什么原因呢？跋大哩！因为，对在大师教诫的学中是全分行者来说是这样。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集。’如实了知：‘这是苦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了知：‘这些是烦恼。’如实了知：‘这是烦恼集。’如实了知：‘这是烦恼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那是什么原因呢？跋大哩！因为，对在大师教诫的学中是全分行者来说是这样。”

当这么说时，尊者跋大哩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什么因？什么缘因而这里他们一再强制惩治某位比丘呢？又，大德！什么因？什么缘因而这里他们不像那样一再强制惩治某位比丘呢？”

“跋大哩！这里，某位比丘是惯犯、常犯戒者，当那位比丘被说时，他以其它回避，向外谈论，显露愤怒、瞋恚、不满，他不正确地转变，不顺从，不赎罪，不说：‘我要依僧团满意的去做。’在那里，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惯犯、常犯戒者，当那位比丘被说时，他以其它回避，向外谈论，显露愤怒、瞋恚、不满，他不正确地转变，不顺从，不赎罪，不说：“我要依僧团满意的去做。”请尊者们对这位比丘像这样、像那样考察，使这诤讼不急速地平息，那就好了！’跋大哩！这样，比丘们对那位比丘像这样、像那样考察，使

这诤讼不急速地平息。

又，跋大哩！这里，某位比丘是惯犯、常犯戒者，当那位比丘被说时，他不以其它回避，不向外谈论，不显露愤怒、瞋恚、不满，他正确地转变，顺从，赎罪，说：‘我要依僧团满意的去做。’在那里，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惯犯、常犯戒者，当那位比丘被说时，他不以其它回避，不向外谈论，不显露愤怒、瞋恚、不满，他正确地转变，顺从，赎罪，说：“我要依僧团满意的去做。”请尊者们对这位比丘像这样、像那样考察，使这诤讼急速地平息，那就好了！’跋大哩！这样，比丘们对那位比丘像这样、像那样考察，使这诤讼急速地平息。

“跋大哩！这里，某位比丘是初犯、非常犯戒者，当那位比丘被说时，他以其它回避，向外谈论，显露愤怒、瞋恚、不满，他不正确地转变，不顺从，不赎罪，不说：‘我要依僧团满意的去做。’在那里，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初犯、非常犯戒者，当那位比丘被说时，他以其它回避，向外谈论，显露愤怒、瞋恚、不满，他不正确地转变，不顺从，不赎罪，不说：“我要依僧团满意的去做。”请尊者们对这位比丘像这样、像那样考察，使这诤讼不急速地平息，那就好了！’跋大哩！这样，比丘们对那位比丘像这样、像那样考察，使这诤讼不急速地平息。

又，跋大哩！这里，某位比丘是初犯、非常犯戒者，当那位比丘被说时，他不以其它回避，不向外谈论，不显露愤怒、瞋恚、不满，他正确地转变，顺从，赎罪，说：‘我要依僧团满意的去做。’在那

里，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初犯、非常犯戒者，当那位比丘被说时，他不以其它回避，不向外谈论，不显露愤怒、瞋恚、不满，他正确地转变，顺从，赎罪，说：“我要依僧团满意的去做。”请尊者们对这位比丘像这样、像那样考察，使这诤讼急速地平息，那就好了!’跋大哩！这样，比丘们对那位比丘像这样、像那样考察，使这诤讼急速地平息。

跋大哩！这里，某位比丘以信的量、情爱的量而住，跋大哩！在那里，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以信的量、情爱的量而住，如果我们对这位比丘一再强制惩治，不要因为那样而损减那信的量、情爱的量。’跋大哩！犹如对一只眼睛的男子，其朋友、同僚、亲族、亲属会守护那一只眼睛（而心想）：‘不要因为那样而损减那一只眼睛。’同样的，跋大哩！这里，某位比丘以信的量、情爱的量而住，跋大哩！在那里，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以信的量、情爱的量而住，如果我们对这位比丘一再强制惩治，不要因为那样而损减那信的量、情爱的量。’跋大哩！这是因，这是缘，据此，这里，他们一再强制惩治某位比丘，又，跋大哩！这是因，这是缘，据此，这里，他们不像那样一再强制惩罚某位比丘。”

“大德！什么因、什么缘因而以前有较少的学处，但较多的比丘在完全智上确立呢？又，大德！什么因、什么缘因而现在有较多的学处，但较少的比丘在完全智上确立呢？”

“跋大哩！这是这样的：当众生在减少中、正法在消失中时，有较多的学处，但较少的比丘在完全智上确立，跋大哩！这里，只要某

些能被烦恼住立的法不出现在僧团中，大师就不为弟子安立学处，但，跋大哩！当某些能被烦恼住立的法出现在僧团中时，那时，大师就为了那些能被烦恼住立的法之防卫而为弟子安立学处。跋大哩！只要僧团不达到伟大的，这里，某些能被烦恼住立的法就不出现在僧团中，但，跋大哩！当僧团达到伟大的时，那时，这里，某些能被烦恼住立的法就出现在僧团中，那时，大师就为了那些能被烦恼住立的法之防卫而为弟子安立学处。跋大哩！只要僧团不达到最高利养……不达到最高名声……不达到博识……不达到经验丰富，这里，某些能被烦恼住立的法就不出现在僧团中，但，跋大哩！当僧团达到经验丰富时，那时，这里，某些能被烦恼住立的法就出现在僧团中，那时，大师就为了那些能被烦恼住立的法之防卫而为弟子安立学处。

跋大哩！我教导过你们这幼骏马譬喻法门，那时，你们（人数）还很少，跋大哩！你还记得吗？”

“不，大德!”

“跋大哩！在那里，缘于什么原因呢？”

“大德！因为，我在大师教诫的学中长时间不是全分行者。”

“跋大哩！那不是唯一的因，那不是唯一的缘，而是，跋大哩！长时间以心熟知心后，你被我发现：‘当法被我教导时，这位愚钝男子不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倾耳听法。’但，跋大哩！我仍将教导你这幼骏马譬喻法门，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尊者跋大哩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跋大哩！犹如熟练的驯马师得到贤骏马后，首先令它作马衔上的磨练，当它作马衔上的磨练，作以前未做的磨练时，有些性急、烦躁、挣扎。经由重复地惩治、次第地惩治，它在该处完成。跋大哩！当经由重复地惩治、次第地惩治，贤骏马在该处被善调练时，那时，驯马师更进一步作套轭上的磨练，当它作套轭上的磨练，作以前未做的磨练时，有些性急、烦躁、挣扎。经由重复地惩治、次第地惩治，它在该处完成。跋大哩！当经由重复地惩治、次第地惩治，贤骏马在该处被善调练时，那时，驯马师更进一步作勒止、绕圈、慢跑、奔驰、转向、王的威德、王的传统、最高速度、最高速力、最高和顺上的磨练，当它作勒止、绕圈、慢跑、奔驰、转向、王的威德、王的传统、最高速度、最高速力、最高和顺上的磨练，作以前未做的磨练时，有些性急、烦躁、挣扎。经由重复地惩治、次第地惩治，它在该处完成。跋大哩！当经由重复地惩治、次第地惩治，贤骏马在该处被善调练时，那时，驯马师更进一步给与美容与抚慰。跋大哩！具备这十项的贤骏马是值得为国王的、适合被国王使用的，就名为国王的一部分。

同样的，跋大哩！具备这十项的比丘是应该被奉献、应该被供奉、应该被供养、应该被合掌，为世间的无上福田，哪十项呢？跋大哩！这里，比丘具备无学者的正见、无学者的正思维、无学者的正语、无学者的正业、无学者的正命、无学者的正精进、无学者的正念、无学者的正定、无学者的正智、无学者的正解脱，跋大哩！具备这十项的比丘是应该被奉献、应该被供奉、应该被供养、应该被合

掌，为世间的无上福田。”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跋大哩欢喜世尊所说。

跋大哩经第五终了。

66、鹌鹑譬喻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安估搭勒玻名叫市集的安估搭勒玻市镇。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市集城。在市集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前往丛林作中午的休息。进入那个丛林后，坐在某棵树下作中午的休息。

尊者优陀夷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市集城。在市集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也）前往那个丛林作中午的休息。进入那个丛林后，坐在某棵树下作中午的休息。当尊者优陀夷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

“世尊确实是我们许多苦法的除去者，世尊确实是我们许多乐法的带来者，世尊确实是我们许多不善法的除去者，世尊确实是我们许多善法的带来者。”

那时，尊者优陀夷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优陀夷对世尊说：

“大德！这里，当我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

‘世尊确实是我们许多苦法的除去者，世尊确实是我们许多乐法的带来者，世尊确实是我们许多不善法的除去者，世尊确实是我们许多善法的带来者。’大德！以前，我们在傍晚、早晨、白天不适当的时间用餐，那时，有个时机世尊召唤比丘们：‘来吧！比丘们！你们要舍断白天不适当时间的食物。’大德！那对我就有变心、有忧（，心想）：‘有信的屋主们在白天不适当时间施与我们胜妙的硬食与软食，但，世尊要我们对它舍断，善逝要我们对它断念。’大德！我们（出于）对世尊的爱与尊重，看见惭与愧，这样，我们舍断白天不适当时间的食物。大德！我们只在傍晚与早晨用餐。那时，有个时机世尊召唤比丘们：‘来吧！比丘们！你们要舍断夜间不适当时间的食物。’大德！那对我就有变心、有忧（而心想）：‘这算是比较胜妙的两餐，世尊要我们对它舍断，善逝要我们对它断念。’大德！从前，某位男子在白天得到咖哩后，这么说：‘好吧，请你们放到傍晚，我们将全部合在一起食用。’大德！所有料理都在那晚，少些在白天，大德！我们（出于）对世尊的爱与尊重，看见惭与愧，这样，我们舍断夜间不适当时间的食物。大德！从前，比丘们在黑暗的夜间为了托钵而行掉入粪坑，掉入污水坑，登上荆棘草丛，登上睡觉的母牛，遇到作坏事或预备作坏事的流氓，他们被妇女以不正法招请。大德！从前，我在黑暗的夜间为了托钵而行，某位洗容器的女子在闪电中看见我，看见我后，害怕地作尖叫：‘天啊！有鬼（跟）我!’大德！当这么说时，我对那位女子这么说：‘姊妹！我不是鬼，是比丘为托钵站立。’‘死爹的比丘！死娘的比丘！比丘！愿你被锐利的牛刀切开肚子，而不在

黑暗的夜间以肚子的原因为了托钵而行！’大德！当我回忆起这个时，我这么想：‘世尊确实是我们许多苦法的除去者，世尊确实是我们许多乐法的带来者，世尊确实是我们许多不善法的除去者，世尊确实是我们许多善法的带来者。’”

“同样的，优陀夷！当被我说‘请你舍断这个。’时，某些愚钝男子这么说：‘什么？这一点小事、低级的事？这位沙门太苛求了。’他们不舍断它，他们对我不满，也对那些想学的比丘（不满），优陀夷！它变成有力的、坚固的、牢固的、不腐的系缚，一个粗木头（枷），优陀夷！犹如鹌鹑鸟被束缚用的臭蔓藤束缚，它就在那里等待伤害，或捕捉，或死亡。优陀夷！如果这么说：‘那只鹌鹑鸟被束缚用的臭蔓藤束缚，它就在那里等待伤害，或捕捉，或死亡，那臭蔓藤是无力的、薄弱的、腐烂的、不实的束缚。’优陀夷！当（这样）说时，会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大德！那只鹌鹑鸟被束缚用的臭蔓藤束缚，它就在那里等待伤害，或捕捉，或死亡，那臭蔓藤是有力的、坚固的、牢固的、不腐的系缚，一个粗木头（枷）。”

“同样的，优陀夷！当被我说‘请你舍断这个。’时，某些愚钝男子这么说：‘什么？这一点小事、低级的事？这位沙门太苛求了。’他们不舍断它，他们对我不满，也对那些想学的比丘（不满），优陀夷！它变成有力的、坚固的、牢固的、不腐的系缚，一个粗木头（枷）。

又，优陀夷！这里，当被我说‘请你舍断这个。’时，某些善男

子这么说：‘什么？这一点小事、低级而能被舍断的事，世尊要我们对它舍断，善逝要我们对它断念？’但他们舍断它，他们不对我不满，也不对那些想学的比丘（不满）。舍断它后，他们以成为鹿（温驯）之心住于无关心、安心、平静安稳。优陀夷！它变成无力的、薄弱的、腐烂的、不实的束缚。优陀夷！犹如国王的象有像辕杆那样的牙、庞大的（身躯）、生得高贵、经常出入战场，被束缚用的坚固缳绳束缚，但只扭动身体一点点后，就切断、破坏那束缚，接着往想去的地方出发。优陀夷！如果这么说：‘那只国王的象有像辕杆那样的牙、庞大的（身躯）、生得高贵、经常出入战场，被束缚用的坚固缳绳束缚，但只扭动身体一点点后，就切断、破坏那束缚，接着往想去的地方出发，那缳绳是有力的、坚固的、牢固的、不腐的系缚，一个粗木头（枷）。’优陀夷！当（这样）说时，会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大德！那只国王的象有像辕杆那样的牙、庞大的（身躯）、生得高贵、经常出入战场，被束缚用的坚固缳绳束缚，但只扭动身体一点点后，就切断、破坏那束缚，接着往想去的地方出发，那缳绳是无力的、薄弱的、腐烂的、不实的束缚。”

“同样的，优陀夷！当被我说‘请你舍断这个。’时，某些善男子这么说：‘什么？这一点小事、低级而能被舍断的事，世尊要我们对它舍断，善逝要我们对它断念？’但他们舍断它，他们不对我不满，也不对那些想学的比丘（不满）。舍断它后，他们以成为鹿（温驯）之心住于无关心、安心、平静安稳。优陀夷！它变成无力的、薄弱的、腐烂的、不实的束缚。

优陀夷！犹如有贫穷、无所有、贫困的男子，他有一间乌鸦能进出、非最上等类的破小屋，有一张非最上等类的破床，有一瓮非最上等类的播种谷粒，有一个非最上等类的妻子，如果他看见到僧园的比丘愉快地食用饮食后，洗好手脚，坐在凉的日荫处，努力于增上心，他这么想：‘先生！沙门身分确实是快乐啊！先生！沙门身分确实是健康啊！让我也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但，他不能舍断那一间乌鸦能进出、非最上等类的破小屋，舍断一张非最上等类的破床，舍断一瓮非最上等类的播种谷粒，舍断一个非最上等类的妻子，然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优陀夷！如果这么说：‘那位男子被束缚所束缚，不能舍断那一间乌鸦能进出、非最上等类的破小屋，舍断一张非最上等类的破床，舍断一瓮非最上等类的播种谷粒，舍断一个非最上等类的妻子，然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束缚是无力的、薄弱的、腐烂的、不实的束缚。’优陀夷！当（这样）说时，会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大德！那位男子被束缚所束缚，不能舍断那一间乌鸦能进出、非最上等类的破小屋，舍断一张非最上等类的破床，舍断一瓮非最上等类的播种谷粒，舍断一个非最上等类的妻子，然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束缚是有力的、坚固的、牢固的、不腐的系缚，一个粗木头（枷）。”

“同样的，优陀夷！当被我说‘请你舍断这个。’时，某些愚钝男子这么说：‘什么？这一点小事、低级的事？这位沙门太苛求了。’

他们不舍断它，他们对我不满，也对那些想学的比丘（不满），优陀夷！它变成有力的、坚固的、牢固的、不腐的系缚，一个粗木头（枷）。

优陀夷！犹如有富有的、大富的、大财富的屋主或屋主之子，他有不只一个金币群的集积，不只一个谷物群的集积，不只一个田地群的集积，不只一个房地群的集积，不只一个被养育者群的集积，不只一个男奴仆群的集积，不只一个女奴仆群的集积，如果他看见到僧园的比丘愉快地食用饮食后，洗好手脚，坐在凉的日荫处，努力于增上心，他这么想：‘先生！沙门身分确实是快乐啊！先生！沙门身分确实是健康啊！让我也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他能舍断不只一个金币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谷物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田地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房地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被养育者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男奴仆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女奴仆地群的集积，然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优陀夷！如果说：‘屋主或屋主之子被束缚所束缚，他能舍断不只一个金币群集积，舍断不只一个谷物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田地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房地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被养育者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男奴仆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女奴仆群的集积，然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束缚是有力的、坚固的、牢固的、不腐的系缚，一个粗木头（枷）。’优陀夷！当（这样）说时，会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大德！那位屋主或屋主之子被束缚所束缚，他能舍

断不只一个金币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谷物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田地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房地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被养育者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男奴仆群的集积，舍断不只一个女奴仆群的集积，然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束缚是无力的、薄弱的、腐烂的、不实的束缚。”

“同样的，优陀夷！当被我说‘请你舍断这个。’时，某些善男子这么说：‘什么？这一点小事、低级而能被舍断的事，世尊要我们对它舍断，善逝要我们对它断念？’但他们舍断它，他们不对我不满，也不对那些想学的比丘（不满）。舍断它后，他们以成为鹿（温驯）之心住于无关心、安心、平静安稳。优陀夷！它变成无力的、薄弱的、腐烂的、不实的束缚。

优陀夷！现在世间中存在这四种人，哪四种呢？优陀夷！这里，某个人是依着之舍断、依着之断念的行者，当他为了依着之舍断、依着之断念而行时，系属于依着的忆念与意向生起，他容忍它，不舍断、不驱离、不铲除、不使之走到不存在。优陀夷！我说这个人‘被结缚’，非‘离结缚’。那时什么原因呢？优陀夷！因为，我知道关于这个人的种种根性。

优陀夷！这里，某个人是依着之舍断、依着之断念的行者，当他为了依着之舍断、依着之断念而行时，系属于依着的忆念与意向生起，他不容忍它，舍断、驱离、铲除、使之走到不存在。优陀夷！我说这个人‘被结缚’，非‘离结缚’。那时什么原因呢？优陀夷！因为，我知道关于这个人的种种根性。

优陀夷！这里，某个人是依着之舍断、依着之断念的行者，当他为了依着之舍断、依着之断念而行时，偶尔由于失念而系属于依着的忆念与意向生起，优陀夷！念的生起（或）缓慢，但（一生起，）那时，就急速地舍断、驱离、铲除、使之走到不存在。优陀夷！犹如男子如果在中午被晒得很热的铁锅上滴二、三滴水滴，优陀夷！水滴的落下（或）缓慢，但（一落下，）那时，它就会急速地走到遍尽、耗尽。同样的，优陀夷！某个人是依着之舍断、依着之断念的行者，当他为了依着之舍断、依着之断念而行时，偶尔由于失念而系属于依着的忆念与意向生起，优陀夷！念的生起（或）缓慢，但（一生起，）那时，就急速地舍断、驱离、铲除、使之走到不存在。优陀夷！我说这个人‘被结缚’，非‘离结缚’。那时什么原因呢？优陀夷！因为，我知道关于这个人的种种根性。

优陀夷！这里，‘依着是苦的根。’某个人像这样知道后，他成为无依着，在依着的消灭中成为解脱者。优陀夷！我说这个人‘离结缚’，非‘被结缚’。那时什么原因呢？优陀夷！因为，我知道关于这个人的种种根性。

优陀夷！有这五种欲，哪五种呢？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能被耳识知……的声音；能被鼻识知……的气味；能被舌识知……的味道；能被身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所触，阿难！这些是五种欲。优陀夷！凡缘这五种欲生起的乐与喜悦，比丘们！这些被称为欲乐、秽乐、一般人的乐、非圣乐，我说：

‘不应该实行、不应该修习、不应该多修习，对这种乐应该害怕。’

优陀夷！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中略）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以喜的褪去……（中略）第三禅；以乐的舍断……（中略）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这被称为离欲乐、独居乐、寂静乐、正觉乐，我说：‘应该实行、应该修习、应该多修习，对这种乐不应该害怕。’

优陀夷！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优陀夷！我说这在摇动中。在那里，什么在动摇中呢？凡有寻、伺未灭者，在那里，这是在动摇中。优陀夷！这里，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中略）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优陀夷！我说这也在摇动中。在那里，什么在动摇中呢？凡有喜、乐未灭者，在那里，这是在动摇中。优陀夷！这里，比丘以喜的褪去……（中略）第三禅，优陀夷！我说这也在摇动中。在那里，什么在动摇中呢？凡有平静乐未灭者，在那里，这是在动摇中。优陀夷！这里，比丘以乐的舍断……（中略）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优陀夷！我说这在不动中。

优陀夷！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优陀夷！我说：‘这是不足的。’我说：‘你们要舍断。’我说：‘你们要超越。’什么是其超越呢？优陀夷！这里，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中略）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优陀夷！我说：‘这是不足的。’我说：‘你

们要舍断。’我说：‘你们要超越。’什么是其超越呢？优陀夷！这里，比丘以喜的褪去……（中略）第三禅，优陀夷！我说：‘这是不足的。’我说：‘你们要舍断。’我说：‘你们要超越。’什么是其超越呢？优陀夷！这里，比丘以乐的舍断……（中略）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这是其超越。优陀夷！我说：‘这也是不足的。’我说：‘你们要舍断。’我说：‘你们要超越。’什么是其超越呢？优陀夷！这里，比丘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这是其超越。优陀夷！我说：‘这也是不足的。’我说：‘你们要舍断。’我说：‘你们要超越。’什么是其超越呢？优陀夷！这里，比丘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这是其超越。优陀夷！我说：‘这也是不足的。’我说：‘你们要舍断。’我说：‘你们要超越。’什么是其超越呢？优陀夷！这里，比丘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这是其超越。优陀夷！我说：‘这也是不足的。’我说：‘你们要舍断。’我说：‘你们要超越。’什么是其超越呢？优陀夷！这里，比丘以一切无所有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这是其超越。优陀夷！我说：‘这也是不足的。’我说：‘你们要舍断。’我说：‘你们要超越。’什么是其超越呢？优陀夷！这里，比丘以一切非想非非想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想受灭，这是其超越。优陀夷！像这样，我说对非想非非想处的舍断。优陀夷！你看见凡我说的舍断有或微细或粗大的结吗？”

“不，大德！”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优陀夷欢喜世尊所说。

鹌鹑譬喻经第六终了。

67、遮堵玛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遮堵玛的阿摩勒树林中。

当时，以舍利弗、目犍连为上首的五百位比丘为了见世尊抵达遮堵玛。当那些外来比丘与原住比丘互相问候、铺设坐卧处、收藏衣钵时，他们成为高声、大声。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那么，阿难！这些人是谁，以高声、大声让人认为他们是掠夺鱼的渔夫呢？”

“大德！这些是以舍利弗、目犍连为上首的五百位比丘为了见世尊抵达遮堵玛，（这是）当那些外来比丘与原住比丘互相问候、铺设坐卧处、收藏衣钵时的高声、大声。”

“那样的话，阿难！以我的名义召唤那些比丘：‘大师招唤尊者们。’”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去见那些比丘。抵达后，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大师招唤尊者们。”

“是的，贤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阿难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比丘们！你们为什么高声、大声，让人认为你们是掠夺鱼的渔夫呢？”

“大德！（我们）这些是以舍利弗、目犍连为上首的五百位比丘为了见世尊抵达遮堵玛，这是当那些外来比丘与原住比丘互相问候、铺设坐卧处、收藏衣钵时的高声、大声。”

“比丘们！你们走吧！我解散你们，你们不应该住在我附近。”

“是的，大德！”些比丘回答世尊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收拾好住所，取钵与僧衣后离开。

而当时，遮堵玛的释迦族人以某些必须作的事而在集会所集会。遮堵玛的释迦族人远远地看见那些比丘走来，看见后，去见那些比丘。抵达后，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那么，尊者们！你们要去哪里？”

“朋友们！僧团被世尊解散了。”

“那样的话，尊者们！请你们再稍坐片刻，或许我们能够使世尊变得净信。”

“是的，朋友们！”那些比丘回答遮堵玛的释迦族人。

那时，遮堵玛的释迦族人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遮堵玛的释迦族人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欢喜比丘僧团！大德！请世尊欢迎比丘僧团！大

德！犹如世尊以前资助比丘僧团，同样的，现在，请世尊资助比丘僧团，大德！这里有出家不久的新比丘，最近才来到这法、律中，他们为了见世尊而得不到，可能会异心；可能会变心，大德！犹如幼苗如果得不到水，可能会异心；可能会变心。同样的，大德！这里有出家不久的新比丘，最近才来到这法、律中，他们为了见世尊而得不到，可能会异心；可能会变心，大德！犹如幼小牛只如果见不到母亲，可能会异心；可能会变心。同样的，大德！这里有出家不久的新比丘，最近才来到这法、律中，他们为了见世尊而得不到，可能会异心；可能会变心，大德！请世尊欢喜比丘僧团！大德！请世尊欢迎比丘僧团！大德！犹如世尊以前资助比丘僧团，同样的，现在，请世尊资助比丘僧团。”

那时，梵王娑婆主以心思量世尊心中的深思后，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世尊面前。

那时，梵王娑婆主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欢喜比丘僧团！大德！请世尊欢迎比丘僧团！大德！犹如世尊以前资助比丘僧团，同样的，现在，请世尊资助比丘僧团，大德！这里有出家不久的新比丘，最近才来到这法、律中，他们为了见世尊而得不到，可能会异心；可能会变心，大德！犹如幼苗如果得不到水，可能会异心；可能会变心。同样的，大德！这里有出家不久的新比丘，最近才来到这法、律中，他们为了见世尊而得不到，

可能会异心；可能会变心，大德！犹如幼小牛只如果见不到母亲，可能会异心；可能会变心。同样的，大德！这里有出家不久的新比丘，最近才来到这法、律中，他们为了见世尊而得不到，可能会异心；可能会变心，大德！请世尊欢喜比丘僧团！大德！请世尊欢迎比丘僧团！大德！犹如世尊以前资助比丘僧团，同样的，现在，请世尊资助比丘僧团。”

遮堵玛的释迦族人与梵王娑婆主以幼苗与幼小牛只的譬喻能够使世尊变得净信。那时，尊者目犍连召唤比丘们：

“贤友们！起来吧！世尊被遮堵玛的释迦族人与梵王娑婆主的幼苗与幼小牛只譬喻变得净信了。”

“是的，贤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目犍连后，起座，取钵与僧衣，然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舍利弗！当僧团被解散时，你怎么想？”

“大德！我这么想：‘现在，世尊已专修不活动，他将住于当生乐住处，现在，我们也专修不活动，我们将住于当生乐住处。’”

“舍利弗！你来！舍利弗！你来！舍利弗！你不应该再生起‘当生乐住处’这样的心。”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目犍连：

“目犍连！当僧团被解散时，你怎么想？”

“大德！我这么想：‘现在，世尊已专修不活动，他将住于当生乐住处，现在，我与尊者舍利弗将照顾僧团。’”

“好！好！目犍连！我或目犍连或舍利弗与目犍连都能照顾团。”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当入水中时，有这四种能被预期的恐怖，哪四种呢？波浪的恐怖、蛟龙的恐怖、漩涡的恐怖、鳄鱼的恐怖，比丘们！当入水中时，这是四种能被预期的恐怖能。同样的，比丘们！当某些人在这法律中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时，有这四种能被预期的恐怖，哪四种呢？波浪的恐怖、蛟龙的恐怖、漩涡的恐怖、鳄鱼的恐怖。

比丘们！什么是波浪的恐怖？比丘们！这里，某些善男子由于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心想）：‘我已陷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已陷入苦，已被苦征服，如果能了知得到这整个苦蕴的结束就好了。’ 当这样出家时，同梵行者教诫、训诫他：‘你应该这样前进；你应该这样后退；你应该这样前视；你应该这样后视；你应该这样弯曲（肢体）；你应该这样伸展（肢体）；你应该这样（穿）衣、持钵与大衣。’他这么想：‘当以前在家时，我们教诫、训诫其他人，而这些像我们儿子程度、孙子程度的也想他们应该教诫、应该训诫我。’他放弃学而后还俗了。比丘们！这被称为波浪恐怖的放弃学而后还俗之恐惧者。比丘们！‘波浪的恐怖’，这是愤怒与恼愁的同义语。

比丘们！什么是蛟龙的恐怖？比丘们！这里，某些善男子由于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心想）：‘我已陷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已陷入苦，已被苦征服，如果能了知得到这整个苦蕴的结束

就好了。’ 当这样出家时，同梵行者教诫、训诫他：‘这个你能嚼；这个你不能嚼；这个你能吃；这个你不能吃；这个你能尝；这个你不能尝；这个你能喝；这个你不能喝；被允许的你能嚼；不被允许的你不能嚼；被允许的你能吃；不被允许的你不能吃；被允许的你能尝；不被允许的你不能尝；被允许的你能喝；不被允许的你不能喝；在适当时间你能嚼；离适当时间你不能嚼；在适当时间你能吃；离适当时间你不能吃；在适当时间你能尝；离适当时间你不能尝；在适当时间你能喝；离适当时间你不能喝。’他这么想：‘当以前在家时，我们嚼我们想要的；我们不嚼我们不想要的；我们吃我们想要的；我们不吃我们不想要的；我们尝我们想要的；我们不尝我们不想要的；我们喝我们想要的；我们不喝我们不想要的；被允许的我们嚼；不被允许的我们也嚼；被允许的我们吃；不被允许的我们也吃；被允许的我们尝；不被允许的我们也尝；被允许的我们喝；不被允许的我们也喝；在适当时间我们嚼；离适当时间我们也嚼；在适当时间我们吃；离适当时间我们也吃；在适当时间我们尝；离适当时间我们也尝；在适当时间我们喝；离适当时间我们也喝，凡有信的屋主们白天离适当时间施与胜妙的硬食与软食，在那里，这些像作了嘴巴的栅栏。’他放弃学而后还俗了。比丘们！这被称为蛟龙恐怖的放弃学而后还俗之恐惧者。比丘们！‘蛟龙的恐怖’，这是饱食的同义语。

比丘们！什么是漩涡的恐怖？比丘们！这里，某些善男子由于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心想）：‘我已陷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已陷入苦，已被苦征服，如果能了知得到这整个苦蕴的结束

就好了。’ 当这样出家时，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以身未守护、以语未守护，以念未现起，以诸根未防护，为了托钵进入村落或城镇，在那里，他看见屋主或屋主之子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他这么想：‘当以前在家时，我们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而我俗家有财富，能够享用财富，并且作福德。’他放弃学而后还俗了。比丘们！这被称为漩涡恐怖的放弃学而后还俗之恐惧者。比丘们！‘漩涡的恐怖’，这是五种欲的同义语。

比丘们！什么是鳄鱼的恐怖？比丘们！这里，某些善男子由于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心想）：‘我已陷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已陷入苦，已被苦征服，如果能了知得到这整个苦蕴的结束就好了。’ 当这样出家时，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以身未守护、以语未守护，以念未现起，以诸根未防护，为了托钵进入村落或城镇，在那里，他看见轻浮衣着或轻浮穿着的女人；看见轻浮衣着或轻浮穿着的女人后，贪使他的心堕落；他以贪使心堕落而放弃学而后还俗了。比丘们！这被称为鳄鱼恐怖的放弃学而后还俗之恐惧者。比丘们！‘鳄鱼的恐怖’，这是女人的同义语。

比丘们！当某些人在这法律中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时，这是四种能被预期的恐怖。”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遮堵玛经第七终了。

68、那勒葛波那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萨罗国那勒葛波那的苏芳树林。

当时，众多有名的善男子跟随世尊，由于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尊者阿那律、尊者（拔提亚）（难提）、尊者金毗罗、尊者玻估、尊者憍陈如、尊者离波多、尊者阿难，以及其他有名的善男子。当时，世尊被比丘僧团围绕着，在露天处坐。那时，关于那些善男子，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凡跟随我，由于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善男子，比丘们！那些比丘是否欢喜于梵行呢？”

当这么说时，那些比丘变得沉默。

第二次，关于那些善男子，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凡跟随我，由于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善男子，比丘们！那些比丘是否欢喜于梵行呢？”

第二次，那些比丘变得沉默。

第三次，关于那些善男子，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凡跟随我，由于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善男子，比丘们！那些比丘是否欢喜于梵行呢？”

第三次，那些比丘变得沉默。

那时，世尊这么想：

“让我问那些善男子。”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那律：

“阿那律！你是否欢喜于梵行呢？”

“大德！我确实欢喜于梵行。”

“阿那律！好！好！阿那律！对由于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善男子的你们来说，这是适当的：你们能欢喜于梵行。阿那律！当你们是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能受用欲之时，阿那律！你们以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又，阿那律！你们既非国王所迫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也非盗贼所迫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也非欠债人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也非害怕什么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也非为了生活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而是：‘我已陷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已陷入苦，已被苦征服，如果能了知得到这整个苦蕴的结束就好了。’阿那律！你们不是由于这样的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吗？”

“是的，大德!”

“而，阿那律！以这样出家的善男子有什么应该做呢？阿那律！当未获得从离欲、恶不善法的喜与乐，或其它从那之后更善的时，贪婪持续遍取他的心，恶意持续遍取他的心，昏沉睡眠持续遍取他的心，掉举后悔持续遍取他的心，疑惑持续遍取他的心，不乐持续遍取他的心，倦怠持续遍取他的心，阿那律！当未获得从离欲、恶不善法的喜与乐，或其它从那之后更善的时（是这样）。

阿那律！当获得从离欲、恶不善法的喜与乐，或其它从那之后更善的时，贪婪不持续遍取他的心，恶意不持续遍取他的心，昏沉睡眠

不持续遍取他的心，掉举后悔不持续遍取他的心，疑惑不持续遍取他的心，不乐不持续遍取他的心，倦怠不持续遍取他的心，阿那律！当获得从离欲、恶不善法的喜与乐，或其它从那之后更善的时（是这样）。

阿那律！关于我，你们是否想：‘对如来来说，污染的、再有的、不幸的、苦报的、未来被生老死的诸烦恼，那些未被舍断，因而如来考虑后受用一事，考虑后忍受一事，考虑后避开一事，考虑后除去一事。’吗？”

“大德！我们不这么想世尊：‘对如来来说，污染的、再有的、不幸的、苦报的、未来被生老死的诸烦恼，那些未被舍断，因而如来考虑后受用一事，考虑后忍受一事，考虑后避开一事，考虑后除去一事。’大德！我们这么想世尊：‘对如来来说，污染的、再有的、不幸的、苦报的、未来被生老死的诸烦恼，那些已被舍断，因而如来考虑后受用一事，考虑后忍受一事，考虑后避开一事，考虑后除去一事。’”

“阿那律！好！好！阿那律！对如来来说，污染的、再有的、不幸的、苦报的、未来被生老死的诸烦恼，那些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阿那律！犹如顶头已被切断的棕榈树不能再成长。同样的，阿那律！对如来来说，污染的、再有的、不幸的、苦报的、未来被生老死的诸烦恼，那些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

阿那律！你怎么想：什么理由当如来看见弟子已死、已过世时，记说（他的）往生：‘某某往生某处，某某往生某处。’呢？”

“大德！我们的法以世尊为根本，以世尊为导引，以世尊为依归，大德！如果世尊能说明这所说的义理，那就好了！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的。”

“阿那律！如来非为了欺骗人们，非为了谄媚人们，非为了利养、恭敬、名声、利益，非‘让人们像这样知道我’而记说已死、已过世弟子的往生：‘某某往生某处，某某往生某处。’阿那律！而是有有信的、信受伟大的、欢喜伟大的善男子，他们听闻后，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则对他们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阿那律！这里，比丘听闻：‘名叫某某的比丘死了，那世尊记说：“他建立了究竟智。”’他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尊者：‘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戒，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慧，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尊者有这样的解脱。’他回忆着他的信、戒、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比丘有乐住。

阿那律！这里，比丘听闻：‘名叫某某的比丘死了，那世尊记说：“他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不从彼世转回。”’他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尊者：‘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戒，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慧，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尊者有这样的解脱。’他回忆着他的信、戒、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比丘有乐住。

阿那律！这里，比丘听闻：‘名叫某某的比丘死了，那世尊记说：

“他以三结的灭尽，以贪、瞋、痴薄，为一来者，只来此世一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他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尊者：‘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戒，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慧，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尊者有这样的解脱。’他回忆着他的信、戒、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比丘有乐住。

阿那律！这里，比丘听闻：‘名叫某某的比丘死了，那世尊记说：“他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他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尊者：‘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戒，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慧，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尊者有这样的解脱。’他回忆着他的信、戒、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比丘有乐住。

阿那律！这里，比丘尼听闻：‘名叫某某的比丘尼死了，那世尊记说：“她建立了究竟智。”’她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姊妹：‘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戒，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慧，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姊妹有这样的解脱。’她回忆着她的信、戒、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比丘尼有乐住。

阿那律！这里，比丘尼听闻：‘名叫某某的比丘尼死了，那世尊记说：“她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不从彼世转回。”’她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姊妹：‘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戒，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慧，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姊妹有这样的解脱。’她回忆着她的信、戒、

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比丘尼有乐住。

阿那律！这里，比丘尼听闻：‘名叫某某的比丘尼死了，那世尊记说：“她以三结的灭尽，以贪、瞋、痴薄，为一来者，只来此世一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她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姊妹：‘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戒，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慧，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姊妹有这样的解脱。’她回忆着她的信、戒、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比丘尼有乐住。

阿那律！这里，比丘尼听闻：‘名叫某某的比丘尼死了，那世尊记说：“她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她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姊妹：‘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戒，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慧，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姊妹有这样的解脱。’她回忆着她的信、戒、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比丘尼有乐住。

阿那律！这里，优婆塞听闻：‘名叫某某的优婆塞死了，那世尊记说：“他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不从彼世转回。”’他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尊者：‘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戒，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慧，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尊者有这样的解脱。’他回忆着他的信、戒、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优婆塞有乐住。

阿那律！这里，优婆塞听闻：‘名叫某某的优婆塞死了，那世尊记说：“他以三结的灭尽，以贪、瞋、痴薄，为一来者，只来此世一

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他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尊者：‘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戒，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慧，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尊者有这样的解脱。’他回忆着他的信、戒、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优婆塞有乐住。

阿那律！这里，优婆塞听闻：‘名叫某某的优婆塞死了，那世尊记说：“他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他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尊者：‘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戒，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尊者有这样的慧，那位尊者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尊者有这样的解脱。’他回忆着他的信、戒、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优婆塞有乐住。

阿那律！这里，优婆夷听闻：‘名叫某某的优婆夷死了，那世尊记说：“她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不从彼世转回。”’她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姊妹：‘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戒，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慧，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姊妹有这样的解脱。’她回忆着她的信、戒、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优婆夷有乐住。

阿那律！这里，优婆夷听闻：‘名叫某某的优婆夷死了，那世尊记说：“她以三结的灭尽，以贪、瞋、痴薄，为一来者，只来此世一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她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姊妹：‘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戒，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慧，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姊妹有这样的解脱。’她回忆着她的

信、戒、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优婆夷有乐住。

阿那律！这里，优婆夷听闻：‘名叫某某的优婆夷死了，那世尊记说：“她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她自己看见或随闻那位姊妹：‘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戒，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法，那位姊妹有这样的慧，那位姊妹有这样的（定）住，那位姊妹有这样的解脱。’她回忆着她的信、戒、所闻、布施、慧，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这样，优婆夷有乐住。

“阿那律！像这样，如来非为了欺骗人们，非为了谄媚人们，非为了利养、恭敬、名声、利益，非‘让人们像这样知道我’而记说已死、已过世弟子的往生：‘某某往生某处，某某往生某处。’阿那律！而是有有信的、信受伟大的、欢喜伟大的善男子，他们听闻后，集中心到那里，阿那律！则对他们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那律欢喜世尊所说。

那勒葛波那经第八终了。

69、枸哩亚尼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

当时，名叫枸哩亚尼的比丘是住林野者、足正行者，以某些必须作的事到僧团中拜访。在那里，关于枸哩亚尼比丘之事，尊者舍利弗

召唤比丘们：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是对同梵行者敬重的、顺从的。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对同梵行者是不敬重的、不顺从的，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对同梵行者是不敬重的、不顺从的？’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是对同梵行者敬重的、顺从的。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是（对）座位善巧的：‘像这样，我将不侵占长老比丘、不排挤新比丘的座位而坐。’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不是（对）座位善巧的，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不是（对）座位善巧的？’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是（对）座位善巧的。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知道增上行仪法。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不知道增上行仪法，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不知道增上行仪法？’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知道增上行仪法。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不过早进入村落、不过晚返回。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过早进入村落、过晚返回，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

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过早进入村落、过晚返回？’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不过早进入村落、不过晚返回。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不应该在用餐前后访问俗家。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在用餐前后访问俗家，则有那些说他者：‘确实，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必）多作非时行，（因为）他到僧团中也经常那样作。’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不应该在用餐前后访问俗家。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是不掉举的、不浮躁的。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是掉举的、浮躁的，则有那些说他者：‘确实，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必）多作掉举、浮躁，（因为）他到僧团中也经常那样作。’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是不掉举的、不浮躁的。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是不多言的、不废话的。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是多言的、废话的，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是多言的、废话的？’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是不多言的、不废话的。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是易被说服

的、善友谊的。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是难被说服的、恶友谊的，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是难被说服的、恶友谊的？’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到僧团，住在僧团中，应该是易被说服的、善友谊的。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守护根门者。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是不守护根门者，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是不守护根门者？’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守护根门者。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饮食知适量的。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是饮食不知适量的，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是饮食不知适量的？’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饮食知适量的。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已专修清醒的。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是未专修清醒的，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是未专修清醒的？’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已专修清醒的。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精进已被发动的。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是懈怠的，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是懈怠的？’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精进已被发动的。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念已现前的。贤友们！如果住林野

的比丘是念未现前的，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是念未现前的？’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念已现前的。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得定的。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是未得定的，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是未得定的？’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得定的。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有慧的。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是劣慧的，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是劣慧的？’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应该是有慧的。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必须努力于阿毗达摩与阿毗毗奈耶，贤友们！有质问者（问）住林野的比丘关于阿毗达摩与阿毗毗奈耶的问题。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被问关于阿毗达摩与阿毗毗奈耶的问题不能解答，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被问关于阿毗达摩与阿毗毗奈耶的问题不能解答？’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必须努力于阿毗达摩与阿毗毗奈耶。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必须努力于那些超越色、无色的寂静解脱，贤友们！有质问者（问）住林野的比丘关于那些超越色、无色的寂静解脱的问题。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被问关于那些超越色、无色的寂静解脱的问题不能解答，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

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被问关于那些超越色、无色的寂静解脱的问题不能解答？’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必须努力于那些超越色、无色的寂静解脱。

贤友们！住林野的比丘必须努力于过人法，贤友们！有质问者（问）住林野的比丘关于过人法的问题。贤友们！如果住林野的比丘被问关于过人法的问题不能解答，则有那些说他者：‘然而，这位住林野的尊者一个人在林野中自由自在地住有什么而不知道出家人所为的目的？’有那些说他者。因此，住林野的比丘必须努力于过人法。”

当这么说时，尊者大目犍连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舍利弗贤友！这些法只应该被住林野的比丘受持后行使，或者也被住村落边界者（受持后行使）呢？”

“目犍连贤友！这些法都应该被住林野的比丘受持后行使了，何况住村落边界者呢！”

枸哩亚尼经第九终了。

70、记大其哩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迦尸进行游行。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我除去夜间食而食，又，比丘们！当除去夜间食而食

时，我觉知少病、少恼、起居轻快、有力气、乐住，比丘们！来！请你们也除去夜间食而食，比丘们！当除去夜间食而食时，你们也将觉知少病、少恼、起居轻快、有力气、乐住。”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在迦尸次第进行游行，抵达名叫记大其哩的迦尸城镇，在那里，世尊就住在记大其哩的迦尸城镇。

当时，在记大其哩住有名叫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的比丘，那时，众多比丘去见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比丘，抵达后，对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比丘这么说：

“贤友们！世尊与比丘僧团除去夜间食而食，贤友们！当除去夜间食而食时，他们觉知少病、少恼、起居轻快、有力气、乐住，贤友们！来！请你们也除去夜间食而食，比丘们！当除去夜间食而食时，你们也将觉知少病、少恼、起居轻快、有力气、乐住。”

当这么说时，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比丘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贤友们！我们在傍晚、早晨、白天不适当的时间用餐，当在傍晚、早晨、白天不适当的时间用餐时，我们觉知少病、少恼、起居轻快、有力气、乐住，我们为何要舍断看得见的而将追逐耗时的呢？我们将在傍晚、早晨、白天不适当的时间用餐。”

由于那些比丘不能说服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比丘，因而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我们比丘去见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比丘，抵达

后，对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比丘这么说：‘贤友们！世尊与比丘僧团除去夜间食而食，贤友们！当除去夜间食而食时，他们觉知少病、少恼、起居轻快、有力气、乐住，贤友们！来！请你们也除去夜间食而食，比丘们！当除去夜间食而食时，你们也将觉知少病、少恼、起居轻快、有力气、乐住。’大德！当这么说时，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比丘对那些比丘这么说：‘贤友们！我们在傍晚、早晨、白天不适当的时间用餐，当在傍晚、早晨、白天不适当的时间用餐时，我们觉知少病、少恼、起居轻快、有力气、乐住，我们为何要舍断那些看得见的而将追逐耗时的呢？我们将在傍晚、早晨、白天不适当的时间用餐。’大德！由于我们不能说服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比丘，因而告诉世尊这件事。”

那时，世尊召唤某位比丘：

“来！比丘！你以我的名义召唤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比丘。”

“是的，大德！”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后，就去见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比丘。抵达后，对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比丘这么说：

“大师召唤尊者们。”

“是的，贤友！”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比丘回答那位比丘后，就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阿说示与晡那玻苏葛比丘这么说：

“是真的吗？比丘们！众多比丘去见你们后，这么说：‘贤友们！世尊与比丘僧团除去夜间食而食，贤友们！当除去夜间食而食时，他们觉知少病、少恼、起居轻快、有力气、乐住，贤友们！来！

请你们也除去夜间食而食，比丘们！当除去夜间食而食时，你们也将觉知少病、少恼、起居轻快、有力气、乐住。’比丘们！当这么说时，你们对那些比丘这么说：‘贤友们！我们在傍晚、早晨、白天不适当的时间用餐，当在傍晚、早晨、白天不适当的时间用餐时，我们觉知少病、少恼、起居轻快、有力气、乐住，我们为何要舍断看得见的而将追逐耗时的呢？我们将在傍晚、早晨、白天不适当的时间用餐。’”

“是的，大德！”

“比丘们！你们了知什么法被我这么教导：凡任何这位男子感受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他的不善法减损，善法增长吗？”

“不，大德！”

“比丘们！你们不了知法被我这么教导：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乐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减损；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乐受时，不善法减损，善法增长；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苦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减损；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苦受时，不善法减损，善法增长；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不苦不乐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减损；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不苦不乐受时，不善法减损，善法增长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好！比丘们！如果那不被我以慧了知、看见、发现、作证、触达：‘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乐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减损。’当我不知道而这么说：‘你们要舍断像这样的乐受。’时，

比丘们！这对我是否会是适当的呢？”

“不，大德！”

“比丘们！但，因为那被我以慧了知、看见、发现、作证、触达：‘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乐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减损。’因此，我说：‘你们要舍断像这样的乐受。’

比丘们！如果那不被我以慧了知、看见、发现、作证、触达：‘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乐受时，不善法减损，善法增长。’当我不知道而这么说：‘你们要进入并住于像这样的乐受。’时，比丘们！这对我是否会是适当的呢？”

“不，大德！”

“比丘们！但，因为那被我以慧了知、看见、发现、作证、触达：‘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乐受时，不善法减损，善法增长。’因此，我说：‘你们要进入并住于像这样的乐受。’

比丘们！如果那不被我以慧了知、看见、发现、作证、触达：‘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苦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减损。’当我不知道而这么说：‘你们要舍断像这样的苦受。’时，比丘们！这对我是否会是适当的呢？”

“不，大德！”

“比丘们！但，因为那被我以慧了知、看见、发现、作证、触达：‘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苦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减损。’因此，我说：‘你们要舍断像这样的苦受。’

比丘们！如果那不被我以慧了知、看见、发现、作证、触达：

‘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苦受时，不善法减损，善法增长。’当我不知道而这么说：‘你们要进入并住于像这样的苦受。’时，比丘们！这对我是否会是适当的呢？”

“不，大德！”

“比丘们！但，因为那被我以慧了知、看见、发现、作证、触达：‘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苦受时，不善法减损，善法增长。’因此，我说：‘你们要进入并住于像这样的苦受。’

比丘们！如果那不被我以慧了知、看见、发现、作证、触达：‘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不苦不乐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减损。’当我不知道而这么说：‘你们要舍断像这样的不苦不乐受。’时，比丘们！这对我是否会是适当的呢？”

“不，大德！”

“比丘们！但，因为那被我以慧了知、看见、发现、作证、触达：‘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不苦不乐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减损。’因此，我说：‘你们要舍断像这样的不苦不乐受。’

比丘们！如果那不被我以慧了知、看见、发现、作证、触达：‘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不苦不乐受时，不善法减损，善法增长。’当我不知道而这么说：‘你们要进入并住于像这样的不苦不乐受。’时，比丘们！这对我是否会是适当的呢？”

“不，大德！”

“比丘们！但，因为那被我以慧了知、看见、发现、作证、触达：‘这里，当某人感受像这样的不苦不乐受时，不善法减损，善法

增长。’因此，我说：‘你们要进入并住于像这样的不苦不乐受。’

比丘们！我不说：‘所有比丘都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比丘们！我也不说：‘所有比丘都没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比丘们！凡那些烦恼已尽、修行已成、应该作的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比丘们！我说：‘像那样的比丘没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那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已经以不放逸做了，他们不可能放逸。比丘们！凡那些心意未达成、住于无上离轭安稳希求中的有学比丘，比丘们！我说：‘像那样的比丘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或许，当这些尊者受用适当的坐卧处、结交善友、善统制诸根时，他们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比丘们！当看见这不放逸果时，我说：‘这些比丘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

比丘们！现在世间中存在这七种个人，哪七种呢？俱分解脱者、慧解脱者、身证者、得见者、信解脱者、随法行者、随信行者。

比丘们！哪种个人是俱分解脱者呢？比丘们！这里，某个人以身触后住于那些超越色的无色寂静解脱，而且，他以慧看见后，诸烦恼被灭尽，比丘们！这个人被称为俱分解脱者，比丘们！我说：‘这位比丘没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那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已经以不放逸做了，他们不可能放逸。

比丘们！哪种个人是慧解脱者呢？比丘们！这里，某个人不以身触后住于那些超越色的无色寂静解脱，但，他以慧看见后，诸烦恼被

灭尽，比丘们！这个人被称为慧解脱者，比丘们！我说：‘这位比丘没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那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已经以不放逸做了，他们不可能放逸。

比丘们！哪种个人是身证者呢？比丘们！这里，某个人以身触后住于那些超越色的无色寂静解脱，而且，他以慧看见后，某些烦恼被灭尽，比丘们！这个人被称为身证者，比丘们！我说：‘这位比丘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或许，当这些尊者受用适当的坐卧处、结交善友、善统制诸根时，他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比丘们！当看见这不放逸果时，我说：‘这位比丘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

比丘们！哪种个人是得见者呢？比丘们！这里，某个人不以身触后住于那些超越色的无色寂静解脱，但，他以慧看见后，某些烦恼被灭尽，他以慧深解、深察如来所宣说的法，比丘们！这个人被称为得见者，比丘们！我说：‘这位比丘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或许，当这些尊者受用适当的坐卧处、结交善友、善统制诸根时，他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比丘们！当看见这不放逸果时，我说：‘这位比丘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

比丘们！哪种个人是信解脱者呢？比丘们！这里，某个人不以身触后住于那些超越色的无色寂静解脱，但，他以慧看见后，某些烦恼被灭尽，他对如来的信已住立、已生根、已确立，比丘们！这个人被

称为信解脱者，比丘们！我说：‘这位比丘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或许，当这些尊者受用适当的坐卧处、结交善友、善统制诸根时，他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比丘们！当看见这不放逸果时，我说：‘这位比丘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

比丘们！哪种个人是随法行者呢？比丘们！这里，某个人不以身触后住于那些超越色的无色寂静解脱，但，他以慧看见后，某些烦恼被灭尽，他以慧足够地沉思而接受如来所宣说的法，又，他有这些法，即：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比丘们！这个人被称为随法行者，比丘们！我说：‘这位比丘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或许，当这些尊者受用适当的坐卧处、结交善友、善统制诸根时，他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比丘们！当看见这不放逸果时，我说：‘这位比丘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

比丘们！哪种个人是随信行者呢？比丘们！这里，某个人不以身触后住于那些超越色的无色寂静解脱，但，他以慧看见后，某些烦恼被灭尽，他对如来有足够的信与足够的热爱，又，他有这些法，即：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比丘们！这个人被称为随信行者，比丘们！我说：‘这位比丘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或许，当这些尊者受用适当的坐卧处、结交善友、善统制诸根时，他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

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比丘们！当看见这不放逸果时，我说：‘这位比丘有必须以不放逸而做的。’

比丘们！我不说完全智是立即成功的，比丘们！反而，完全智是以次第学、以次第行动、以次第行而成功的。比丘们！完全智是怎样以次第学、以次第行动、以次第行而成功的呢？比丘们！这里，当信已生起时，他往见；当往见时，他尊敬；当尊敬时，他倾耳；当倾耳时，他听闻法；听闻法后，他忆持，当忆持法时，他观察道理；当观察道理时，他沉思地接受法；当沉思地接受法时，欲被生起；当欲已生起时，他有能力；有能力后，他衡量；衡量后，他努力；当有自我努力时，以身作证最高真理，以慧通达后看见它。比丘们！没有那个信，比丘们！则没有往见，比丘们！没有那尊敬，比丘们！则没有倾听，比丘们！则没有法的听闻，比丘们！没有那法的忆持，比丘们！没有那道理的观察，比丘们！没有那沉思地接受法，比丘们！没有那欲，比丘们！没有那能力，比丘们！没有那衡量，比丘们！则没有努力，比丘们！（这样）你们是离行道者，比丘们！你们是邪行道者，比丘们！这些愚钝男子离这法、律多远啊！

比丘们！有四句记说，当被诵说时，有智的男子会以慧在该处很快地就了知。比丘们！我将为你们诵说，请你们经由我而了知。”

“大德！我们是谁啊！谁是法的了知者？”

“比丘们！即使他是重于物质、物质继承人、住于与物质相杂的大师，（弟子）像这样买卖论价也不适当：‘如果我们有这样，那时，我们会做它，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那时，我们不会做它。’比丘

们！那样的话，如何对住于与全部物质无相杂的如来呢？

比丘们！对在大师的教诫上深入、转起的有信弟子来说，这是如法的：‘世尊是大师，我是弟子；世尊知道，我不知道。’

比丘们！对在大师的教诫上深入、转起的有信弟子来说，大师的教诫是使人复原的、滋养的。

比丘们！对在大师的教诫上深入、转起的有信弟子来说，这是如法的：‘乐于要只剩下皮肤、肌腱、骨骸；要身体的血肉枯干，只要以人的毅力、人的活力、人的努力应该达成而未达成者，将没有活力的止息。’

比丘们！对在大师的教诫上深入、转起的有信弟子来说，二果其中之一果应该可以被预期：当生完全智，或当存在有余依时，为不还者状态。”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那些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记大其哩经第十终了。

比丘品第二终了，其摄颂：

象、罗侯罗、世间是恒常的，玛鲁迦之子与名为跋大哩，

再来是小鸟、裟婆主的乞求，那勒葛、林野、名为记大其哩。

三、游行者品

71、三明与婆蹉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

当时，游行者婆蹉氏住在游行者的林园一白莲花处。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毗舍离。那时，世尊这么想：

“在毗舍离为了托钵而行还太早，让我到游行者的林园一白莲花处去见游行者婆蹉氏。”

那时，世尊到游行者的林园一白莲花处去见游行者婆蹉氏。

游行者婆蹉氏看见世尊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来！大德！欢迎世尊，大德！世尊离上次来这里已很久了，大德！世尊请坐，这个座位已设置好了。”

世尊在已设置好的座位坐下。游行者婆蹉氏也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游行者婆蹉氏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被我听闻：‘沙门乔达摩自称是一切智者、一切见者、无残留智见者：“当我行走时、站立时、睡时、醒时，常持续地现起智见。”’大德！凡那些这么说：‘沙门乔达摩自称是一切智者、一切见者、无残留智见者：“当我行走时、站立时、睡时、醒时，常持续地现起智见。”’者，大德！那些是否为世尊的所说之说，而且不

以不实而毁谤世尊，他们法、随法地解说了，而任何如法的种种说不来到应该被呵责处吗？”

“婆蹉！凡那些这么说：‘沙门乔达摩自称是一切智者、一切见者、无残留智见者：“当我行走时、站立时、睡时、醒时，常持续地现起智见。”’者，那些不是我的所说之说，而且他们以不存在、虚伪、不实而毁谤我。”

“大德！当我们解说时，怎样才会是世尊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会以不实而毁谤世尊，会法、随法地解说，而不让任何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呢？”

“婆蹉！当解说时，‘沙门乔达摩有三明’就会是我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会以不实而毁谤我，会法、随法地解说，而不让任何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婆蹉！因为，只要我希望，我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中略）像这样，我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婆蹉！因为，只要我希望，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中略）我了知众生依业流转，婆蹉！因为，我从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婆蹉！当解说时，‘沙门乔达摩有三明’就会是我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会以不实而毁谤我，会法、随法地解说，而不让任何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婆蹉氏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有任何在家人未舍断家的结后，以身体的崩解而

得到苦的结束吗？”

“婆蹉！没有任何在家人未舍断家的结后，以身体的崩解而得到苦的结束。”

“乔达摩先生！有任何在家人未舍断家的结后，以身体的崩解而往生天界吗？”

“婆蹉！有不只一百位、二百位、三百位、四百位、五百位，而有更多在家人未舍断家的结后，以身体的崩解而往生天界。”

“乔达摩先生！有任何邪命者以身体的崩解而得到苦的结束吗？”

“婆蹉！没有任何邪命者以身体的崩解而得到苦的结束。”

“乔达摩先生！有任何邪命者以身体的崩解而往生天界吗？”

“婆蹉！我忆念从九十一劫以来，我不证知任何邪命者往生天界者，除了一位以外，他是业论者、（有）作业论者。”

“乔达摩先生！当存在这样时，那个宗派的所依处，乃至往生天界是空的吗？”

“婆蹉！当存在这样时，那个宗派的所依处，乃至往生天界是空的。”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游行者婆蹉氏欢喜世尊所说。

三明与婆蹉经第一终了。

72、婆蹉火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游行者婆蹉氏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相互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就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游行者婆蹉氏对世尊这么说：

“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世界是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

“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世界是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那样的话，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世界是非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

“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世界是非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世界是有边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

“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世界是有边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那样的话，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世界是无边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

“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世界是无边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怎么样，乔达摩先生！‘命即是身体，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

“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命即是身体，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那样的话，怎么样，乔达摩先生！‘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

“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怎么样，乔达摩先生！‘死后如来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

“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死后如来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那样的话，怎么样，乔达摩先生！‘死后如来不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

“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死后如来不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怎么样，乔达摩先生！‘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

“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那样的话，怎么样，乔达摩先生！‘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

“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

才正确，其它都错。’”

“当被像这样问：‘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世界是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你说：‘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世界是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当被像这样问：‘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世界是非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你说：‘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世界是非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当被像这样问：‘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世界是有边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你说：‘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世界是有边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当被像这样问：‘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世界是无边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你说：‘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世界是无边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当被像这样问：‘怎么样，乔达摩先生！“命即是身体，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你说：‘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命即是身体，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当被像这样问：‘怎么样，乔达摩先生！“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你说：‘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当被像这样问：‘怎么样，乔达摩先生！“死后如来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你说：‘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死后如来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当被像这样问：‘怎么样，乔达摩先生！“死后如来不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

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你说：‘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死后如来不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当被像这样问：‘怎么样，乔达摩先生！“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你说：‘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当被像这样问：‘怎么样，乔达摩先生！“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见解吗？’你说：‘婆磋！我无这样的见解：“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那样的话，乔达摩先生见到了什么过患，而不接受这一切恶见呢？”

“婆磋！‘世界是恒常的’，这是恶见；丛林之见；荒漠之见；歪曲之见；动摇之见；束缚之见，伴随着苦、恼害、恼愁、恼热，而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

婆磋！‘世界是非恒常的’……（中略）婆磋！‘世界是有边的’……（中略）婆磋！‘世界是无边的’……（中略）婆磋！‘命即是身体’……（中略）婆磋！‘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中略）婆磋！‘死后如来存在’……（中略）婆磋！‘死后如来不存在’……（中略）婆磋！‘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中略）婆磋！‘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是恶见；丛林之见；荒漠之见；歪曲之见；动摇之见；束缚之见，伴随着苦、恼害、恼愁、恼热，而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

婆磋！当见到了这个过患时，这样，我不接受这一切恶见。”

“那样的话，乔达摩先生有任何恶见吗？”

“婆磋！‘恶见’，对如来而言，这已被去除，婆磋！这被如来所见：‘这样是色，这样是色的集，这样是色的灭没；这样是受，这样是受的集，这样是受的灭没；这样是想，这样是想的集，这样是想的灭没；这样是行，这样是行的集，这样是行的灭没；这样是识，这样是识的集，这样是识的灭没。’因此，我说：‘以一切妄想、一切颠倒、一切我作、我所作、慢烦恼潜在趋势的灭尽、离贪、灭、舍弃、断念，如来以不执取而解脱。’”

“而，乔达摩先生！这样心解脱的比丘，再生于何处呢？”

“婆磋！‘再生’不适用。”

“那么，乔达摩先生！不再生吗？”

“婆磋！‘不再生’不适用。”

“那么，乔达摩先生！再生且不再生吗？”

“婆磋！‘再生且不再生’不适用。”

“那么，乔达摩先生！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吗？”

“婆磋！‘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不适用。”

“当被像这样问：‘而，乔达摩先生！这样心解脱的比丘，再生于何处呢？’你说：‘婆磋！“再生”不适用。’当被像这样问：‘那么，乔达摩先生！不再生吗？’你说：‘婆磋！“不再生”不适用。’当被像这样问：‘那么，乔达摩先生！再生且不再生吗？’你说：‘婆磋！“再生且不再生”不适用。’当被像这样问：‘那么，乔达摩先生！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吗？’你说：‘婆磋！“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不适用。’乔达摩先生！在这里，我陷入了无知；在这里，我陷

入了迷乱，先前我与乔达摩先生谈话而有的些许净信，现在都消失了。”

“婆磋！这足以使你无知，这足以使你迷乱，婆磋！此法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你以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喜好、不同的修行、不同的师承，是难了知的。

那样的话，婆磋！就这情况我要反问你，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婆磋！你怎么想：如果火在你前面燃烧，你会知道：‘这火在我前面燃烧。’吗？”

“乔达摩先生！如果火在我前面燃烧，我会知道：‘这火在我前面燃烧。’”

“又，婆磋！如果这么问你：‘这在你前面燃烧的火，是什么缘而燃烧的呢？’婆磋！当被这么问时，你应该怎么回答？”

“乔达摩先生！如果这么问我：‘这在你前面燃烧的火，是什么缘而燃烧的呢？’乔达摩先生！当被这么问时，我会这么答：‘这在我前面燃烧的火，缘草薪燃料而燃烧。’”

“如果火在你前面熄灭了，你会知道：‘这在我前面的火熄灭了。’吗？”

“乔达摩先生！如果我前面的火熄灭了，我会知道：‘我前面的火熄灭了。’”

“又，婆磋！如果这么问你：‘这在你前面熄灭了的火，之后往哪个方向走了呢？或东、或南、或西、或北呢？’婆磋！当被这么问

时，你应该怎么回答？”

“乔达摩先生！那不适用；乔达摩先生！这火缘草薪燃料而燃烧，它的耗尽，其它的（燃料）又不带来，没了食物，那只名为熄灭了。”

“同样的，婆磋！当凡以色安立如来时，能安立那如来的色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婆磋！从色的灭尽而解脱的如来是甚深的、不可量的，难被深入了解，犹如大海，‘再生’不适用，‘不再生’不适用，‘再生且不再生’不适用，‘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不适用。

当凡以受安立如来时，能安立那如来的受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婆磋！从受的灭尽而解脱的如来是甚深的、不可量的，难被深入了解，犹如大海，‘再生’不适用，‘不再生’不适用，‘再生且不再生’不适用，‘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不适用。

当凡以想安立如来时，能安立那如来的想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婆磋！从想的灭尽而解脱的如来是甚深的、不可量的，难被深入了解，犹如大海，‘再生’不适用，‘不再生’不适用，‘再生且不再生’不适用，‘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不适用。

当凡以行安立如来时，能安立那如来的行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婆磋！从行的灭尽而解脱的如来是甚深的、不可量的，难被深入了解，犹如大海，

‘再生’不适用，‘不再生’不适用，‘再生且不再生’不适用，‘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不适用。

当凡以识安立如来时，能安立那如来的识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婆磋！从识的灭尽而解脱的如来是甚深的、不可量的，难被深入了解，犹如大海，‘再生’不适用，‘不再生’不适用，‘再生且不再生’不适用，‘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不适用。”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婆磋氏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犹如在村落或离村落不远处有大沙罗树，无常会破坏其枝叶，会破坏树皮与外皮，会破坏肤材，过些时候，枝叶剥落了，树皮与外皮剥落了，肤材剥落了，会成为纯净的心材。同样的，这乔达摩先生的教语，枝叶剥落了，树皮与外皮剥落了，肤材剥落了，成了纯净的心材。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婆磋火经第二终了。

73、婆蹉大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那时，游行者婆蹉氏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相互欢迎。欢迎

与寒暄后，就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游行者婆蹉氏对世尊这么说：

“我长久与乔达摩先生交谈，请乔达摩尊师以简要的善与不善教导我，那就好了!”

“婆磋！我能以简要的善与不善教导你，婆磋！我也能以详细的善与不善教导你，但，婆磋！我将以详细的善与不善教导你，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游行者婆蹉氏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婆磋！贪是不善的，不贪是善的；婆磋！瞋是不善的，不瞋是善的；婆磋！痴是不善的，不痴是善的，婆磋！像这样，这三法是不善的，三法是善的。

婆磋！杀生是不善的，戒绝杀生是善的；婆磋！未给予而取是不善的，戒绝未给予而取是善的；婆磋！邪淫是不善的，戒绝邪淫是善的；婆磋！妄语是不善的，戒绝妄语是善的；婆磋！离间语是不善的，戒绝离间语是善的；婆磋！粗恶语是不善的，戒绝粗恶语是善的；婆磋！杂秽语是不善的，戒绝杂秽语是善的；婆磋！贪婪是不善的，不贪婪是善的；婆磋！恶意是不善的，无恶意是善的；婆磋！邪见是不善的，正见是善的，婆磋！像这样，这十法是不善的，十法是善的。

婆磋！当比丘的渴爱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则他是烦恼已尽、修行已成、应作

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

“除了乔达摩尊师外，还有任何一位乔达摩尊师的比丘弟子，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吗？”

“婆磋！不只一百位、二百位、三百位、四百位、五百位，而有更多我的比丘弟子，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

“除了乔达摩尊师、除了比丘外，还有任何一位乔达摩尊师的比丘尼弟子，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吗？”

“婆磋！不只一百位、二百位、三百位、四百位、五百位，而有更多我的比丘尼弟子，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

“除了乔达摩尊师、除了比丘、除了比丘尼外，还有任何一位乔达摩尊师的优婆塞在家白衣梵行弟子，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不从彼世转回者吗？”

“婆磋！不只一百位、二百位、三百位、四百位、五百位，而有更多我的优婆塞在家白衣梵行弟子，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为不从彼世转回者。”

“除了乔达摩尊师、除了比丘、除了比丘尼、除了优婆塞在家白衣梵行者外，还有任何一位乔达摩尊师的优婆塞在家白衣受用诸欲弟

子，以实践教诫、遵从劝诫、脱离疑惑、离迷惑、得无畏、住于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的吗？”

“婆磋！不只一百位、二百位、三百位、四百位、五百位，而有更多我的优婆塞在家白衣受用诸欲弟子，以实践教诫、遵从劝诫、脱离疑惑、离迷惑、得无畏、住于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者。”

“除了乔达摩尊师、除了比丘、除了比丘尼、除了优婆塞在家白衣梵行者、除了优婆塞在家白衣受用诸欲者外，还有任何一位乔达摩尊师的优婆夷在家白衣梵行弟子，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不从彼世转回者吗？”

“婆磋！不只一百位、二百位、三百位、四百位、五百位，而有更多我的优婆夷在家白衣梵行弟子，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为不从彼世转回者。”

“除了乔达摩尊师、除了比丘、除了比丘尼、除了优婆塞在家白衣梵行者、除了优婆塞在家白衣受用诸欲者、除了优婆夷在家白衣梵行者外，还有任何一位乔达摩尊师的优婆夷在家白衣受用诸欲弟子，以实践教诫、遵从劝诫、脱离疑惑、离迷惑、得无畏、住于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的吗？”

“婆磋！不只一百位、二百位、三百位、四百位、五百位，而有更多我的优婆夷在家白衣受用诸欲弟子，以实践教诫、遵从劝诫、脱离疑惑、离迷惑、得无畏、住于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者。”

“乔达摩先生！如果此法仅乔达摩尊师是成功者，但无比丘们是成功者，那么，这梵行在那方面是不完全的，乔达摩先生！但因为此

法乔达摩尊师是成功者，且比丘们也是成功者，那么，这梵行在那方面是完全的。

乔达摩先生！如果此法仅乔达摩尊师是成功者、比丘们是成功者，但无比丘尼们是成功者，那么，这梵行在那方面是不完全的，乔达摩先生！但因为此法乔达摩尊师是成功者、比丘们是成功者，且比丘尼们也是成功者，那么，这梵行在那方面是完全的。

乔达摩先生！如果此法仅乔达摩尊师是成功者、比丘们是成功者、比丘尼们是成功者，但无优婆塞在家白衣梵行者们是成功者，那么，这梵行在那方面是不完全的，乔达摩先生！但因为此法乔达摩尊师是成功者、比丘们是成功者、比丘尼们是成功者，且优婆塞在家白衣梵行者也是成功者，那么，这梵行在那方面是完全的。

乔达摩先生！如果此法仅乔达摩尊师是成功者、比丘们是成功者、比丘尼们是成功者、优婆塞在家白衣梵行者们是成功者，但无优婆塞在家白衣受用欲者们是成功者，那么，这梵行在那方面是不完全的，乔达摩先生！但因为此法乔达摩尊师是成功者、比丘们是成功者、比丘尼们是成功者、优婆塞在家白衣梵行者是成功者，且优婆塞在家白衣受用欲者也是成功者，那么，这梵行在那方面是完全的。

乔达摩先生！如果此法仅乔达摩尊师是成功者、比丘们是成功者、比丘尼们是成功者、优婆塞在家白衣梵行者们是成功者、优婆塞在家白衣受用欲者们是成功者，但无优婆夷在家白衣梵行者们是成功者，那么，这梵行在那方面是不完全的，乔达摩先生！但因为此法乔达摩尊师是成功者、比丘们是成功者、比丘尼们是成功者、优婆塞在

家白衣梵行者是成功者、优婆塞在家白衣受用欲者是成功者，且优婆夷在家白衣梵行者也是成功者，那么，这梵行在那方面是完全的。

乔达摩先生！如果此法仅乔达摩尊师是成功者、比丘们是成功者、比丘尼们是成功者、优婆塞在家白衣梵行者们是成功者、优婆塞在家白衣受用欲者们是成功者、优婆夷在家白衣梵行者们是成功者，但无优婆夷在家白衣受用欲者们是成功者，那么，这梵行在那方面是不完全的，乔达摩先生！但因为此法乔达摩尊师是成功者、比丘们是成功者、比丘尼们是成功者、优婆塞在家白衣梵行者是成功者、优婆塞在家白衣受用欲者是成功者、优婆夷在家白衣梵行者是成功者，且优婆夷在家白衣受用欲者也是成功者，那么，这梵行在那方面是完全的。

乔达摩先生！犹如恒河向大海低斜、向大海倾斜、向大海坡斜，融入大海。同样地，乔达摩尊师之众，包括在家与出家，向涅盘低斜、向涅盘倾斜、向涅盘坡斜，融入涅盘。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愿我得在乔达摩尊师面前出家，愿我得受具足戒。”

“婆磋！凡先前为其他外道者，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他要满四个月别住。经四个月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令他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但个别例外由我确认。”

“大德！如果先前为其他外道者，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要满四个月别住。经四个月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令他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我将四年别住，经四年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使

我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

游行者婆蹉氏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受具足戒后不久；受具足戒后半个月，尊者婆蹉氏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游行者婆蹉氏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凡学智、学明能到达之所及，我已到达，请世尊教导我更进一步的法！”

“那么，婆磋！你要更进一步修习二法：止与观。

婆磋！当这止与观二法已更进一步修习时，它们将必导向种种界的通达。

婆磋！只要你希望：‘愿我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能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能变成一个；现身、隐身；能无阻碍地穿墙、穿垒、穿山而行犹如在虚空中；能在地中作潜入、潜出犹如在水中；能在水上行走不沉没犹如在地上；能以盘腿而坐在空中前进犹如有翅膀的鸟；能以手碰触、抚摸日月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能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当有处的存在时，不论在哪里，你都将达到作证的能力。

婆磋！只要你希望：‘愿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天与人二者不论是远、是近的声音。’当有处的存在时，不论在哪里，你都将达到作证的能力。

婆磋！只要你希望：‘愿我以心熟知心后，能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有贪的心能了知为“有贪的心”，离贪的心能了知为“离贪

的心”；有瞋的心能了知为“有瞋的心”，离瞋的心能了知为“离瞋的心”；有痴的心能了知为“有痴的心”，离痴的心能了知为“离痴的心”；简约的心能了知为“简约的心”，散乱的心能了知为“散乱的心”；广大的心能了知为“广大的心”，未广大的心能了知为“未广大的心”；更上的心能了知为“更上的心”，无更上的心能了知为“无更上的心”；得定的心能了知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能了知为“未得定的心”；已解脱的心能了知为“已解脱的心”，未解脱的心能了知为“未解脱的心。”’当有处的存在时，不论在哪里，你都将达到作证的能力。

婆磋！只要你希望：‘愿我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他能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的行相与境遇。’当有处的存在时，不论在哪里，你都将达到作证的能力。

婆磋！只要你希望：‘愿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能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

趣、下界、地狱，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斥责圣者，正见与持正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像这样，能以清净、超越人眼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能了知众生依业流转。’当有处的存在时，不论在哪里，你都将达到作证的能力。

婆磋！只要你希望：‘愿我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能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当有处的存在时，不论在哪里，你都将达到作证的能力。”

那时，尊者婆磋氏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当尊者婆磋氏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婆磋氏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当时，众多比丘为了见世尊而行，尊者婆磋氏从远处看见那些走过来的比丘。

看见后，去见那些比丘。抵达后，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嗨！尊者们！你们要去哪里？”

“贤友！我们为了见世尊而行。”

“那样的话，尊者们！请你们以我的名义以头礼拜世尊的足，请你们这么说：‘大德！婆磋氏比丘以头礼拜世尊的足，他这么说：“我尊敬世尊，我尊敬善逝。”’”

“是的，贤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婆磋氏。

那时，那些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尊者婆磋氏以头礼拜世尊的足，他这么说：‘我尊敬世尊，我尊敬善逝。’”

“比丘们！先前，我以心熟知心后，知道婆磋氏比丘：‘婆磋氏比丘有三明、大神通力、大威力。’天神们也告诉我此义：‘婆磋氏比丘有三明、大神通力、大威力。’”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婆磋大经第三终了。

74、长爪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的野猪洞中。

那时，游行者长爪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相互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就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游行者长爪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我是这么说者、这么见者：‘我不接受一切。’”

“阿基毗舍那！连你的这个见：‘我不接受一切。’你也不接受

吗？”

“乔达摩先生！如果我接受这个见，那也会是像那样的，那也会是像那样的。”

“阿基毗舍那！但世间中更多这么说：‘那也会是像那样的，那也会是像那样的。’的人，他们不放弃那个见，且执取其它的见。阿基毗舍那！而世间中只有极少数这么说：‘那也会是像那样的，那也会是像那样的。’的人，他们放弃那个见，且不执取其它的见。

阿基毗舍那！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者、这么见者：‘我接受一切。’阿基毗舍那！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者、这么见者：‘我不接受一切。’阿基毗舍那！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者、这么见者：‘我接受某些，不接受某些。’

阿基毗舍那！那些这么说、这么见：‘我接受一切。’的沙门、婆罗门，他们的见是在贪着附近，在系缚附近，在欢喜附近，在取着附近，在执取附近。那里，阿基毗舍那！那些这么说、这么见：‘我不接受一切。’的沙门、婆罗门，他们的见是在不贪着附近，在不系缚附近，在不欢喜附近，在不取着附近，在不执取附近。”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长爪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尊师称赞我的（恶）见！乔达摩尊师颂扬我的（恶）见!”

“那里，阿基毗舍那！那些这么说、这么见：‘我接受某些，不接受某些。’的沙门、婆罗门，那些他们接受的见是在贪着附近，在系缚附近，在欢喜附近，在取着附近，在执取附近；那些他们不接受

的见是在不贪着附近，在不系缚附近，在不欢喜附近，在不取着附近，在不执取附近。

那里，阿基毗舍那！那些这么说、这么见：‘我接受一切。’的沙门、婆罗门，在那里面的有识之士像这样深虑：‘我的这“我接受一切”之见，如果我刚毅地、取着地执着这个见，而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会与其它二者有争论：或与这么说、这么见：“我不接受一切。”的沙门、婆罗门，或与这么说、这么见：“我接受某些，不接受某些。”的沙门、婆罗门，会与这二者有争论。当有像这样的争论时，则有争辩；当有争辩时，则有恼害；当有恼害时，则有伤害。’像这样，当看到自己的争论、争辩、恼害、伤害，他放弃那个见，且不执取其它的见，这样，有这些见的舍断，这样，有这些见的断念。

那里，阿基毗舍那！那些这么说、这么见：‘我不接受一切。’的沙门、婆罗门，在那里面的有识之士像这样深虑：‘我的这“我不接受一切”之见，如果我刚毅地、取着地执着这个见，而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会与其它二者有争论：或与这么说、这么见：“我接受一切。”的沙门、婆罗门，或与这么说、这么见：“我接受某些，不接受某些。”的沙门、婆罗门，会与这二者有争论；当有像这样的争论时，则有争辩；当有争辩时，则有恼害；当有恼害时，则有伤害。’像这样，当看到自己的争论、争辩、恼害、伤害，他放弃那个见，且不执取其它的见，这样，有这些见的舍断，这样，有这些见的断念。

那里，阿基毗舍那！那些这么说、这么见：‘我接受某些，不接

受某些。’的沙门、婆罗门，在那里面的有识之士像这样深虑：‘我的这“我接受某些，不接受某些”之见，如果我刚毅地、取着地执着这个见，而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会与其它二者有争论：或与这么说、这么见：“我接受一切。”的沙门、婆罗门，或与这么说、这么见：“我不接受一切。”的沙门、婆罗门，会与这二者有争论；当有像这样的争论时，则有争辩；当有争辩时，则有恼害；当有恼害时，则有伤害。’像这样，当看到自己的争论、争辩、恼害、伤害，他放弃那个见，且不执取其它的见，这样，有这些见的舍断，这样，有这些见的断念。

阿基毗舍那！这色与四大之物、父母生成、米粥所积聚、无常所削减、磨灭、破坏、分散之法的身体，应该被看作是无常的、苦的、病的、肿瘤的、箭的、祸的、疾病的、另一边的、败坏的、空的、非我的，当看这身体是无常的、苦的、病的、肿瘤的、箭的、祸的、疾病的、另一边的、败坏的、空的、非我的时，舍断那对于身体的身欲、身爱、身屈从。

阿基毗舍那！有这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阿基毗舍那！每当感受乐受时，那时，不感受苦受，不感受不苦不乐受，那时，只感受乐受；阿基毗舍那！每当感受苦受时，那时，不感受乐受，不感受不苦不乐受，那时只感受苦受；阿基毗舍那！每当感受不苦不乐受时，那时，不感受乐受，不感受苦受，那时，只感受不苦不乐受。

阿基毗舍那！乐受是无常的、有为的、缘所生的、灭尽法、消散

法、褪去法、灭法；苦受也是无常的、有为的、缘所生的、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不苦不乐受也是无常的、有为的、缘所生的、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阿基毗舍那！当这么看时，已受教诫的圣弟子在乐受上厌，在苦受上也厌，在不苦不乐受上也厌；厌者离染，经由离贪而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阿基毗舍那！这样心解脱的比丘不同意什么，不争论什么，说世间之所说，但不执取。”

当时，尊者舍利弗站在世尊背后为世尊搧着风，那时，尊者舍利弗这么想：

“世尊确实对我们说经由证智对那些法的舍断，善逝确实对我们说经由证智对那些法的断念。”

在那里，像这样深虑时，尊者舍利弗的心以不执取而从诸烦恼解脱。

而游行者长爪的远尘、离垢之法眼生起：

“凡任何集法都是灭法。”

那时，游行者长爪已见法、已获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已脱离疑惑、已离迷惑、得无畏、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

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先生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乔达摩先生、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先生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长爪经第四终了。

75、马更地亚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卢国，名叫葛马沙达马的俱卢国城镇，婆罗堕若姓婆罗门的圣火堂草席上。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葛马沙达马。在葛马沙达马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为了作中午的休息去某丛林。进入那丛林后，在某棵树下坐下，作中午的休息。

那时，游行者马更地亚在徒步散步、徘徊时，来到婆罗堕若姓婆罗门的圣火堂。游行者马更地亚看见婆罗堕若姓婆罗门的圣火堂中设置好的草席。看见后，对婆罗堕若姓婆罗门这么说：

“婆罗堕若先生！那是为谁在圣火堂中设置好的草席？我认为是适合沙门的卧床。”

“马更地亚先生！有位沙门乔达摩是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

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那是为沙门乔达摩设置好的卧床。”

“婆罗堕若先生！我们确实看见难看的，婆罗堕若先生！我们确实看见难看的，我们看到增长的破坏者沙门乔达摩的卧床。”

“马更地亚！守护你的言语，马更地亚！守护你的言语，因为众多贤智的刹帝力、贤智的婆罗门、贤智的屋主、贤智的沙门对那位沙门乔达摩有净信，在圣真理上、在善法上被（他）教导。”

“婆罗堕若先生！即使我们当面看见那位沙门乔达摩，也会当面对他说：‘沙门乔达摩是增长的破坏者。’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我们的经典中这么记载。”

“如果对马更地亚尊师不妨碍的话，我们会告知沙门乔达摩。”

“婆罗堕若尊师可以放心地如（我）所说的说它。”

世尊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婆罗堕若姓婆罗门与游行者马更地亚的这些对话。那时，世尊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婆罗堕若姓婆罗门的圣火堂。抵达后，世尊在设置好的草席上坐下。那时，婆罗堕若姓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婆罗堕若姓婆罗门这么说：

“婆罗堕若！你与游行者马更地亚有任何关于这草席的对话吗？”

当这么说时，婆罗堕若姓婆罗门惊慌、身毛竖立，对世尊这么说：

“我们正想要通知乔达摩尊师这件事，而乔达摩尊师却（先）说了这未说的。”

但，世尊与婆罗堕若姓婆罗门之间的这谈论被中断。那时，游行者马更地亚在徒步散步、徘徊时，来到婆罗堕若姓婆罗门的圣火堂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游行者马更地亚这么说：

“马更地亚！眼在色中欢乐，在色中得欢乐，在色中得喜悦，如来已调御、已守护、已保护、已防护，并且教导对它的自制法，马更地亚！关于这个，你说：‘沙门乔达摩是增长的破坏者。’吗？”

“乔达摩先生！关于这个，我说：‘沙门乔达摩是增长的破坏者。’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我们的经典中这么记载。”

“马更地亚！耳在声音中欢乐，……（中略）马更地亚！鼻在气味中欢乐，……（中略）马更地亚！舌在味道中欢乐，在味道中得欢乐，在味道中得喜悦，如来已调御、已守护、已保护、已防护，并且教导对它的自制法，马更地亚！关于这个，你说：‘沙门乔达摩是增长的破坏者。’吗？”

“乔达摩先生！关于这个，我说：‘沙门乔达摩是增长的破坏者。’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我们的经典中这么记载。”

“马更地亚！身在所触中欢乐，在所触中得欢乐，……（中略）马更地亚！意在法中欢乐，在法中得欢乐，在法中得喜悦，如来已调御、已守护、已保护、已防护，并且教导对它的自制法，马更地亚！关于这个，你说：‘沙门乔达摩是增长的破坏者。’吗？”

“乔达摩先生！关于这个，我说：‘沙门乔达摩是增长的破坏者。’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我们的经典中这么记载。”

“马更地亚！你怎么想：这里，某人会有以前所喜欢，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过些时候，他如实知色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舍断对色的渴爱，去除对色的焦热后，能住于已离渴、自身内心寂静，马更地亚！对此，你应该怎么说？”

“没话说，乔达摩先生！”

“马更地亚！你怎么想：这里，某人会有以前所喜欢，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中略）能被鼻识知……的气味，……（中略）能被舌识知……的味道，……能被身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所触，过些时候，他如实知所触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舍断对所触的渴爱，去除对所触的焦热后，能住于已离渴、自身内心寂静，马更地亚！对此，你应该怎么说？”

“没话说，乔达摩先生！”

“马更地亚！以前，当我是在家人时，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中略）能被鼻识知……的气味，……能被舌识知……的味道，……能被身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所触，马更地亚！我有三栋高楼：一栋是雨季的、一栋是夏天的、一栋是冬天的，

马更地亚！在雨季四个月中，我住在雨季的高楼中，被只有女性的乐团服侍着，不下到高楼下方。过些时候，如实知欲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舍断对欲的渴爱，去除对欲的焦热后，我住于已离渴、自身内心寂静。我看见其他众生对欲未离贪，被欲的渴爱所食，被欲的焦热烧尽，沉迷于欲，我不羡慕下劣者，我不在那里欢乐，那是什么原因呢？马更地亚！除了欲之外、除了恶不善法之外，有这甚至超越天乐的喜乐，当乐于那个喜乐时，我不羡慕下劣者，我不在那里欢乐。

马更地亚！犹如富有的、大富的、大财富的屋主或屋主之子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能被眼识知，……（中略）能被身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所触，他以身行善行，以语行善行，以意行善行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在那里，在欢喜园中由天女众围绕着，能具备、具有天的五种欲自娱。如果他看见屋主或屋主之子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马更地亚！你怎么想：那位在欢喜园中由天女众围绕着，能具备、具有天的五种欲自娱的天子会羡慕那位具备、具有人的五种欲自娱的屋主或屋主之子吗？”

“不，乔达摩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乔达摩先生！因为天欲比人欲更胜、更妙。”

“同样的，马更地亚！以前，当我是在家人时，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中略）能被鼻识

知……的气味，……能被舌识知……的味道，……能被身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所触。过些时候，如实知欲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舍断对欲的渴爱，去除对欲的焦热后，我住于已离渴、自身内心寂静。我看见其他众生对欲未离贪，被欲的渴爱所食，被欲的焦热烧尽，沉迷于欲，我不羡慕下劣者，我不在那里欢乐，那是什么原因呢？马更地亚！除了欲之外、除了恶不善法之外，有这甚至超越天乐的喜乐，当乐于那个喜乐时，我不羡慕下劣者，我不在那里欢乐。

马更地亚！犹如痲疯病的男子肢体有疮与水泡，被蛆虫所食而以指甲搔破疮口，他会以炭火坑烤身体，如果他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雇用外科医生，他的那位外科医生会使用药物，他由于那药物而会脱离痲疯病，会成为无病的快乐者、自由者、自己能控制者，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如果他看见另一位痲疯病的男子肢体有疮与水泡，被蛆虫所食而以指甲搔破疮口，以炭火坑烤身体，马更地亚！你怎么想：那位男子会羡慕那位痲疯病男子的炭火坑或使用的药物吗？”

“不，乔达摩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乔达摩先生！因为有病才有药物的使用，没病就没有药物的使用。”

“同样的，马更地亚！以前，当我是在家人时，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中略）能被鼻识知……的气味，……能被舌识知……的味道，……能被身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所触。过

些时候，如实知欲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舍断对欲的渴爱，去除对欲的焦热后，我住于已离渴、自身内心寂静。我看见其他众生对欲未离贪，被欲的渴爱所食，被欲的焦热烧尽，沉迷于欲，我不羡慕下劣者，我不在那里欢乐，那是什么原因呢？马更地亚！除了欲之外、除了恶不善法之外，有这甚至超越天乐的喜乐，当乐于那个喜乐时，我不羡慕下劣者，我不在那里欢乐。

马更地亚！犹如痲疯病的男子肢体有疮与水泡，被蛆虫所食而以指甲搔破疮口，他会以炭火坑烤身体，如果他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雇用外科医生，他的那位外科医生会使用药物，他由于那药物而会脱离痲疯病，会成为无病的快乐者、自由者、自己能控制者，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如果两位有力气的男子各捉住其一边的手臂后，将他拉向火坑，马更地亚！你怎么想：那个人会这样那样地扭曲身体吗？”

“是的，乔达摩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乔达摩先生！因为火的接触会是苦的、极热的、大焦热的。”

“马更地亚！你怎么想：现在那火的接触才是苦的、极热的、大焦热的，或者以前那火的接触就是苦的、极热的、大焦热的呢？”

“乔达摩先生！现在那火的接触是苦的、极热的、大焦热的，以前那火的接触也是苦的、极热的、大焦热的。而，乔达摩先生！那位痲疯病的男子肢体有疮与水泡，被蛆虫所食而以指甲搔破疮口，（他的）根被破坏，虽然火的接触是苦的，却得到是乐的之颠倒想。”

“同样的，马更地亚！过去时，欲的接触是苦的、极热的、大焦

热的，未来时，欲的接触也是苦的、极热的、大焦热的，目前、现在时，欲的接触也是苦的、极热的、大焦热的，马更地亚！但，这些众生对欲未离贪，被欲的渴爱所食，被欲的焦热烧尽，（他们的）根被破坏，虽然欲的接触是苦的，却得到是乐的之颠倒想。

马更地亚！犹如痲疯病的男子肢体有疮与水泡，被蛆虫所食而以指甲搔破疮口，以炭火坑烤身体，马更地亚！那位痲疯病的男子肢体有疮与水泡，被蛆虫所食而越以指甲搔破疮口，以炭火坑烤身体，他的那些疮口变得更不净、更恶臭、更腐烂，但，因为搔抓疮口，他有某种愉快程度与乐味程度。同样的，马更地亚！众生对欲未离贪，被欲的渴爱所食，被欲的焦热烧尽，沉迷于欲，马更地亚！众生越对欲未离贪，被欲的渴爱所食，被欲的焦热烧尽，沉迷于欲，那些众生欲的渴爱越增大，越被欲的焦热烧尽，但，缘于五种欲，他有某种愉快程度与乐味程度。

马更地亚！你怎么想：你是否看过、听过：国王或国王的大臣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未舍断欲的渴爱，未去除对欲的焦热后，已住于或住于或将住于已离渴、自身内心寂静吗？”

“不，乔达摩先生！”

“马更地亚！好！马更地亚！这既没被我看过，也没被我听过：国王或国王的大臣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未舍断欲的渴爱，未去除对欲的焦热后，已住于或住于或将住于已离渴、自身内心寂静。而，马更地亚！凡任何沙门、婆罗门已住于或住于或将住于已离渴、自身内心寂静者，全都如实知欲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舍断

对欲的渴爱，去除对欲的焦热后，已住于或住于或将住于已离渴、自身内心寂静。”

那时，世尊自说这优陀那：

“最上的利得是无病，最上的安乐是涅盘，

而八支道，安稳地导向不死。”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马更地亚对世尊这么说：

“不可思议啊，乔达摩先生！未曾有啊，乔达摩先生！这被乔达摩尊师多么善说：‘最上的利得是无病，最上的安乐是涅盘。’乔达摩先生！这也被我听过：以前游行者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最上的利得是无病，最上的安乐是涅盘。’乔达摩先生！这相合。”

“但，马更地亚！这被你听过：以前游行者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最上的利得是无病，最上的安乐是涅盘。’什么是那个无病？什么是那个涅盘？”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马更地亚以手顺序地摩擦自己的肢体（而说）：

“乔达摩先生！这是无病，这是涅盘，乔达摩先生！因为，现在，我是无病的快乐者，没有任何事物恼害我。”

“马更地亚！犹如天生失明的男子不能看见黑白色、蓝色、黄色、赤红色、深红色的东西，不能看见平与不平，不能看见星光，不能看见日月，如果他听闻有眼者说：‘确实好，先生！白衣服是美丽的、无垢的、清净的。’他会去遍寻白（衣服）。如果某位男子以沾了油污的粗衣欺骗他：‘喂！男子！这是你的美丽、无垢、清净的白衣

服。’他会接受它；接受它后会穿上；穿上后心满意足，他会发出心满意足之语：‘确实好，先生！白衣服是美丽的、无垢的、清净的。’马更地亚！你怎么想：是否那位天生失明的男子知道、看见，或者，由于信有眼者而接受那沾了油污的粗衣；接受它后穿上；穿上后心满意足，发出心满意足之语：‘确实好，先生！白衣服是美丽的、无垢的、清净的。’呢？”

“乔达摩先生！那位天生失明的男子不知道、没看见，由于信有眼者而接受那沾了油污的粗衣；接受它后穿上；穿上后心满意足，发出心满意足之语：‘确实好，先生！白衣服是美丽的、无垢的、清净的。’”

“同样的，马更地亚！其他外道游行者是盲目者、无眼者，他们不知道无病，没看见涅盘而说这偈颂：‘最上的利得是无病，最上的安乐是涅盘。’马更地亚！这偈颂被以前的阿罗汉、正自觉者所说：

‘最上的利得是无病，最上的安乐是涅盘，

而八支道，安稳地导向不死。’

现在，逐渐地成为一般人的偈颂，马更地亚！但，这身体是病、是肿瘤、是箭、是祸、是疾，你（却）说这是病、是肿瘤、是箭、是祸、是疾的身体为：‘乔达摩先生！这是无病，这是涅盘。’马更地亚！你没有那依之而能知道无病、能看见涅盘的圣眼。”

“我对乔达摩先生那么有净信：乔达摩尊师能教导我法，使我能知道无病、能看见涅盘。”

“马更地亚！犹如天生失明的男子不能看见黑白色、蓝色、黄

色、赤红色、深红色的东西，不能看见平与不平，不能看见星光，不能看见日月，如果他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雇用外科医生，他的那位外科医生会使用药物，他由于那药物而眼（仍）不会生起、不会净化，马更地亚！你怎么想：那位医师只会有疲劳与恼害的分吗？”

“是的，乔达摩先生!”

“同样的，马更地亚！如果我教导你法：‘这是那个无病，这是那个涅盘。’你不会知道无病，你不会看见涅盘，那对我是疲劳，那对我是恼害。”

“我对乔达摩先生那么有净信：乔达摩尊师能教导我法，使我能知道无病、能看见涅盘。”

“马更地亚！犹如天生失明的男子不能看见黑白色、蓝色、黄色、赤红色、深红色的东西，不能看见平与不平，不能看见星光，不能看见日月，如果他听闻有眼者说：‘确实好，先生！白衣服是美丽的、无垢的、清净的。’他会去遍寻白（衣服）。某位男子会以沾了油污的粗衣欺骗他：‘喂！男子！这是你的美丽、无垢、清净的白衣服。’他会接受它；接受它后会穿上。如果他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雇用外科医生，他的那位外科医生会使用药物：上吐、下泻药、眼药、膏药、鼻药，他由于那药物而眼会生起、会净化，与眼的生起一起，他对那沾了油污粗衣的欲贪会被断舍，他会对那位男子不友善地发火、敌对地发火，或许会想他应该夺取（他的）生命：‘先生！确实，长久以来，我被那位男子以沾了油污的粗衣欺骗、欺瞒、诱拐：“喂！男子！这是你的美丽、无垢、清净的白衣服。”’同样的，

马更地亚！如果我教导你法：‘这是那个无病，这是那个涅盘。’你会知道无病，你会看见涅盘，与眼的生起一起，你对五取蕴的欲贪会被断舍，或许你会这么想：‘先生！确实，长久以来，我被这个心欺骗、欺瞒、诱拐，因为，当执取时，我只执取了色；当执取时，我只执取了受；当执取时，我只执取了想；当执取时，我只执取了行；当执取时，我只执取了识，以我的那个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起，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我对乔达摩先生那么有净信：乔达摩尊师能教导我法，使我能知道无病、能看见涅盘。”

“那样的话，马更地亚！你应该亲近善人；马更地亚！当你亲近善人时，马更地亚！因此你将听闻正法；马更地亚！当你听闻正法时，马更地亚！因此你将法、随法行；马更地亚！当你法、随法行时，马更地亚！因此你将自己知道、将自己看见：‘这些是病、肿瘤、箭，这里，（这些）病、肿瘤、箭将无余灭；以我的那执取灭而有有灭；以有灭而有生灭；以生灭而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马更地亚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愿我得在乔达摩尊

师面前出家，愿我得受具足戒。”

“马更地亚！凡先前为其他外道者，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他要满四个月别住。经四个月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令他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但个别例外由我确认。”

“大德！如果先前为其他外道者，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要满四个月别住。经四个月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令他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我将四年别住，经四年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使我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

游行者马更地亚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受具足戒后不久，当尊者马更地亚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马更地亚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马更地亚经第五终了。

76、散达葛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睒弥城瞿师罗园。

当时，游行者散达葛与五百位游行者的大游行者众共住在无花果

树洞窟处。

那时，尊者阿难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召唤比丘们：

“贤友尊者们！让我去天作池看洞窟。”

“是的，贤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阿难。

那时，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一起去天作池。

当时，游行者散达葛与大游行者众坐在一起，以吵杂、高声、大声谈论各种畜生论，即：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环论、气味论、亲里论、车乘论、村落论、城镇论、城市论、国土论、女人论、英雄论、街道论、水井论、祖灵论、种种论、世界起源论、海洋起源论、如是有无论等。

游行者散达葛看见尊者阿难远远地走来。看见后，使自己的群众静止：

“尊师们！小声！尊师们！不要出声！这位沙门乔达摩的弟子，尊者阿难来了，所有沙门乔达摩住在拘睒弥城的弟子们，这位沙门阿难是其中之一，那些尊者们是小声的喜欢者、被训练成小声者、小声的称赞者，或许小声的群众被他发现后，他会想应该前往。”

那时，那些游行者变得沉默了。

那时，尊者阿难去见游行者散达葛。

那时，游行者散达葛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来！阿难尊师！欢迎！阿难尊师！阿难尊师离上次来这里已很久了，大德！阿难尊师请坐，这个座位已设置好了。”

尊者阿难在已设置好的座位坐下。游行者散达葛也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游行者散达葛这么说：

“散达葛！现在，在这里共坐谈论的是什么呢？谈论中被中断的是什么呢？”

“阿难先生！我们现在共坐谈论的就停止，那些谈论，阿难先生以后将不难听闻得到，如果阿难先生能说明关于自己老师法的谈论，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散达葛！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先生！”游行者散达葛回答尊者阿难。

尊者阿难这么说：

“散达葛！有这四个非梵行住处，以及这四个无安息的梵行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

“阿难先生！什么是那些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的四个非梵行住处，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呢？”

“散达葛！这里，某类大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无布施，无供养，无供物，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无此世，无他世，无母，无父，无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无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以证智自作证后而讲述此世、他世；当四大所成的人死时，地归于并

没入地身，水归于并没入水身，火归于并没入火身，风归于并没入风身，诸根转入虚空，（四）人与长椅为第五抬走死者，念词一直伴随到火葬场，骨头成为灰白色，祭品落下，布施即是愚者的教说，凡任何说有（布施之类）的教说者，全都是虚伪的、虚妄戏论，愚者与贤智者以身体的崩解而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了。’

散达葛！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这位大师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无布施，无供养，无供物，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无此世，无他世，无母，无父，无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无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以证智自作证后而讲述此世、他世；当四大所成的人死时，地归于并没入地身，水归于并没入水身，火归于并没入火身，风归于并没入风身，诸根转入虚空，（四）人与长椅为第五抬走死者，念词一直伴随到火葬场，骨头成为灰白色，祭品落下，布施即是愚者的教说，凡任何说有（布施之类）的教说者，全都是虚伪的、虚妄戏论，愚者与贤智者以身体的崩解而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了。”如果这位大师尊师的话是真的，在这里已作者与未作的我；在这里已完成者与未完成的我，我们两者在这里已得的沙门性都完全相同，但，我不说：“我们两者以身体的崩解而将被灭绝、消失，我们死后将不存在。”而这位大师尊师的裸行、剃头、蹲踞的努力、发须的拉拔是多余的：当我住在孩子繁杂的家里；享用迦尸的檀香；戴花环、涂香料、香膏；享有金银时，我与这位大师尊师将有完全相同的来世到达，当知道什么、看见什么时，我将跟随这位大师修梵行呢？’像这样，他知道‘这非梵行住处’后，因此嫌厌梵行后离

开，散达葛！这是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的第一个非梵行住处，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

再者，散达葛！这里，某位大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作、使他作，切断、使他切断，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伤、使他悲伤，疲累、使他疲累，悸动、使他悸动，杀生，未给予而取、入侵人家、掠夺、窃盗、拦路抢劫，诱拐人妻，说虚妄：无恶被作，如果以剃刀轮周边使在这大地上的生类成为一肉聚、一肉堆，从此因缘而无恶，无恶的（后果）传来；如果走恒河的南岸，杀、屠杀，切断、使他切断，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从此因缘而无恶，无恶的（后果）传来；如果走恒河的北岸，布施、使他布施，供养、使他供养，从此因缘而无福德，无福德的（后果）传来；依布施，依调御，依自制，依说真实，从此因缘而无福德，无福德的（后果）传来。’

散达葛！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这位大师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作、使他作，切断、使他切断，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伤、使他悲伤，疲累、使他疲累，悸动、使他悸动，杀生，未给予而取、入侵人家、掠夺、窃盗、拦路抢劫，诱拐人妻，说虚妄：无恶被作，如果以剃刀轮周边使在这大地上的生类成为一肉聚、一肉堆，从此因缘而无恶，无恶的（后果）传来；如果走恒河的南岸，杀、屠杀，切断、使他切断，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从此因缘而无恶，无恶的（后果）传来；如果走恒河的北岸，布施、使他布施，供养、使他供养，从此因缘而无福德，无福德的（后果）传来；依布

施，依调御，依自制，依说真实，从此因缘而无福德，无福德的（后果）传来。”如果这位大师尊师的话是真的，在这里已作者与未作的我；在这里已完成者与未完成的我，我们两者在这里已得的沙门性都完全相同，但，我不说：“不论两者作什么，没有恶的被作。”而这位大师尊师的裸行、剃头、蹲踞的努力、发须的拉拔是多余的：当我住在孩子繁杂的家里；享用迦尸的檀香；戴花环、涂香料、香膏；享有金银时，我与这位大师尊师将有完全相同的来世到达，当知道什么、看见什么时，我将跟随这位大师修梵行呢？’像这样，他知道‘这非梵行住处’后，因此嫌厌梵行后离开，散达葛！这是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的第二个非梵行住处，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

再者，散达葛！这里，某位大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对众生的杂染来说，没有因没有缘，无因无缘众生被污染；对众生的清净来说，没有因没有缘，无因无缘众生被净化；没有力，没有活力，没有人的力量，没有人的努力；一切众生、一切生物类、一切生存类、一切生命无自在力，无力，无活力变化命运、本性的结合而在六等级中感受苦乐。’

散达葛！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这位大师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对众生的杂染来说，没有因没有缘，无因无缘众生被污染；对众生的清净来说，没有因没有缘，无因无缘众生被净化；没有力，没有活力，没有人的力量，没有人的努力；一切众生、一切生物

类、一切生存类、一切生命无自在力，无力，无活力变化命运、本性的结合而在六等级中感受苦乐。”如果这位大师尊师的话是真的，在这里已作者与未作的我；在这里已完成者与未完成的我，我们两者在这里已得的沙门性都完全相同，但，我不说：“我们两者将无因无缘众生被净化。”而这位大师尊师的裸行、剃头、蹲踞的努力、发须的拉拔是多余的：当我住在孩子繁杂的家里；享用迦尸的檀香；戴花环、涂香料、香膏；享有金银时，我与这位大师尊师将有完全相同的来世到达，当知道什么、看见什么时，我将跟随这位大师修梵行呢？’像这样，他知道‘这非梵行住处’后，因此嫌厌梵行后离开，散达葛！这是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的第三个非梵行住处，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

再者，散达葛！这里，某位大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有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种类的、非被创造的、无创造者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顶、如直立不动的石柱，它们不动、不变易、不互相加害、不能够互相（起）或乐或苦或乐与苦，哪七个呢？地身、水身、火身、风身、乐、苦，命为第七，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种类的、非被创造的、无创造者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顶、如直立不动的石柱，它们不动、不变易、不互相加害、不能够互相（起）或乐或苦或乐与苦，在那里，无杀人者、屠杀者、听者、使之听者、所识者、使之识者，即使以锐利的刀切断头，也没有夺任何生命，刀只这样经七身旁边的空隙进去，而有这一百四十万最上首之胎，以及六千

与六百，有五百种业、五种业、三种业、业、半业，有六十二道、六十二中间劫、六等级、人之八地、四千九百种邪命外道、四千九百种游行者、四千九百种龙之住所、二千根、三千地狱、三十六尘界、七有想胎、七无想胎、七无结胎、七种天、七种人、七种恶鬼、七座湖、七种结节、七座断崖又七百座断崖、七种梦、七百种梦、八百四十万大劫，不论愚者或贤智者，流转轮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在那里，“我将不以这戒德、禁戒、苦行、梵行使未熟之业成熟，或者以体验再体验除去成熟之业。”确实不这样，乐与苦已分配，轮回的界限已定，不减少或增加，不超前或落后，犹如当线球投出，它逃离而被解开。同样的，愚者或贤智者逃离苦与乐而被解开。’

散达葛！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这位大师尊师是这么说、这么见者：“有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种类的、非被创造的、无创造者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顶、如直立不动的石柱，它们不动、不变易、不互相加害、不能够互相（起）或乐或苦或乐与苦，哪七个呢？地身、水身、火身、风身、乐、苦，命为第七，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种类的、非被创造的、无创造者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顶、如直立不动的石柱，它们不动、不变易、不互相加害、不能够互相（起）或乐或苦或乐与苦，在那里，无杀人者、屠杀者、听者、使之听者、所识者、使之识者，即使以锐利的刀切断头，也没有夺任何生命，刀只这样经七身旁边的空隙进去，而有这一百四十万最上首之胎，以及六千与六百，有五百种业、五种业、三种业、业、半业，有六十二道、六十二中间劫、六等级、人之八地、四千九百种邪

命外道、四千九百种游行者、四千九百种龙之住所、二千根、三千地狱、三十六尘界、七有想胎、七无想胎、七无结胎、七种天、七种人、七种恶鬼、七座湖、七种结节、七座断崖又七百座断崖、七种梦、七百种梦、八百四十万大劫，不论愚者或贤智者，流转轮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在那里，‘我将不以这戒德、禁戒、苦行、梵行使未熟之业成熟，或者以体验再体验除去成熟之业。’确实不这样，乐与苦已分配，轮回的界限已定，不减少或增加，不超前或落后，犹如当线球投出，它逃离而被解开。同样的，愚者或贤智者逃离苦与乐而被解开。”如果这位大师尊师的话是真的，在这里已作者与未作的我；在这里已完成者与未完成的我，我们两者在这里已得的沙门性都完全相同，但，我不说：“我们两者流转轮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而这位大师尊师的裸行、剃头、蹲踞的努力、发须的拉拔是多余的：当我住在孩子繁杂的家里；享用迦尸的檀香；戴花环、涂香料、香膏；享有金银时，我与这位大师尊师将有完全相同的来世到达，当知道什么、看见什么时，我将跟随这位大师修梵行呢？’像这样，他知道‘这非梵行住处’后，因此嫌厌梵行后离开，散达葛！这是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的第四个非梵行住处，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

散达葛！这些是那些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的四个非梵行住处，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

“不可思议啊，阿难先生！未曾有啊，阿难先生！这四个非梵行住处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为‘非梵行住处’到这样，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又，阿难先生！什么是那些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的四个无安息的梵行，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呢？”

“散达葛！这里，某位大师自称是一切智者、一切见者、无残留智见者：‘当我行走时、站立时、睡时、醒时，常持续地现起智见。’他进入空屋，得不到团食，狗咬（他），与凶恶的象会合，与凶恶的马会合，与凶恶的牛会合，询问女子、男子的姓名，询问村落、城镇的名字及其道路，当他被询问‘这是怎么了’时，（他回答：）‘空屋应该被我进入， 因为那样我进入；团食应该不被我得到的， 因为那样得不到；我应该被狗咬， 因为那样我被咬；我应该被凶恶的象会合， 因为那样而会合；我应该被凶恶的马会合，因为那样而会合；我应该被凶恶的牛会合， 因为那样而会合；女子、男子的姓名应该被我询问，因为那样而询问；村落、城镇的名字及其道路应该被我询问，因为那样而询问。’

散达葛！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这位大师尊师自称是一切智者、一切见者、无残留智见者……（中略）村落、城镇的名字及其道路应该被我询问，因为那样而询问。’他知道‘这是无安息的梵行’后，因此嫌厌梵行后离开，散达葛！这是被那有知、有见的世

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的第一个无安息的梵行，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

再者，散达葛！这里，某位大师是以口传为真实的传统主义者，他以口传、如此这般的相传、藏经教导法，散达葛！但，当大师是以口传为真实传统主义者时，有善听闻者，也有恶听闻者；有如实者，也有相异者，散达葛！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这位大师尊是以口传为真实的传统主义者，他以口传、如此这般的相传、藏经教导法，但，当大师是以口传为真实传统主义者时，有善听闻者，也有恶听闻者；有如实者，也有相异者。’他知道‘这是无安息的梵行’后，因此嫌厌梵行后离开，散达葛！这是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的第二个无安息的梵行，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

再者，散达葛！这里，某位大师是推论者、考察者，他以推论敲定，从考察随行，以自己的辩才教导法，散达葛！但，当大师是推论者、考察者时，有善推论者，也有恶推论者；有如实者，也有相异者，散达葛！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这位大师尊是推论者、考察者，他以推论敲定，从考察随行，以自己的辩才教导法，但，当大师是推论者、考察者时，有善推论者，也有恶推论者；有如实者，也有相异者。’他知道‘这是无安息的梵行’后，因此嫌厌梵行后离开，散达葛！这是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的第三个无安息的梵行，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

再者，散达葛！这里，某位大师是迟钝者、愚钝者，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以迟钝的状态、以愚钝的状态来到言语混乱、诡辩：‘我不说：“是这样。”我也不说：“是那样。”我也不说：“是其他的。”我也不说：“不是。”我也不说：“非不是。”’散达葛！在那里，智者像这样深虑：‘这位大师尊是迟钝者、愚钝者，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以迟钝的状态、以愚钝的状态来到言语混乱、诡辩：“我不说：‘是这样。’我也不说：‘是那样。’我也不说：‘是其他的。’我也不说：‘不是。’我也不说：‘非不是。’”’他知道‘这是无安息的梵行’后，因此嫌厌梵行后离开，散达葛！这是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的第四个无安息的梵行，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

散达葛！这些是那些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的四个无安息的梵行，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

“不可思议啊，阿难先生！未曾有啊，阿难先生！这四个无安息的梵行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讲述为‘非梵行住处’到这样，在那里，智者确定不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不会到达真理、善法。但，阿难先生！怎样的论说者、怎样的讲述者之大师，在那里，智者确定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会到达真理、善法呢？”

“散达葛！这里，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

于世间，……（中略）他舍断这些心的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散达葛！凡跟随大师的弟子证得像这样上妙特质者，在那里，智者确定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会到达真理、善法。

再者，散达葛！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散达葛！凡跟随大师的弟子证得像这样上妙特质者，在那里，智者确定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会到达真理、善法。

再者，散达葛！比丘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散达葛！凡跟随大师的弟子证得像这样上妙特质者，在那里，智者确定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会到达真理、善法。

再者，散达葛！比丘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散达葛！凡跟随大师的弟子证得像这样上妙特质者，在那里，智者确定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会到达真理、善法。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中略）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散达葛！凡跟随大师的弟子证得像这样上妙特质者，在那里，智者确定会住于梵

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会到达真理、善法。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生之智，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中略）了知众生依业流转，散达葛！凡跟随大师的弟子证得像这样上妙特质者，在那里，智者确定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会到达真理、善法。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集。’如实了知：‘这是苦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了知：‘这些是烦恼。’如实了知：‘这是烦恼集。’如实了知：‘这是烦恼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我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散达葛！凡跟随大师的弟子证得像这样上妙特质者，在那里，智者确定会住于梵行，又，当住于（梵行）时，他会到达真理、善法。”

“阿难先生！但，凡那烦恼已尽、梵行的修行已成、应作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他会受用诸欲吗？”

“散达葛！凡那烦恼已尽、梵行的修行已成、应作已作、负担已

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他不可能违犯五处：烦恼已尽的比丘不可能故意夺取生类生命；烦恼已尽的比丘不可能未给予而拿走（那些他人的其它财产与资具）而被称为偷盗；烦恼已尽的比丘不可能受用淫欲法；烦恼已尽的比丘不可能故意说虚妄；烦恼已尽的比丘不可能受用已作贮藏的诸欲，犹如以前在家时，散达葛！凡那烦恼已尽、梵行的修行已成、应作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他不可能违犯这五处。”

“阿难先生！但，凡那烦恼已尽、梵行的修行已成、应作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当他行走、站立、睡眠、清醒时，智见都持续不断地被现前：‘我的烦恼已尽。’吗？”

“那样的话，散达葛！我为你作个譬喻，智者在这里以一些譬喻而知所说的义理。散达葛！犹如男子的手脚已被切断，当他行走、站立、睡眠、清醒时，他都持续不断地知道：‘我的手脚已被切断。’或者，当观察时，他知道：‘我的手脚已被切断。’呢？”

“阿难先生！那位男子非持续不断地知道：‘我的手脚已被切断。’然而，当观察时，他知道：‘我的手脚已被切断。’”

“同样的，散达葛！凡那烦恼已尽、梵行的修行已成、应作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当他行走、站立、睡眠、清醒时，智见非持续不断地被现前：‘我的烦恼已尽。’然而，当观察时，他知道：‘我的烦恼已

尽。’”

“阿难先生！在这法、律中，有多少指导者呢？”

“散达葛！在这法、律中，有不只一百位、二百位、三百位、四百位、五百位，而有更多指导者。”

“不可思议啊，阿难先生！未曾有啊，阿难先生！没有自己教法的称扬，没有他人教法的侮蔑，只在说法处与那许多指导者被了知，但，这些邪命者，儿子已死的（母亲）之子，他们称扬自己，侮蔑他人，就只三位指导者被了知，即：难陀婆蹉、居色涩居者、末迦利瞿舍罗。”

那时，游行者散达葛召唤自己的群众：

“尊师们！去跟随沙门乔达摩修梵行吧！现在要我们放弃利养、恭敬、名声不容易。”

像这样，游行者散达葛劝自己的群众跟随沙门乔达摩修梵行。

散达葛经第六终了。

77、色古巫大夷大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众多有名的游行者住在喂孔雀处的游行者林园，即：安那巴勒、哇勒大勒、色古鲁大伊，以及其他游行者们与有名的游行者们。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王舍城。那时，世尊这么想：

“这时在王舍城为了托钵而行还太早，让我到喂孔雀处的游行者林园，去见游行者色古巫大夷。”那时，世尊到喂孔雀处去见游行者色古巫大夷。

当时，游行者色古巫大夷与与大游行者众坐在一起，以吵杂、高声、大声谈论各种畜生论，即：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环论、气味论、亲里论、车乘论、村落论、城镇论、城市论、国土论、女人论、英雄论、街道论、水井论、祖灵论、种种论、世界起源论、海洋起源论、如是有无论等。

游行者色古巫大夷看见世尊远远地走来。看见后，使自己的群众静止：

“尊师们！小声！尊师们！不要出声！这位沙门乔达摩来了，那位尊者是小声的喜欢者、小声的称赞者，或许小声的群众被他发现后，他会想应该前往。”当这么说时，那些游行者变得沉默了。

那时，世尊去见游行者色古巫大夷。那时，游行者色古巫大夷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来！大德！欢迎世尊，大德！世尊离上次来这里已很久了，大德！世尊请坐，这个座位已设置好了。”

世尊在已设置好的座位坐下。游行者色古巫大夷也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游行者色古巫大夷这么

说：

“巫大夷！现在，在这里共坐谈论的是什么呢？谈论中被中断的是什么呢？”

“大德！我们现在共坐谈论的就停止，大德！那些谈论，世尊以后将不难听闻得到。大德！前几天，各派沙门、婆罗门在论议堂集会共坐，出现这样的谈论：‘先生！这确实是鸯伽人与摩揭陀人的获得，确实是鸯伽人与摩揭陀人的好获得，在这里，这些团体的领导者，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有德行者的沙门、婆罗门到王舍城雨季安居：这位团体的领导者，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有德行者的富兰那迦叶到王舍城雨季安居；这位末伽黎拘舍罗……（中略）这位阿夷多翅舍钦婆罗……（中略）这位浮陀迦旃延……（中略）这位散惹耶毗罗梨子……（中略）这位团体的领导者，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有德行者的尼干子若提子也到王舍城雨季安居；这位团体的领导者，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有德行者的沙门乔达摩也到王舍城雨季安居，在这些团体的领导者，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有德行者的沙门、婆罗门中，谁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呢？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后如何依止而住呢？’

在这里，某些这么说：‘这位团体的领导者，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有德行者的富兰那迦叶不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富兰那迦叶不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后也不依

止而住。从前，富兰那迦叶对好几百位随众教导法，在那里，某位富兰那迦叶的弟子作声：“尊师们！你们不要问富兰那迦叶这个道理，他不知道那个，我们知道这个，请你问我们这个道理，我们将为尊师解说。”从前，富兰那迦叶（虽）高举手臂哭泣着：“尊师们！小声！尊师们！不要出声！尊师们！他们没问你们，他们问我们，我们将解说。”而不得。而许多富兰那迦叶的弟子论破他后离开：“你不了知这法、律，我了知这法、律；你了知这法、律什么！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应该先说的而后说，应该后说的而先说；一直以来你所熟练的是颠倒的；你的理论已被论破，去救理论；你已被折伏，请你拆解，如果你能。”像这样，富兰那迦叶不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富兰那迦叶不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后也不依止而住。又，富兰那迦叶被法的恶骂责骂。’

在这里，某些这么说：‘这位末伽黎拘舍罗……（中略）这位阿夷多翅舍钦婆罗……（中略）这位浮陀迦旃延……（中略）这位散惹耶毗罗梨子……（中略）这位团体的领导者，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有德行者的尼干子若提子不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尼干子若提子不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后也不依止而住。从前，尼干子若提子对好几百位随众教导法，在那里，某位尼干子若提子的弟子作声：“尊师们！你们不要问尼干子若提子这个道理，他不知道那个，我们知道这个，请你问我们这个道理，我们将为尊师解说。”从前，尼干子若提子（虽）高举手臂哭泣着：“尊师们！小声！尊师们！不要出声！尊师们！他们没问你们，他们问我们，我

们将解说。”而不得。而许多尼干子若提子的弟子论破他后离开：“你不了知这法、律，我了知这法、律；你了知这法、律什么！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应该先说的而后说，应该后说的而先说；一直以来你所熟练的是颠倒的；你的理论已被论破，去救理论；你已被折伏，请你拆解，如果你能。”像这样，尼干子若提子不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尼干子若提子不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后也不依止而住。又，尼干子若提子被法的恶骂责骂。’

在这里，某些这么说：‘这位团体的领导者，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有德行者的沙门乔达摩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沙门乔达摩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从前，沙门乔达摩对好几百位随众教导法，在那里，某位沙门乔达摩的弟子清喉咙，另一位同梵行者以膝触碰：“尊者！小声！尊师！不要出声！大师、世尊（正）教导我们法。”每当沙门乔达摩对好几百位随众教导法时，那时，沙门乔达摩的弟子没有咳嗽声或清喉咙声，大群众期待地准备：“凡世尊将为我们说的法，我们要听。”犹如男子如果在十字路口挤压出纯蜜蜂，大群众会期待地准备。同样的，每当沙门乔达摩对好几百位随众教导法时，那时，没有沙门乔达摩弟子们的咳嗽声或清喉咙声，大群众期待地准备：“凡世尊将为我们说的法，我们要听。”即使那些与同梵行者争论后放弃学而后还俗者，他们仍是大师的称赞者，法的称赞者，僧团的称赞者，他们诃责自己，而不诃责其他人：“我们不幸，我们福薄，在这么善说的法、律中出家

后，我们有生之年不能行圆满、遍清净的梵行。”他们成为寺男或成为优婆塞，受持后转起五戒，像这样，沙门乔达摩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沙门乔达摩被弟子们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但，巫大夷！你看见我有多少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呢？”

“大德！我看见世尊有五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哪五法呢？大德！世尊是少食者，而且是对少食的称赞者。大德！凡世尊是少食者，而且是对少食的称赞者，大德！这是我看见的第一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再者，大德！世尊被无论什么衣服满足，而且是对无论什么衣服都满足的称赞者。大德！凡世尊被无论什么衣服满足，而且是对无论什么衣服都满足的称赞者，大德！这是我看见的第二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再者，大德！世尊被无论什么施食满足，而且是对无论什么施食都满足的称赞者。大德！凡世尊被无论什么施食满足，而且是对无论什么施食都满足的称赞者，大德！这是我看见的第三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再者，大德！世尊被无论什么坐卧处满足，而且是对无论什么坐卧处都满足的称赞者。大德！凡世尊被无论什么坐卧处满足，而且是对无论什么坐卧处都满足的称赞者，大德！这是我看见的第四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再者，大德！世尊是独住者，而且是对独住的称赞者。大德！凡世尊是独住者，而且是对独住的称赞者，大德！这是我看见的第五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大德！这些是我看见世尊的五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沙门乔达摩是少食者，而且是对少食的称赞者。’巫大夷！如果弟子们像这样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巫大夷！有我的弟子们是一杯食者、半杯食者；一颗木瓜食者、半颗木瓜食者，巫大夷！而，我有时吃这个钵满满的，或更多。‘沙门乔达摩是少食者，而且是对少食的称赞者。’巫大夷！如果弟子们像这样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巫大夷！那些一杯食者、半杯食者；一颗木瓜食者、半颗木瓜食者的弟子不会以此法而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沙门乔达摩被无论什么衣服满足，而且是对无论什么衣服都满足的称赞者。’巫大夷！如果弟子们像这样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巫大夷！有我的弟子们是穿粪扫衣者、穿粗衣者，他们从墓地或垃圾堆或店铺挑选破布后，做成大衣穿，巫大夷！而，有时我穿屋主给的衣服：坚固，粗如南瓜丝。‘沙门乔达摩被无论什么衣服满足，而且是对无论什么衣服都满足的称赞者。’巫大夷！如果弟子们像这样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巫大夷！那些从墓地或垃圾堆或店铺挑选破布后，做成大衣穿的弟子不会以此法而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

后依止而住。

‘沙门乔达摩被无论什么施食满足，而且是对无论什么施食都满足的称赞者。’巫大夷！如果弟子们像这样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巫大夷！有我的弟子们是食施食者、次第行（托钵）者、乐于自己求施食者，当他们进入家屋内受邀请坐下时，也不受用，巫大夷！而，有时我也受邀请而吃粳米饭、黑粒已除去的白米饭、各种汤、各种咖哩饭菜。‘沙门乔达摩被无论什么施食满足，而且是对无论什么施食都满足的称赞者。’巫大夷！如果弟子们像这样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巫大夷！那些食施食者、次第行（托钵）者、乐于自己求施食者的弟子不会以此法而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沙门乔达摩被无论什么坐卧处满足，而且是对无论什么坐卧处都满足的称赞者。’巫大夷！如果弟子们像这样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巫大夷！有我的弟子们是住树下者、住露地者，他们在（每年）八个月中不使用有覆盖处，巫大夷！而，有时我也住在涂以灰泥、安全的、已关闭门闩、已关闭窗户之重阁中。‘沙门乔达摩被无论什么坐卧处满足，而且是对无论什么坐卧处都满足的称赞者。’巫大夷！如果弟子们像这样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巫大夷！那些住树下者、住露地者的弟子不会以此法而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沙门乔达摩是独住者，而且是对独住的称赞者。’巫大夷！如

果弟子们像这样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巫大夷！有我的弟子们是住林野者、住边地者、住林野森林荒地者，他们进入边地住处后而住，每半个月为了诵巴帝摩卡回僧团一次，巫大夷！而，有时我住于被比丘、比丘尼、优婆塞、国王、国王的大臣、外道、外道弟子围绕。‘沙门乔达摩是独住者，而且是对独住的称赞者。’巫大夷！如果弟子们像这样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巫大夷！那些住林野者、住边地者、住林野森林荒地者，他们进入边地住处后而住，每半个月为了诵巴帝摩卡回僧团一次的弟子不会以此法而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巫大夷！像这样，弟子们不以这五法而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巫大夷！有另外的五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哪五个呢？巫大夷！这里，弟子们在增上戒上尊敬我：‘沙门乔达摩是持戒者，他具备最高戒蕴。’巫大夷！凡弟子们在增上戒上尊敬我：‘沙门乔达摩是持戒者，他具备最高戒蕴。’者，巫大夷！这是第一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再者，巫大夷！弟子们在卓越的智与见上尊敬我：‘当沙门乔达摩说：“我知道。”时，他确实知道；当沙门乔达摩说：“我看到。”时，他确实看到；沙门乔达摩以证智教导法，非未以证智；沙门乔达摩教导有因缘的法，非无因缘；沙门乔达摩教导有神变法，非无神

变。’巫大夷！凡弟子们在卓越的智与见上尊敬我：‘当沙门乔达摩说：“我知道。”时，他确实知道；当沙门乔达摩说：“我看到。”时，他确实看到；沙门乔达摩以证智教导法，非未以证智；沙门乔达摩教导有因缘的法，非无因缘；沙门乔达摩教导有神变法，非无神变。’者，巫大夷！这是第二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再者，巫大夷！弟子们在增上慧上尊敬我：‘沙门乔达摩是有慧者，他具备最高慧蕴，“他没看到未来的抗论，或将不以如法善论破地论破已生起的异论。”这是不可能的。’巫大夷！你怎么想：当弟子们这么知、这么见时，是否有时候会打断我的谈论呢？”

“不，大德！”

“巫大夷！我不期待对弟子们教诫，弟子们一定期待我的教诫。巫大夷！凡弟子们在增上慧上尊敬我：‘沙门乔达摩是有慧者，他具备最高慧蕴，“他没看到未来的抗论，或将不以如法善论破地论破已生起的异论。’者，巫大夷！这是第三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再者，巫大夷！我的弟子们因为苦，已陷入苦，被苦打败，他们来见我后，询问苦圣谛。当被询问苦圣谛时，我为他们解说，我以问题的解说使他们的心满意；苦集……苦灭……他们来见我后，询问导向苦灭道迹圣谛。当被询问导向苦灭道迹圣谛时，我为他们解说，我以问题的解说使他们的心满意。巫大夷！凡我的弟子们因为苦，已陷入苦，被苦打败，他们来见我后，请问苦圣谛。当被询问苦圣谛时，

我为他们解说，我以问题的解说使他们的心满意；苦集……苦灭……他们来见我后，请问导向苦灭道迹圣谛。当被询问导向苦灭道迹圣谛时，我为他们解说，我以问题的解说使他们的心满意者，巫大夷！这是第四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修习四念住：巫大夷！这里，比丘住于在身上随观身，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于在法上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在这里，我的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修习四正勤：巫大夷！这里，比丘为了未生起的恶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恶不善法之舍断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未生起的善法之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续、不消失、增加、扩大、圆满修习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修习四神足：巫大夷！这里，比丘修习具备欲定勤奋之行的神足，修习具备精进定勤奋之行的神足，修习具备心定勤奋之行的神足，修习具备考察定勤奋之行的定之神足，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修习五根：巫大夷！这里，比丘修习导向寂静、导向正觉的信根，修习精进根……（中略）修习念根……修习定根……修习导向寂静、导向正觉的慧根，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修习五力：巫大夷！这里，比丘修习导向寂静、导向正觉的信力，修习精进之力……（中略）修习念力……修习定力……修习导向寂静、导向正觉的慧力，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修习七觉支：巫大夷！这里，比丘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舍弃的圆熟修习念觉支，……修习择法觉支……修习精进觉支……修习喜觉支……修习轻安觉支……修习定觉支……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舍弃的圆熟修习舍觉支，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修习八支圣道：巫大夷！这里，比丘修习正见，修习正思维，修习正语，修习正业，修习正命，修习正精进，修习正念，修习正定，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修习八解脱：有色者见诸色，这是第一解脱。内无色想者见外诸

色，这是第二解脱。只倾心于清净的，这是第三解脱。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这是第四解脱。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这是第五解脱。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这是第六解脱。以一切无所有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这是第七解脱。以一切非想非非想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想受灭，这是第八解脱，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修习八胜处：内有色想者见少的、美的、丑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一个胜处。

内有色想者见无量的、美的、丑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二个胜处。

内无色想者见少的、美的、丑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三个胜处。

内无色想者见无量的、美的、丑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四个胜处。

内无色想者见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外色，犹如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亚麻花；犹如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波罗奈生产，两边都整理得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见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外色，征服

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五个胜处。

内无色想者见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外色，犹如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黄花树花；犹如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波罗奈生产，两边都整理得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见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六个胜处。

内无色想者见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外色，犹如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朱槿花；犹如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波罗奈生产，两边都整理得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见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七个胜处。

内无色想者见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外色，犹如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太白星；犹如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波罗奈生产，两边都整理得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见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八个胜处。

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修习十遍处：觉知地遍：上、下、水平四方无分裂、无量；觉知水遍……（中略）觉知火遍……（中略）觉知风遍……（中略）觉知青遍……（中略）觉知黄遍……（中略）觉知赤遍……（中略）觉知白遍……（中略）觉知虚空遍……（中略）觉知识遍：上、下、水平

四方无分裂、无量，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修习四禅：巫大夷！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他以离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而生喜、乐遍满。巫大夷！犹如熟练的澡堂师傅或澡堂师傅的徒弟在铜皿中撒布沐浴粉后，与水充分搅拌，沐浴粉团随之湿润、来到湿润、内外被渗透湿润而无遗漏。同样的，巫大夷！比丘以离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而生喜、乐遍满。

再者，巫大夷！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中略）进入后住于第二禅，他以定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而生喜、乐遍满。比丘们！犹如有涌泉的深水池，其在东方无进水口，在西方无进水口，在北方无进水口，在南方无进水口，天又不会经常（下雨）随给与完全的保持，而那水池的冷水保持涌出后，那水池会被冷水润泽、遍流、充满、遍满，全水池没有任何地方不会被冷水遍满。同样的，比丘们！比丘以定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而生喜、乐遍满。

再者，巫大夷！比丘以喜的褪去……（中略）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他以离喜之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喜之乐遍满。巫大夷！犹如在青莲池、红莲池、白莲池中，一些青莲、红莲、

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依止于水面下，沉在水下生长，从其顶点到根被冷水润泽、遍流、充满、遍满，全青莲、红莲、白莲没有任何地方不会被冷水遍满。同样的，巫大夷！比丘以离喜之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喜之乐遍满。

再者，巫大夷！比丘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他以遍净、皎洁之心遍满此身后而坐，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遍净、皎洁之心遍满。巫大夷！犹如男子会以白衣包含头裹上后而坐，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会被白衣遍满。同样的，巫大夷！比丘以遍净、皎洁之心遍满此身后而坐，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遍净、皎洁之心遍满。

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这么了知：‘我的这身体是色与四大之物、父母所生、米粥所积聚、无常所削减、磨灭、破坏、分散之法，又，我的这个识在这里依存，在这里被结缚。’巫大夷！犹如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放光的、明净的琉璃宝珠全部行相具足，在那里，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有眼男子拿它在手掌上后能观察：‘这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放光的、明净的琉璃宝珠全部行相具足，在那里，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同样的，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这么了知：‘我的这身体是色与四大之物、父母所生、米粥所积聚、无常所削减、磨灭、破坏、分散之法，又，我的这个识在这

里依存，在这里被结缚。’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从这个身体创造另一个有色、意做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之身体，巫大夷！犹如男子如果从芦苇拉出鞘，他这么想：‘这是芦苇，这是鞘；芦苇是一，鞘是另一个，鞘被从芦苇拉出。’或者，巫大夷！犹如男子如果从剑鞘拉出剑，他这么想：‘这是剑，这是剑鞘；剑是一，剑鞘是另一个，剑被从剑鞘拉出。’或者，巫大夷！犹如男子如果从蛇蜕拉起蛇，他这么想：‘这是蛇，这是蛇蜕；蛇是一，蛇蜕是另一个，蛇被从蛇蜕拉起。’同样的，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从这个身体创造另一个有色、意做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之身体，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无阻碍地穿墙、穿垒、穿山而行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潜入、潜出犹如在水中；在水上行走不沉没犹如在地上；以盘腿而坐在空中前进犹如有翅膀的鸟；以手碰触、抚摸日月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巫大夷！犹如熟练的陶匠或陶匠的徒弟能从作工细致粘土制作并完成任何他希望的容器制品，或者，巫大夷！犹如熟练的象牙匠或象牙匠的徒弟能在作工细致象牙上制作并完成任何他希望的象牙制品，或者，巫大夷！犹如熟练的金

匠或金匠的徒弟能在作工细致黄金上制作并完成任何他希望的黄金制品。同样的，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无阻碍地穿墙、穿垒、穿山而行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潜入、潜出犹如在水中；在水上行走不沉没犹如在地上；以盘腿而坐在空中前进犹如有翅膀的鸟；以手碰触、抚摸日月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天与人二者不论是远、是近的声音，巫大夷！犹如强壮的吹海螺者能容易地使四方知道。同样的，巫大夷！由于我对弟子们宣说道迹，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天与人二者不论是远、是近的声音，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以心熟知心后，能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离贪的心了知为‘离贪的心’；有瞋的心了知为‘有瞋的心’，离瞋的心了知为‘离瞋的心’；有痴的心了知为‘有痴的心’，离痴的心了知为‘离痴的心’；简约的心了知为‘简约的心’，散乱的心了知为‘散乱的心’；广大的心了知为‘广大的心’，未广大的心了知为‘未广大的心’；更上的心了知为‘更上的心’，无更上的心了知为‘无更上的心’；得定的心了知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

了知为‘未得定的心’；已解脱的心了知为‘已解脱的心’，未解脱的心了知为‘未解脱的心’巫大夷！犹如年轻、年少、喜好装饰的女子或男子，当在镜中，或在遍净、洁净、清澈的水钵中观察自己的面貌时，有黑痣能知道：‘有黑痣。’无黑痣能知道：‘无黑痣。’同样的，巫大夷！由于我对弟子们宣说道迹，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以心熟知心后，能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离贪的心了知为‘离贪的心’；有瞋的心了知为‘有瞋的心’，离瞋的心了知为‘离瞋的心’；有痴的心了知为‘有痴的心’，离痴的心了知为‘离痴的心’；简约的心了知为‘简约的心’，散乱的心了知为‘散乱的心’；广大的心了知为‘广大的心’，未广大的心了知为‘未广大的心’；更上的心了知为‘更上的心’，无更上的心了知为‘无更上的心’；得定的心了知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了知为‘未得定的心’；已解脱的心了知为‘已解脱的心’，未解脱的心了知为‘未解脱的心’，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

生于这里。’像这样，他们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巫大夷！犹如男子如果从自己的村落走到其它村落，再从那个村落走到其它村落，再从那个村落走回自己的村落，他这么想：‘我从自己的村落走到那个村落，在那里，我这么站，这么坐，这么说话，这么沉默，再从那个村落走到那个村落，在那里，我这么站，这么坐，这么说话，这么沉默，我再从那个村落走回自己的村落。’同样的，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中略）他们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斥责圣者，正见与持正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像这样，他们以清净、超越人眼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巫大夷！犹如两间有门的家屋，在那里，有眼的男子们站在中间能看见进、出，走动、探查家的人们。同样的，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

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中略）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再者，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巫大夷！犹如峡谷中的水池清澈、清净、不浊，在那里，有眼的男子站在岸边能看见牡蛎、贝类、砂砾、小石、鱼群优游与停止，他这么想：‘这水池清澈、清净、不浊，在那里，有这些牡蛎、贝类、砂砾、小石、鱼群优游与停止。’同样的，巫大夷！道迹被我为弟子们宣说，当依之行道时，我的弟子们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在这里，我许多弟子住于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

巫大夷！这是第五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巫大夷！这五法使弟子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我，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游行者色古巫大夷欢喜世尊所说。

色古巫大夷大经第七终了。

78、沙门木地葛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游行者巫额哈码那-沙门木地葛之子与五百位游行者之多的大游行者众一起住在茉莉园的单一会堂，镇头迦树（旁）的教义论究所。

那时，木匠五支为了见世尊，一大早从舍卫城出发。

那时，木匠五支这么想：

“这不是见世尊的适当时机，世尊在静坐禅修；也不是见值得尊敬的比丘们的适当时机，值得尊敬的比丘们在静坐禅修，让我到茉莉园的单一会堂，镇头迦树（旁）的教义论究所去见游行者巫额哈码那-沙门木地葛之子。”

当时，游行者巫额哈码那-沙门木地葛之子与大游行者众坐在一起，以吵杂、高声、大声谈论各种畜生论，即：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环论、气味论、亲里论、车乘论、村落论、城镇论、城市论、国土论、女人论、英雄论、街道论、水井论、祖灵论、种种论、世界起源论、海洋起源论、如是有无论等。

游行者巫额哈码那-沙门木地葛之子看见木匠五支远远地走来。看见后，使自己的群众静止：

“尊师们！小声！尊师们！不要出声！这位沙门乔达摩的弟子，木匠五支来了，所有沙门乔达摩住在舍卫城的在家白衣弟子们，这位木匠五支是其中之一，那些尊者们是小声的喜欢者、被训练成小声者、小声的称赞者，或许小声的群众被他发现后，他会想应该前往。”

那时，那些游行者变得沉默了。

那时，木匠五支去见游行者巫额哈码那-沙门木地葛之子。抵达后，与游行者巫额哈码那-沙门木地葛之子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游行者巫额哈码那-沙门木地葛之子对木匠五支这么说：

“屋主！我安立具备四法的男子是善的具足者、善的最高者、无上获得的得到者、不能胜过的沙门，哪四个呢？屋主！这里，他不以身作邪恶业，不说邪恶语，不意向于邪恶的意向，不以邪恶生活生活，屋主！我安立具备这四法的男子是善的具足者、善的最高者、无上获得的得到者、不能胜过的沙门。”

那时，木匠五支对游行者巫额哈码那-沙门木地葛之子的所说，既不欢喜，也没苛责。不欢喜，没苛责后，站起来离开，心想：

“我们在世尊面前必能了知这所说的义理。”

那时，木匠五支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木匠五支将他与游行者巫额哈码那-沙门木地葛之子间的交谈全部告诉世尊。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木匠五支这么说：

“木匠！当存在这样时，愚钝仰卧的幼儿将是善的具足者、善的最高者、无上获得的得到者、不能胜过的沙门，如游行者巫额哈码那-沙门木地葛之子所说，木匠！因为，对愚钝仰卧的幼儿来说，他没有‘身’，除了扭动的程度外，将从哪里以身作邪恶业？木匠！因为，对愚钝仰卧的幼儿来说，他没有‘语’，除了哭的程度外，将从

哪里说邪恶语？木匠！因为，对愚钝仰卧的幼儿来说，他没有‘意向’，除了说梦话的程度外，将从哪里意向于邪恶的意向？木匠！因为，对愚钝仰卧的幼儿来说，他没有‘生活’，除了母乳外，将从哪里以邪恶生活生活？木匠！当存在这样时，愚钝仰卧的幼儿将是善的具足者、善的最高者、无上获得的得到者、不能胜过的沙门，如游行者巫额哈码那-沙门木地葛之子所说。

木匠！我不安立具备四法的男子是善的具足者、善的最高者、无上获得的得到者、不能胜过的沙门，而只是与这愚钝仰卧的幼儿住立于同类者，哪四个呢？木匠！这里，他不以身作邪恶业，不说邪恶语，不意向于邪恶的意向，不以邪恶生活生活，木匠！我不安立具备这四法的男子是善的具足者、善的最高者、无上获得的得到者、不能胜过的沙门，而只是与这愚钝仰卧的幼儿住立于同类者。

木匠！我安立具备十法的男子是善的具足者、善的最高者、无上获得的得到者、不能胜过的沙门。木匠！我说：‘应该知道这些是不善的习惯。’木匠！我说：‘应该知道像这样是不善的习惯之等起。’木匠！我说：‘应该知道在这里不善的习惯无余灭。’木匠！我说：‘应该知道这样的行者是导向不善的习惯灭之行者。’木匠！我说：‘应该知道这些是善的习惯。’木匠！我说：‘应该知道像这样是善的习惯之等起。’木匠！我说：‘应该知道在这里善的习惯无余灭。’木匠！我说：‘应该知道这样的行者是导向善的习惯灭的行者。’

木匠！我说：‘应该知道这些是不善的意向。’木匠！我说：‘应该知道像这样是不善的意向之等起。’木匠！我说：‘应该知道在这里

不善的意向无余灭。’木匠！我说：‘应该知道这样的行者是导向不善的意向灭之行者。’木匠！我说：‘应该知道这些是善的意向。’木匠！我说：‘应该知道像这样是善的意向之等起。’木匠！我说：‘应该知道在这里善的意向无余灭。’木匠！我说：‘应该知道这样的行者是导向善的意向灭的行者。’

木匠！什么是不善的习惯呢？不善的身业、不善的语业、邪恶的生活，木匠！这些被称为不善的习惯。

木匠！这些不善的习惯之等起是什么呢？当说其等起时，应该说：‘心的等起’。哪一个心呢？（虽然）心有众多的、种种的、各式各样种类的，（但）有贪、有瞋、有痴的心，像这样是不善的习惯之等起。

木匠！这些不善的习惯在哪里无余灭呢？当说其灭时，木匠！这里，比丘舍断身恶行后，修习身善行；舍断语恶行后，修习语善行；舍断意恶行后，修习意善行；舍断邪命后，以正命营生，这里是不善的习惯灭之处。

木匠！怎样的行者是导向不善的习惯灭之行者呢？当说其灭时，木匠！这里，比丘为了未生起的恶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恶不善法之舍断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未生起的善法之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续、不消失、增加、扩大、圆满修习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木匠！这样的行者是导向不善的习惯灭之行者。

木匠！什么是善的习惯呢？善的身业、善的语业、清净的生活，木匠！这些被称为善的习惯。

木匠！这些善的习惯之等起是什么呢？当说其等起时，应该说：‘心的等起’。哪一个心呢？（虽然）心有众多的、种种的、各式各样种类的，（但）离贪、离瞋、离痴的心，像这样是善的习惯之等起。

木匠！这些善的习惯在哪里无余灭呢？当说其灭时，木匠！这里，比丘是持戒者，但非戒所成者，他如实了知那些善的习惯无余灭之处的心解脱、慧解脱。

木匠！怎样的行者是导向善的习惯灭之行者呢？当说其灭时，木匠！这里，比丘为了未生起的恶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恶不善法之舍断……（中略）为了未生起的善法之生起……（中略）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续、不消失、增加、扩大、圆满修习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木匠！这样的行者是导向善的习惯灭之行者。

木匠！什么是不善的意向呢？欲的意向、恶意的意向、加害的意向，木匠！这些被称为不善的意向。

木匠！这些不善的意向之等起是什么呢？当说其等起时，应该说：‘想的等起’。哪一个想呢？（虽然）想有众多的、种种的、各式各样种类的，（但）欲想、恶意想、加害想，像这样是不善的意向之等起。

木匠！这些不善的意向在哪里无余灭呢？当说其灭时，木匠！这

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这里是不善的意向灭之处。

木匠！怎样的行者是导向不善的意向灭之行者呢？当说其灭时，木匠！这里，比丘为了未生起的恶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恶不善法之舍断……（中略）为了未生起的善法之生起……（中略）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续、不消失、增加、扩大、圆满修习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木匠！这样的行者是导向不善的意向灭之行者。

木匠！什么是善的意向呢？离欲的意向、无恶意的意向、无加害的意向，木匠！这些被称为善的意向。

木匠！这些善的意向之等起是什么呢？当说其等起时，应该说：‘想的等起’。哪一个想呢？（虽然）想有众多的、种种的、各式各样种类的，（但）离欲想、无恶意想、无加害想，像这样是善的意向之等起。

木匠！这些善的意向在哪里无余灭呢？当说其灭时，木匠！这里，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这里是善的意向灭之处。

木匠！怎样的行者是导向善的意向灭之行者呢？当说其灭时，木匠！这里，比丘为了未生起的恶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恶不善法之舍断……（中略）为了未生起的善法之生起……（中略）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续、不消失、增加、扩大、圆满修习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

木匠！这样的行者是导向善的意向灭之行者。

木匠！我安立具备哪十法的男子是善的具足者、善的最高者、无上获得的得到者、不能胜过的沙门呢？木匠！这里，比丘具备无学者的正见、无学者的正思维、无学者的正语、无学者的正业、无学者的正命、无学者的正精进、无学者的正念、无学者的正定、无学者的正智、无学者的正解脱，木匠！我安立具备这十法的男子是善的具足者、善的最高者、无上获得的得到者、不能胜过的沙门。”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木匠五支欢喜世尊所说。

沙门木地葛经第八终了。

79、色古巫大夷小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游行者色古巫大夷与大游行者众一起住在喂孔雀处的游行者林园。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王舍城。那时，世尊这么想：

“这时在王舍城为了托钵而行还太早，让我到喂孔雀处的游行者林园，去见游行者色古巫大夷。”那时，世尊到喂孔雀处去见游行者色古巫大夷。

当时，游行者色古巫大夷与大游行者众坐在一起，以吵杂、高

声、大声谈论各种畜生论，即：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环论、气味论、亲里论、车乘论、村落论、城镇论、城市论、国土论、女人论、英雄论、街道论、水井论、祖灵论、种种论、世界起源论、海洋起源论、如是有无论等。

游行者色古巫大夷看见世尊远远地走来。看见后，使自己的群众静止：

“尊师们！小声！尊师们！不要出声！这位沙门乔达摩来了，那位尊者是小声的喜欢者、小声的称赞者，或许小声的群众被他发现后，他会想应该前往。”当这么说时，那些游行者变得沉默了。

那时，世尊去见游行者色古巫大夷。那时，游行者色古巫大夷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来！大德！欢迎世尊，大德！世尊离上次来这里已很久了，大德！世尊请坐，这个座位已设置好了。”

世尊在已设置好的座位坐下。游行者色古巫大夷也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游行者色古巫大夷这么说：

“巫大夷！现在，在这里共坐谈论的是什么呢？谈论中被中断的是什么呢？”

“大德！我们现在共坐谈论的就停止，大德！那些谈论，世尊以后将不难听闻得到。大德！当我没来此群众中时，那时，此群众坐着谈论各种畜生论，但，大德！当我来此群众中时，那时，此群众坐着

仰视我的脸（而心想）：‘沙门巫大夷将说法，我们要听。’但，大德！当世尊来此群众中时，那时，我与此群众坐着仰视世尊的脸（而心想）：‘沙门乔达摩将说法，我们要听。’”

“那样的话，巫大夷！在这里，就请你表明，我会依之回复。”

“大德！前几天，有自称是无残留智见的一切智者、一切见者（说）：‘当我行走时、站立时、睡时、醒时，常持续地现起智见。’当被我问关于过去的问题时，他以其它回避，使向外谈论，显露愤怒、瞋恚、不满。大德！我的心中关于世尊的忆念就生起：‘啊！那确实是世尊，啊！那确实是善逝，他是这些法的善熟练者。’”

“但，巫大夷！谁自称是无残留智见的一切智者、一切见者（说）：‘当我行走时、站立时、睡时、醒时，常持续地现起智见。’当被你问关于过去的问题时，他以其它回避，使向外谈论，显露愤怒、瞋恚、不满呢？”

“大德！是尼干陀若提子。”

“巫大夷！如果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中略）像这样，他能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的行相与境遇者，则他能问我关于过去的问题，或者，我能问他关于过去的问题；他能以关于过去问题的解说使我的心满意，或者，我能以关于过去问题的解说使他的心满意。

巫大夷！如果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能了知众生依业流转，则他能问我关于过去的问题，或者，我能问他关于过去的问题；他能以

关于过去问题的解说使我的心满意，或者，我能以关于过去问题的解说使他的心满意。

巫大夷！且请停止（谈）过去的，请停止（谈）未来的，我将教导你法：当这个存在了，则有那个；以这个的生起，则那个生起；当这个不存在了，则没有那个；以这个的灭，则那个被灭。”

“大德！就以我个人经验之所及，我不能回忆行相与境遇，我将从哪里回忆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中略）像这样，我将回忆许多前生住处的行相与境遇者如世尊呢？大德！现在，我不见泥鬼，我将从哪里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如世尊呢？又，世尊这么说：‘巫大夷！且请停止（谈）过去的，请停止（谈）未来的，我将教导你法：当这个存在了，则有那个；以这个的生起，则那个生起；当这个不存在了，则没有那个；以这个的灭，则那个被灭。’那对我来说更不明白，大德！或许，我能以关于自己老师问题的解说使世尊的心满意。”

“巫大夷！关于你自己老师（的教义）是什么？”

“大德！关于我们自己老师（的教义）是这样：‘这是最高的光泽，这是最高的光泽。’”

“巫大夷！但，这关于你自己老师（的教义）是这样：‘这是最高的光泽，这是最高的光泽。’什么是那是最高的光泽呢？”

“大德！那是没有其他更上或更胜妙光泽的最高光泽。”

“巫大夷！但，什么是没有其他更上或更胜妙光泽的最高光泽

呢？”

“大德！那是没有其他更上或更胜妙光泽的最高光泽。”

“巫大夷！你或许能长长地扩展此，你说：‘大德！那是没有其他更上或更胜妙光泽的最高光泽。’却不安立那个光泽。巫大夷！犹如男子如果这么说：‘我欲求、欲爱这地方上的美女。’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欲求、欲爱这地方上的美女，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刹帝力或婆罗门或毗舍或首陀罗吗？’当被像这样问时，如果他说：‘不。’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欲求、欲爱这地方上的美女，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这样的名字或这样的姓吗？……（中略）高或矮或中等；黑或褐或金黄色皮肤……（中略）在像那样的村落或城镇或城市吗？’当被像这样问时，如果他说：‘不。’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欲求、欲爱那你不知、不见者吗？’当被像这样问时，他会说：‘是那样。’巫大夷！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的所说不就成为无意义的吗？”

“大德！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的所说确实成为无意义的。”

“同样的，巫大夷！你说：‘大德！那是没有其他更上或更胜妙光泽的最高光泽。’却不安立那个光泽。”

“大德！犹如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放在黄毛布上的琉璃宝珠，辉耀、照亮、照耀，这样的光泽是死后自己无损伤的。”

“巫大夷！你怎么想：这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放在黄毛布上的琉璃宝珠，辉耀、照亮、照耀，或在黑暗夜

里的萤火虫，这两者的光泽哪个光泽较超越、较胜妙呢？”

“大德！这在黑暗夜里的萤火虫，在这两者的光泽中较超越、较胜妙。”

“巫大夷！你怎么想：这在黑暗夜里的萤火虫，或在黑暗夜里的油灯，这两者的光泽哪个光泽较超越、较胜妙呢？”

“大德！这在黑暗夜里的油灯，在这两者的光泽中较超越、较胜妙。”

“巫大夷！你怎么想：这在黑暗夜里的油灯，或在黑暗夜里的大火聚，这两者的光泽哪个光泽较超越、较胜妙呢？”

“大德！这在黑暗夜里的大火聚，在这两者的光泽中较超越、较胜妙。”

“巫大夷！你怎么想：这在黑暗夜里的大火聚，或在晴朗无云天空夜间将亮时的太白星，这两者的光泽哪个光泽较超越、较胜妙呢？”

“大德！这在晴朗无云天空夜间将亮时的太白星，在这两者的光泽中较超越、较胜妙。”

“巫大夷！你怎么想：这在晴朗无云天空夜间将亮时的太白星，或在十五布萨日晴朗无云天空中半夜的满月，这两者的光泽哪个光泽较超越、较胜妙呢？”

“大德！这在十五布萨日晴朗无云天空中半夜的满月，在这两者的光泽中较超越、较胜妙。”

“巫大夷！你怎么想：这在十五布萨日晴朗无云天空中半夜的满

月，或在雨季最后一个月的秋天中午时，晴朗无云天空中的全日，这两者的光泽哪个光泽较超越、较胜妙呢？”

“大德！这在雨季最后一个月的秋天中午时，晴朗无云天空中的全日，在这两者的光泽中较超越、较胜妙。”

“巫大夷！此外，我了知更多天众（的光明）是这日月光明不能比的，但，巫大夷！我不说：‘那是没有其他更上或更胜妙光泽的最高光泽。’而，巫大夷！你说：‘那个比萤火虫更卑微、更次等的最高色泽。’却不安立那个光泽。”

“世尊终止了这谈论，善逝终止了这谈论。”

“巫大夷！为何你这么说：‘世尊终止了这谈论，善逝终止了这谈论。’呢？”

“大德！关于我们自己老师（的教义）是这样：‘这是最高的光泽，这是最高的光泽。’大德！当关于那些自己老师（的教义）被世尊审问、质问、追究时，我们成为空的、空虚的、违反的。”

“巫大夷！怎样？有一向乐的世界吗？有为了作证一向乐的世界之有理由道迹吗？”

“大德！关于我们自己老师（的教义）是这样：‘有一向乐的世界，有为了作证一向乐的世界之有理由道迹。’”

“巫大夷！但，什么是为了作证一向乐的世界之有理由道迹呢？”

“大德！这里，某人舍断杀生后，成为离杀生者；舍断未给予而取，成为离未给予而取者；舍断邪淫后，成为离邪淫者；舍断妄语

后，成为离妄语者，或者，他受持某种苦行后转起，大德！这是为了作证一向乐的世界之有理由道迹。”

“巫大夷！你怎么想：每当他舍断杀生后，成为离杀生者时，那时，他自己是一向乐者或一向苦者呢？”

“大德！是苦与乐者。”

“巫大夷！你怎么想：每当他舍断未给予而取，成为离未给予而取者时，那时，他自己是一向乐者或一向苦者呢？”

“大德！是苦与乐者。”

“巫大夷！你怎么想：每当他舍断邪淫后，成为离邪淫者时，那时，他自己是一向乐者或一向苦者呢？”

“大德！是苦与乐者。”

“巫大夷！你怎么想：每当他舍断妄语后，成为离妄语者时，那时，他自己是一向乐者或一向苦者呢？”

“大德！是苦与乐者。”

“巫大夷！你怎么想：或者，每当他受持某种苦行后转起时，那时，他自己是一向乐者或一向苦者呢？”

“大德！是苦与乐者。”

“巫大夷！你怎么想：是否一向乐的世界之作证是由于混合了苦与乐之道迹呢？”

“世尊终止了谈论，善逝终止了谈论。”

“巫大夷！为何你这么说：‘世尊终止了谈论，善逝终止了谈论。’呢？”

“大德！关于我们自己老师（的教义）是这样：‘有一向乐的世界，有为了作证一向乐的世界之有理由道迹。’大德！当关于那些自己老师（的教义）被世尊审问、质问、追究时，我们成为空的、空虚的、违反的。但，大德！怎样？有一向乐的世界吗？有为了作证一向乐的世界之有理由道迹吗？”

“巫大夷！有一向乐的世界，有为了作证一向乐的世界之有理由道迹。”

“大德！但，什么是为了作证一向乐的世界之有理由道迹呢？”

“巫大夷！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这是为了作证一向乐的世界之有理由道迹。”

“大德！那不是为了作证一向乐的世界之有理由道迹，大德！这个情形是一向乐的世界已被作证。”

“巫大夷！这个情形不是一向乐的世界已被作证，那是为了作证一向乐的世界之有理由道迹。”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色古巫大夷的随众成为吵杂、高声、大声的：‘在这里，我们与师父都亡失了，在这里，我们与师父都亡失了，我们不了知像这样更多、更优胜的（法）。’”

那时，游行者色古巫大夷使那些游行者少声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什么情形是一向乐的世界已被作证呢？”

“巫大夷！这里，比丘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他与那些已往生一向乐的世界之天众一起谈话，参与会谈，这个情形是一向乐的世界已被作证。”

“大德！比丘们确实因为这一向乐的世界之作证而跟随世尊修梵行。”

“巫大夷！比丘们非因为这一向乐的世界之作证而跟随我修梵行，巫大夷！有其他更上、更胜妙的法，比丘们因为该法之作证而跟随我修梵行。”

“大德！什么是那些更上、更胜妙的法，比丘们因为该法之作证而跟随世尊修梵行呢？”

“巫大夷！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中略）他舍断这些心的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巫大夷！这是更上、更胜妙的法，比丘们因为该法之作证而跟随世尊修梵行。

再者，巫大夷！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第四禅，巫大夷！这是更上、更胜妙的法，比丘们因为该法之作证而跟随世尊修梵行。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中略）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巫大夷！这是更上、更胜妙的法，比丘们因为该法之作证而跟随世尊修梵行。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生之智，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中略）了知众生依业流转像这样，巫大夷！这是更上、更胜妙的法，比丘们因为该法之作证而跟随世尊修梵行。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集。’如实了知：‘这是苦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了知：‘这些是烦恼。’如实了知：‘这是烦恼集。’如实了知：‘这是烦恼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巫大夷！这是更上、更胜妙的法，比丘们因为该法之作证而跟随世尊修梵行。

巫大夷！这些是更上、更胜妙的法，比丘们因为该法之作证而跟

随世尊修梵行。”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色古巫大夷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愿我得在世尊面前出家，愿我得受具足戒。”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色古巫大夷的随众对游行者色古巫大夷这么说：

“巫大夷尊师！不要跟随沙门乔达摩修梵行，巫大夷尊师！成为老师后，不要当徒弟。巫大夷尊师这样做将犹如成为水瓶后又成为水桶，巫大夷尊师！不要跟随沙门乔达摩修梵行，巫大夷尊师！成为老师后，不要当徒弟。”

像这样，这游行者色古巫大夷的随众（阻挠）游行者色古巫大夷跟随世尊（修）梵行。

色古巫大夷小经第九终了。

80、伟柯那色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游行者伟柯那色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

迎与寒暄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游行者伟柯那色在世尊面前自说优陀那：

“这是最高的光泽，这是最高的光泽。”

“迦旃延！但，你这么说：‘这是最高的光泽，这是最高的光泽。’迦旃延！什么是这是最高的光泽呢？”

“乔达摩先生！那是没有其他更上或更胜妙光泽的最高光泽。”

“迦旃延！但，什么是没有其他更上或更胜妙光泽的最高光泽呢？”

“乔达摩先生！那是没有其他更上或更胜妙光泽的最高光泽。”

“迦旃延！或许能长长地扩展此，你说：‘乔达摩先生！那是没有其他更上或更胜妙光泽的最高光泽。’却不安立那个光泽。迦旃延！犹如男子如果这么说：‘我欲求、欲爱这地方上的美女。’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欲求、欲爱这地方上的美女，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刹帝力或婆罗门或毗舍或首陀罗吗？’当被像这样问时，如果他说：‘不。’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欲求、欲爱这地方上的美女，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这样的名字或这样的姓吗？……（中略）高或矮或中等；黑或褐或金黄色皮肤……（中略）在像那样的村落或城镇或城市吗？’当被像这样问时，如果他说：‘不。’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欲求、欲爱那你不知、不见者吗？’当被像这样问时，他会说：‘是那样。’迦旃延！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所说不就成为无意义的吗？”

“乔达摩先生！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所说确实成为无意义

的。”

“同样的，迦旃延！你说：‘乔达摩先生！那是没有其他更上或更胜妙光泽的最高光泽。’却不安立那个光泽。”

“乔达摩先生！犹如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放在黄毛布上的琉璃宝珠，辉耀、照亮、照耀，这样的光泽是死后自己无损伤的。”

“迦旃延！你怎么想：这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放在黄毛布上的琉璃宝珠，辉耀、照亮、照耀，或在黑暗的夜里的萤火虫，这两者的光泽哪个光泽较超越、较胜妙呢？”

“乔达摩先生！这在黑暗的夜里的萤火虫，在这两者的光泽中较超越、较胜妙。”

“迦旃延！你怎么想：这在黑暗的夜里的萤火虫，或在黑暗的夜里的油灯，这两者的光泽哪个光泽较超越、较胜妙呢？”

“乔达摩先生！这在黑暗的夜里的油灯，在这两者的光泽中较超越、较胜妙。”

“迦旃延！你怎么想：这在黑暗的夜里的油灯，或在黑暗的夜里的大火聚，这两者的光泽哪个光泽较超越、较胜妙呢？”

“乔达摩先生！这在黑暗的夜里的大火聚，在这两者的光泽中较超越、较胜妙。”

“迦旃延！你怎么想：这在黑暗的夜里的大火聚，或在晴朗无云天空夜间将亮时的太白星，这两者的光泽哪个光泽较超越、较胜妙呢？”

“乔达摩先生！这在晴朗无云天空夜间将亮时的太白星，在这两者的光泽中较超越、较胜妙。”

“迦旃延！你怎么想：这在晴朗无云天空夜间将亮时的太白星，或在十五布萨日晴朗无云天空中半夜的满月，这两者的光泽哪个光泽较超越、较胜妙呢？”

“乔达摩先生！这在十五布萨日晴朗无云天空中半夜的满月，在这两者的光泽中较超越、较胜妙。”

“迦旃延！你怎么想：这在十五布萨日晴朗无云天空中半夜的满月，或在雨季最后一个月的秋天中午时，晴朗无云天空中的全日，这两者的光泽哪个光泽较超越、较胜妙呢？”

“乔达摩先生！这在雨季最后一个月的秋天中午时，晴朗无云天空中的全日，在这两者的光泽中较超越、较胜妙。”

“迦旃延！此外，我了知更多天众（的光明）是这日月光明不能比的，但，迦旃延！我不说：‘那是没有其他更上或更胜妙光泽的最高光泽。’而，迦旃延！你说：‘那个比萤火虫更卑微、更次等的最高色泽。’却不安立那个光泽。

迦旃延！有这五种欲，哪五种呢？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能被耳识知，……（中略）的声音；能被鼻识知，……（中略）气味；能被舌识知，……（中略）味道；能被身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所触，迦旃延！这些被称为五种欲。迦旃延！凡缘这五种欲生起的乐与喜悦，这被称为欲之乐。像这

样，欲之乐从五欲（生起），但有高于欲的乐，在那里，可以认为最高的。”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伟柯那色对世尊这么说：

“不可思议啊，乔达摩先生！未曾有啊，乔达摩先生！这被乔达摩先生多么善说：‘欲之乐从五欲（生起），但有高于欲的乐，在那里，可以认为最高的。’”

“迦旃延！你以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喜好、不同的修行、不同的师承，这是难了知的：欲，或欲之乐，或高于欲的乐。迦旃延！凡那些烦恼已尽、修行已成、应该作的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他们能了知这个：欲，或欲之乐，或高于欲的乐。”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伟柯那色生气、不悦，他斥责世尊，轻蔑世尊，数落世尊（而说）：“沙门乔达摩将是恶的。”他对世尊这么说：

“这样，这里，有某些不知过去、不知未来的沙门、婆罗门自称：‘我们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这里，他们所说变成滑稽好笑的、无意义的、空无的、空虚的。”

“迦旃延！凡那些不知过去、不知未来的沙门、婆罗门自称：‘我们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者，他们（会）被如法地折伏，迦旃延！且请停止（谈）过去的，请停止（谈）未来的，令有智的、不狡诈的、不诳伪的、正直之类的男子来，我教诫（他），我教导（他）法，当依

所教诫的那样实行时，不久，他将亲自知道、亲自看见：这样，确实有从束缚正确地解脱者，即：从无明的束缚。迦旃延！犹如愚钝仰卧的幼儿，会被以颈部为第五绑紧绑着，随着他的长大，诸根逐渐圆熟，那些束缚会脱离，他会知道：‘我已自由。’不再有束缚。同样的，迦旃延！令有智的、不狡诈的、不诳伪的、正直之类的男子来，我教诫（他），我教导（他）法，当依所教诫的那样实行时，不久，他将亲自知道、亲自看见：这样，确实有从束缚正确地解脱者，即：从无明的束缚。”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伟柯那色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伟柯那色经第十终了。

游行者品第三终了，其摄颂：

白莲花处、连同火、名为交谈，长爪又婆罗堕若氏，

散达葛、巫大夷、木地葛之子，水瓶，像这样迦旃延为品之最后。

四、王品

81、额低葛勒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进行游行。

那时，世尊离开道路后，在某处露出微笑。

那时，尊者阿难心想：

“什么因、什么缘世尊露出微笑呢？世尊不无原因地露出微笑的。”

那时，尊者阿难整理衣服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什么因、什么缘世尊露出微笑呢？世尊不无原因地露出微笑的。”

“阿难！从前，这个地方是名叫威额林额，成功的、繁荣的、人多的、人杂乱的市集城镇，阿难！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住在威额林额市集城镇附近。阿难！这里是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的园林，这里是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坐着教诫比丘僧团处。”

那时，尊者阿难将大衣折成四折后，对世尊这么说：

“那么，大德！请世尊坐在这里，这个地方将有两位阿罗汉、正自觉者使用过。”

世尊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后，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从前，这个地方是名叫威额林额，成功的、繁荣的、人多的、人杂乱的市集城镇，阿难！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住在威额林额市集城镇附近。阿难！这里是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

的园林，这里是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坐着教诫比丘僧团处。

阿难！在威额林额市集城镇有位名叫额低葛勒的陶匠，他是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的奉献者、首席奉献者，阿难！额低葛勒陶匠有位名叫周低波勒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他是位学生婆罗门。那时，额低葛勒陶匠召唤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

‘来！亲爱的周低波勒！让我们去见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我认为见那位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确实是好的。’

阿难！当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对额低葛勒陶匠这么说：

‘够了！亲爱的额低葛勒！见那位秃头假沙门作什么？’

阿难！第二次，……（中略）。

阿难！第三次，额低葛勒陶匠对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这么说：

‘来！亲爱的周低波勒！让我们去见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我认为见那位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确实是好的。’

阿难！第三次，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对额低葛勒陶匠这么说：

‘够了！亲爱的额低葛勒！见那位秃头假沙门作什么？’

‘那么，亲爱的周低波勒！让我们拿擦背用具与肥皂粉后，到河里沐浴。’

‘好的，亲爱的！’阿难！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回答额低葛勒陶匠。

阿难！那时，额低葛勒陶匠与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拿擦背用具与肥皂粉后，到河里沐浴。

阿难！那时，额低葛勒陶匠召唤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

‘亲爱的周低波勒！这附近有个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的园林，来！亲爱的周低波勒！让我们去见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我认为见那位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确实是好的。’

阿难！当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对额低葛勒陶匠这么说：

‘够了！亲爱的额低葛勒！见那位秃头假沙门作什么？’

阿难！第二次，……（中略）。

阿难！第三次，额低葛勒陶匠对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这么说：

‘亲爱的周低波勒！这附近有个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的园林，来！亲爱的周低波勒！让我们去见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我认为见那位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确实是好的。’

阿难！第三次，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对额低葛勒陶匠这么说：

‘够了！亲爱的额低葛勒！见那位秃头假沙门作什么？’

阿难！那时，额低葛勒陶匠抓住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的腰带后，这么说：

‘亲爱的周低波勒！这附近有个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的园林，来！亲爱的周低波勒！让我们去见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我认为见那位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确实是好的。’

阿难！那时，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松开腰带后，对额低葛勒陶匠这么说：

‘够了！亲爱的额低葛勒！见那位秃头假沙门作什么？’

阿难！那时，额低葛勒陶匠抓住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洗好的头发后，这么说：

‘亲爱的周低波勒！这附近有个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的园林，来！亲爱的周低波勒！让我们去见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我认为见那位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确实是好的。’

阿难！那时，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这么想：

‘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实在是因为这位不同出生的额低葛勒陶匠竟然会认为他能抓住我洗好的头发，我认为这确实必将不是下级的事。’而对额低葛勒陶匠这么说：

‘亲爱的额低葛勒！这是上限了吗？’

‘亲爱的周低波勒！这是上限了，因为我认为见那位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是好的。’

‘那么，亲爱的额低葛勒！放开，我走吧！’

阿难！那时，额低葛勒陶匠与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去见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抵达后，额低葛勒陶匠向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则与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阿难！在一旁坐好后，额低葛勒陶匠对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这么说：

‘大德！这位是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我的朋友、亲爱的朋友，请世尊教导他法。’

阿难！那时，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以法说开示、劝导、

鼓励额低葛勒陶匠与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使之欢喜。阿难！那时，额低葛勒陶匠与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被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后，欢喜、随喜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说，起座向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阿难！那时，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对额低葛勒陶匠这么说：

‘亲爱的额低葛勒！你（一直）听着这个法，却不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吗？’

‘亲爱的周低波勒！你不知道我扶养已盲的年老父母吗？’

‘亲爱的额低葛勒！那样的话，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阿难！那时，额低葛勒陶匠与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去见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抵达后，向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阿难！在一旁坐好后，额低葛勒陶匠对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这么说：

‘大德！这位是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我的朋友、亲爱的朋友，请世尊让他出家。’

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得到在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阿难！那时，在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受具足戒后不久、受具足戒后半个月，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如其意地住在威额林额后，向波罗奈出发游行。次第进行游行，抵达波罗奈，阿难！在那里，迦

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就住在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

阿难！那时，迦尸国王居记听说：

‘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抵达波罗奈，住在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

阿难！那时，迦尸国王居记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后，登上一辆吉祥车，然后以国王的威势盛况，为了见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一辆辆吉祥车从波罗奈出发，以车辆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车步行，去见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抵达后，向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阿难！在一旁坐好后，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迦尸国王居记，使之欢喜。阿难！那时，迦尸国王居记被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后对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我的饮食（供养）。’

阿难！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以沉默同意了。

阿难！那时，迦尸国王居记知道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同意后，起座向上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阿难！那时，那夜过后，迦尸国王居记在自己的住处准备去黑米的米饭装在淡黄色容器、各种汤、各种咖哩饭菜之胜妙的硬食与软食后，时候到时通知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

‘大德！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

阿难！那时，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迦尸国王居记的住处。抵达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阿难！那时，迦尸国王居记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满足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

阿难！那时，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食用完毕手离钵时，迦尸国王居记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迦尸国王居记对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同意我，在波罗奈雨季安居，像这样僧团将会有伺候。’

‘够了！大王！我的雨季安居已有住处。’

阿难！第二次……。阿难！第三次迦尸国王居记对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同意我，在波罗奈雨季安居，像这样僧团将会有伺候。’

‘够了！大王！我的雨季安居已有住处。’

阿难！那时，迦尸国王居记心想：

‘大德！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不同意我在波罗奈雨季安居。’他就变得变心，变得忧郁。

阿难！那时，迦尸国王居记对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这么说：

‘大德！你有任何其它比我更好的奉献者吗？’

‘大王！有个名叫威额林额的市集城镇，在那里，有位名叫额低

葛勒的陶匠，他是我的奉献者、首席奉献者。而，大王！你心想：“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不同意我在波罗奈雨季安居。”就变得变心，变得忧郁，而这位额低葛勒陶匠不会，而且将来也不会。大王！额低葛勒陶匠已归依佛、法、僧团，大王！额低葛勒陶匠离杀生、未给予而取、邪淫、妄语、谷酒、果酒、酒放逸处，大王！额低葛勒陶匠对佛具备不坏净，对法具备不坏净，对僧团具备不坏净，具备圣所爱戒，大王！额低葛勒陶匠对苦无疑，对苦集无疑，对苦灭无疑，对导向苦灭道迹无疑，大王！额低葛勒陶匠是一日一食者、梵行者、持戒者、善法者，大王！额低葛勒陶匠已放下珠宝、黄金，已离金银，大王！额低葛勒陶匠已离锄头，不自手挖地，他以扁担搬运那些堤防已破坏的或老鼠弄的（土），他作好容器后，这么说：“在这里，凡想要者，放置对等容积的米、豆、豌豆后，请拿走想要的。”大王！额低葛勒陶匠扶养已盲的年老父母，大王！额低葛勒陶匠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为不从彼世转回者。

大王！有一次，我住在名叫威额林额的市集城镇，大王！那时，我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见额低葛勒陶匠的父母。抵达后对额低葛勒陶匠的父母这么说：“那么，那位祥瑞儿去哪里了？”“大德！你的奉献者出去了，（到）里面，从锅子取饭，从深锅子取咖哩食用。”大王！那时，我从锅子取饭，从深锅子取咖哩食用后，起座离开。大王！那时，额低葛勒陶匠去见父母。抵达后，对父母这么说：“谁从锅子取饭，从深锅子取咖哩食用后，起座离开呢？”“儿

子！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从锅子取饭，从深锅子取咖哩食用后，起座离开。”大王！那时，额低葛勒陶匠这么想：“这确实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好获得，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对我这么信赖。”大王！那时，额低葛勒陶匠不离喜与乐半个月，他的父母七天。

大王！又一次，我住在名叫威额林额的市集城镇那里，大王！那时，我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见额低葛勒陶匠的父母。抵达后对额低葛勒陶匠的父母这么说：“那么，那位祥瑞儿去哪里了？”“大德！你的奉献者出去了，（到）里面，从锅子取粥，从深锅子取咖哩食用。”大王！那时，我从锅子取粥，从深锅子取咖哩食用后，起座离开。大王！那时，额低葛勒陶匠去见父母。抵达后，对父母这么说：“谁从锅子取粥，从深锅子取咖哩食用后，起座离开呢？”“儿子！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从锅子取粥，从深锅子取咖哩食用后，起座离开。”大王！那时，额低葛勒陶匠这么想：“这确实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好获得，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对我这么信赖。”大王！那时，额低葛勒陶匠不离喜与乐半个月，他的父母七天。

大王！又一次，我住在名叫威额林额的市集城镇那里，当时，（我的）小屋漏雨，大王！那时，我召唤比丘们：“比丘们！你们去额低葛勒陶匠的住处找些草来。”大王！当这么说时，那些比丘们对我这么说：“大德！额低葛勒陶匠的住处没有草，但他的住处屋顶有草。”“比丘们！你们去额低葛勒陶匠住处的屋顶取些草来。”大王！

那时，那些比丘取下额低葛勒陶匠住处屋顶的草。大王！那时，额低葛勒陶匠的父母对那些比丘这么说：“谁取走住处屋顶的草呢？”“姊妹！是比丘们，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的小屋漏雨。”“大德！请你们拿去，贤面们！请你们拿去。”大王！那时，额低葛勒陶匠去见父母。抵达后，对父母这么说：“谁取走住处屋顶的草呢？”“儿子！是比丘们，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的小屋漏雨。”大王！那时，额低葛勒陶匠这么想：“这确实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好获得，迦叶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对我这么信赖。”大王！那时，额低葛勒陶匠不离喜与乐半个月，他的父母七天。大王！那时，住处屋顶空着持续整整三个月，而天没下雨。大王！这就是额低葛勒陶匠。’

‘大德！这是额低葛勒陶匠的获得，是额低葛勒陶匠的好获得，世尊对他这么信赖。’

阿难！那时，迦尸国王居记遣送额低葛勒陶匠五百车米，米装在淡黄色容器，以及适合的咖哩。阿难！那时，那些属于国王的人去见额低葛勒陶匠后，这么说：‘大德！这五百车米，米装在淡黄色容器，以及适合的咖哩是迦尸国王居记送的，请你接受它们。’‘国王很忙，有许多应该做的，我已足够，让它们属于国王。’

阿难！你会这么想：‘那时的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是别人。’但，阿难！不应该这样认为，我是那时的学生婆罗门周低波勒。”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额低葛勒经第一终了。

82、护国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俱卢进行游行，抵达名叫秃勒俱絺罗的俱卢城镇。秃勒俱絺罗的婆罗门屋主们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俱卢游行，已到达秃勒俱絺罗城，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

那时，秃勒俱絺罗城的婆罗门屋主们去见世尊。抵达后，一些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一些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在世尊面前报出姓名后，在一旁坐下；一些默默地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秃勒俱絺罗的婆罗门屋主们，使之欢喜。

当时，名叫护国的善男子是那秃勒俱絺罗中最上家族，就坐在上述那群群众中。那时，善男子护国心想：

“依我了知世尊教导的法，住在家中，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之梵行，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那时，秃勒俱絺罗的婆罗门屋主们被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当秃勒俱絺罗的婆罗门屋主们离开不久，善男子护国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善男子护国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依我了知世尊教导的法，住在家中，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之梵行，大德！我想要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大德！愿我得在世尊面前出家，愿我得受具足戒。请世尊令我出家。”

“护国！你被父母准许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了吗？”

“大德！我没被父母准许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护国！如来不使没被父母准许的儿子出家。”

“大德！我将像那样做，以便父母准许我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那时，善男子护国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去见父母。抵达后，对父母这么说：

“爹娘！依我了知世尊教导的法，住在家中，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之梵行，我想要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

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请你们准许我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当这么说时，善男子护国的父母对善男子护国这么说：

“孩儿护国！你是我们可爱的、合意的独子，被安乐养大、被安乐养育，孩儿护国！你不知道任何苦，即使你死了，我们都将不情愿地离别，我们又将如何准许活着的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

第二次，善男子护国……（中略）第三次，善男子护国对父母这么说：

“爹娘！依我了知世尊教导的法，住在家中，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之梵行，我想要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请你们准许我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第三次，善男子护国的父母对善男子护国这么说：

“孩儿护国！你是我们可爱的、合意的独子，被安乐养大、被安乐养育，孩儿护国！你不知道任何苦，即使你死了，我们都将不情愿地离别，我们又将如何准许活着的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

那时，善男子护国（心想）：“父母不准许我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他就在那里躺在地上不离开（而说）：

“就在这里，将是我的死或出家。”

那时，善男子护国一餐没吃，二餐没吃，三餐没吃，四餐没吃，五餐没吃，六餐没吃，七餐没吃。那时，善男子护国的父母对善男子

护国这么说：

“孩儿护国！你是我们可爱的、合意的独子，被安乐养大、被安乐养育，孩儿护国！你不知道任何苦，即使你死了，我们都将不情愿地离别，我们又将如何准许活着的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孩儿护国！你要起来吃、喝、伺候（自己），当你起来吃、喝、伺候（自己）时，你能在欲上受用欢乐、作福德，我们将不准许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即使你死了，我们都将不情愿地离别，我们又将如何准许活着的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

当这么说时，护国善男子沉默。

第二次，善男子护国的父母对善男子护国这么说：……（中略）

第三次，善男子护国对父母这么说：

“孩儿护国！你是我们可爱的、合意的独子，被安乐养大、被安乐养育，孩儿护国！你不知道任何苦，即使你死了，我们都将不情愿地离别，我们又将如何准许活着的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孩儿护国！你要起来吃、喝、伺候（自己），当你起来吃、喝、伺候（自己）时，你能在欲上受用欢乐、作福德，我们将不准许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即使你死了，我们都将不情愿地离别，我们又将如何准许活着的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

第三次，护国善男子沉默。

那时，护国善男子的朋友们去见护国善男子。抵达后，对护国善男子这么说：

“亲爱的护国！你是父母可爱的、合意的独子，被安乐养大、被

安乐养育，亲爱的护国！你不知道任何苦，即使你死了，父母都将不情愿地离别，他们又将如何准许活着的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亲爱的护国！你要起来吃、喝、伺候（自己），当你起来吃、喝、伺候（自己）时，你能在欲上受用欢乐、作福德，父母将不准许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即使你死了，父母都将不情愿地离别，他们又将如何准许活着的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

当这么说时，护国善男子沉默。

第二次，……（中略）第三次，护国善男子的朋友们对护国善男子这么说：

“亲爱的护国！你是父母可爱的、合意的独子，被安乐养大、被安乐养育，亲爱的护国！你不知道任何苦，即使你死了，父母都将不情愿地离别，他们又将如何准许活着的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亲爱的护国！你要起来吃、喝、伺候（自己），当你起来吃、喝、伺候（自己）时，你能在欲上受用欢乐、作福德，父母将不准许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即使你死了，你的父母都将不情愿地离别，他们又将如何准许活着的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

第三次，护国善男子沉默。

那时，护国善男子的朋友们去见护国善男子的父母。抵达后，对护国善男子的父母这么说：

“爹娘！这护国善男子就在那里躺在地上不离开（而说）：‘就在这里，将是我的死或出家。’如果你们不准许护国善男子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就在那里，他将走到死亡，如果你们准许护国善

男子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已出了家，你们将看得到他，如果护国善男子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后不欢乐，他有其他去处吗？他将只能返回这里，请你们准许护国善男子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亲爱的！我们准许护国善男子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但，出家后，他应该探望父母。”

那时，护国善男子的朋友们去见护国善男子。抵达后，对护国善男子这么说：

“亲爱的护国！请你起来，你已被父母准许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但，出家后，你应该探望父母。”

那时，护国善男子起来，恢复力气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者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护国善男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已被父母准许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请世尊令我出家。”

那时，护国善男子得在世尊面前出家，得受具足戒。

那时，在尊者护国受具足戒不久；受具足戒半个月后，世尊如其意住在秃勒俱絺罗后，向舍卫城出发游行，次第进行游行，抵达舍卫城，在那里，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当尊者护国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证知：

“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尊者护国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那时，尊者护国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者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护国善男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如果世尊准许我，我想要探望父母。”

那时，世尊以心熟知心后，作意尊者护国。

当世尊了知：“护国善男子不可能放弃学而后还俗。”时，那时，世尊对尊者护国这么说：

“护国！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

那时，尊者护国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收拾好住所，取钵与僧衣，向秃勒俱絺罗出发游行，次第进行游行，抵达秃勒俱絺罗，在那里，尊者护国住在秃勒俱絺罗勾勒比亚王的鹿园。

那时，尊者护国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秃勒俱絺罗。当在秃勒俱絺罗为了托钵次第而行时，他来到自己父亲住处。当时，尊者护国的父亲（坐）在门房中央梳头发。尊者护国的父亲看见尊者护国远远地走来。看见后，这么说：

“我们可爱的、合意的独子跟那些秃头假沙门出家。”

那时，尊者护国在自己父亲的住处既没得到布施也没被拒绝，只得到另一方面的恶骂。

当时，尊者护国亲戚的女奴隶正要丢弃昨夜的粥。那时，尊者护国对亲戚的女奴隶这么说：

“姊妹！如果这是应该被丢弃的东西，倒到我的钵这里。”

那时，当尊者护国亲戚的女奴隶倒昨夜的粥到尊者护国的钵里时，认出手、脚、声音的特相。

那时，尊者护国亲戚的女奴隶去见尊者护国的母亲。抵达后，对尊者护国的母亲这么说：

“真的，夫人！你应该知道：‘老爷的儿子护国抵达了。’”

“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就不当你作奴隶。”

那时，尊者护国的母亲去见尊者护国的父亲。抵达后，对尊者护国的父亲这么说：

“真的，屋主！你应该知道：‘听说护国善男子抵达了。’”

当时，尊者护国正坐在某个墙角下吃那昨夜的粥。那时，尊者护国的父亲去见尊者护国。抵达后，对尊者护国这么说：

“孩儿护国！确实是（你）！你会吃昨夜的粥？孩儿护国！你没自己的家可去吗？”

“屋主！对我们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者来说，哪有家呢？屋主！我们是无家者。屋主！我们去过你家，在那里，我们既没得到布施也没被拒绝，只得到另一方面的恶骂。”

“来！孩儿护国！我们去家里。”

“够了，屋主！我已用过今天的一餐了。”

“孩儿护国！那样的话，请你同意明天的用餐。”

尊者护国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尊者护国的父亲知道尊者护国同意了后，回自己的住处。抵达后，叫人作大量金币与金条的堆积，然后以草席覆盖，接着召唤

尊者护国的前妻们：

“来！媳妇们！你们以装饰品装饰成过去护国善男子所喜爱的、合意的（模样）。”

那时，那夜过后，尊者护国的父亲在自己的住处里准备胜妙的硬食与软食后，时候到时通知尊者护国：

“孩儿护国！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

那时，尊者护国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自己父亲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尊者护国的父亲掀开一堆金币与金条后，对尊者护国这么说：

“孩儿护国！这是你母亲的财物，另外还有父亲的、祖父的，孩儿护国！你可以受用财富并且作福德。来！孩儿护国！请你还俗后享用财富，并且作福德。”

“屋主！如果你照我的话做，会将这堆金币与金条放上车后，外运到恒河中央处使沉入水流中。那是什么原因呢？屋主！因为，因那之故，那些将生起你的愁、悲、苦、忧、绝望。”

那时，尊者护国的前妻们各自抓住（他的）脚后，对尊者护国这么说：

“老爷的儿子！你因为她们而行梵行的仙女们像什么样子呢？”

“姊妹！我们不因为仙女们而行梵行。”

“老爷的儿子护国以姊妹之语对我们讲话！”她们就在那里昏倒了。

那时，尊者护国对父亲这么说：

“屋主！如果有能施与的食物，请你们施与，请你们不要使我们困扰。”

“孩儿护国！请吃，食物已准备。”

那时，尊者护国的父亲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满足尊者护国。那时，尊者护国食用完毕手离钵时，就站起来说这些偈颂：

“看啊！被装饰的形体，被高举的秽疮身，

（是）病苦的（而有）许多意图，其中没有恒常的（东西）住止。

看啊！被装饰的形色，以宝珠与耳环，

骸骨被皮肤包覆，连同衣服看起来很美丽。

以紫胶粉饰的脚，抹了粉的脸，

足以（迷）愚痴者，但非寻求彼岸者。

编了八个辫子的头发，涂了眼膏的眼睛，

足以（迷）愚痴者，但非寻求彼岸者。

被装饰的腐臭身，像新彩画的膏药壶，

足以（迷）愚痴者，但非寻求彼岸者。

猎人布下了陷阱，鹿不接近陷阱，

吃了诱饵后我们走了，猎人哭泣着。”

那时，站着的尊者护国说这些偈颂后，去勾勒比亚王的密额基勒（园）。抵达后，坐在某棵树下作中午的休息。

那时，勾勒比亚王召唤猎场看守人：

“亲爱的猎场看守人！请你清理密额基勒（园）游园地，我们要去看美丽之地。”

“是的，陛下！”那位猎场看守人回答勾勒比亚王后，当打扫密额基勒（园）时，看见尊者护国坐在某棵树下作中午的休息。看见后，去见勾勒比亚王。抵达后，对勾勒比亚王这么说：

“陛下！密额基勒（园）已清理了。但在那里，有一位名叫护国的善男子，他是你经常称赞的、这秃勒俱絺罗中最上家族之子，他坐在某棵树下作中午的休息。”

“亲爱的猎场看守人！那样的话，够了，今天游园地（之事），现在，我们将敬奉护国尊师。”

那时，勾勒比亚王说：

“所有在那里已准备的可吃食物，你们全部分掉。”接着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后，登上一辆吉祥车，然后以国王的威势盛况，为了见尊者护国，一辆辆吉祥车从秃勒俱絺罗出发，以车辆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车步行，退去随众，去见尊者护国。抵达后，与尊者护国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勾勒比亚王对尊者护国这么说：

“请护国尊师坐在这象毯上。”

“够了，大王！请你坐，我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勾勒比亚王坐在已设置的座位上。坐好后，勾勒比亚王对尊者护国这么说：

“护国先生！有这四种衰亡，具备这些衰亡，这里，某些人剃除

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哪四种呢？老的衰亡、病的衰亡、财富的衰亡、亲戚的衰亡。

护国先生！什么是老的衰亡呢？护国先生！这里，某人已衰老、已年老，高龄而年迈，已到了老人期，他像这样深虑：‘我现在已衰老、已年老，高龄而年迈，已到了老人期，对我来说，不再容易获得未获得的财富，或增加获得的财富，让我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因为那样，他具备老的衰亡而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护国先生！这被称为老的衰亡。但，护国尊师现在是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对护国先生来说，那老的衰亡不存在，护国尊师知道、看到、听到什么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

护国先生！什么是病的衰亡呢？护国先生！这里，某人生病、痛苦、重病，他像这样深虑：‘我现在生病、痛苦、重病，对我来说，不再容易获得未获得的财富，或增加获得的财富，让我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因为那样，他具备病的衰亡而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护国先生！这被称为病的衰亡。但，护国尊师现在是无病、健康，具备不过寒、不过热的好消化力，对护国先生来说，那病的衰亡不存在，护国尊师知道、看到、听到什么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

护国先生！什么是财富的衰亡呢？护国先生！这里，某人有丰富的大财产、大财富，他的那些财富逐渐地走到遍尽，他像这样深虑：

‘我以前有丰富的大财产、大财富，我的那些财富已逐渐地走到遍尽，对我来说，不再容易获得未获得的财富，或增加获得的财富，让我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因为那样，他具备财富的衰亡而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护国先生！这被称为财富的衰亡。但，护国尊师是这忝勒俱絺罗中最上家族之子，对护国先生来说，那财富的衰亡不存在，护国尊师知道、看到、听到什么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

护国先生！什么是亲戚的衰亡呢？护国先生！这里，某人有许多朋友、同僚、亲族、亲属，他的那些亲戚逐渐地走到遍尽，他像这样深虑：‘我以前有许多朋友、同僚、亲族、亲属，我的那些亲戚已逐渐地走到遍尽，对我来说，不再容易获得未获得的财富，或增加获得的财富，让我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因为那样，他具备亲戚的衰亡而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护国先生！这被称为亲戚的衰亡。但，护国尊师在这忝勒俱絺罗中有许多朋友、同僚、亲族、亲属，对护国先生来说，那亲戚的衰亡不存在，护国尊师知道、看到、听到什么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

护国先生！这些是四种衰亡，具备这些衰亡，这里，某些人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对护国先生来说，那些都不存在，护国尊师知道、看到、听到什么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呢？”

“大王！有这四个法的总说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诵说，我知道、看到、听到那些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哪四个呢？‘世间是不坚固的，它被带走。’大王！这是第一个法的总说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诵说，我知道、看到、听到那些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世间无庇护所、无保护者。’大王！这是第二个法的总说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诵说，我知道、看到、听到那些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世间是无所有的，应该走向舍断一切。’大王！这是第三个法的总说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诵说，我知道、看到、听到那些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世间是不足的、不满足的、渴爱的奴隶。’大王！这是第四个法的总说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诵说，我知道、看到、听到那些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大王！这些是四个法的总说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诵说，我知道、看到、听到那些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护国尊师说：‘世间是不坚固的，它被带走。’护国先生！应该怎样看见这所说的义理呢？”

“大王！你怎么想：当你二十岁、二十五岁时，是骑象者、骑马者、驾车者、射弓者、舞剑者、腿强者、臂强者、强壮者、往来战场者吗？”

“护国先生！当我二十岁、二十五岁时，是骑象者、骑马者、驾

车者、射弓者、舞剑者、腿强者、臂强者、强壮者、往来战场者，护国先生！有时，我想我像有神通似的，我不见比自己强或完全等同者。”

“大王！你怎么想：现在你是这么的腿强者、臂强者、强壮者、往来战场者吗？”

“不，护国先生！现在（我）已衰老、已年老，高龄而年迈，已到了老人期，转为八十岁的老人期了。护国先生！有时，‘我要将脚举到这里。’我却将脚举到另一处。”

“大王！这是关于‘世间是不坚固的，它被带走。’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诵说，我知道、看到、听到那些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不可思议啊，护国先生！未曾有啊，护国先生！这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多么善说：‘世间是不坚固的，它被带走。’护国先生！确实，世间是不坚固的，它被带走。

护国先生！在此王室中有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对我们来说，将负起灾祸的防御。护国尊师说：‘世间无庇护所、无保护者。’护国先生！应该怎样看见这所说的义理呢？”

“大王！你怎么想：你有任何慢性病吗？”

“护国先生！我有慢性病。护国先生！有时，我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围绕（我）站着（而心想）：‘现在，勾勒比亚王将要死了，现在，勾勒比亚王将要死了。’”

“大王！你怎么想：你得（命令）那些朋友、同僚、亲族、亲

属：‘来！诸位朋友、同僚、亲族、亲属们！所有在座诸位：请你们分摊我的这苦痛，让我能感受轻的苦痛。’或者只有你感受那苦痛？”

“大王！我不得（命令）那些朋友、同僚、亲族、亲属：‘来！诸位朋友、同僚、亲族、亲属们！所有在座诸位：请你们分摊我的这苦痛，让我能感受轻的苦痛。’那时，只有我感受那苦痛。”

“大王！这是关于‘世间无庇护所、无保护者。’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诵说，我知道、看到、听到那些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不可思议啊，护国先生！未曾有啊，护国先生！这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多么善说：‘世间无庇护所、无保护者。’护国先生！确实，世间无庇护所、无保护者。

护国先生！在此王室中有很多金币与金条藏在地下与地上。护国尊师说：‘世间是无所有的，应该走向舍断一切。’护国先生！应该怎样看见这所说的义理呢？”

“大王！你怎么想：如你现在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在来世你也得：‘我也要这样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吗？或者，当你依业而去时，其他人将接收这财富？”

“护国先生！如我现在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在来世我不得：‘我也要这样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当我依业而去时，那时，其他人将接收这财富。”

“大王！这是关于‘世间是无所有的，应该走向舍断一切。’被

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诵说，我知道、看到、听到那些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不可思议啊，护国先生！未曾有啊，护国先生！这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多么善说：‘世间是无所有的，应该走向舍断一切。’护国先生！确实，世间是无所有的，应该走向舍断一切。

护国尊师说：‘世间是不足的、不满足的、渴爱的奴隶。’护国先生！应该怎样看见这所说的义理呢？”

“大王！你怎么想：你统治富庶的俱卢吗？”

“是的，护国先生！我统治富庶的俱卢。”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有值得信赖、可靠的男子从东方来这里，他抵达后这么说：‘真的，大王！你应该知道，我从东方来，在那里，看见一个富庶、繁荣，人口众多，人群拥挤的大地方，在那里，有许多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在那里，有许多财谷，在那里，有许多未加工与已加工的金币、金条，在那里，有许多可取用的女人，就以（你）目前的力量应该有能力征服，征服（它），大王！’你会怎么作？”

“护国先生！我们会征服后统治它。”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有值得信赖、可靠的男子从西方……从北方……从南方……从海外来这里，他抵达后这么说：‘真的，大王！你应该知道，我从海外来，在那里，看见一个富庶、繁荣，人口众多，人群拥挤的大地方，在那里，有许多象兵、马兵、车兵、步

兵，在那里，有许多财谷，在那里，有许多未加工与已加工的金币、金条，在那里，有许多可取用的女人，就以（你）目前的力量应该有能力征服，征服（它），大王!’你会怎么作？”

“护国先生！我们会征服后统治它。”

“大王！这是关于‘世间是不足的、不满足的、渴爱的奴隶。’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诵说，我知道、看到、听到那些后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不可思议啊，护国先生！未曾有啊，护国先生！这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多么善说：‘世间是不足的、不满足的、渴爱的奴隶。’护国先生！确实，世间是不足的、不满足的、渴爱的奴隶。”

这就是尊者护国所说，说了这个后，更进一步这么说：

“我看见世间中有财产的人，得到财富后以痴而不施与，

悭贪地作积聚，在欲上欲求更多。

国王强制地征服土地后，统治到海洋之大地，

大海的此岸不满足，还渴望大海的彼岸。

国王与其他许多人，以未离渴爱而遭遇死亡，

有缺憾地离开身体后，对世间之欲仍不满足。

亲戚们（为）他哭泣而弄乱头发，啊！我们的所爱死了，

被布覆盖将他运出后，放置在（柴）堆上在那里烧。

舍去了财富（只裹着）一块布，他被烧被棍棒刺穿，

当他死时，那时这里的亲戚朋友同僚没有（提供）庇护所。

继承人拿走他的财产，而众生（只）依业走，

当他死时没任何财产随他走：儿子妻子与王国。

长寿不以财产得到，年老也不以财富杀除，

慧者们说生命是短的，无恒常的与变易法。

富有者与贫穷者都触及（死亡的）接触，愚者与慧者也像那样被触及，

但愚者躺着被（其）无知打击，慧者被接触触及时不发抖。

因此慧比财产更好，以此到达最终（目标），

人们经由痴作恶业，在一生一生中为非终结的状态。

他到母胎与另一个世界，来到轮回相续，

其他少慧者相信他，也到母胎与另一个世界。

如盗贼在间隙（侵）入口被抓住，他被自己的恶法所害，

同样的人们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他被自己的恶法所害。

以欲的、多色彩的、如蜜的、悦意的，以不同的形色使心搅乱，

在欲的种类上看见过患，国王！因此我出家。

人们如同果实从树上落下，年轻者与年长者身体崩解，

国王！看见这个我出家，沙门生活真的比较好。”

护国经第二终了。

83、摩伽提婆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弥梯拉摩伽提婆芒果园。

那时，世尊在某处露出微笑。

那时，尊者阿难心想：

“什么因、什么缘世尊露出微笑呢？世尊不无原因地露出微笑的。”

那时，尊者阿难整理衣服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什么因、什么缘世尊露出微笑呢？世尊不无原因地露出微笑的。”

“阿难！从前，就在弥梯拉这里，有一位国王名叫摩伽提婆，他是如法的法王，住立于法上的大王，他在婆罗门与屋主、城镇与地方的人们中实行法，在十四、十五与半月的第八日作布萨。阿难！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摩伽提婆王召唤理发师：

‘亲爱的理发师！当你看见我的头上长白头发时，那么，请你告诉我。’

‘是的，陛下。’阿难！理发师回答摩伽提婆王。

阿难！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理发师看见摩伽提婆王的头上长白头发。看见后，对摩伽提婆王这么说：

‘天使出现了，陛下的头上长白发被看见了。’

‘那样的话，亲爱的理发师！以小镊子彻底地拔起白头发后，放在我的手掌上。’

‘是的，陛下。’阿难！理发师回答摩伽提婆王后，以小镊子彻底地拔起白头发，放在摩伽提婆王的手掌上。

阿难！那时，摩伽提婆王给与理发师最好的村落后，派人召唤长男太子，然后这么说：

‘太子儿！我的天使出现了，头上长白发被看见了，又，我已受用人的诸欲，这是要遍求天之诸欲的时候，来！太子儿！你继承这王位，而我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么，太子儿！当你看见头上长白头发时，那时，给与理发师最好的村落，在王位上善训诫长男太子后，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你应该使被我设立的这个善的行法转起，不要成为最后一人。太子儿！当存在一对男子时，这样善的行法断绝，则他是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人。（因此）太子儿！我这么说：“你应该使被我设立的这个善的行法转起，不要成为最后一人。”’

阿难，那时，摩伽提婆王给与理发师最好的村落，在王位上善训诫长男太子后，就在这摩伽提婆芒果园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他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舍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舍俱行之心，以广

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

阿难！摩伽提婆王玩了八万四千年儿童游戏，作了八万四千年副王，作了八万四千年国王，就在这摩伽提婆芒果园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行梵行八万四千年，修习四梵住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梵天世界。

阿难！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摩伽提婆王的儿子召唤理发师：

‘亲爱的理发师！当你看见我的头上长白头发时，那么，请你告诉我。’

‘是的，陛下。’阿难！理发师回答摩伽提婆王的儿子。

阿难！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理发师看见摩伽提婆王儿子的头上长白头发。看见后，对摩伽提婆王的儿子这么说：

‘天使出现了，陛下的头上长白发被看见了。’

‘那样的话，亲爱的理发师！以小镊子彻底地拔起白头发后，放在我的手掌上。’

‘是的，陛下。’阿难！理发师回答摩伽提婆王的儿子后，以小镊子彻底地拔起白头发，放在摩伽提婆王的儿子的手掌上。

阿难！那时，摩伽提婆王的儿子给与理发师最好的村落后，派人召唤长男太子，然后这么说：

‘太子儿！我的天使出现了，头上长白发被看见了，又，我已受

用人的诸欲，这是要遍求天之诸欲的时候，来！太子儿！你继承这王位，而我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么，太子儿！当你看见头上长白头发时，那时，给与理发师最好的村落，在王位上善训诫长男太子后，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你应该使被我设立的这个善的行法转起，不要成为最后一人。太子儿！当存在一对男子时，这样善的行法断绝，则他是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人。（因此）太子儿！我这么说：“你应该使被我设立的这个善的行法转起，不要成为最后一人。”’

阿难，那时，摩伽提婆王的儿子给与理发师最好的村落，在王位上善训诫长男太子后，就在这摩伽提婆芒果园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他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舍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舍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

阿难！摩伽提婆王的儿子玩了八万四千年儿童游戏，作了八万四千年副王，作了八万四千年国王，就在这摩伽提婆芒果园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行梵行八万四千年，修习四梵住后，以身体的崩

解，死后往生梵天世界。

阿难！摩伽提婆王的子孙们相继好几个八万四千年在这摩伽提婆芒果园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他们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舍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舍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他们玩了八万四千年儿童游戏，作了八万四千年副王，作了八万四千年国王，就在这摩伽提婆芒果园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行梵行八万四千年，他们修习四梵住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梵天世界。尼弥王是他们之中最后一位如法的法王，住立于法上的大王，他在婆罗门与屋主、城镇与地方的人们中实行法，在十四、十五与半月的第八日作布萨。

阿难！从前，三十三天诸天在善法堂集会共坐，出现这样的谈论：‘先生！这确实是毗提诃人的获得，先生！这确实是毗提诃人的好获得，尼弥王是如法的法王，住立于法上的大王，他在婆罗门与屋主、城镇与地方的人们中实行法，在十四、十五与半月的第八日作布萨。’阿难，那时，天帝释召唤三十三天诸天：‘亲爱的先生们！你们想要见尼弥王吗？’‘亲爱的先生！我们想要见尼弥王。’阿难！当

时，尼弥王在那十五布萨日洗头，到布萨的最高楼上坐下。阿难！那时，天帝释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三十三天诸天中消失，出现在尼弥王面前。阿难！那时，天帝释对尼弥王这么说：‘大王！这确实是你的获得，大王！确实是你的好获得，大王！三十三天诸天在善法堂集会共坐，称赞：“先生！这确实是毗提诃人的获得，先生！这确实是毗提诃人的好获得，尼弥王是如法的法王，住立于法上的大王，他在婆罗门与屋主、城镇与地方的人们中实行法，在十四、十五与半月的第八日作布萨。”大王！三十三天诸天想见你，大王！我将为你派遣连结千匹骏马的马车，大王！你应该不疑虑地登上天之车乘。’阿难！那时，尼弥王以沉默同意了。

阿难！那时，天帝释知道尼弥王同意后，释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尼弥王面前中消失，出现在三十三天诸天中。阿难，那时，天帝释召唤战车御车手摩得利：‘来！亲爱的摩得利！你准备连结千匹骏马的马车后，去尼弥王那里，请这么说：“大王！这连结千匹骏马的马车是天帝释为你派遣的，大王！你应该不疑虑地登上天之车乘。”’‘是的，大人！’阿难！那时，战车御车手摩得利回答天帝释后，准备连结千匹骏马的马车后，去尼弥王那里，这么说：‘大王！这连结千匹骏马的马车是天帝释为你派遣的，大王！请你不疑虑地登上天之车乘。但，大王！走哪一条路：从恶业者感受恶业的果报，或从善业者感受善业的果报呢？’‘摩得利！两条路都带我走。’阿难！那时，战车御车手摩得利

带领尼弥王进入善法堂集会所。阿难！那时，天帝释看见尼弥王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对尼弥王这么说：‘来！大王！欢迎！大王！大王！想见你的三十三天诸天在善法堂集会共坐，称赞：“先生！这确实是毗提诃人的获得，先生！这确实是毗提诃人的好获得，尼弥王是如法的法王，住立于法上的大王，他在婆罗门与屋主、城镇与地方的人们中实行法，在十四、十五与半月的第八日作布萨。”大王！三十三天诸天想见你，大王！请你在诸天中享受天威。’‘够了！亲爱的先生！请送我回弥梯拉那里，在那里，我在婆罗门与屋主、城镇与地方的人们中实行法，在十四、十五与半月的第八日作布萨。’

阿难！那时，天帝释召唤战车御车手摩得利：‘来！亲爱的摩得利！准备连结千匹骏马的马车后，送尼弥王回弥梯拉那里。’‘是的，大人！’阿难！那时，战车御车手摩得利回答天帝释后，准备连结千匹骏马的马车后，送尼弥王回弥梯拉那里。阿难！在那里，尼弥王在婆罗门与屋主、城镇与地方的人们中实行法，在十四、十五与半月的第八日作布萨。

阿难！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尼弥王召唤理发师：

‘亲爱的理发师！当你看见我的头上长白头发时，那么，请你告诉我。’

‘是的，陛下。’阿难！理发师回答尼弥王。

阿难！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理发师看见尼弥王的头上长白头发。看见后，对尼弥王这么说：

‘天使出现了，陛下的头上长白发被看见了。’

‘那样的话，亲爱的理发师！以小镊子彻底地拔起白头发后，放在我的手掌上。’

‘是的，陛下。’阿难！理发师回答尼弥王后，以小镊子彻底地拔起白头发，放在尼弥王的手掌上。

阿难！那时，尼弥王给与理发师最好的村落后，派人召唤长男太子，然后这么说：

‘太子儿！我的天使出现了，头上长白发被看见了，又，我已受用人的诸欲，这是要遍求天之诸欲的时候，来！太子儿！你继承这王位，而我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么，太子儿！当你看见头上长白头发时，那时，给与理发师最好的村落，在王位上善训诫长男太子后，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你应该使被我设立的这个善的行法转起，不要成为最后一人。太子儿！当存在一对男子时，这样善的行法断绝，则他是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人。（因此）太子儿！我这么说：“你应该使被我设立的这个善的行法转起，不要成为最后一人。”’

阿难，那时，尼弥王给与理发师最好的村落，在王位上善训诫长男太子后，就在这摩伽提婆芒果园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他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以与悲俱行之心……

（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舍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舍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

阿难！尼弥王玩了八万四千年儿童游戏，作了八万四千年副王，作了八万四千年国王，就在这摩伽提婆芒果园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行梵行八万四千年，修习四梵住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梵天世界。

阿难！尼弥王有儿子名叫葛拉乐若那葛，他不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善的行法断了，他成为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人。

阿难！你会这么想：‘那时设立那个善的行法的摩伽提婆王是别人。’但，阿难！不应该这样认为，我是那时的摩伽提婆王，我设立那个善的行法，后来的人们使被我设立的那个善的行法转起。但，阿难！那个善的行法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只往生梵天世界。但，阿难！现在被我设立的善的行法导向一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而，阿难！什么是现在被我设立的善的行法，导向一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呢？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阿难！这是现在被我设立的善的行法，导向一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阿难！我对你们说：‘你们应该使被我设立的这善的行法转起，不要成为最后一人。’阿难！当存在一对男子时，这样善的行法断绝，则他是他们之中的最后一

人。（因此）阿难！我对你们这么说：“你们应该使被我设立的这个善的行法转起，不要成为最后一人。”’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摩伽提婆经第三终了。

84、摩偷罗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尊者摩诃迦旃延住在摩偷罗的孤达林。

摩偷罗国王阿盘提子听说：

“先生！沙门迦旃延住在摩偷罗的孤达林，又，那位迦旃延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他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慧者、多闻者、雄辩者、应辩善巧者、年长者、阿罗汉。’见到像这样的阿罗汉们，那就好了！”

那时，摩偷罗国王阿盘提子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后，登上一辆吉祥车，然后以国王的威势盛况，为了见尊者摩诃迦旃延，一辆辆吉祥车从摩偷罗出发，以车辆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车步行，去见尊者摩诃迦旃延。抵达后，与尊者摩诃迦旃延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摩偷罗国王阿盘提子对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么说：

“迦旃延先生！婆罗门们这么说：‘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婆罗门是白净阶级，其他的是黑色阶级；婆罗门被净

化，不是非婆罗门；婆罗门是梵天自己从口所生之子，梵天所生，梵天所化作，梵天的继承者。’这里，迦旃延尊师怎么说？”

“大王！这只是世间中的声音：‘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婆罗门是白净阶级，其他的是黑色阶级；婆罗门被净化，不是非婆罗门；婆罗门是梵天自己从口所生之子，梵天所生，梵天所化作，梵天的继承者。’大王！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这只是依世间中的声音：‘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大王！你怎么想：如果刹帝力以财物、谷物、银、金而成功，会有刹帝力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吗？会有婆罗门……会有毗舍……会有首陀罗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吗？”

“迦旃延先生！如果刹帝力以财物、谷物、银、金而成功，会有刹帝力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会有婆罗门……会有毗舍……会有首陀罗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婆罗门以财物、谷物、银、金而成功，会有婆罗门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吗？会有毗舍……会有首陀罗……会有刹帝力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吗？”

“迦旃延先生！如果婆罗门以财物、谷物、银、金而成功，会有婆罗门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

服侍，会有毗舍……会有首陀罗……会有刹帝力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毗舍以财物、谷物、银、金而成功，会有毗舍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吗？会有首陀罗……会有刹帝力……会有婆罗门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吗？”

“迦旃延先生！如果毗舍以财物、谷物、银、金而成功，会有毗舍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会有首陀罗……会有刹帝力……会有婆罗门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首陀罗以财物、谷物、银、金而成功，会有首陀罗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吗？会有刹帝力……会有婆罗门……会有毗舍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吗？”

“迦旃延先生！如果首陀罗以财物、谷物、银、金而成功，会有首陀罗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会有刹帝力……会有婆罗门……会有毗舍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好听话的服侍。”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这样存在时，这四种阶级是平等或不是呢？或者，这里，以你来说，如何？”

“当然，迦旃延先生！如果这样存在时，这四种阶级是平等的，这里，我看不出任何差异。”

“大王！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这只是依世间中的声音：‘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大王！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刹帝力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瞋恚心者、邪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或不会呢？或者，这里，以你来说，如何？”

“迦旃延先生！如果刹帝力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瞋恚心者、邪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里，对我是这样的，我从阿罗汉所听到的是这样的。”

“大王！好！好！大王！你这么想，好！你从阿罗汉所听到的，好！大王！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婆罗门……（中略）这里，如果毗舍……（中略）这里，如果首陀罗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瞋恚心者、邪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或不会呢？或者，这里，以你来说，如何？”

“迦旃延先生！如果首陀罗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里，对我是这样的，我从阿罗汉所听到的是这样的。”

“大王！好！好！大王！你这么想，好！你从阿罗汉所听到的，好！大王！你怎么想：如果这样存在时，这四种阶级是平等或不是呢？或者，这里，以你来说，如何？”

“当然，迦旃延先生！如果这样存在时，这四种阶级是平等的，这里，我看不出任何差异。”

“大王！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这只是依世间中的声音：‘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大王！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刹帝力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无瞋恚心者、正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善趣、天界，或不会呢？或者，这里，以你来说，如何？”

“迦旃延先生！如果刹帝力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无瞋恚心者、正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善趣、天界，这里，对我是这样的，我从阿罗汉所听到的是这样的。”

“大王！好！好！大王！你这么想，好！你从阿罗汉所听到的，好！大王！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婆罗门……这里，如果毗舍……这里，如果首陀罗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善趣、天界，或不会呢？或者，这里，以你来说，如何？”

“迦旃延先生！如果首陀罗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善趣、天界，这里，对我是这样的，我从阿罗汉所听到的是这样的。”

“大王！好！好！大王！你这么想，好！你从阿罗汉所听到的，好！大王！你怎么想：如果这样存在时，这四种阶级是平等或不是

呢？或者，这里，以你来说，如何？”

“当然，迦旃延先生！如果这样存在时，这四种阶级是平等的，这里，我看不出任何差异。”

“大王！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这只是依世间中的声音：‘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大王！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刹帝力入侵人家、掠夺、窃盗、拦路抢劫，诱拐人妻，如果你的男子们抓住他后，来见你：‘陛下！这人是盗贼罪犯，任你处罚吧。’你会怎么做？”

“迦旃延先生！我们会杀他，或罚款，或驱逐，或依缘而做。那是什么原因呢？迦旃延先生！因为他之前的‘刹帝力’名称已消失，只名为盗贼。”

“大王！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婆罗门……这里，如果毗舍……这里，如果首陀罗入侵人家、掠夺、偷夺、拦路抢劫，诱拐人妻，如果你的男子们抓住他后，来见你：‘陛下！这人是盗贼罪犯，任你处罚吧。’你会怎么做？”

“迦旃延先生！我们会杀他，或会罚款，或会驱逐，或依他想的而作。那是什么原因呢？迦旃延先生！因为他之前的‘首陀罗’名称已消失，只名为盗贼。”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这样存在时，这四种阶级是平等或不是呢？或者，这里，以你来说，如何？”

“当然，迦旃延先生！如果这样存在时，这四种阶级是平等的，这里，我看不出任何差异。”

“大王！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这只是依世间中的声音：‘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大王！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刹帝力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是离杀生、离未给予而取、离妄语、停止晚上吃食物、一日一食者，梵行者、持戒者、善法者，你会怎么做？”

“迦旃延先生！我们会问讯，或会起立以座位迎接，或会邀请，或会招待他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或会如法地安排守护、防护、保护。那是什么原因呢？迦旃延先生！因为他之前的‘刹帝力’名称已消失，只名为沙门。”

“大王！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婆罗门……这里，如果毗舍……这里，如果首陀罗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是离杀生、离未给予而取、离妄语、停止晚上吃食物、一日一食者，梵行者、持戒者、善法者，你会怎么做？”

“迦旃延先生！我们会问讯，或会起立以座位迎接，或会邀请，或会招待他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或会如法地安排守护、防护、保护。那是什么原因呢？迦旃延先生！因为他之前的‘首陀罗’名称已消失，只名为沙门。”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这样存在时，这四种阶级是平等或不是呢？或者，这里，以你来说，如何？”

“当然，迦旃延先生！如果这样存在时，这四种阶级是平等的，这里，我看不出任何差异。”

“大王！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这只是依世间中的声音：‘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婆罗门是白净阶级，其他的是黑色阶级；婆罗门被净化，不是非婆罗门；婆罗门是梵天自己从口所生之子，梵天所生，梵天所化作，梵天的继承者。’”

当这么说时，摩偷罗国王阿盘提子对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么说：

“太伟大了，迦旃延先生！太伟大了，迦旃延先生！迦旃延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迦旃延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迦旃延尊师、法、比丘僧团，从今天起，请迦旃延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终生归依。”

“大王！你不要归依我，请你归依那我所归依的世尊。”

“迦旃延先生！但，现在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住在哪里？”

“大王！现在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已般涅盘。”

“迦旃延先生！如果我们听到那世尊在十由旬处，我们会为了见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走十由旬；如果我们听到那世尊在二十由旬、三十由旬、四十由旬、五十由旬处，我们会为了见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走五十由旬；如果我们听到那世尊在一百由旬处，我们会为了见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走一百由旬。

迦旃延先生！但由于那世尊已般涅盘，我们归依已般涅盘的世尊、法、比丘僧团，请迦旃延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摩偷罗经第四终了。

85、菩提王子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婆祇国苏苏马拉山之配沙卡拉林的鹿野苑。

当时，菩提王子名叫红莲的宫殿刚完成不久，未被沙门、婆罗门，或任何人住过。那时，菩提王子召唤散若葛之子学生婆罗门：

“来！亲爱的散若葛之子！请你去见世尊，抵达后，请你以我的名义以头礼拜世尊的足，请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说）：‘大德！菩提王子以头礼拜世尊的足，他询问（你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请你这么说：‘大德！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菩提王子的饮食（供养）。’”

“是的，先生!”散若葛之子学生婆罗门回答菩提王子后，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散若葛之子学生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菩提王子以头礼拜乔达摩尊师的足，他询问（你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他这么说：‘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菩提王子的饮食（供养）。’”

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散若葛之子学生婆罗门知道世尊同意了后，起座去见菩提王子。抵达后，对菩提王子这么说：

“我以尊师的名义对那位乔达摩尊师说：‘菩提王子以头礼拜乔达摩尊师的足，他询问（你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他这么说：‘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菩提王子的饮食（供养）。’而被乔达摩尊师同意了。”

那时，那夜过后，菩提王子在自己的住处准备胜妙的硬食与软食后，以白色的布铺红莲宫殿直到最下面一个阶梯，然后召唤散若葛之子学生婆罗门：

“来！亲爱的散若葛之子！请你去见世尊，抵达后，请你通知世尊时候已到：‘大德！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

“是的，先生！”散若葛之子学生婆罗门回答菩提王子后，去见世尊。抵达后，通知世尊时候已到：“乔达摩尊师！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菩提王子的住处。

当时，菩提王子站在门屋外等候世尊。菩提王子看见世尊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出去会见世尊后，问讯，接着以世尊在前面，去红莲宫殿。

那时，世尊在最下面一个阶梯附近站立。

那时，菩提王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踩上布，请善逝踩上布，这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当这么说时，世尊变得沉默。

第二次，……（中略）。

第三次，菩提王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踩上布，请善逝踩上布，这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那时，世尊回顾尊者阿难。那时，尊者阿难对菩提王子这么说：

“王子！请将布收起来，世尊不踩布条，如来怜悯后代的人。”

那时，菩提王子收起布后，在红莲宫殿的上层设置座位。

那时，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登上红莲宫殿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

那时，菩提王子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满足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

那时，世尊食用完毕手离钵时，菩提王子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菩提王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这么想：‘乐不能经由乐证得，乐能经由苦证得。’”

“王子！当我正觉以前，还是未现正觉的菩萨时，这么想：‘乐不能经由乐证得，乐能经由苦证得。’王子！过些时候，当正值年轻，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父母不欲、泪满面、哭泣着时，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当这么出家成为什么是善的寻求者，遍求无上殊胜的寂静处时，我去见阿拉勒-葛拉幺。抵达后，对阿拉勒-葛拉幺这么说：‘葛拉幺贤友！我想要在这法、律中行梵行。’王子！当这么说时，阿拉勒-葛拉幺对我这么说：‘尊者可以住，此法是像这样有智的男子不久就

能以证智自作证自己老师的（教义）后进入而住的。’王子！我不久就迅速地学得那个法，王子！就只以那些唇诵与复诵程度，我（能）说智语与上座语，我自称：‘我知道，我看见。’我与其他人（都能）。王子！我这么想：‘阿拉勒-葛拉幺非只以信而宣说：“我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阿拉勒-葛拉幺确实住于知道与看见此法。’

王子！那时，我去见阿拉勒-葛拉幺。抵达后，对阿拉勒-葛拉幺这么说：‘葛拉幺贤友！什么情形你宣说：“我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呢？’王子！当这么说时，阿拉勒-葛拉幺宣说无所有处。王子！我这么想：‘非只阿拉勒-葛拉幺有信，我也有信；非只阿拉勒-葛拉幺有活力，……（中略）念……定……慧，我也有慧，让我为作证阿拉勒-葛拉幺宣说：“我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的那个法而努力。’王子！我不久就急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那个法。

王子！那时，我去见阿拉勒-葛拉幺。抵达后，对阿拉勒-葛拉幺这么说：‘葛拉幺贤友！就这个范围，你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此法吗？’‘贤友！就这个范围，我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此法。’‘贤友！就这个范围，我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贤友！这是我们的获得，这是我们的好获得：我们看见像这样尊者的同梵行者。像这样，凡我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的法，也是你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的法；凡你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的法，也是我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的法，像这样，凡我知道的法，也是你

知道的法；凡你知道的法，也是我知道的法，像这样，我怎样你就怎样；你怎样我就怎样，来！贤友！现在，令我们两个照顾此众。’王子！像这样，我的老师阿拉勒-葛拉幺置徒弟的我与他自己等同，并且以伟大的敬奉尊敬我。王子！我这么想：‘此法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只往生到无所有处。’王子！我不满意那个法、嫌厌那个法而离开了。

王子！我（仍）是什么是善的寻求者，当遍求无上殊胜的寂静处时，我去见巫大葛-辣幺之子。抵达后，对巫大葛-辣幺之子这么说：‘贤友！我想要在这法、律中行梵行。’王子！当这么说时，巫大葛-辣幺之子对我这么说：‘尊者可以住，此法是像这样有智的男子不久就能以证智自作证自己老师的（教义）后进入而住的。’王子！我不久就迅速地学得那个法，王子！就只以那些唇诵与复诵程度，我（能）说智语与上座语，我自称：‘我知道，我看见。’我与其他人（都能）。王子！我这么想：‘辣幺非只以信而宣说：“我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辣幺确实住于知道与看见此法。’

王子！那时，我去见巫大葛-辣幺之子。抵达后，对巫大葛-辣幺之子这么说：‘贤友！什么情形辣幺宣说：“我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呢？’王子！当这么说时，巫大葛-辣幺之子宣说非想非非想处。王子！我这么想：‘非只辣幺有信，我也有信；非只辣幺有活力，……（中略）念……定……慧，我也有慧，让我为作证辣幺宣说：“我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的那个法而努力。’王子！我不久就急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那个法。

王子！那时，我去见巫大葛-辣幺之子。抵达后，对巫大葛-辣幺之子这么说：‘贤友！就这个范围，辣幺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此法吗？’‘贤友！就这个范围，辣幺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此法。’‘贤友！就这个范围，我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贤友！这是我们的获得，这是我们的好获得：我们看见像这样尊者的同梵行者。像这样，凡辣幺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的法，也是你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的法；凡你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的法，也是辣幺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的法，像这样，凡辣幺证知的法，也是你知道的法；凡你知道的法，也是辣幺证知的法，像这样，辣幺怎样你就怎样；你怎样辣幺就怎样，来！贤友！现在，你照顾此众。’王子！像这样，我的同梵行者巫大葛-辣幺之子置我于等同老师的地位，并且以伟大的敬奉尊敬我。王子！我这么想：‘此法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只往生到非想非非想处。’王子！我不满意那个法、嫌厌那个法而离开了。

王子！我（仍）是什么是善的寻求者，当遍求无上殊胜的寂静处时，在摩揭陀国次第进行游行，抵达优楼频螺的谢那镇，在那里，看见令人愉快的土地，一处清净的丛林，有清澈流动、令人愉快美丽河岸的小河，附近有托钵的村落。王子！我这么想：‘先生！确实是令人愉快的土地，一处清净的丛林，有清澈流动、令人愉快美丽河岸的小河，附近有托钵的村落，对欲求努力的善男子来说，这确实是适合努力处。’王子！我就在那里坐下来（而心想）：‘这是适合努力处。’

王子！有三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王子！犹如

被放置在水中湿且带树汁的柴，那时，如果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走来（而心想）：‘我将生火，我将显现热。’王子！你怎么想：那位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钻被放置在水中湿且带树汁的柴，是否能生火、能显现热呢？”

“不，乔达摩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乔达摩先生！因为那是湿且带树汁的柴，又被放置在水中，那位男子最终只会有疲劳与恼害的分。”

“同样的，王子！凡任何沙门、婆罗门住于身与心不远离欲，并且，他们自身内在的关于欲之欲的意欲、欲爱、欲迷、欲渴、欲的焦热没被完全舍断、完全止灭，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他们不可能有智、见、无上正觉，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没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他们也不可能有智、见、无上正觉，王子！这是第一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

其次，王子！第二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王子！犹如被放置在远离水处湿且带树汁的柴，那时，如果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走来（而心想）：‘我将生火，我将显现热。’王子！你怎么想：那位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钻被放置在远离水处湿且带树汁的柴，是否能生火、能显现热呢？”

“不，乔达摩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乔达摩先生！因为那是湿且带树汁的柴，即使被放置在远离水处，那位男子最终只会有疲劳与恼害的分。”

“同样的，王子！凡任何沙门、婆罗门住于身与心远离欲，但，他们自身内在的关于欲之欲的意欲、欲爱、欲迷、欲渴、欲的焦热没被完全舍断、完全止灭，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他们不可能有智、见、无上正觉，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没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他们也不可能有智、见、无上正觉，王子！这是第二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

其次，王子！第三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王子！犹如被放置在远离水处的干枯柴，那时，如果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走来（而心想）：‘我将生火，我将显现热。’王子！你怎么想：那位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钻被放置在远离水处的干枯柴，是否能生火、能显现热呢？”

“是的，乔达摩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乔达摩先生！因为那是干枯柴，又，它被放置在远离水处。”

“同样的，王子！凡任何沙门、婆罗门住于身与心远离欲，并且，他们自身内在的关于欲之欲的意欲、欲爱、欲迷、欲渴、欲的焦热被完全舍断、完全止灭，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他们能有智、见、无上正觉，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没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他们也能有智、见、无上正觉，王子！这是第三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王子！这些是三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

王子！我这么想：‘让我紧扣牙齿、舌抵上颚后，以心抑止、压迫、破坏心。’王子！我紧扣牙齿、舌抵上颚后，以心抑止、压迫、破坏心。王子！当我紧扣牙齿、舌抵上颚后，以心抑止、压迫、破坏心时，汗从腋窝释出。王子！犹如有力气的男子捉住较弱男子的头或肩膀后，能抑止、压迫、破坏，同样的，王子！当我紧扣牙齿、舌抵上颚后，以心抑止、压迫、破坏心时，汗从腋窝释出。而，我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念已现前而不忘失，但，我的身体以那努力之苦成为激动的、不安息的、被努力征服的。

王子！我这么想：‘让我修无呼吸禅。’王子！我抑止从口与鼻的呼气与吸气。王子！当我抑止从口与鼻的呼气与吸气时，有风从耳孔出来的激烈声音。王子！犹如铁匠吹火的咕噜咕噜激烈声音。同样的，王子！当我抑止从口与鼻的呼气与吸气时，有风从耳孔出来的激烈声音。而，我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念已现前而不忘失，但，我的身体以那努力之苦成为激动的、不安息的、被努力征服的。

王子！我这么想：‘让我修无呼吸禅。’王子！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王子！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有激烈的风穿过头。王子！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以锐利的刀刃劈开头，同样的，王子！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有激烈的风穿过头。而，我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念已现前而不忘失，但，我的身体以那努力之苦成为激动的、不安息的、被努力征服的。王子！像这样，我的已生起的苦受不持续遍取心。

王子！我这么想：‘让我修无呼吸禅。’王子！我抑止从口、鼻、

耳的呼气与吸气。王子！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在头里有激烈的头痛。王子！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以坚固的皮绳绑（在头上）的头箍，同样的，王子！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在头里有激烈的头痛。而，我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念已现前而不忘失，但，我的身体以那努力之苦成为激动的、不安息的、被努力征服的。

王子！我这么想：‘让我修无呼吸禅。’王子！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王子！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有激烈的风切开腹部。王子！犹如熟练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以锐利的牛刀切开腹部，同样的，王子！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有激烈的风切开腹部。而，我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念已现前而不忘失，但，我的身体以那努力之苦成为激动的、不安息的、被努力征服的。

王子！我这么想：‘让我修无呼吸禅。’王子！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王子！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在身体里有激烈的热病。王子！犹如犹如两位有力气的男子各捉住较弱男子一边手臂后，在炭火坑上烧、烤，同样的，王子！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在身体里有激烈的热病。而，我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念已现前而不忘失，但，我的身体以那努力之苦成为激动的、不安息的、被努力征服的。

王子！甚至（一些）天神们看见我后，这么说：‘沙门乔达摩死了。’一些天神们这么说：‘沙门乔达摩没死，但濒死中。’一些天神

们这么说：‘沙门乔达摩没死，也非濒死中，沙门乔达摩是阿罗汉，像这样就是阿罗汉的住处。’

王子！我这么想：‘让我实行所有食物的断绝。’王子！那时，天神们来见我后，这么说：‘亲爱的先生！你不要实行所有食物的断绝，如果你要实行所有食物的断绝，我们将从你的毛孔灌入那天的营养汁，以那个，将使你生存。’王子！我这么想：‘如果我自称全面禁食，这些天神将从我的毛孔灌入那天的营养汁，以那个，将使我生存。’王子！我拒绝那些天神，我说：‘够了！’

王子！我这么想：‘让我仅吃一点食物，每次一点点绿豆汁，或扁豆汁，或大豆汁，或碗豆汁。’王子！我仅吃一点食物，每次一点点绿豆汁，或扁豆汁，或大豆汁，或碗豆汁。王子！当我仅吃一点食物，每次一点点绿豆汁，或扁豆汁，或大豆汁，或碗豆汁时，身体到达极度消瘦，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肢体与小肢体成为犹如八十岁的关节、死时的关节；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臀部成为犹如骆驼的脚；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脊椎骨弯上弯下时成为犹如线球；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散坏肋骨成为犹如老会堂的散坏椽；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眼睛深陷眼窝中被看见犹如水光深陷在深井中被看见；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头皮枯萎凋谢犹如新鲜切下的苦瓜被风与热枯萎凋谢。

王子！‘我要摸腹部皮肤。’我就遍取了脊椎骨；‘我要摸脊椎骨。’我就遍取了腹部皮肤，王子！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腹部皮肤被黏到脊椎骨；王子！‘我要大便或小便。’以那样少的食物我就在那里脸向下倒下；王子！我以手顺序摩擦肢体想要使那个身体苏息，王

子！以那样少的食物，当我以手顺序摩擦肢体时，身上的毛（都）根部腐败而掉下来。王子！甚至人们看见我后，这么说：‘沙门乔达摩是黑的。’一些人这么说：‘沙门乔达摩不是黑的，沙门乔达摩不是黑褐色的。’一些人这么说：‘沙门乔达摩不是黑的，也非黑褐色的，沙门乔达摩是金色的。’王子！以那样少的食物我那遍净的、皎洁的肤色已被破坏。

王子！我这么想：‘凡任何过去世的沙门或婆罗门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这就是最高的了，没有更高于这样的；凡任何未来世的沙门或婆罗门将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这就是最高的了，没有更高于这样的，凡任何现在的沙门或婆罗门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这就是最高的了，没有更高于这样的，但，以这辛辣的苦行我不证得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会有其他觉的道路吗？’

王子！我这么想：‘又，我自证在父亲释迦的作业中，当（我）坐在阎浮树的荫凉处时，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那会是觉的道路吗？’王子！跟随着忆念，我识知：‘这就是觉的道路。’王子！我这么想：‘我为何害怕那欲之外、不善法之外的乐呢？’王子！我这么想：‘我不害怕那欲之外、不善法之外的乐。’

王子！我这么想：‘以这样到达极度消瘦的身体不容易证得那种乐，让我吃饭粥固体食物。’王子！我吃饭粥固体食物。王子！当

时，侍奉我的五比丘们心想：‘凡沙门乔达摩证得法者，他将告知我们。’王子！当我吃了饭粥固体食物，那时，那些五比丘嫌厌后，离开我：‘沙门乔达摩成为奢侈者、努力的背离者，已来到奢侈的。’

王子！我吃饭粥固体食物后，恢复力气，从离欲、离不善法后，我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我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我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我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我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我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中略）像这样，我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王子！这是在初夜被我证得的第一明，当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无明已被破坏，明已生起；黑暗已被破坏，光明已生起。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我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生之智，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中略）王子！这是在中夜被我证得的第二明，当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无明已被破坏，明已生起；黑暗已被破坏。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我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我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集。’如实了知：‘这是苦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了知：‘这些是烦恼。’如实了知：‘这是烦恼集。’如实了知：‘这是烦恼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我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我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王子！这是在后夜被我证得的第三明，当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无明已被破坏，明已生起；黑暗已被破坏。

王子！我这么想：‘被我证得的这个法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然而，这世代在阿赖耶中欢乐，在阿赖耶中得欢乐，在阿赖耶中得喜悦；又，对在阿赖耶中欢乐，在阿赖耶中得欢乐，在阿赖耶中得喜悦的世代来说，此处是难见的，即：特定的缘性、缘起；此处也是难见的，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着的断念，渴爱的灭尽、离贪、灭、涅盘。如果我教导法，如果对方不了解我，那对我是疲劳，那对我是恼害。’王子！于是，这以前未曾听闻，不可思议的偈颂出现在我的心中：

‘被我困难证得的，现在没有被知道的必要，

此法不易被贪与瞋征服者现正觉。

逆流而行的、微妙的，甚深的、难见的、微细的（法），

被贪所染者、被大黑暗覆盖者看不见。’

王子！当我像这样深虑时，心倾向于不活动，不教导法。

王子！那时，梵王娑婆主以心思量我心中的深思后，这么想：‘先生！世界（要）灭亡了，先生！世界（要）消失了，确实是因为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的心倾向于不活动，不教导法。’王子！那时，梵王娑婆主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世尊面前。王子！那时，梵王娑婆主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后，向我合掌鞠躬，然后对我这么说：‘大德！请世尊教导法！请善逝教导法！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由（该）法的未听闻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王子！这就是梵王娑婆主所说。说了这个后，他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从前，在摩揭陀出现被垢者构思的不清净法，

请开启不死之门！令他们听闻离垢者随觉之法。

如站在岩山山顶，能看见全部的人，

同样的，善慧者、一切眼者登上法所成高楼，

已离愁者，看着陷入愁、被生与老征服的人们。

请起来吧！英雄！战场上的胜利者！商队领导者、无负债者行于世间，

世尊！请教导法吧！将（会）有了知者的。’

王子！那时，我知道梵天劝请后，缘于对众生的悲悯，以佛眼观察世间。当我以佛眼观察世间时，看见少尘垢的、多尘垢的；利根

的、弱根的；善相的、恶相的；易受教的、难受教的；一些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另一些不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众生，犹如在青莲池、红莲池、白莲池中，一些青莲、红莲、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依止于水面下，沉在水下生长；一些青莲、红莲、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与水面同高而住立；一些青莲、红莲、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升出水面而住立，不被水染着。同样的，当我以佛眼观察世间时，看见少尘垢的、多尘垢的；利根的、弱根的；善相的、恶相的；易受教的、难受教的；一些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另一些不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众生。王子！那时，我以偈颂回答梵王娑婆主：

‘不死之门已对他们开启，让那些有耳者舍（邪）信，

恼害想的熟知者，梵天！我不在人间说胜妙法。’

王子！那时，梵王娑婆主（心想）：‘对教导法，世尊已给了机会。’向我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王子！我这么想：‘我应该第一个教导谁法呢？谁将迅速地了知此法呢？’王子！我这么想：‘这位阿拉勒-葛拉幺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慧者、长时间少尘垢之类者，让我第一个教导阿拉勒-葛拉幺法，他将迅速地了知此法。’王子！那时，诸天来见我后，这么说：‘大德！阿拉勒-葛拉幺已死七天了。’而我的智与见生起：‘阿拉勒-葛拉幺已死七天了。’王子！我这么想：‘阿拉勒-葛拉幺是大损失者，因为，如果他听闻此法，他能迅速地了知。’

王子！我这么想：‘我应该第一个教导谁法呢？谁将迅速地了知

此法呢？’王子！我这么想：‘这位巫大葛-辣幺之子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慧者、长时间少尘垢之类者，让我第一个教导巫大葛-辣幺之子法，他将迅速地了知此法。’王子！那时，诸天来见我后，这么说：‘大德！巫大葛-辣幺之子昨晚已死了。’而我的智与见生起：‘巫大葛-辣幺之子昨晚已死了。’王子！我这么想：‘巫大葛-辣幺之子是大损失者，因为，如果他听闻此法，他能迅速地了知。’

王子！我这么想：‘我应该第一个教导谁法呢？谁将迅速地了知此法呢？’王子！我这么想：‘（那）群五比丘们对我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在我自我努力时侍奉我，让我第一个教导（那）群五比丘们法。’王子！我这么想：‘现在，（那）群五比丘们住在哪里呢？’王子！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那）群五比丘们住在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王子！那时，我如我意地住在优楼频螺后，向波罗奈出发游行。

王子！邪命派外道巫玻葛在伽耶与正觉处中间看见我在旅途中。看见后，对我这么说：‘贤友！你的诸根明净，肤色清净、皎洁，贤友！你指定谁出家呢？谁是你的大师呢？你选择谁的法呢？’王子！当这么说时，我以偈颂对邪命派外道巫玻葛说：

‘我是征服一切者、已知一切者，在一切法上不沾污者，

舍断一切者、渴爱灭尽的解脱者，以自己的证智，我能指定谁（为师）呢？

没有我的老师，与我等同者未被发现，

在包括天的世界中，没有与我对等者。

因为我是世间中的阿罗汉，我是无上大师，

我是单独的正自觉者，我是已平静者、已涅盘者。

我将去迦尸城，转动法轮，

在已变成盲目的世界中，我将击不死的大鼓。’

‘贤友！如你自称，你值得是无边的胜利者。’

‘胜利者确实就像我，已达到烦恼的灭尽，

我的恶不善法已被征服，因此，巫玻葛！我是胜利者。’

王子！当这么说时，邪命派外道巫玻葛说：‘但愿是吧，贤友！’然后摇摇头，取了旁道离开。

王子！那时，我次第进行游行，来到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去见（那）群五比丘们。王子！（那）群五比丘们看见我远远地走来。看见后，互相决定：‘贤友们！这位奢华、以奢华迷失而离开努力、以奢华退转的沙门乔达摩来了，他既不应该被问讯，也不应该被起立（欢迎），也不应该被接过衣钵（放置），但座位应该被设置，如果他想坐就坐。’王子！当我抵达时，（那）群五比丘们不能如自己商议的决定，有人迎接我，有人接过衣钵（放置），有人设置座位，有人供给洗脚水，但他们以贤友称呼我。

王子！当这么说时，我对（那）群五比丘们这么说：‘王子！你们不要以名字与贤友称呼如来，王子！如来是阿罗汉、正自觉者，王子！你们要倾耳，已证得不死，我将教诫、教导法，当依所教诫的那样实行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

王子！当这么说时，（那）群五比丘们对我这么说：‘乔达摩贤友！以那种行动、以那种行道、以那种苦行，你都未证得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何况现在奢华、以奢华迷失而离开努力、以奢华退转的你将证得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王子！当这么说时，我对（那）群五比丘们这么说：‘王子！如来没奢华、没以奢华而迷失离开努力、没以奢华退转，王子！如来是阿罗汉、正自觉者，王子！你们要倾耳，已证得不死，我将教诫、教导法，当依所教诫的那样实行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

王子！第二次，（那）群五比丘们对我这么说：‘乔达摩贤友！以那种行动、以那种行道、以那种苦行，你都未证得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何况现在奢华、以奢华迷失而离开努力、以奢华退转的你将证得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第二次，王子！当这么说时，我对（那）群五比丘们这么说：‘王子！如来没奢华、……（中略）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

王子！第三次，（那）群五比丘们对我这么说：‘乔达摩贤友！以那种行动、以那种行道、以那种苦行，你都未证得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何况现在奢华、以奢华迷失而离开努力、以奢华退转的你将证得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王子！当这么说时，我对（那）群五比丘们这么说：‘王子！你们证知我以前曾像这样说吗？’‘不，大德！’‘王子！如来是阿罗汉、正自觉者，王子！你们要倾

耳，已证得不死，我将教诫、教导法，当依被所诫的那样实行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

王子！我能够说服（那）群五比丘们。王子！（有时）我教诫两位比丘，三位比丘为了托钵而行，三位比丘为了托钵而行后，因为那样带来使我们一群六人生存（的食物）。王子！（有时）我教诫三位比丘，二位比丘为了托钵而行，二位比丘为了托钵而行后，因为那样带来使我们一群六人生存（的食物）。

王子！那时，当（那）群五比丘们被我这样训诫、这样教诫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

当这么说时，菩提王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当比丘得到如来的教导时，他多久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呢？”

“那样的话，王子！就这情况我要反问你，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王子！你怎么想：你是关于骑象使钩技术的熟练者吗？”

“是的，大德！我是关于骑象使钩技术的熟练者。”

“王子！你怎么想：如果这位男子走来（而说）：‘菩提王子知道骑象使钩技术，我要跟他学骑象使钩技术。’如果他是无信者，他不能达到被有信者得到的程度；如果他是多病者，他不能达到被少病者得到的程度；如果他是狡猾者、伪诈者，他不能达到被不狡猾者、不

伪诈者得到的程度；如果他是懈怠者，他不能达到被活力已被发动者得到的程度；如果他是劣慧者，他不能达到被有慧者得到的程度，王子！你怎么想：那位男子是否能跟你学骑象使钩技术呢？”

“大德！当具备一项时，那位男子就不能跟我学骑象使钩技术，更不用说五项了。”

“王子！你怎么想：如果这位男子走来（而说）：‘菩提王子知道骑象使钩技术，我要跟他学骑象使钩技术。’如果他是有信者，他能达到被有信者得到的程度；如果他是少病者，他能达到被少病者得到的程度；如果他是不狡猾者、不伪诈者，他能达到被不狡猾者、不伪诈者得到的程度；如果他是活力已被发动者，他能达到被活力已被发动者得到的程度；如果他是有慧者，他能达到被有慧者得到的程度，王子！你怎么想：那位男子是否能跟你学骑象使钩技术呢？”

“大德！当具备一项时，那位男子就能跟我学骑象使钩技术，更不用说五项了。”

“同样的，王子！有这勤奋支，哪五个呢？王子！这里，比丘世有信者，他信如来的觉：‘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是少病者、少病恼者，具备好的消化力，不过寒、不过热，中间而能够勤奋。他是不狡猾者、不伪诈者，对大师或有智的同梵行者如实不夸大自己。他住于为了不善法的舍断、为了善法的具备而活力已被发动的，刚毅、坚固的努力，不轻忽在善法上的责任。他是有慧者，具备导向生起与灭没之慧；圣、洞察，导向苦的完

全灭尽（之慧）。王子！这些是五个勤奋支。

王子！当具备这五勤奋支的比丘得到如来的教导时，他七年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王子！别说七年，当具备这五勤奋支的比丘得到如来的教导时，他六年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王子！别说一年，当具备这五勤奋支的比丘得到如来的教导时，他七个月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王子！别说七个月，当具备这五勤奋支的比丘得到如来的教导时，他六个月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五个月……四个月……三个月……二个月……一个月……半个月，王子！别说半个月，当具备这五勤奋支的比丘得到如来的教导时，他七日夜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王子！别说七日夜，当具备这五勤奋支的比丘得到如来的教导时，他六日夜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五日夜……四日夜……三日夜……二日夜……一日夜，王子！别说一日夜，当具备这五勤奋支的比丘得到如来的教导时，他傍晚被教导，早上将证得特质；早上被教导，傍晚将证得特质。”

当这么说时，菩提王子对世尊这么说：

“啊！佛陀，啊！法，啊！法的被善说，确实是因为他傍晚被教导，早上将证得特质；早上被教导，傍晚将证得特质。”

当这么说时，散若葛之子学生婆罗门对朴提王子这么说：

“这位菩提尊师这样说：‘啊！佛陀，啊！法，啊！法的被善说。’而没归依那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

“亲爱的散若葛之子！不要这么说，亲爱的散若葛之子！不要这么说。亲爱的散若葛之子！这被我从母亲面前听闻、领受：亲爱的散若葛之子！有一次，世尊住在拘睒弥城瞿师罗园，那时，我的母亲怀孕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我的母亲对世尊这么说：‘大德！我的这胎儿，不论男或女，归依那世尊、法、比丘僧团，请世尊记得他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亲爱的散若葛之子！有一次，世尊就住在这婆祇国苏苏马拉山之配沙卡拉林的鹿野苑，那时，奶妈以腰带着我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奶妈（带着）我对世尊这么说：‘大德！这位菩提王子归依那世尊、法、比丘僧团，请世尊记得他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亲爱的散若葛之子！这是第三次，我归依那世尊、法、比丘僧团，请世尊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菩提王子经第五终了。

86、鸯掘摩罗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在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领土中，有位名叫鸯掘摩罗的盗贼，是凶暴者、血手者、执意杀害者、对活的生物不同情者，由于他，村非村；城镇非城镇；地方非地方，人们一个个被他杀了后，他戴上以（他们）手指作的项链。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收拾好住所，取钵与僧衣，走上前往盗贼鸯掘摩罗的路上。

牧牛人、牧家畜人、农夫、路人看见世尊走上前往盗贼鸯掘摩罗的路上。看见后，对世尊这么说：

“沙门！不要前往这条路，沙门！这条路上有位名叫鸯掘摩罗的盗贼，是凶暴者、血手者、执意杀害者、对活的生物不同情者，由于他，村非村；城镇非城镇；地方非地方，人们一个个被他杀了后，他戴上以（他们）手指作的项链。沙门！十人、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五十人成群前往这条路，他们仍栽在盗贼鸯掘摩罗的手上。”

当这么说时，世尊仍沉默而行。

第二次，牧牛人、……（中略）第三次，牧牛人、牧家畜人、农夫、路人对世尊这么说：

“沙门！不要前往这条路，沙门！这条路上有位名叫鸯掘摩罗的

盗贼，是凶暴者、血手者、执意杀害者、对活的生物不同情者，由于他，村非村；城镇非城镇；地方非地方，人们一个个被他杀了后，他戴上以（他们）手指作的项链，沙门！十人、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五十人成群前往这条路，他们仍栽在盗贼鸯掘摩罗的手上。”

那时，世尊沉默而行。

盗贼鸯掘摩罗看见世尊远远地走来。看见后，他这么想：

“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十人、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五十人成群前往这条路，他们仍栽在我的手上，但这位沙门却独自无伴，想强行走来，就让我夺取这位沙门的命吧！”

那时，盗贼鸯掘摩罗拿起刀与盾，背起弓与箭袋，然后从后面紧追世尊。

那时，世尊作出像那样的神通作为，使尽全力行走中的盗贼鸯掘摩罗不能追到自然行走中的世尊。

那时，盗贼鸯掘摩罗这么想：

“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以前，我能追到奔跑中的象，然后抓住；能追到奔跑中的马，然后抓住；能追到奔跑中的车，然后抓住；能追到奔跑中的鹿，然后抓住，但这位自然行走中的沙门，我尽全力行走却不能追到。”

他停下来，对世尊这么说：

“停止！停止！沙门！”

“鸯掘摩罗！我已停下来了，你也要停止。”

那时，盗贼鸯掘摩罗这么想：

“这些属于释迦人之子的沙门是实语者、自称真实者，但这位沙门在行走中却说：‘鸯掘摩罗！我已停下来了，你也要停止。’我应该质问这位沙门。”

那时，盗贼鸯掘摩罗以偈颂对世尊说：

“沙门！你在行走中，却说已停下来，

但我已停止，你说我未停。

沙门！我问你这道理：

为何你已停止而我未停？”

“鸯掘摩罗！我已于一切时停止：

对一切生存类放下了棍棒。

你对生物类无节制，

因此，我已停止而你未停。”

“已被长久尊敬的大仙，

实语者为我来到大森林。

听闻如此相应于法的偈颂，

我必将行舍断此恶。”

像这样，盗贼将刀与武器抛到深峻的悬崖地狱中。

盗贼礼拜善逝的足，就在那里乞求出家。

悲悯的佛陀、大仙、世间与包括天的那位大师，

那个时候说：“来！比丘！”就这样，他成为比丘状态。

那时，世尊以尊者鸯掘摩罗为随从沙门，前往舍卫城游行。

次第进行游行，来到舍卫城，在那里，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在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内宫门前有群众聚集，大声吵杂：

“陛下！在你的领土内有位名叫鸯掘摩罗的盗贼，是凶暴者、血手者、执意杀害者、对活的生物不同情者，由于他，村非村；城镇非城镇；地方非地方，人们一个个被他杀了后，他戴上以（他们）手指作的项链，请陛下制止他。”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以五百马骑一大早从舍卫城出发，进入园林，以车辆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车步行，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

“大王！怎么了？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沙罗王，或毗舍离的离车人，或其它敌王激怒你了吗？”

“大德！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沙罗王，或毗舍离的离车人，或其它敌王没激怒我，大德！在我的领土内有位名叫鸯掘摩罗的盗贼，是凶暴者、血手者、执意杀害者、对活的生物不同情者，由于他，村非村；城镇非城镇；地方非地方，人们一个个被他杀了后，他戴上以（他们）手指作的项链，大德！我要制止他。”

“大王！如果你看见鸯掘摩罗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是离杀生、离未给予而取、离妄语、一日一食者，梵行者、持戒者、善法者，你会怎么做？”

“大德！我们会问讯，或会起立以座位迎接，或会邀请，或会招

待他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或会如法地安排守护、防护、保护，但，大德！由于什么理由，破戒、恶法者将会有这样的持戒与自制呢？”

当时，尊者鸯掘摩罗坐在世尊不远处。

那时，世尊伸出右手后，对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

“大王！那位是鸯掘摩罗。”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变得害怕、僵硬、身毛竖立。

那时，世尊知道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恐惧、惊慌、身毛竖立后，对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

“大王！不要恐惧，对你，这里没有恐怖。”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害怕、僵硬、身毛竖立平静下来。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去见尊者鸯掘摩罗。抵达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尊者鸯掘摩罗这么说：

“大德！圣者是鸯掘摩罗吗？”

“是的，大王!”

“大德！圣者的父亲姓什么、母亲姓什么呢？”

“大王！父亲姓迦迦、母亲姓曼陀尼。”

“大德！愿圣迦迦、曼陀尼之子欢喜，我将会热心提供圣迦迦、曼陀尼之子的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

当时，尊者鸯掘摩罗是住林野者、食施食者、穿粪扫衣者、持三衣者。

那时，尊者鸯掘摩罗对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

“够了，大王！我的衣服已完备。”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实在不可思议啊，大德！实在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到此，世尊使没有调御的调御、未被平息的平息、未般涅盘的般涅盘，大德！我们不能以棍棒、刀，使之调御，但世尊以无棍棒、无刀调御他。

好了，大德！现在我们要走了，我们很忙，有很多该做的事。”

“大王！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吧。”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尊者鸯掘摩罗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当尊者鸯掘摩罗在舍卫城为了托钵次第而行时，看到某位分娩困难、分娩痛苦的妇人，看见后，他这么想：

“先生！众生确实受苦啊！先生！众生确实受苦啊！”

那时，尊者鸯掘摩罗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鸯掘摩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我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当我在舍卫城为了托钵次第而行时，看到某位分娩困难、分娩痛苦的妇人，看见后，我这么想：‘先生！众生确实受苦

啊！先生！众生确实受苦啊！’”

“那样的话，鸯掘摩罗！去见那位妇人。抵达后，你对那位妇人这么说：‘姊妹！从我出生后，我证知无故意夺取生物生命，以这真实，你会平安！胎儿会平安！’”

“大德！对我来说，那不是故意说妄语吗？大德！因为我故意夺取了许多生物生命。”

“那样的话，鸯掘摩罗！去见那位妇人。抵达后，你对那位妇人这么说：‘姊妹！从我以圣者之生而生后，我证知无故意夺取生物生命，以这真实，你会平安！胎儿会平安！’”

“是的，大德！”尊者鸯掘摩罗回答世尊后，就去见那位妇人。抵达后，对那位妇人这么说：

“姊妹！从我以圣者之生而生后，我证知无故意夺取生物生命，以这真实，你会平安！胎儿会平安！”

那时，那位妇人确实变为平安，胎儿变为平安。

那时，当尊者鸯掘摩罗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鸯掘摩罗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那时，尊者鸯掘摩罗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当时，有人丢土块打在尊者鸯掘摩罗的身体上；有人丢棍棒打在尊者鸯掘摩罗的身体上；有人丢小石头打在尊者鸯掘摩罗的身体上，那时，尊者鸯掘摩罗头破血流、钵破大衣裂去见世尊。

世尊看见尊者鸯掘摩罗头破血流、钵破大衣裂后，对尊者鸯掘摩罗这么说：

“你要忍耐！婆罗门！你要忍耐！婆罗门！

婆罗门！你应该在地狱被折磨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业的果报，婆罗门！你当生感受了。”

那时，尊者鸯掘摩罗独自静坐禅修时，感受了解脱乐，那时，他自说这优陀那：

“他以前放逸，之后不放逸，

他使这个世间明亮，如月脱离云。

他作的恶业被善覆盖，

他使这个世间明亮，如月脱离云。

年轻比丘确实在佛陀的教说上努力，

他使这个世间明亮，如月脱离云。

请我的敌人听闻说法，

请我的敌人在佛陀的教说上努力。

请我的敌人侍奉那些，

使他们接受法的人。

请我的敌人时常听闻与遵奉，

说忍耐、赞赏不敌对者的法。

愿他确实不伤害我，或任何其他者，
获得最高的寂静后，能守护懦弱者与坚强者。
治水者引导水，作箭者矫直箭，
木匠矫直木材，贤智者调御自己。
一些以棍棒、带钩棍子、鞭子使之调御，
我被像这样无棍无刀者调御。
我的名字是‘无害者’，但过去我是杀害者，
现在我真实如名字，不伤害任何人。
过去我是盗贼，有名的‘以手指作项链者’，
被大洪水飘流着，而归依了佛陀。
过去我是血手者，有名的‘以手指作项链者’，
看！我的归依，有之管道被根绝了。
作了像那样导向许多恶趣的业后，
被业的果报接触后，我不负债地吃食物。
他们从事放逸：缺乏智慧的愚痴人们，
有智慧者保护最上财产的不放逸。
请你们不要从事放逸，不要亲近欲与乐，
不放逸地修禅，以获得广大的安乐。
欢迎我的这不错考虑，不离去，
在被分类的诸法中，我已到达那最上的。
欢迎我的这不错考虑，不离去，
已得到三明，佛陀的教说都已作。”

鸯掘摩罗经第六终了。

附注：依菩提比丘长老在批注中的解说，鸯掘摩罗是波斯匿王的祭司（a chaplain）婆罗门 Bhaggava 之子；Takkasiā 的得意门生，因受同门嫉妒，造谣他与师母通奸，他的老师因此想毁了他，命令他带一千人的右手手指作为束修（an honorarium，酬金）。他就住在 Jālinī 林中，攻击过往旅人，剁下每一个人的一只右手手指，如花环般（as a garland）串起来戴在脖子上，经文一开头就是在他只差一位就达杀千人的时候，并且已决定杀下一位来的人。佛陀看见鸯掘摩罗的母亲已经在去见他的路上，并且知道鸯掘摩罗有成为阿罗汉果的条件，于是，赶在他母亲到前阻止他。

87、从可爱者所生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某位屋主可爱的、合意的独子死了，当死时，他变得既不工作，也不吃食物，他（持续）去墓地后，哭泣：“独子在哪里呢？独子在哪里呢？”

那时，那位屋主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那位屋主这么说：

“屋主！你的诸根不在自己的心中住立，你的诸根有变异。”

“大德！我的诸根怎将不是变异的呢！大德！因为，我可爱的、合意的独子死了，当死时，我变得既不工作，也不吃食物，我（持续）去墓地后，哭泣：‘独子在哪里呢？独子在哪里呢？’”

“屋主！正是这样，屋主！正是这样，屋主！因为，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

“大德！谁将会这么想：‘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呢？大德！因为，欢喜、喜悦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

那时，那位屋主不欢喜、反驳世尊所说后，起座里开。

当时，众多赌徒在世尊不远处以骰子赌博。那时，那位屋主去见那些赌徒。抵达后，对那些赌徒这么说：

“尊师们！这里，我去见沙门乔达摩。抵达后，向沙门乔达摩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尊师们！在一旁坐好后，沙门乔达摩对我这么说：‘屋主！你的诸根不在自己的心中住立，你的诸根有变异。’尊师们！当这么说时，我对沙门乔达摩这么说：‘大德！我的诸根怎将不是变异的呢！大德！因为，我可爱的、合意的独子死了，当死时，我变得既不工作，也不吃食物，我（持续）去墓地后，哭泣：“独子在哪里呢？独子在哪里呢？”’‘屋主！正是这样，屋主！正是这样，屋主！因为，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大德！谁将会这么想：“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呢？大德！因为，欢喜、喜悦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尊师们！那时，我不欢喜、反驳世尊所说后，起座里开。”

“屋主！正是这样，屋主！正是这样，屋主！因为，欢喜、喜悦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

那时，屋主（心想）：“我同意赌徒们。”而离开。

那时，这谈论之事次第地传入国王后宫。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召唤茉莉皇后：

“茉莉！这被你的沙门乔达摩所说：‘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

“大王！如果这是世尊所说，那就是这样。”

“不论沙门乔达摩怎么说，这位茉莉都非常随喜（而说）：‘大王！如果这是世尊所说，那就是这样。’犹如不论老师怎么对徒弟说，徒弟都非常随喜（而说）：‘正是这样，老师！正是这样，老师！’同样的，茉莉！不论沙门乔达摩怎么说，你都非常随喜（而说）：‘大王！如果这是世尊所说，那就是这样。’咄！茉莉！走开！（从我的视线）消失吧！”

那时，茉莉皇后召唤管胫婆罗门：

“来！婆罗门！请你去见世尊。抵达后，请你以我的名义以头礼拜世尊的足，请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并且说）：‘大德！茉莉皇后以头礼拜世尊的足，她问（你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请你这么说：‘大德！“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这是世尊所说的话吗？’彻底地记住世尊回答的后，应该告诉我，因为，世尊不说不实的。”

“是的，尊夫人！”管胫婆罗门回答茉莉皇后后，去见世尊。抵

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管胫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茉莉皇后以头礼拜乔达摩先生的足，她问（你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她这么说：‘大德！“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这是世尊所说的话吗？’”

“婆罗门！正是这样，婆罗门！正是这样，婆罗门！因为，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婆罗门！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婆罗门！从前，就在这舍卫城中，有某位女子的母亲死了，当她死时，她发狂、失心、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地走，然后这么说：‘你们是否看见我的母亲？你们是否看见我的母亲？’

婆罗门！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婆罗门！从前，就在这舍卫城中，有某位女子的父亲死了，……（中略）兄弟死了，……（中略）姊妹死了，……（中略）儿子死了，……（中略）女儿死了，……（中略）丈夫死了，……（中略），当他死时，她发狂、失心、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地走，然后这么说：‘你们是否看见我的丈夫？你们是否看见我的丈夫？’

婆罗门！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婆罗门！从前，就在这舍卫城中，有某位男子的母亲死了，当她死时，她发狂、失心、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

口到十字路口地走，然后这么说：‘你们是否看见我的母亲？你们是否看见我的母亲？’

婆罗门！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婆罗门！从前，就在这舍卫城中，有某位男子的父亲死了，……（中略）兄弟死了，……（中略）姊妹死了，……（中略）儿子死了，……（中略）女儿死了，……（中略）妻子死了，……（中略），当她死时，他发狂、失心、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地走，然后这么说：‘你们是否看见我的妻子？你们是否看见我的妻子？’

婆罗门！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婆罗门！从前，就在这舍卫城中，有某位女子去（投靠）亲戚的家，那些亲戚要夺下她的丈夫，然后想要将她给她不想要的其他人。那时，那位女子对丈夫这么说：‘老爷！我的亲戚们要夺下你，然后想要将我给我不想要的其他人。’那时，那位男子将那位女子砍成两半后自杀（，心想）：‘死后，我们将（还）是一对。’婆罗门！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

那时，管胫婆罗门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起座去见茉莉皇后。抵达后，将与世尊间的交谈全部告诉茉莉皇后。

那时，茉莉皇后去见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抵达后，对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

“大王！你怎么想：哇居莉公主对你来说是可爱的吗？”

“是的，茉莉！哇居莉公主对我来说是可爱的。”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哇居莉公主有变易、变异，你会生起愁、悲、苦、忧、绝望吗？”

“茉莉！哇居莉公主有变易、变异，那会是（我）生命的变异，我如何将不生起愁、悲、苦、忧、绝望呢？”

“大王！因此，这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说：‘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

“大王！你怎么想：袜色玻刹帝力女对你来说是可爱的吗？”

“是的，茉莉！袜色玻刹帝力女对我来说是可爱的。”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袜色玻刹帝力女有变易、变异，你会生起愁、悲、苦、忧、绝望吗？”

“茉莉！袜色玻刹帝力女有变易、变异，那会是（我）生命的变异，我如何将不生起愁、悲、苦、忧、绝望呢？”

“大王！因此，这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说：‘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

“大王！你怎么想：毗琉璃将军对你来说是可爱的吗？”

“是的，茉莉！毗琉璃将军对我来说是可爱的。”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毗琉璃将军有变易、变异，你会生起愁、悲、苦、忧、绝望吗？”

“茉莉！毗琉璃将军有变易、变异，那会是（我）生命的变异，我如何将不生起愁、悲、苦、忧、绝望呢？”

“大王！因此，这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

说：‘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

“大王！你怎么想：我对你来说是可爱的吗？”

“是的，茉莉！你对我来说是可爱的。”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我有变易、变异，你会生起愁、悲、苦、忧、绝望吗？”

“茉莉！你有变易、变异，那会是（我）生命的变异，我如何将不生起愁、悲、苦、忧、绝望呢？”

“大王！因此，这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说：‘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

“大王！你怎么想：迦尸与憍萨罗国对你来说是可爱的吗？”

“是的，茉莉！迦尸与憍萨罗国对我来说是可爱的，茉莉！以迦尸与憍萨罗国的威力，我们享用迦尸的檀香；戴花环、涂香料、香膏。”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迦尸与憍萨罗国有变易、变异，你会生起愁、悲、苦、忧、绝望吗？”

“茉莉！迦尸与憍萨罗国有变易、变异，那会是（我）生命的变异，我如何将不生起愁、悲、苦、忧、绝望呢？”

“大王！因此，这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说：‘愁、悲、苦、忧、绝望从可爱者所生，从可爱者发生。’”

“不可思议啊，茉莉！未曾有啊，茉莉！我想，那位世尊确实以慧贯通后看见，来！茉莉！请你清洗（我）。”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后，向世尊

所在处合掌鞠躬，接着自说优陀那三次：

“礼敬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礼敬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礼敬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

从可爱者所生经第七终了。

88、斗蓬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前往城东园鹿母讲堂作中午的休息。

当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一大早登上（名叫）一白莲的象后，离开舍卫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看见尊者阿难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召唤大臣西哩哇大：

“亲爱的西哩哇大！那是尊者阿难吗？”

“是的，大王！那是尊者阿难。”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召唤某位男子：

“喂！男子！来！你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以我的名义以头礼拜尊者阿难的足，说：‘大德！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以头礼拜尊者阿难的足。’而且请你这么说：‘大德！如果尊者阿难没任何紧急应该作的事，请尊者阿难出自怜悯等一下。’”

“是的，陛下！”那位男子回答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后，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向尊者阿难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那位男子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大德！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以头礼拜尊者阿难的足，而且他说：‘大德！如果尊者阿难没任何紧急应该作的事，请尊者阿难出自怜悯等一下。’”

尊者阿难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以象一直到象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象步行，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向尊者阿难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大德！如果尊者阿难没任何紧急应该作的事，大德！请尊者阿难出自怜悯去阿致罗筏底河畔，那就好了！”

尊者阿难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尊者阿难去阿致罗筏底河畔。抵达后，在某棵树下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以象一直到象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象步行，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向尊者阿难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大德！这里，请尊者阿难坐在象毯上。”

“够了！大王！你请坐，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坐在设置的座位上。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大德！那位世尊会行像那样的身行仪而被沙门、婆罗门攻击吗？”

“不，大王！那位世尊不会行像那样的身行仪而被有智的沙门、婆罗门攻击。”

“阿难大德！那位世尊会行像那样的语行仪……（中略）意行仪而被沙门、婆罗门攻击吗？”

“不，大王！那位世尊不会行像那样的意行仪而被有智的沙门、婆罗门攻击。”

“大德！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因为，凡我们不能完成的问题，大德！尊者阿难以问题的解说完成了，大德！凡那些无知、不聪明者不了知、不深解后称赞或不称赞他人者，我们不认定那有价值，而，大德！凡那些贤智、聪明、有智慧者了知、深解后称赞或不称赞他人者，我们认定那有价值。

“阿难大德！但，哪种身行仪被有智的沙门、婆罗门攻击呢？”

“大王！凡不善身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身行仪是不善的呢？”

“大王！凡有罪过的身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身行仪是有罪过的呢？”

“大王！凡有瞋恚的身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身行仪是有瞋恚呢？”

“大王！凡有苦果报的身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身行仪有苦果报呢？”

“大王！凡导向自己的恼害、导向他人的恼害、导向两者的恼害、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之身行仪，大王！像这样的身行仪被有智的沙门、婆罗门攻击。”

“阿难大德！但，哪种语行仪……（中略）意行仪被有智的沙门、婆罗门攻击呢？”

“大王！凡不善意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意行仪是不善的呢？”

“大王！凡有罪过的意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意行仪是有罪过的呢？”

“大王！凡有瞋恚的意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意行仪是有瞋恚呢？”

“大王！凡有苦果报的意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意行仪有苦果报呢？”

“大王！凡导向自己的恼害、导向他人的恼害、导向两者的恼害、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之意行仪，大王！像这样的意行仪被有智的沙门、婆罗门攻击。”

“阿难大德！那位世尊只称赞一切不善法的舍断吗？”

“大王！如来是一切不善法的舍断者；一切善法的具备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身行仪不被有智的沙门、婆罗门攻击呢？”

“大王！凡善身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身行仪是善的呢？”

“大王！凡无罪过的身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身行仪是无罪过的呢？”

“大王！凡无瞋恚的身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身行仪是无瞋恚呢？”

“大王！凡有乐果报的身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身行仪有乐果报呢？”

“大王！凡不导向自己的恼害、不导向他人的恼害、不导向两者的恼害、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之身行仪，大王！像这样的身行仪不被有智的沙门、婆罗门攻击。”

“阿难大德！但，哪种语行仪……（中略）意行仪不被有智的沙门、婆罗门攻击呢？”

“大王！凡善意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意行仪是善的呢？”

“大王！凡无罪过的意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意行仪是无罪过的呢？”

“大王！凡无瞋恚的意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意行仪是无瞋恚呢？”

“大王！凡有乐果报的意行仪者。”

“阿难大德！但，哪种意行仪有乐果报呢？”

“大王！凡不导向自己的恼害、不导向他人的恼害、不导向两者的恼害、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之意行仪，大王！像这样的意行仪不被有智的沙门、婆罗门攻击。”

“阿难大德！那位世尊只称赞一切善法的具足吗？”

“大王！如来是一切不善法的舍断者；一切善法的具备者。”

“大德！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这被尊者阿难多么善说啊！大德！我们满意、悦意这些尊者阿难的善说。大德！我们这么满意、悦意尊者阿难的善说，大德！如果象宝适合尊者阿难，我们会施与尊者阿难象宝；大德！如果马宝适合尊者阿难，我们会施与尊者阿难马宝；大德！如果村落的赐与适合尊者阿难，我们会施与尊者阿难村落的赐与，但，大德！我们知道此：‘这对尊者阿难不适合。’大德！这是我的斗蓬，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封入衣箱后遣使（送来的），相当于十六（肘）长、八（肘）宽，大德！请尊者阿难出自怜悯接受它。”

“够了，大王！我的三衣已完全。”

“大德！这阿致罗筏底河畔被尊者阿难与我们所见，当大雨云下在山上，则溢出这阿致罗筏底河畔两岸堤防而去，同样的，大德！尊者阿难能将以这斗蓬作为自己的三衣，而尊者阿难的旧三衣将能分给同梵行者，这样，我想，我们的这供养将溢出而去。大德！请尊者阿难接受斗蓬。”

尊者阿难接受了斗蓬。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好了，阿难大德！现在我们要走了，我们很忙，有很多该做的事。”

“大王！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吧。”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欢喜、随喜尊者阿难所说后，起座向尊者阿难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当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离去不久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将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间的交谈全部告诉世尊，并且经那件斗蓬给了世尊。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这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获得，比丘们！这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好获得，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得到看见、尊敬阿难（的机会）。”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那些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斗蓬经第八终了。

89、法的塔庙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释迦族人中，名叫昧大鲁玻的释迦族城镇。

当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以某些必须作的事抵达小城。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召唤长葛辣亚那：

“亲爱的葛辣亚那！请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我们去游乐园看美景！”

“是的，陛下！”长葛辣亚那回答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后，令一辆

辆吉祥车上轭，然后回报憍萨罗国波斯匿王：

“陛下！那一辆辆吉祥车已上轭，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登上一辆吉祥车，然后以国王的威势盛况，从小城出发，前往园林。以车辆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车步行，前往园林。

当在园林徒步散步、徘徊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看见清净的、令人欢喜的、少声音的、安静的、离人之氛围的、人独住的、适合静坐禅修的树下。看见后，生起关于世尊的忆念：

“这些清净的、令人欢喜的、少声音的、安静的、离人之氛围的、人独住的、适合静坐禅修的树下，像我们尊敬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之处。”

当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召唤长葛辣亚那：

“亲爱的葛辣亚那！这些清净的、令人欢喜的、少声音的、安静的、离人之氛围的、人独住的、适合静坐禅修的树下，像我们尊敬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之处，亲爱的葛辣亚那！现在，那位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住在哪里呢？”

“大王！有一个名叫昧大鲁玻的释迦族城镇，那位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现在住在那里。”

“亲爱的葛辣亚那！名叫昧大鲁玻的释迦族城镇离小城多远呢？”

“大王！不远，有三由旬，日间的剩余时间能到。”

“那样的话，亲爱的葛辣亚那！请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我们去

见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

“是的，陛下！”长葛辣亚那回答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后，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然后回报憍萨罗国波斯匿王：

“陛下！那一辆辆吉祥车已上轭，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登上一辆吉祥车后，与一辆辆吉祥车从小城出发，前往名叫昧大鲁玻的释迦族城镇，在日间的剩余时间到达名叫昧大鲁玻的释迦族城镇，前往园林。以车辆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车步行，前往园林。

当时，众多比丘在露天处经行。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去见那些比丘。抵达后，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大德！现在，那位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住在哪里呢？我们想要见那位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

“大王！在这门已关闭的住处，小声地走过去后，徐缓地进入玄关，然后故意咳嗽并敲击门闩，世尊将会为你们开门。”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在那里将剑与头冠交给长葛辣亚那。那时，长葛辣亚那这么想：

“国王今天欲独住，我应该站在这里。”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去那门已关闭的住处，小声地走过去后，徐缓地进入玄关，然后故意咳嗽并敲击门闩，世尊开门。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进入住处后，以头落在世尊的脚上，并以嘴吻世尊的脚，再以手擦拭，而报上名字：

“大德！我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大德！我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

“但，大王！当看见什么理由时，你对这身体作像这样最高的敬礼，表示友好呢？”

“大德！我对世尊有法的推比：‘世尊是正自觉者，法被世尊善说，世尊的僧团是依善而行者。’

大德！这里，我看见一些沙门、婆罗门行有限梵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过些时候，他们被善浴、善涂油，整理好发须，以五种欲自娱，但，大德！这里，我看见比丘们在有生之年到临终行圆满、遍清净的梵行，又，大德！除此处之外，我不见其他这么圆满、遍清净的梵行，大德！这是我对世尊法的推比：‘世尊是正自觉者，法被世尊善说，世尊的僧团是善行者。’

再者，大德！国王与国王诤论，刹帝力与刹帝力诤论，婆罗门与婆罗门论，屋主与屋主诤论，母亲与儿子诤论，儿子与母亲诤论，父亲与儿子诤论，儿子与父亲诤论，兄弟与兄弟诤论，兄弟与姊妹诤论，姊妹与兄弟诤论，朋友与朋友诤论，又，大德！这里，我看见比丘们住于和合、和好、无诤、水乳交融，以友爱之眼彼此互看，又，大德！除此处之外，我不见其他这么和合的随众，大德！这是我对世尊法的推比：‘世尊是正自觉者，法被世尊善说，世尊的僧团是善行者。’

再者，大德！我在园林与园林、游园与游园间走动、探查，在那里，我看见一些憔悴、粗卑、丑恶、成为蜡黄、全身浮现青筋的沙

门、婆罗门，我认为人们的眼睛不想再见到他们。大德！我这么想：‘确实，这些尊者或不乐于行梵行，或有任何他们所作的恶不善法藏覆，像这样，这些尊者憔悴、粗卑、丑恶、成为蜡黄、全身浮现青筋，我认为人们的眼睛不想再见到他们。’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尊者们！为何你们憔悴、粗卑、丑恶、成为蜡黄、全身浮现青筋，我认为人们的眼睛不想再见到你们呢？’他们这么说：‘大王！这是我们的家族病。’但，大德！这里，我看见比丘们以成为鹿（温驯）之心住于欢喜、踊跃、大喜的样子、诸根喜悦、不操心的、安心的、被他人施与而生活，大德！我这么想：‘确实，这些尊者在世尊的教导中次第知道更卓越的特质，像这样，这些尊者以成为鹿（温驯）之心住于欢喜、踊跃、大喜的样子、诸根喜悦、不操心的、安心的、被他人施与而生活。’大德！这是我对世尊法的推比：‘世尊是正自觉者，法被世尊善说，世尊的僧团是善行者。’

再者，大德！成为刹帝力灌顶王，我能杀应该被杀的，罚应该被罚的，驱逐应该被驱逐的，大德！当我坐在法庭上时，他们常常打断我的话，我（要求）：‘尊师们！当我坐在法庭上时，不要常常打断我的话，尊师们！等我的话讲完。’而不得，大德！他们常常打断我的话。但，大德！这里，我看见比丘们每当世尊对好几百名随众教导法时，那时，没有世尊弟子们的咳嗽声或清喉咙声。大德！从前，世尊对好几百位随众教导法，在那里，某位世尊弟子清喉咙，另一位同梵行者以膝触碰：‘尊者！小声！尊师！不要出声！大师、世尊（正）教导我们法。’大德！我这么想：‘先生！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

在未曾有啊，先生！以无惩罚、无刀剑而有这样被善训练的随众。’又，大德！除此处之外我不见其他这么被善训练的随众，大德！这是我对世尊法的推比：‘世尊是正自觉者，法被世尊善说，世尊的僧团是善行者。’

再者，大德！这里，我看见某些贤智、聪敏、知异论、犀利的刹帝力，他们以慧的状态去破坏我认为的恶见。当他们听闻：‘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将进入某村落或城镇。’时，他们安排问题：‘这是我们去见沙门乔达摩将会问的问题，如果被这样问，他将这样回答，我们将这样论破；如果被那样问，他将那样回答，我们将那样论破。’当他们听闻：‘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已进入某村落或城镇。’时，他们去见世尊，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他们，使之欢喜。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他们，使之欢喜后，他们没问世尊，将从哪里论破呢？无论如何他们都变成世尊的弟子，大德！这是我对世尊法的推比：‘世尊是正自觉者，法被世尊善说，世尊的僧团是善行者。’

再者，大德！这里，我看见某些贤智、聪敏、知异论、犀利的婆罗门，……（中略）屋主……（中略）贤智、聪敏、知异论、犀利的沙门，他们以慧的状态去破坏我认为的恶见。当他们听闻：‘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将进入某村落或城镇。’时，他们安排问题：‘这是我们去见沙门乔达摩将会问的问题，如果被这样问，他将这样回答，我们将这样论破；如果被那样问，他将那样回答，我们将那样论破。’当他们听闻：‘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已进入某村落或城镇。’时，他们去见世尊，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他们，使之欢喜。世尊以

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他们，使之欢喜后，他们没问世尊，将从哪里论破呢？无论如何他们都乞求沙门乔达摩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机会，沙门乔达摩令他们出家。当在那里出家后，他们住于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们这么说：‘先生！我们确实几乎完蛋了，先生！我们确实几乎灭亡了，以前，当非沙门时，我们自称为沙门，当非婆罗门时，我们自称为婆罗门，当非阿罗汉时，我们自称为阿罗汉，现在，我们是沙门，我们是婆罗门，我们是阿罗汉。’大德！这是我对世尊法的推比：‘世尊是正自觉者，法被世尊善说，世尊的僧团是善行者。’

再者，大德！这两位梨师达多与富兰那是（我的）监督者，（吃）我的饭，（用）我的车，我是他们生活的施与者、名声带来者，但，他们对我不如对世尊尊敬。大德！从前，当我进军（攻击）并测试这两位梨师达多与富兰那时，在某个拥挤住处入住，大德！那时，这两位梨师达多与富兰那监督者以法谈度过大部分夜晚后，头向世尊（的方向），脚向我躺下。大德！我这么想：‘先生！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这两位梨师达多与富兰那是（我的）监督者，（吃）我的饭，（用）我的车，我是他们生活的施与者、名声带来者，但，他们对我不如对世尊尊敬，确实，这些尊者在世尊的教导中次第知道更卓越的特质。’大德！这是我对世尊法的推比：‘世尊是正自觉者，法被世尊善说，世尊的僧团是善行者。’

再者，大德！世尊是刹帝力，我也是刹帝力；世尊是憍萨罗人，我也是憍萨罗人；世尊八十岁，我也八十岁。凡世尊是刹帝力，我也是刹帝力；世尊是憍萨罗人，我也是憍萨罗人；世尊八十岁，我也八十岁者，大德！以这样的机会，我对世尊作最高的敬礼，表示友好。

好了，大德！现在我们要走了，我们很忙，有很多该做的事。”

“大王！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吧。”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当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离去不久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这位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说了法的塔庙后起座离开，比丘们！你们要学习法的塔庙，比丘们！你们要学得法的塔庙，比丘们！你们要忆持法的塔庙，比丘们！法的塔庙是具利益的，（是）梵行的基础。”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那些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法的塔庙经第九终了。

90、葛那葛得勒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巫鲁领之葛那葛得勒的鹿野苑。

当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以某些必须作的事抵达巫鲁领。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召唤某位男子：

“喂！男子！来！请你去见世尊。抵达后，请你以我的名义以头礼拜世尊的足，请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并且说）：‘大德！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以头礼拜世尊的足，他询问（你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请你这么说：‘大德！今天，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吃过早餐后，将前来见世尊。’”

“是的，陛下！”那位男子回答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位男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以头礼拜世尊的足，他询问（你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他这么说：‘大德！今天，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吃过早餐后，将前来见世尊。’”

那时，受玛与色姑姊妹听闻：

“听说今天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吃过早餐后，将前去见世尊。”

那时，当提供用餐时，受玛与色姑姊妹去见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后，这么说：

“那样的话，大王！请你以我们的名义以头礼拜世尊的足，请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并且说）：‘大德！受玛与色姑姊妹以头礼拜世尊的足，她们问（你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吃过早餐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受玛与色姑姊妹以头礼拜世尊的足，她们询问（你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

“大王！但，受玛与色姑姊妹得不到其他使者吗？”

“大德！受玛与色姑姊妹听闻：‘听说今天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吃过早餐后，将前去见世尊。’大德！那时，当提供用餐时，受玛与色姑姊妹来见我后，这么说：‘那样的话，大王！请你以我们的名义以头礼拜世尊的足，请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并且说）：“受玛与色姑姊妹以头礼拜世尊的足，她们问（你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

“大王！愿受玛与色姑姊妹快乐。”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被我听闻：‘沙门乔达摩这么说：“没有一切知、一切见、能自称无残留智见的沙门、婆罗门；这是不可能的。”’大德！凡那些这么说：‘沙门乔达摩这么说：“没有一切知、一切见、能自称无残留智见的沙门、婆罗门；这是不可能的。”’者，大德！那些是否为世尊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以不实而毁谤世尊，他们法、随法地解说了，而任何如法的种种说不来到应该被呵责处吗？”

“大王！凡那些这么说：‘沙门乔达摩这么说：“没有一切知、一切见、能自称无残留智见的沙门、婆罗门；这是不可能的。”’者，那些不是我的所说之说，而且他们以不存在、虚伪、不实而毁谤我。”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召唤威得堵玻将军：

“将军！谁将这谈论之事带进王宫的？”

“大王！是阿葛色氏-色若亚婆罗门。”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召唤某位男子：

“喂！男子！来！请你以我的名义召唤葛色氏-色若亚婆罗门：‘大德！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召你。’”

“是的，陛下！”那位男子回答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后，去见阿葛色氏-色若亚婆罗门。抵达后，对阿葛色氏-色若亚婆罗门这么说：“大德！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召你。”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有其它任何关于世尊所说而人们会来到误解吗？又，大德！世尊怎样证知所说的话呢？”

“大王！我这样证知所说的话：‘没有一次就（同时）知道一切、看见一切的沙门、婆罗门；这是不可能的。’”

“大德！世尊所说似乎合理，大德！世尊所说似乎有理：‘没有一次就（同时）知道一切、看见一切的沙门、婆罗门；这是不可能的。’大德！有这四种阶级：刹帝力、婆罗门毗舍、首陀罗，大德！这四种阶级会有差别，会有差异吗？”

“大王！有这四种阶级：刹帝力、婆罗门、毗舍、首陀罗，大王！这四种阶级的两种阶级被说为最高：刹帝力与婆罗门，即：（受）问讯、起立迎接、合掌行为、恭敬行为。”

“大德！我不问世尊当生的，我问世尊来生的。大德！有这四种阶级：刹帝力、婆罗门、毗舍、首陀罗，大德！这四种阶级会有差别，会有差异吗？”

“大德！有这五个勤奋支，哪五个呢？大王！这里，比丘是有信者，他信如来的觉：‘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是少病者、少病恼者，具备好的消化力：不过寒、不过热，中间而能够勤奋。他是不狡猾者、不伪诈者，对大师或有智的同梵行者如实不夸大自己。他住于为了不善法的舍断、为了善法的具备而活力已被发动的，刚毅、坚固的努力，不轻忽在善法上的责任。他是有慧者，具备导向生起与灭没之慧；圣、洞察，导向苦的完全灭尽（之慧）。大王！这些是五个勤奋支。

大王！有这四种阶级：刹帝力、婆罗门、毗舍、首陀罗，大王！如果他们具备这五个勤奋支，在这里，会有他们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大德！有这四种阶级：刹帝力、婆罗门、毗舍、首陀罗，大王！如果他们具备这五个勤奋支，大德！在这里，会有他们的差别，会有差异吗？”

“大王！在这里，我说依他们的勤奋程度。大王！犹如两头能被调御的象，或能被调御的马，或能被调御的牛被善调御、被善教导，两头能被调御的象，或能被调御的马，或能被调御的牛不被调御、不被教导，大王！你怎么想：那两头被善调御、被善教导的能被调御的象，或能被调御的马，或能被调御的牛，它们被善调御后，是否能来到被调御的行为，能达到被调御的阶位吗？”

“是的，大德!”

“而那两头不被调御、不被教导的能被调御的象，或能被调御的马，或能被调御的牛，它们不被善调御后，是否能来到被调御的行为，能达到被调御的阶位，犹如那两头被善调御、被善教导的能被调御的象，或能被调御的马，或能被调御的牛吗？”

“不，大德！”

“同样的，大王！凡能被那位有信者、少病者、不狡猾者、不伪诈者、活力已被发动者、有慧者得到的，无信者、多病者、狡猾者、伪诈者、活力未被发动者、劣慧者也将得到：这是不可能的。”

“大德！世尊所说似乎合理，大德！世尊所说似乎有理。大德！有这四种阶级：刹帝力、婆罗门、毗舍、首陀罗，如果他们（都）具备这五个勤奋支，在这里，如果他们（都）有正勤，大德！在这里，会有他们的差别，会有差异吗？”

“大王！在这里，我说在解脱与解脱间没有任何他们的差异。大王！犹如男子拿了干沙葛树木柴后如果生起火，能出现热，而另一位男子拿了干沙罗树木柴后如果生起火，能出现热，而另一位男子拿了干芒果树木柴后如果生起火，能出现热，而另一位男子拿了干无花果树木柴后如果生起火，能出现热，大王！你怎么想：那些种种木材所生起的火在火焰与火焰间；在色泽与色泽间；在光与光间有任何差异吗？”

“不，大德！”

“同样的，大王！力量被活力点燃，被勤奋生起，在那里，我说在解脱与解脱间没有任何差异。”

“大德！世尊所说似乎合理，大德！世尊所说似乎有理。又，大德！有天神吗？”

“大王！你为什么这么说：‘又，大德！有天神吗？’”

“大德！那些天神回来此处（为人）的状态，或者不回来此处（为人）的状态呢？”

“大王！凡那些有瞋恚的天神者，他们回来此处（为人）的状态，凡那些无瞋恚的天神者，他们不回来此处（为人）的状态。”

当这么说时，威得堵玻将军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那些有瞋恚的天神，他们回来此处（为人）状态的那些天神，将从该处驱赶或逐出那些无瞋恚的天神，他们不回来此处（为人）状态的那些天神吗？”

那时，尊者阿难这么想：

“这位威得堵玻将军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之子，我是世尊之子，这会是儿子与儿子讨论的时机。”

那时，尊者阿难召唤威得堵玻将军：

“那样的话，将军！在这里，我将反问你，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将军！你怎么想：在憍萨罗国波斯匿王领土之所及，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行使最高主权统治，在那里，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能从该处驱赶或逐出（不论）有福或无福，有梵行或无梵行的沙门、婆罗门吗？”

“先生！在憍萨罗国波斯匿王领土之所及，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行使最高主权统治，在那里，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能从该处驱赶或逐出

（不论）有福或无福，有梵行或无梵行的沙门、婆罗门。”

“将军！你怎么想：在非憍萨罗国波斯匿王领土之所及，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不行使最高主权统治，在那里，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能从该处驱赶或逐出（不论）有福或无福，有梵行或无梵行的沙门、婆罗门吗？”

“先生！在非憍萨罗国波斯匿王领土之所及，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不行使最高主权统治，在那里，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不能从该处驱赶或逐出（不论）有福或无福，有梵行或无梵行的沙门、婆罗门。”

“将军！你怎么想：你听过三十三天吗？”

“是的，先生！我听过三十三天，先生！这里，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也听过三十三天。”

“将军！你怎么想：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能从该处驱赶或逐出三十三天吗？”

“先生！憍萨罗国波斯匿王都不能看见三十三天，哪里（能）从该处驱赶或逐出三十三天呢？”

“同样的，将军！那些有瞋恚的天神，他们回来此处（为人）状态的那些天神，哪里（能）从该处驱赶或逐出那些无瞋恚的天神，他们不回来此处（为人）状态的那些天神呢？”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位比丘的名字是什么？”

“大王！他的名字是阿难。”

“先生！确实是阿难，先生！确实是欢喜（阿难的义译）的样

子。大德！尊者阿难所说似乎合理，大德！尊者阿难所说似乎有理。又，大德！有梵天吗？”

“大王！你为什么这么说：‘又，大德！有梵天吗？’”

“大德！那梵天回来此处（为人）的状态，或者不回来此处（为人）的状态呢？”

“大王！凡那有瞋恚的梵天者，他们回来此处（为人）的状态，凡那无瞋恚的梵天者，他们不回来此处（为人）的状态。”

那时，某位男子对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

“大王！阿葛色氏-色若亚婆罗门已到达。”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阿葛色氏-色若亚婆罗门这么说：

“婆罗门！谁将这谈论之事带进王宫的？”

“大王！是威得堵玻将军。”

威得堵玻将军这么说：

“大王！是阿葛色氏-色若亚婆罗门。”

那时，某位男子对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

“大王！是回去的时间了。”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们询问世尊一切知，世尊解答一切知，我们喜欢与接受它，因为那样，我们满意；大德！我们询问世尊四种阶级的清净，世尊解答四种阶级的清净，我们喜欢与接受它，因为那样，我们满意；大德！我们询问世尊在上的天神，世尊解答在上的天神，我们喜欢与接受它，因为那样，我们满意；大德！我们询问世尊在上的梵

天，世尊解答在上的梵天，我们喜欢与接受它，因为那样，我们满意，凡我们询问世尊，世尊解答它，我们喜欢与接受它，因为那样，我们满意。好了，大德！现在我们要走了，我们很忙，有很多该做的事。”

“大王！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吧。”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葛那葛得勒经第十终了。

王品第四终了，其摄颂：

额低葛勒、护国，摩伽提婆、在摩偷罗，

菩提、鸯掘摩罗，从可爱者所生、斗蓬，

法的塔庙经，葛那葛得勒第十。

五、婆罗门品

91、梵寿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与五百位比丘一起在毗提诃进行游行。

当时，梵寿婆罗门住在弥梯勒，他已衰老、已年老，高龄而年

迈，已到了老人期，一百二十岁，是三吠陀的语汇、仪轨、音韵论、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的通晓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梵寿婆罗门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大比丘僧团；与五百位比丘一起在毗提诃进行游行，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

当时，梵寿婆罗门有一位名叫巫多罗的学生婆罗门徒弟，是三吠陀的语汇、仪轨、音韵论、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的通晓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那时，梵寿婆罗门召唤巫多罗学生婆罗门徒弟：

“亲爱的巫多罗！这位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大比丘僧团；与五百位比丘一起在毗提诃进行游行，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中略）完全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来！亲爱的巫多罗！你去见沙门乔达摩。抵达后，请你理解沙门乔达摩，是否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如此好名声被传播，或者不是；是否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像那样的，或者不是像那样的，我们将

像这样了解那位乔达摩尊师。”

“但，先生！我怎样理解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否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如此好名声被传播，或者不是；是否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像那样的，或者不是像那样的呢？”

“亲爱的巫多罗！三十二大丈夫相被记载在我们的经典中，凡具备大丈夫相者，只有二个趣处而无其它的：如果他住于俗家，他是转轮王，如法的法王，征服四方，达成国土安定，具备七宝。他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第七主兵臣宝，他超过千位的儿子是勇敢的、英勇姿态的、碎破敌对者，他以非杖、非刀，以法征服这土地直到海边而居住；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他成为阿罗汉、正自觉者，掀开世间的面纱者。然而，亲爱的巫多罗！我是经典的施与者，你是经典的领受者。”

“是的，先生!”巫多罗学生婆罗门回答梵寿婆罗门后，起座向梵寿婆罗门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向毗提诃世尊处出发游行。次第进行游行，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在世尊的身上探查三十二大丈夫相。巫多罗学生婆罗门在世尊的身上看见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确定后，缺二项。他在二个大丈夫相上怀疑、犹豫，不信解、不净信：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那时，世尊这么想：

“这位巫多罗学生婆罗门看见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确定后，缺二项。他在二个大丈夫相上怀疑、犹豫，不信解、不净信：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

那时，世尊作出像那样的神通作为，使巫多罗学生婆罗门看见世尊隐藏入鞘的阴部，然后吐出舌头碰到两边耳孔、两边鼻孔后，以舌头覆盖整个前额。那时，巫多罗学生婆罗门心想：

“沙门乔达摩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让我跟随沙门乔达摩，看他的举止行为。”

那时，巫多罗学生婆罗门跟随沙门乔达摩七个月，如影子般不离。那时，巫多罗学生婆罗门在毗提诃经过七个月后，向弥梯勒出发游行。次第进行游行，去见梵寿婆罗门。抵达后，向梵寿婆罗门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梵寿婆罗门对巫多罗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亲爱的巫多罗！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否有如此好名声被传播，或者不是；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否像那样的，或者不是像那样的呢？”

“先生！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如此好名声被传播，不相异；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像那样的，不相异，那位乔达摩尊师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

乔达摩尊师有扁平足，这是那乔达摩尊师大人的大丈夫相；在那位乔达摩尊师的足掌中生有轮子，具有一千个辐条，有轮框，有轮轴圆心，全部完整的相貌，……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广长的脚后跟……那位乔达摩尊师有长手指……那位乔达摩尊师有柔嫩的手脚……那位乔达摩尊师有网状相的手脚……那位乔达摩尊师有高脚踝……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如鹿的小腿……那位乔达摩尊师站立不弯下，两手掌触摸与摩擦到膝……那位乔达摩尊师有隐藏入鞘的阴部……那位乔达摩尊师

有黄金的容色，如黄金的皮肤……那位乔达摩尊师有细滑的皮肤，由于细滑的皮肤，身上不沾染尘垢……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单独的体毛，在一个毛孔生一根体毛……那位乔达摩尊师有持续竖立的体毛，持续竖立生长的体毛是蓝黑色的，环状旋转，向右旋转生长……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如梵天直立的身体……那位乔达摩尊师有七处隆满……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如狮子的上半身……那位乔达摩尊师两肩之间是饱满的……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如榕树般（扩展）的圆：两手伸展的长度同身高；身高同两手伸展的长度……那位乔达摩尊师有一样圆满的两肩……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如狮子隆满颊的两颊……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四十颗牙齿……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均匀的牙齿……那位乔达摩尊师有无缝隙的牙齿……那位乔达摩尊师有雪白的牙齿……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如梵天的声音，有如美声鸟的美声……那位乔达摩尊师有绀碧色眼睛……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如公牛的眼睫毛……那位乔达摩尊师眉毛中间生有白色的、如绵花般柔软的毫毛……那位乔达摩尊师头上有肉髻，这是那乔达摩尊师大人的大丈夫相，那位乔达摩尊师具备这三十二大丈夫相。

当行走时，那位乔达摩尊师先以右脚出发，他抬脚不过远，落脚不过近；他不疾不徐地行；膝盖与膝盖不互相撞击地行；脚踝与脚踝不互相撞击地行；当行走时，他不抬高大腿，不弯下大腿；不内弯大腿，不外弯大腿；当行走时，那位乔达摩尊师的身体下部动摇，非以身体的力量行走；当回顾时，那位乔达摩尊师以整个身体（转过来）回顾；他不仰视上方，不俯视下方；不环顾而行，看一轭的长距离，

超出此则有不被覆盖的智见；当进入屋内时，他不抬高身体，不弯低身体；不前弯身体，不后仰身体；他在座位不过远、不过近处转身；不以手抓住座位后坐下；不将身体丢入座位；当坐在屋内时，他不来到手的恶作；不来到脚的恶作；不跷脚而坐；不脚踝相迭而坐；不以手托腮而坐；当坐在屋内时，他不害怕、不摇动、不颤动、不战栗，不害怕、不摇动、不颤动、不战栗者离身毛竖立；那位乔达摩尊师坐在室内有独处德行；当接受钵水时，他不抬高钵，不弯低钵；不使钵前倾，不使钵后倾；他接受不过少、不过多的钵水；他不发出咕噜咕噜（声响）洗钵；不转来转去洗钵；不将钵放在地上然后洗手：当洗手时，钵已洗，当洗钵时，手已洗；他舍弃钵水不过远、不过近，也不随处倒；当接受饭时，他不抬高钵，不弯低钵；不使钵前倾，不使钵后倾；他接受不过少、不过多的饭；乔达摩尊师以适当量的副菜吃副菜，一口中副菜不过度；乔达摩尊师在口中一口嚼二、三回后吞下，无任何未被嚼的饭粒进入身体，无任何饭粒残留在口中，然后进另外一口；那位乔达摩尊师感受味道吃食物，非感受味道之贪；那位乔达摩尊师具备八支吃食物：不为了享乐，不为了陶醉，不为了好身材，不为了庄严，只为了这个身体的存续、生存，为了止息伤害，为了资助梵行：‘这样，我将击退之前的感受，不激起新的感受，健康、无过失，乐住。’当吃完接受钵水时，他不抬高钵，不弯低钵；不使钵前倾，不使钵后倾；他接受不过少、不过多的钵水；他不发出咕噜咕噜（声响）洗钵；不转来转去洗钵；不将钵放在地上然后洗手：当洗手时，钵已洗，当洗钵时，手已洗；他舍弃钵水不过远、不

过近，也不随处倒；当已完接受钵水时，他置钵于地上不过近、不过远，不不注意钵，也不过度保护钵。他吃完坐着沉默片刻，但不耗掉祝福的时间；他吃完随喜，不责难那一餐，不期待其它餐；无论如何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群众，使之欢喜，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听众，使之欢喜后，起座离开。他不疾不徐地走，非想要（急于）脱离地走；那位乔达摩尊师的衣服在身上不高、不低、不松、不紧；那位乔达摩尊师的衣服不被风吹离身体；尘污不污染那位乔达摩尊师的身体；当到僧园时，他坐在设置好的座位上，坐好后洗脚，但，那位乔达摩尊师不住于致力于脚的庄严之实践。洗好脚后，他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他既不意图对自己加害，也不意图对别人加害、意图加害两者；他是意图自己的利益、别人的利益、两者的利益、全世间的利益之坐者；当到僧园时，他在群众中教导法，不称扬群众，不贬抑群众；无论如何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群众，使之欢喜；那位乔达摩尊师具备八支从口中发声：明了的、能被识知的、美妙的、和雅的、简洁的、不乱的、深沉的、宏亮的；那位乔达摩尊师以声音教授群众，发声不在群众之外；群众被那位乔达摩尊师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群众，使之欢喜后，他们起座离开，一直注视着他不放舍。

先生！我们看见那位乔达摩尊师行走，看见（他）站立，看见（他）进入屋内，看见（他）在屋内沉默而坐，看见（他）在屋内用餐，看见（他）吃完沉默地坐着，看见（他）吃完（给予）祝福，看见（他）走到僧园，看见（他）到僧园沉默而坐，看见（他）到僧园

在群众中教导法，那位乔达摩尊师如此如此，此外还更多（优点）。”

当这么说时，梵寿婆罗门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世尊（的方向）合掌鞠躬后，自说优陀那三次：

“敬礼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敬礼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敬礼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或许什么时候我们能与那位乔达摩尊师会面，或许能有些交谈。”

那时，世尊在毗提诃次第进行游行，抵达弥梯勒，在那里，世尊住在弥梯勒之麻额提婆的芒果园。在弥梯勒的婆罗门屋主们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大比丘僧团；与五百位比丘一起在毗提诃进行游行，已到达弥梯勒，住在弥梯勒之麻额提婆的芒果园。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

那时，在弥梯勒的婆罗门屋主们去见世尊。抵达后，有些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有些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有些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在一旁坐下；有些在世尊面前报出姓名后，在一旁坐下；有些默默地在一旁坐下。梵寿婆罗门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已到达弥梯

勒，住在弥梯勒之麻额提婆的芒果园。”

那时，梵寿婆罗门与众多弟子一起去麻额提婆的芒果园。当接近芒果园时，梵寿婆罗门这么想：

“如果不先通知，我就前往见沙门乔达摩，那对我不适当。”

那时，梵寿婆罗门召唤某位学生婆罗门：

“来！学生婆罗门！你去见沙门乔达摩，抵达后，请以我的名义询问沙门乔达摩（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说）：‘乔达摩先生！梵寿婆罗门请问乔达摩尊师（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并且这么说：‘乔达摩先生！梵寿婆罗门已衰老、已年老，高龄而年迈，已到了老人期，一百二十岁，是三吠陀的语汇、仪轨、音韵论、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的通晓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先生！所有住在弥梯勒的婆罗门屋主之所及，梵寿婆罗门以财富、经典、寿命、名声被说为其中之第一，他想要见乔达摩尊师。’”

“是的，先生！”那位学生婆罗门回答梵寿婆罗门后，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学生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梵寿婆罗门请问乔达摩尊师（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他并且这么说：‘乔达摩先生！梵寿婆罗门已衰老、已年老，高龄而年迈，已到了老人期，一百二十岁，是三吠陀的语汇、仪轨、音韵论、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的通晓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先生！所

有住在弥梯勒的婆罗门屋主之所及，梵寿婆罗门以财富、经典、寿命、名声被说为其中之第一，他想要见乔达摩尊师。’”

“学生婆罗门！现在，请梵寿婆罗门考虑适当的时间。”

那时，学生婆罗门去见梵寿婆罗门。抵达后，对梵寿婆罗门这么说：

“沙门乔达摩已给机会，现在，请尊师考虑适当的时间。”

那时，梵寿婆罗门去见世尊。那群群众看见梵寿婆罗门远远地走来。看见后，他们如对有名的名人那样卑下地让出空间。那时，梵寿婆罗门对那群群众这么说：

“够了，先生！请你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将坐在这里；沙门乔达摩面前的座位。”

那时，梵寿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在世尊的身上探查三十二大丈夫相。梵寿婆罗门在世尊的身上看见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确定后，缺二项。他在二个大丈夫相上怀疑、犹豫，不信解、不净信：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

那时，梵寿婆罗门以偈颂对世尊说：

“被我听闻的，‘三十二’大丈夫相，

在乔达摩尊师身上，我不见其中两项。

尊师的隐藏入鞘，是否应该被衣服隐藏？无上人！

有女性称呼的舌头，是否为不被看见者？

你的舌头是否为广长的，如那所知的？

请露出一点点，排除我们的疑惑，仙人！

为了当生的利益，以及来世的安乐，

我们得到机会请问，某些所希求的。”

那时，世尊这么想：

“这位梵寿婆罗门看见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确定后，缺二项。他在二个大丈夫相上怀疑、犹豫，不信解、不净信：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

那时，世尊作出像那样的神通作为，使梵寿婆罗门看见世尊隐藏入鞘的阴部，然后吐出舌头碰到两边耳孔、两边鼻孔后，以舌头覆盖整个前额。

那时，世尊以偈颂回答梵寿婆罗门：

“被你听闻的，‘三十二’大丈夫相，

那些全在我身上，你不要怀疑，婆罗门！

应该被证知的已被证知，应该被修习的已被修习，

应该被舍断的已被我舍断，婆罗门！因此我是佛陀，

为了当生的利益，以及来世的安乐，

你得到机会请问，任何所希求的。”

那时，梵寿婆罗门这么想：

“沙门乔达摩已给机会，我应该问乔达摩尊师什么：‘当生的利益或来世的。’呢？”

那时，梵寿婆罗门这么想：

“我熟练当生的利益，其他人也问我当生的利益，让我问乔达摩

尊师来世的利益。”

那时，梵寿婆罗门以偈颂对世尊说：

“怎样成为婆罗门？怎样成为通晓吠陀者？

怎样成为三明者？怎样被称为圣典学者？

怎样成为阿罗汉？怎样成为完全者？

怎样成为牟尼？怎样被称为佛陀？”

那时，世尊以偈颂回答梵寿婆罗门：

“凡知前世住处者，看见天界与苦界者，

已达到生的灭尽者，牟尼以证智完成。

知道心清净者，已从一切贪解脱，

生死已被舍断者，梵行完全者，

已到一切法的彼岸者，像这样的人被说为佛陀。”

当这么说时，梵寿婆罗门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以头落在世尊的脚上，并以嘴吻世尊的脚，再以手擦拭，而报上名字：

“乔达摩先生！我是梵寿婆罗门，乔达摩先生！我是梵寿婆罗门。”

那时，那群群众有不可思议的、未曾有的心生起：

“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实在是因为这位有名声的知名梵寿婆罗门会作像这样最高的敬礼。”

那时，世尊对梵寿婆罗门这么说：

“够了！婆罗门！请起来坐到你的座位上，因为你的心对我已有净信。”

那时，梵寿婆罗门起来后，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那时，世尊对梵寿婆罗门说次第说，即：布施说、戒说、天界说；说明欲的过患、卑下、杂染，出离的效益。当世尊了知梵寿婆罗门有顺从心、柔软心、离盖心、高扬心、净信心，那时，他说明诸佛最胜的说法：苦、集、灭、道，犹如清净、已离污染的衣服完全领受染色。同样的，就在那座位上梵寿婆罗门的远尘、离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都是灭法。"

那时，梵寿婆罗门已见法、已获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脱离疑惑、离迷惑，得无畏，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我的饮食（供养）。"

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梵寿婆罗门知道世尊同意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那夜过后，梵寿婆罗门在自己的住处里准备胜妙的硬食与软食后，时候到时通知世尊：

"大德！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梵寿婆罗门的

住处。抵达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梵寿婆罗门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满足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七天。

当七天已过，世尊往毗提诃出发游行。当世尊离去不久，梵寿婆罗门死了。那时，众多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梵寿婆罗门死了，他往生哪一趣呢？未来的命运怎样呢？”

“比丘们！梵寿婆罗门是贤智者，他依法、随法而行，在法上不困扰我。比丘们！梵寿婆罗门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为不从彼世转回者。”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梵寿经第一终了。

92、谢勒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安估搭勒玻进行游行，抵达名叫市集的安估搭勒玻市镇。

结发者给尼亚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安估搭勒玻进行游行，已到达市集，

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

那时，结发者给尼亚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相互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结发者给尼亚，使之欢喜。那时，当被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后，结发者给尼亚对世尊这么说：

“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我的饮食（供养）。”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结发者给尼亚这么说：

“给尼亚！大比丘僧团有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而你是对婆罗门有净信者。”

第二次，结发者给尼亚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即使大比丘僧团有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而我是对婆罗门有净信者，（仍）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我的饮食（供养）。”

第二次，世尊对结发者给尼亚这么说：

“给尼亚！大比丘僧团有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而你是对婆罗门有净信者。”

第三次，结发者给尼亚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即使大比丘僧团有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而我是对婆罗门有净信者，（仍）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我的饮食（供养）。”

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结发者给尼亚知道世尊同意后，起座去自己的草庵。抵达后，召唤朋友、同僚、亲族、亲属：

“朋友、同僚、亲族、亲属尊师们！请听我的：沙门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一起被我邀请明天的饮食（供养），愿你们为我做所有的事务。”

“是的，先生！”结发者给尼亚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回答结发者给尼亚后，一些人挖炉灶，一些人劈薪木，一些人洗容器，一些人设立水瓶，一些人设置座位，而结发者给尼亚自己准备临时亭屋。

当时，谢勒婆罗门住在市集，他通晓三吠陀的语汇仪轨、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人相上的无欠缺者，他教导三百位学生婆罗门咒语。当时，结发者给尼亚是对谢勒婆罗门有净信者。那时，谢勒婆罗门被三百位学生婆罗门围绕徒步散步、徘徊，去结发者给尼亚的草庵。谢勒婆罗门看见在结发者给尼亚的草庵处一些人挖炉灶，一些人劈薪木，一些人洗容器，一些人设立水瓶，一些人设置座位，而结发者给尼亚自己准备临时亭屋，看见后，对结发者给尼亚这么说：

“如何？将有给尼亚的娶亲，或出嫁，或准备大供养，或摩揭陀

国斯尼耶频毗沙罗王与军队一起被邀请明天的（饮食）吗？”

“谢勒尊师！将没有我的娶亲，也没有出嫁，也非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沙罗王与军队一起被邀请明天的（饮食），而是大供养被我准备：先生！有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安估搭勒玻进行游行，已到达市集，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与比丘僧团被我邀请明天的饮食（供养）。”

“给尼亚先生！你说‘佛陀’吗？”

“谢勒先生！我说‘佛陀’。”

“给尼亚先生！你说‘佛陀’吗？”

“谢勒先生！我说‘佛陀’。”

那时，谢勒婆罗门这么想：

“即便在世间有这难得的音声：佛陀，然而，三十二大丈夫相被记载在我们的经典中，凡具备大丈夫相者，只有二个趣处而无其它的：如果他住于俗家，他是转轮王，如法的法王，征服四方，达成国土安定，具备七宝。他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第七主兵臣宝，他超过千位的儿子是勇敢的、英勇姿态的、碎破敌对者，他以非杖、非刀，以法征服这土地直到海边而居住；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他成为阿罗汉、正自觉者，掀开世间的面纱者。”

“给尼亚先生！但，现在那位乔达摩尊师、阿罗汉、正自觉者住在哪里？”

当这么说时，结发者给尼亚举起右手臂对谢勒婆罗门这么说：

“谢勒先生！那排绿色树林。”

那时，谢勒婆罗门与三百位学生婆罗门去见世尊。那时，谢勒婆罗门召唤那些学生婆罗门：

“请尊师们小声地走近，一步步（小心）放下，因为，那些世尊们是难接近的，就像狮子般独行。先生！如果当我与沙门乔达摩一起商谈时，请尊师们不要打断我的谈论，请尊师们等待我的谈论完全结束。”

那时，谢勒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在世尊的身上探查三十二大丈夫相。谢勒婆罗门在世尊的身上看见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确定后，缺二项。他在二个大丈夫相上怀疑、犹豫，不信解、不净信：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那时，世尊这么想：

“这位谢勒婆罗门看见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确定后，缺二项。他在二个大丈夫相上怀疑、犹豫，不信解、不净信：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

那时，世尊作出像那样的神通作为，使谢勒婆罗门看见世尊隐藏入鞘的阴部，然后吐出舌头碰到两边耳孔、两边鼻孔后，以舌头覆盖整个前额。那时，谢勒婆罗门心想：

“沙门乔达摩圆满地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非不圆满，但我不知

道他是不是佛陀，这被我从婆罗门的年老者、大老、老师与老师的老师的讲述中听闻：‘凡那些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当他门被说到对自己的称赞时，他们表明自己。’让我以适当的偈颂当面称赞沙门乔达摩。”

那时，谢勒婆罗门以适当的偈颂当面称赞世尊：

“圆满的身体、善喜爱，善生者看起来是好看的，
世尊是黄金色的，牙齿是白色的、强壮的。
对善生者之人来说，他们都有特相，
大人相，那些全都在身体上。
明净的眼、善脸，高大直挺（的身躯）如光辉壮丽，
在沙门僧团中间，如太阳辉耀般。
好看的比丘，如黄金的皮肤，
这么最上的容色，为何成为沙门？
你值得成为国王，转轮者车乘之主，
四方天下的征服者，阎浮森林的主宰者。
诸多刹帝力国王，令他们跟随你，
王中之王、人们的王，乔达摩！请你作身为国王的事。”

“谢勒！我是王，无上的法王，
我使法轮转起，不能被反转之轮。”

“你自称为正觉者，无上的法王，
‘我使法轮转起’，像这样，乔达摩！你说。
谁是尊师的将军，随行大师的弟子？

谁是被你转起法轮的随转者？”

世尊：

“谢勒！被我转起的法轮，无上的法轮，

由如来所生的舍利弗随转。

应该被证知的已被证知，应该被修习的已被修习，

应该被舍断的已被我舍断，婆罗门！因此我是佛陀。

请你排除关于我的怀疑，婆罗门！请你信解，

看见正觉者总是难得的。

凡出现于世间总是难得的，

婆罗门！我是那正觉者，无上的医生。

无与伦比的梵已生者，魔军的压碎者，

征服所有怨敌后，我喜悦无所恐惧。”

“尊师们！请你们倾听这个，正如有眼者说，

医生、大英雄，如狮子在森林中吼。

无与伦比的梵已生者，魔军的压碎者，

即使黑阶级者，看见后也不会信。

凡想要者请跟随我，凡不想要者请走开，

这里，我将出家，在最上慧者面前。”

“如果尊师爱好，这正自觉者的教说，

我们也将出家，在最上慧者面前。”

“有这三百位婆罗门，合掌乞求：

让我们行梵行，在那世尊面前。”

世尊：

“谢勒！梵行已被善说，直接可见的、实时的，

当不放逸地学习时，出家是不空虚的。”

谢勒婆罗门连同（其）群众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那时，那夜过后，结发者给尼亚在自己的草庵准备胜妙的硬食与软食后，时候到时通知世尊：

“乔达摩先生！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与比丘僧团一起去结发者给尼亚的草庵。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结发者给尼亚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满足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

那时，世尊食用完毕手离钵时，结发者给尼亚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以这些偈颂感谢结发者给尼亚：

“供养是火祭的顶点，娑毗底是韵律的顶点，

国王是人们的顶点，海是河流的顶点。

月亮是星星的顶点，太阳是照亮的顶点，

福德是许愿者的（顶点），僧伽是供养者的（顶点）。”

世尊以这些偈颂感谢结发者给尼亚后，起座离开。

那时，当尊者谢勒连同（其）群众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

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谢勒连同（其）群众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那时，尊者谢勒连同（其）群众去见世尊。抵达后，整理衣服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有眼者！自从那归依以来，八天过去了，

世尊！我们被大师在那教说上调御。

你是佛陀、你是大师，你是征服魔的牟尼，

切断烦恼潜在趋势后，你已度脱（并）使人们度脱。

依着被你超越，烦恼被你碎破，

如狮子无取着，已舍断恐怖与恐惧。

这三百位比丘，站着合掌，

英雄！请你伸展脚，让龙象们礼拜大师。”

谢勒经第二终了。

93、阿摄拉亚那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五百位各国的婆罗门以某些必须作的事住在舍卫城。

那时，那些婆罗门心想：

“这位沙门乔达摩安立四种阶级都是清净的，有谁能与沙门乔达

摩在清净说上论驳呢？”

当时，名叫阿摄拉亚那的学生婆罗门定居在舍卫城，他年轻、剃光头、十六岁，是三吠陀的语汇、仪轨、音韵论、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的通晓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人相上的无欠缺者。那时，那些婆罗门心想：

“这位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定居在舍卫城，他年轻、剃光头、十六岁，是三吠陀的语汇、仪轨、……（中略）无欠缺者，他能与沙门乔达摩在清净说上论驳。”

那时，那些婆罗门去见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抵达后，对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这么说：

“阿摄拉亚那先生！这位沙门乔达摩安立四种阶级都是清净的，请阿摄拉亚那尊师去与沙门乔达摩在清净说上论驳。”

当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对那些婆罗门这么说：

“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如法之说者，而对如法之说者来说，他们是难以论驳的，我不能与沙门乔达摩在清净说上论驳。”

第二次，那些婆罗门对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这么说：

“阿摄拉亚那先生！这位沙门乔达摩安立四种阶级都是清净的，请阿摄拉亚那尊师去与沙门乔达摩在清净说上论驳，而且，游行者（的修行）已被阿摄拉亚那尊师修行。”

第二次，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对那些婆罗门这么说：

“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如法之说者，而对如法之说者来说，他们是难以论驳的，我不能与沙门乔达摩在清净说上论驳。”

第三次，那些婆罗门对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这么说：

“阿摄拉亚那先生！这位沙门乔达摩安立四种阶级都是清净的，请阿摄拉亚那尊师去与沙门乔达摩在清净说上论驳，而且，游行者（的修行）已被阿摄拉亚那尊师修行，阿摄拉亚那尊师不要未战败就成为败北者。”

当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对那些婆罗门这么说：

“尊师们！我确实得不到（你们的理解）：‘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如法之说者，而对如法之说者来说，他们是难以论驳的，我不能与沙门乔达摩在清净说上论驳。’但，我将依尊师们的话前往。”

那时，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与一大群婆罗门一起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这么说：‘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婆罗门是白净阶级，其他的是黑色阶级；婆罗门被净化，不是非婆罗门；婆罗门是梵天自己从口所生之子，梵天所生，梵天所化作，梵天的继承者。’这里，乔达摩尊师怎么说？”

“阿摄拉亚那！婆罗门妇女们的受胎、怀胎、生产、哺乳都被看见，但，那些从胎出生的婆罗门们却这么说：‘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婆罗门是白净阶级，其他的是黑色阶级；婆罗门被净化，不是非婆罗门；婆罗门是梵天自己从口所生之子，梵天所生，梵天所化作，梵天的继承者。’”

“即使乔达摩尊师这么说，但，婆罗门们仍这么想：‘婆罗门是

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

“阿摄拉亚那！你怎么想：你曾听闻在臾那与剑浮阁以及其他边境国只有两个阶级：主人与奴仆，（而且）主人变成奴仆，奴仆变成主人吗？”

“是的，先生！我曾听闻在臾那与剑浮阁以及其他边境国只有两个阶级：主人与奴仆，（而且）主人变成奴仆，奴仆变成主人。”

“阿摄拉亚那！在这里，对婆罗门来说，有什么力量、什么自信而婆罗门们这么说：‘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呢？”

“即使乔达摩尊师这么说，但，婆罗门们仍这么想：‘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

“阿摄拉亚那！你怎么想：这里，刹帝力（如果）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瞋恚心者、邪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而婆罗门不会吗？毗舍……（中略）首陀罗（如果）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瞋恚心者、邪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而婆罗门不会吗？”

“不，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刹帝力（如果）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瞋恚心者、邪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中略）乔达摩先生！毗

舍……（中略）乔达摩先生！首陀罗……（中略）乔达摩先生！所有四个阶级的人（如果）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瞋恚心者、邪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都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

“阿摄拉亚那！在这里，对婆罗门来说，有什么力量、什么自信而婆罗门们这么说：‘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呢？”

“即使乔达摩尊师这么说，但，婆罗门们仍这么想：‘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

“阿摄拉亚那！你怎么想：这里，婆罗门（如果）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不瞋恚心者、正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善趣、天界，而刹帝力、毗舍、首陀罗不会吗？”

“不，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刹帝力（如果）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不瞋恚心者、正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善趣、天界；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中略）乔达摩先生！毗舍……（中略）乔达摩先生！首陀罗……（中略）乔达摩先生！所有四个阶级的人（如果）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不瞋恚心者、正见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都会往生到善趣、天界。”

“阿摄拉亚那！在这里，对婆罗门来说，有什么力量、什么自信而婆罗门们这么说：‘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呢？”

“即使乔达摩尊师这么说，但，婆罗门们仍这么想：‘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

“阿摄拉亚那！你怎么想：只有婆罗门能在某地修习无怨无瞋恚的慈心，而非刹帝力、非毗舍、非首陀罗吗？”

“不，乔达摩先生！刹帝力也能在某地修习无怨无瞋恚的慈心；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也……（中略）乔达摩先生！毗舍也……（中略）乔达摩先生！首陀罗也……（中略）乔达摩先生！所有四种阶级都能在某地修习无怨无瞋恚的慈心。”

“阿摄拉亚那！在这里，对婆罗门来说，有什么力量、什么自信而婆罗门们这么说：‘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呢？”

“即使乔达摩尊师这么说，但，婆罗门们仍这么想：‘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

“阿摄拉亚那！你怎么想：只有婆罗门能拿擦背用具与肥皂粉后去河里除去尘污，而非刹帝力、非毗舍、非首陀罗吗？”

“不，乔达摩先生！刹帝力也能拿擦背用具与肥皂粉后去河里除去尘污；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也……（中略）乔达摩先生！毗舍也……（中略）乔达摩先生！首陀罗也……（中略）乔达摩先生！所有四种阶级都能拿擦背用具与肥皂粉后去河里除去尘污。”

“阿摄拉亚那！在这里，对婆罗门来说，有什么力量、什么自信而婆罗门们这么说：‘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呢？”

“即使乔达摩尊师这么说，但，婆罗门们仍这么想：‘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

“阿摄拉亚那！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刹帝力灌顶王集合种种出身的男子（而说）：‘你们来！尊师们！在这里，凡生于刹帝力家、婆罗门家、王室家者，拿沙葛木或沙罗木或沙罗罗木或栴檀木或玻度马葛木为取火的上钻木起火，使产生热；你们来！尊师们！在这里，凡生于旃陀罗家、猎人家、竹匠家、车匠家、清垃圾家者，拿狗槽木或猪槽木或洗濯槽木或蓖麻木为取火的上钻木起火，使产生热。’阿摄拉亚那！你怎么想：当凡生于刹帝力家、婆罗门家、王室家者，拿沙葛木或沙罗木或沙罗罗木或栴檀木或玻度马葛木为取火的上钻木起火，使产生热时，那样的火会有火焰、色泽、辉耀，且能以火作火应该作的，而当凡生于旃陀罗家、猎人家、竹匠家、车匠家、清垃圾家者，拿狗槽木或猪槽木或洗濯槽木或蓖麻木为取火的上钻木起火，使产生热时，那样的火会没有火焰、色泽、辉耀，且不能以火作火应该作的吗？”

“不，乔达摩先生！当凡生于刹帝力家、婆罗门家、王室家者，拿沙葛木或沙罗木或沙罗罗木或栴檀木或玻度马葛木为取火的上钻木起火，使产生热时，那样的火会有火焰、色泽、辉耀，且能以火作火应该作的，当凡生于旃陀罗家、猎人家、竹匠家、车匠家、清垃圾家

者，拿狗槽木或猪槽木或洗濯槽木或蓖麻木为取火的上钻木起火，使产生热时，那样的火也会有火焰、色泽、辉耀，且能以火作火应该作的，乔达摩先生！因为，所有的火都有火焰、色泽、辉耀，且所有的火都能以火作火应该作的。”

“阿摄拉亚那！在这里，对婆罗门来说，有什么力量、什么自信而婆罗门们这么说：‘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婆罗门是白净阶级，其他的是黑色阶级；婆罗门被净化，不是非婆罗门；婆罗门是梵天自己从口所生之子，梵天所生，梵天所化作，梵天的继承者。’呢？”

“即使乔达摩尊师这么说，但，婆罗门们仍这么想：‘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

“阿摄拉亚那！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刹帝力少年与婆罗门少女一起从事性交，他们性交后生下儿子，那刹帝力少年与婆罗门少女所生的儿子会与母亲相同被称为‘婆罗门’，也会与父亲相同被称为‘刹帝力’吗？”

“乔达摩先生！那刹帝力少年与婆罗门少女所生的儿子会与母亲相同被成为‘婆罗门’，也会与父亲相同被称为‘刹帝力’。”

“阿摄拉亚那！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婆罗门少年与刹帝力少女一起从事性交，他们性交后生下儿子，那婆罗门少年与刹帝力少女所生的儿子会与母亲相同被称为‘刹帝力’，也会与父亲相同被称为‘婆罗门’吗？”

“乔达摩先生！那婆罗门少年与刹帝力少女所生的儿子会与母亲

相同被称为‘刹帝力’，也会与父亲相同被称为‘婆罗门’。”

“阿摄拉亚那！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母马与驴子交配，他们交配后生下仔，那母马与驴子所生的仔会与母亲相同被称为‘马’，也会与父亲相同被称为‘驴’吗？”

“乔达摩先生！因为混种，那是骡，乔达摩先生！这里，我看见后者有特殊差异，但我看见前两者无任何特殊差异。”

“阿摄拉亚那！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有两位学生婆罗门是同胞兄弟，一位是好学、敏捷者，一位是不好学、不敏捷者，在这里，婆罗门们在亡者供养会中或一盘调理食物中或牲祭中或飨宴中会令谁先食用？”

“乔达摩先生！在那里，婆罗门们在亡者供养会中或一盘调理食物中或牲祭中或飨宴中会令那位好学、敏捷的学生婆罗门先食用，乔达摩先生！因为，对不好学、不敏捷者施与，怎会有大果？”

“阿摄拉亚那！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有两位学生婆罗门是同胞兄弟，一位是好学、敏捷、破戒、恶法者，一位是不好学、不敏捷、持戒、善法者，在这里，婆罗门们在亡者供养会中或一盘调理食物中或牲祭中或飨宴中会令谁先食用？”

“乔达摩先生！在那里，婆罗门们在亡者供养会中或一盘调理食物中或牲祭中或飨宴中会令那位不好学、不敏捷、持戒、善法的学生婆罗门先食用，乔达摩先生！因为，对破戒、恶法者施与，怎会有大果？”

“阿摄拉亚那！在（此）之前，你落入出生；落入出生后，落入

圣典（的学习成就）中、落入苦行；落入苦行后，回归到四种阶级的清净，如我安立的。”

当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变得沉默、羞愧、垂肩、低头、郁闷、无言以对而坐。那时，世尊知道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变得沉默、羞愧、垂肩、低头、郁闷、无言以对后，对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这么说：

“阿摄拉亚那！从前，当七位婆罗门仙人住在林野处的树叶小屋时，生起这样邪恶的恶见：‘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阿摄拉亚那！阿私陀爹哇拉仙人听闻：‘听说当七位婆罗门仙人住在林野处的树叶小屋时，生起这样邪恶的恶见：“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中略）梵天的继承者。”’阿摄拉亚那！那时，阿私陀爹哇拉仙人梳理发须，穿深红色的衣服，穿上靴，拿金杖后，出现在七位婆罗门仙人的仙居处。阿摄拉亚那！那时，阿私陀爹哇拉仙人在七位婆罗门仙人的仙居处边经行边这么说：‘啊！这七位婆罗门仙人尊者们去哪里了？啊！这七位婆罗门仙人尊者们去哪里了？’阿摄拉亚那！那时，七位婆罗门仙人这么想：‘这位像乡下佬的，在七位婆罗门仙人的仙居处边经行边这么说：“啊！这七位婆罗门仙人尊者们去哪里了？啊！这七位婆罗门仙人尊者们去哪里了？”是谁啊？让我们诅咒他。’阿摄拉亚那！那时，七位婆罗门仙人诅咒阿私陀爹哇拉仙人：‘成灰烬吧！贱民！成灰烬吧！贱民!’阿摄拉亚那！七位婆罗门仙人如是如是诅咒阿私陀爹哇拉仙人，阿私陀爹哇拉仙人如是如是变得更英俊、

更好看、更端正。阿摄拉亚那！那时，七位婆罗门仙人这么想：‘我们的苦行确实无用，梵行无结果，因为，之前凡我们诅咒：“成灰烬吧！贱民！成灰烬吧！贱民!”者，那人就变成灰烬，而我们如是如是诅咒这位，他如是如是变得更英俊、更好看、更端正。’

‘尊师们的苦行非无用，梵行非无结果，来吧！尊师们！请你们舍断那对我的瞋意。’

‘尊师！我们已舍断那对你的瞋意，尊师是谁？’

‘尊师们听过阿私陀爹哇拉仙人吗？’

‘是的，先生!’

‘先生！我就是。’

阿摄拉亚那！那时，七位婆罗门仙人去问讯阿私陀爹哇拉仙人。阿摄拉亚那！那时，阿私陀爹哇拉仙人对七位婆罗门仙人这么说：

‘先生！我听闻：“听说当七位婆罗门仙人住在林野处的树叶小屋时，生起这样邪恶的恶见：‘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婆罗门是白净阶级，其他的是黑色阶级；婆罗门被净化，不是非婆罗门；婆罗门是梵天自己从口所生之子，梵天所生，梵天所化作，梵天的继承者。’”’

‘是的，先生!’

‘但，尊师们知道：生你的母亲只来自婆罗门，而无非婆罗门吗？’

‘不，先生!’

‘但，尊师们知道：生你的母亲之母亲一直到第七代，只来自婆

罗门，而无非婆罗门吗？’

‘不，先生!’

‘但，尊师们知道：生你的父只来自婆罗门，而无非婆罗门吗？’

‘不，先生!’

‘但，尊师们知道：生你的父亲之父亲一直到第七代，只来自婆罗门，而无非婆罗门吗？’

‘不，先生!’

‘但，尊师们知道如何有胎的下生吗？’

‘先生！我们知道如何有胎的下生：这里，有父母的结合，母亲是受胎期者，有干达婆的现起，这样，三者的结合而有胎的下生。’

‘但，尊师们知道干达婆确实是刹帝力或婆罗门或毗舍或首陀罗吗？’

‘不，先生！我们不知道那干达婆确实是刹帝力或婆罗门或毗舍或首陀罗。’

‘先生！当存在这样时，你们知道你们应该是什么吗？’

‘先生！当存在这样时，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是什么。’

阿摄拉亚那！那七位婆罗门仙人在自己的出生论上被阿私陀爹哇拉仙人审问、质问、追究而不能够解答，而你现在在自己的出生论上被我审问、质问、追究如何能够解答呢？依着老师的你还不如（为他们）拿杓子的富楼那呢!”

当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阿摄拉亚那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阿摄拉亚那经第三终了。

94、苟德木柯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尊者优填那住在波罗奈给咪亚的芒果园。

当时，苟德木柯婆罗门以某些必须作的事抵达波罗奈。

那时，苟德木柯婆罗门徒步散步、徘徊时，去给咪亚的芒果园。

当时，尊者优填那在屋外经行。

那时，当苟德木柯婆罗门去见尊者优填那。抵达后，与尊者优填那相互欢迎。欢迎与寒暄后，随经行的尊者优填那经行，并这么说：

“喂！沙门！在这里，我这么想：没有如法的出家者，因为或者我没见到像你这样的尊师，或者，在这里，（没见到）法。”

当这么说时，尊者优填那从经行下来后，进入住处，然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苟德木柯婆罗门也从经行下来后，进入住处，然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尊者优填那对苟德木柯婆罗门这么说：

“婆罗门！有座位，如果你愿意，请坐。”

“尊师！就这样，我们有优填那尊师的欢迎才坐，像我这样（身分）的人，怎么能想在未被邀请前在座位坐下呢？”

苟德木柯婆罗门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

后，苟德木柯婆罗门对尊者优填那这么说：

“喂！沙门！在这里，我这么想：没有如法的出家者，因为或者我没见到像你这样的尊师，或者，在这里，（没见到）法。”

“婆罗门！如果你对我承认应该被承认的，反驳应该被反驳的，当对我所说的道理不知道时，你会就其道理更进一步反问我：‘优填那先生！这是怎样的呢？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这样，在这里，我们能有对话。”

“大德！我对世尊承认应该被承认的，反驳应该被反驳的，当我对世尊所说的道理不知道时，我将就其道理更进一步反问世尊：‘优填那先生！这是怎样的呢？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这样，在这里，让我们有对话吧。”

“婆罗门！现在世间中存在这四种人，哪四种呢？婆罗门！这里，某类人自己是苦行者，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又，婆罗门！这里，某类人是令他人苦行者，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又，婆罗门！这里，某类人自己是苦行者，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是令他人苦行者，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又，婆罗门！这里，某类人自己既不是苦行者，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不是令他人苦行者，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他是非自己苦行者、非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者、已达涅盘者、已平静者、自己已成梵者、住于乐的经验者。婆罗门！属于这四种人中，哪一种人使你的心满意呢？”

“优填那先生！这自己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的人，这个人不使我的心满意；优填那先生！这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

之实践的人，这个人也不使我的心满意；优填那先生！这自己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这个人也不使我的心满意；优填那先生！这自己既不苦行，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不令他人苦行，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自己非苦行者、非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者、已达涅盘者、已平静者、自己已成梵者、住于乐的经验的人，这个人使我的心满意。”

“婆罗门！但，为何这三种人不使你的心满意呢？”

“优填那先生！这自己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的人，他对想要乐、厌逆苦的自己折磨、使之痛苦，以此，这个人不使我的心满意；优填那先生！这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他对想要乐、厌逆苦的他人折磨、使之痛苦，以此，这个人不使我的心满意；优填那先生！这自己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他对想要乐、厌逆苦的自己与他人折磨、使之痛苦，以此，这个人不使我的心满意；优填那先生！这自己既不苦行，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不令他人苦行，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自己非苦行者、非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者、已达涅盘者、已平静者、自己已成梵者、住于乐的经验的人，他对想要乐、厌逆苦的自己与他人既不折磨、也不使之痛苦，以此，这个人使我的心满意。”

“婆罗门！有这二种群众，哪二种呢？婆罗门！这里，某类群众对宝石耳环染着，欲求妻儿，欲求男女奴仆，欲求田地，欲求金银；

婆罗门！这里，某类群众对宝石耳环不染着，舍断妻儿，舍断男女奴仆，舍断田地，舍断金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婆罗门！这个人自己既不是苦行者，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不是令他人苦行者，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他是非自己苦行者、非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者、已达涅盘者、已平静者、自己已成梵者、住于乐的经验者，婆罗门！这里，这种人你经常在哪种群众中看见：这对宝石耳环染着，欲求妻儿，欲求男女奴仆，欲求田地，欲求金银的群众；这对宝石耳环不染着，舍断妻儿，舍断男女奴仆，舍断田地，舍断金银后，从在家出家的群众？”

“优填那先生！这个人自己既不是苦行者，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不是令他人苦行者，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他是非自己苦行者、非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者、已达涅盘者、已平静者、自己已成梵者、住于乐的经验者，这种人我经常在这对宝石耳环不染着，舍断妻儿，舍断男女奴仆，舍断田地，舍断金银后，从在家出家的群众中看见。”

“婆罗门！但，这里，我们这么了知你说：‘喂！沙门！在这里，我这么想：没有如法的出家者，因为或者我没见到像你这样的尊师，或者，在这里，（没见到）法。’”

“优填那先生！这确实是我以有帮助所说的话，在这里，我这么想：有如法的出家者，请优填那先生这么忆持我，这被优填那尊师对我简要地说而未详细解析的四种人，请优填那尊师出自怜悯为我详细地解析这四种人，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婆罗门！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先生!”苟德木柯婆罗门回答尊者优填那。

尊者优填那这么说：

“婆罗门！什么自己是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的人呢？婆罗门！这里，某人是裸体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受邀不来者、受邀不住立者、不受用带来的、特别作的、招待的（食物）者，他不从瓶口取食，不从锅口取食，不（从）门坎中间、棒杖中间、杵中间、正在吃的两人、孕妇、授乳女、与男子生活者（取食），不从捡拾收集的食物处、有狗现前处、苍蝇群集处（取食），不（吃）鱼、肉，不饮谷酒、果酒、（发酵）酸粥，他（托钵）一家（吃）一口、二家二口、……（中略）七家七口，他（每天）以一小碟（食物）维生、二小碟维生、……七小碟维生，一天吃一餐、二天吃一餐、……（中略）七天吃一餐，像这样，半个月（吃一餐），他住于致力于定期吃食物之实践，他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食生米者、食大度拉米者、食苏苔者、食米糠者、食饭汁者、食胡麻粉者、食茅草者、食牛粪者，他以森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以落下的果实为食物，他穿粗麻布、麻的混织物、裹尸布、粪扫衣、低力刀树（之树皮）、羚羊皮、羊皮、茅草衣、树皮衣、木片衣、头发编织衣、兽毛编织衣、猫头鹰羽毛衣，他是拔发须者、致力于拔发须之实践者、常站立者、拒绝座位者、蹲踞者、勤奋于蹲踞之实践者、卧荆棘者，他住于致力于黄昏前水浴三次之实践者，像这样，他住于许多如此形式对身体的苦行与折磨之实践，婆罗门！这被称为自己苦行者，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

的人。

婆罗门！什么是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呢？婆罗门！这里，某人是屠羊者、屠豚者、捕鸟者、捕鹿者、猎人、捕鱼者、盗贼、行刑者、屠牛者、狱卒、任何其他残忍的工作者，婆罗门！这被称为令他人苦行者，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

婆罗门！什么自己是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呢？婆罗门！这里，某人是刹帝力灌顶王或富有的婆罗门，他在城东令人建了新屋舍，他剃除发须，穿上粗糙的兽皮衣，以酥油涂抹身体后，以鹿角粉搔抓，与皇后、婆罗门祭司一起进入新屋舍，在那里，他直接卧在青草覆盖的地上，以有一子牛同形色的母牛之第一个乳房牛乳使国王生存，以第二个乳房牛乳使皇后生存，以第三个乳房牛乳使婆罗门祭司生存，以第四个乳房的牛乳火供，以其余的使子牛生存，他这么说：‘令那么多公牛为了牲祭被杀；令那么多小公牛为了牲祭被杀； 令那么多小母牛为了牲祭被杀；令那么多山羊为了牲祭被杀；令那么多公羊为了牲祭被杀；（令那么多马为了牲祭被杀；）令那么多树为了绑牺牲兽的柱被砍；令那么多吉祥草为了牲祭的草座被割。’他的那些被惩罚威胁的、被恐惧威胁的、泪满面的、哭泣着的‘奴仆’或‘报信者’或‘工人’，他们作准备工作。婆罗门！这被称为自己苦行，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令他人苦行，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的人。

婆罗门！什么是自己既不苦行，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也不令他人苦行，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自己非苦行者、非令他人

苦行者、当生无饥渴者、已达涅盘者、已平静者、自己已成梵者、住于乐的经验的人呢？婆罗门！这里，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屋主、屋主之子或在其它族姓中出生者听闻那个法；听闻那个法后，于如来处获得信；由于具备那获得的信，他像这样深虑：‘居家生活是障碍，是尘垢之路；出家是露地。住在家中，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之梵行，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过些时候，他舍断少量的财富聚集或舍断大量的财富聚集后；舍断少量的亲属圈或舍断大量的亲属圈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当这样出家时，他进入比丘的生活规定：舍断杀生后，他是离杀生者，他住于已舍离棍棒、已舍离刀剑、有羞耻的、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的。舍断未给予而取后，他是离未给予而取者、给予而取者、只期待给予物者，以不盗取而自我住于清净。舍断非梵行后，他是梵行者，远离俗法而住，已离淫欲。舍断妄语后，他是离妄语者、真实语者、紧随真实者、能信赖者、应该信赖者、对世间无诈欺者。舍断离间语后，他是离离间语者：他从这里听到后，不为了对这些人离间而在那里说，或者，他从那里听到后，不为了对那些人离间而在这里说，像这样，他是分裂的调解者、和谐的散播者、乐于和合

者、爱好和合者、喜欢和合者、作和合之言说者。舍断粗恶语后，他是离粗恶语者，他以柔和的言语：悦耳的、可爱的、动心的、优雅的、众人所爱的、众人可意的，像那样的言语与人说话。舍断杂秽语后，他是离杂秽语者：他是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处之说者，合法之说者、合律之说者；他以适当时机说有价值、有理由、有节制、具有利益的话。他是离破坏种子类、草木类者，停止晚上吃食物、非时食的一日一食者，是离跳舞、歌曲、音乐、看戏者，是离花环之配戴、芳香之庄严、涂抹物之打扮状态者，是离高床、大床者，是离领受金银者，是离领受生谷者，是离领受生肉者，是离领受女子、少女者，是离领受男奴仆、女奴仆者，是离领受山羊与羊者，是离领受鸡与猪者，是离领受象、牛、马、骡马者，是离领受田与地者，是离从事差使、遣使者，是离买卖者，是离在秤重上欺瞒、伪造货币、度量欺诈者，是离贿赂、欺瞒、诈欺、不实者，是离割截、杀害、捕缚、抢夺、掠夺、暴力者。

他是已知足者：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犹如鸟不论以翼飞到何处，只有翼的负荷而飞。同样的，比丘是已知足者：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已具备这圣戒蕴，他自身内感受无过失的安乐。

他以眼见色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眼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眼根，在眼根上达到自制；以耳听声音后，……（中略）以鼻闻气味

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触所触后，……（中略）以意识法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意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意根，在意根上达到自制。已具备这圣根自制，他自身内感受不受害的安乐。

他在前进、后退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前视、后视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肢体）曲伸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穿）衣、持钵与大衣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大小便动作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时是正知于行为者。

已具备这圣戒蕴，已具备这圣知足，已具备这圣根自制，已具备这圣正念与正知，他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他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后，他舍断对世间的贪婪，以离贪婪心而住，使心从贪婪中清净。舍断恶意与瞋后，住于无瞋恚心、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使心从恶意与瞋怒中清净。舍断昏沉睡眠后，住于离昏沉睡眠、有光明想、正念、正知，使心从昏沉睡眠中清净。舍断掉举后悔后，住于不掉举、自身内心寂静，使心从掉举后悔中清净。舍断疑惑后，住于脱离疑惑、在善法上无疑，使心从疑惑中清净。

他舍断这些心的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

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生之智，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斥责圣者，正见与持正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善趣、天

界。’这样，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集。’如实了知：‘这是苦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了知：‘这些是烦恼。’如实了知：‘这是烦恼集。’如实了知：‘这是烦恼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婆罗门！这被称为自己既非苦行者，也不致力于自己苦行之实践，不令他人苦行，不致力于令他人苦行之实践，自己非苦行者、非令他人苦行者，当生无饥渴的、已达涅盘的、已平静的，以自己已成梵者而住于乐的经验的人。”

当这么说时，苟德木柯婆罗门对尊者优填那这么说：

“太伟大了，优填那先生！太伟大了，优填那先生！优填那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优填那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优填那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优填那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婆罗门！你不要归依我，请你归依那我所归依的世尊。”

“优填那先生！但，现在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住在哪

里？”

“婆罗门！现在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已般涅盘。”

“优填那先生！如果我们听到那世尊在十由旬处，我们会为了见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走十由旬；如果我们听到那世尊在二十由旬……三十由旬……四十由旬……五十由旬处，我们会为了见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走五十由旬；如果我们听到那世尊在一百由旬处，我们会为了见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走一百由旬。

优填那先生！但由于那世尊已般涅盘，我们归依已般涅盘的世尊、法、比丘僧团，请优填那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优填那先生！鸯伽王每日施与我常施物，我要从其中每日施与优填那尊师一个常施物。”

“婆罗门！鸯伽王每日施与你什么常施物呢？”

“优填那先生！五百钱币。”

“婆罗门！领受金银对我们不适合。”

“如国那对优填那尊师不适合，我将为优填那尊师建造住处。”

“婆罗门！如果你想要为我建造住处，请在华氏城为僧团建造讲堂。”

“以此，我对优填那尊师更加悦意、满意了，优填那尊师劝导我关于僧团的布施。优填那先生！我将以这常施物与另外的常施物在华氏城为僧团建造讲堂。”

那时，苟德木柯婆罗门以这常施物与另外的常施物在华氏城为僧

团建造讲堂，现在，它被称为‘苟德木计’。

苟德木柯经第四终了。

95、郑计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进行游行，抵达名叫殴玻沙达的憍萨罗婆罗门村落，在那里，世尊就住在殴玻沙达北边，殴玻沙达的天神林，沙罗树林中。

当时，郑计婆罗门住在殴玻沙达，（该地）人口增盛繁荣，有草、薪木与水，有谷物，适合国王使用，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施与他的、王室礼物的、净施的（地方）。

殴玻沙达的婆罗门屋主们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进行游行，抵达名叫殴玻沙达的憍萨罗婆罗门村落，住在殴玻沙达北边，殴玻沙达的天神林沙罗树林中，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

那时，殴玻沙达的婆罗门屋主们从殴玻沙达出来后，一群追随一群，面朝北走，往天神林的沙罗树林。

当时，郑计婆罗门进入高楼的上层午睡。郑计婆罗门看见殴玻沙达的婆罗门屋主们从殴玻沙达出来后，一群追随一群，面朝北走，往天神林的沙罗树林。看见后，召唤守护员：

“守护员先生！为何殴玻沙达的婆罗门屋主们从殴玻沙达出来后，一群追随一群，面朝北走，往天神林的沙罗树林呢？”

“郑计先生！有位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进行游行，抵达名叫殴玻沙达的憍萨罗婆罗门村落，住在殴玻沙达北边，殴玻沙达的天神林，沙罗树林中，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们为了见那位乔达摩尊师而前往。”

“那样的话，守护员先生！去见殴玻沙达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请你对殴玻沙达的婆罗门屋主们这么说：‘先生！郑计婆罗门这么说：“尊师们！请等一下，郑计婆罗门也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是的，先生！”那位守护员回答郑计婆罗门后，去见殴玻沙达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对殴玻沙达的婆罗门屋主们这么说：

“先生！郑计婆罗门这么说：‘尊师们！请等一下，郑计婆罗门也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当时，五百位各国的婆罗门以某些必须作的事住在殴玻沙达，那些婆罗门听闻：“郑计婆罗门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那时，那些婆罗门去见郑计婆罗门。抵达后，对郑计婆罗门这么说：“是真的吗？郑计尊师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是的，先生们！我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郑计尊师！不要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郑计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而是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郑计尊师而前来。

郑计尊师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凡郑计尊师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者，以这个理由，郑计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而是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郑计尊师而前来。

郑计尊师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财富者，……（中略）。

郑计尊师是是读诵者、持咒者、三吠陀的语汇、仪轨、音韵论、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的通晓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中略）。

郑计尊师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的容色、梵天的威严、无下劣空间可见，……（中略）。

郑计尊师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中略）。

郑计尊师是善言语者、善做言说事者、具备优雅言语者、道理清晰玲珑的教授者，……（中略）。

郑计尊师是许多老师与老师的老师，教导三百位学生婆罗门咒语，……（中略）。

郑计尊师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者，……（中略）。

郑计尊师是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者，……（中略）。

郑计尊师住在殴玻沙达，（该地）人口增盛繁荣，有草、薪木与水，有谷物，适合国王使用，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施与他的、王室礼物的、净施的（地方），凡郑计尊师住在殴玻沙达，（该地）人口增盛繁荣，有草、薪木与水，有谷物，适合国王使用，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施与他的、王室礼物的、净施的（地方）者，以这个理由，郑计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而是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郑计尊师而前来。”

当这么说时，郑计婆罗门对那些婆罗门这么说：

“那样的话，先生们！请你们也听我的：我们正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而非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凡沙门乔达摩确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者，以这个理由，那位乔达摩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然而，我们正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放弃在地窖与楼上很多金条与金币后出

家，……（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年轻的，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在父母不欲、泪满面、哭泣着时，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的容色、梵天的威严、无下劣空间可见，……（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持戒者、圣戒者、善戒者、具备善戒，……（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善言语者、善做言说事者、具备优雅言语者、道理清晰玲珑的教授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许多老师与老师的老师，……（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灭尽欲贪者、离浮躁浅薄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业论者、（有）作业论者、对无恶婆罗门人们的尊敬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高贵族姓、纯刹帝力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富有、大富、大财富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越过国家、越过地方而来（的问题）之被询问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好几千天神生类归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欢迎你来、和善亲切、喜悦、不皱眉头、口齿清晰、先说话的说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娑罗王与其儿子、妻子生类归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与其儿子、妻子生类归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玻科勒沙低婆罗门与其儿子、妻子生类归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已到达殴玻沙达，住在殴玻沙达北边，殴玻沙达的天神林沙罗树林中，又，先生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来到我们的村落土地者，他们是我们的客人，客人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礼拜（、应该被崇拜），凡沙门乔达摩确实已到达殴玻沙达，住在殴玻沙达的北边殴玻沙达的天神林，沙罗树林中者，沙门乔达摩是我们的客人，客人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

应该被尊敬、应该被礼拜（、应该被崇拜），以这个理由，那位乔达摩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然而，我们正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先生们！我对那位沙门乔达摩的称赞只学得那么一些，但那位沙门乔达摩非只有这样的称赞，因为，那位沙门乔达摩有无量的称赞。

由于具备这每一支，那位乔达摩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然而，我们正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那样的话，先生！我们全部为了见那位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那时，郑计婆罗门与大婆罗门群众一起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

当时，世尊与一位位年长婆罗门互相欢迎与寒暄后，坐下。

当时，名叫葛玻低葛的学生婆罗门，年轻、剃光头、十六岁，是三吠陀的语汇、仪轨、音韵论、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的通晓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人相上的无欠缺者，坐在那群群众中。当一位位年长婆罗门与世尊谈话时，他常常打断谈论。那时，世尊斥责葛玻低葛学生婆罗门：

“当一位位年长婆罗门谈话时，尊者婆罗堕若不要打断谈论，请尊者婆罗堕若等待谈论完全结束。”

当这么说时，郑计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尊师不要斥责葛玻低葛学生婆罗门，葛玻低葛学生婆罗门是善男子，葛玻低葛学生婆罗门是多闻者，葛玻低葛学生婆罗门是贤智者，葛玻低葛学生婆罗门是善做言说事者，葛玻低葛学生婆罗门

能与乔达摩尊师一起在言词上对论。”

那时，世尊这么想：

“确实将有葛玻低葛学生婆罗门关于三明经典的谈论，因为婆罗门们如此地尊敬他。”

那时，葛玻低葛学生婆罗门这么想：

“当沙门乔达摩捕捉到我的眼睛时，那时，我将问沙门乔达摩问题。”

那时，世尊以心思量葛玻低葛学生婆罗门心中的深思后，朝葛玻低葛学生婆罗门以眼捕捉。

那时，葛玻低葛学生婆罗门这么想：

“沙门乔达摩注意我了，让我问沙门乔达摩问题。”

那时，葛玻低葛学生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这里，婆罗门的往昔圣句以如此这般相传与在经藏中，在这里，婆罗门们一向地来到结论：‘这才正确，其它都错。’这里，乔达摩尊师怎么说？”

“但，婆罗堕若！婆罗门们中，有任何一位婆罗门这么说：‘我知道此，我看见此：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吗？”

“不，乔达摩先生!”

“又，婆罗堕若！婆罗门们中，有任何一位老师、一位老师的老师，直到第七代的老师这么说：‘我知道此，我看见此：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吗？”

“不，乔达摩先生!”

“又，婆罗堕若！婆罗门们中，那些从前的婆罗门仙人们：圣典创造者、圣典转起者，他们往昔唱诵、教说、合集的圣句，仍被今天的婆罗门们传唱、跟随着说、随说所说的、复诵令诵的者，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这么说：‘我们知道此，我们看见此：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吗？”

“不，乔达摩先生!”

“婆罗堕若！像这样，没有任何一位婆罗门这么说：‘我知道此，我看见此：这才正确，其它都错。’没有任何一位老师、一位老师的老师，直到第七代的老师这么说：‘我知道此，我看见此：这才正确，其它都错。’那些从前的婆罗门仙人们：圣典创造者、圣典转起者，他们往昔唱诵、教说、合集的圣句，仍被今天的婆罗门们传唱、跟随着说、随说所说的、复诵令诵的者，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也没这么说：‘我知道此，我看见此：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婆罗堕若！犹如一队失明者一个抓着一个，最前面的看不见，中间的也看不见、最后面的也看不见。同样的，婆罗堕若！婆罗门们的所说确实变成像一队失明者一样，最前面的看不见，中间的也看不见、最后面的也看不见，婆罗堕若！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婆罗门的信是否变成无根的呢？”

“乔达摩先生！在这里，婆罗门们不仅以信而尊敬，在这里，婆

罗门们也以口传而尊敬。”

“婆罗堕若！你先走到信，现在说口传。婆罗堕若！有这五法，在当生中有二种果报，哪五个呢？信、（个人的）爱好、口传、理论的深思、沉思后接受之见解，婆罗堕若！这些是当生有二种果报的五法。婆罗堕若！有善信，但那是空的、空虚的、虚妄的；有非善信，但那是真实的、如实的、无例外的，婆罗堕若！有善（个人的）爱好，……（中略）有善口传，……（中略）有善理论的深思，……（中略）有善沉思后接受之见解，但那是空的、空虚的、虚妄的；有非善沉思后接受之见解，但那是真实的、如实的、无例外的，婆罗堕若！以保护真理的智者，想一向地来到结论：‘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在这里是不适当的。”

“乔达摩先生！但，什么情形是真理的保护？什么情形是真理的不保护？我们问乔达摩尊师真理的保护。”

“婆罗堕若！如果男子有信，‘我的信是这样。’像这样说保护了真理，而这样他就不一向地来到结论：‘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婆罗堕若！这个情形是真理的保护，这个情形他保护真理，这个情形我们安立真理的保护，而这样那（还）不是真理的觉。）婆罗堕若！如果男子有（个人的）爱好……（中略）婆罗堕若！如果男子有口传……（中略）婆罗堕若！如果男子有理论的深思……（中略）婆罗堕若！如果男子有沉思后接受之见解，‘我的沉思后接受之见解是这样。’像这样说保护了真理，而这样他就不一向地来到结论：‘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婆罗堕若！这个情形是真理的保护，这个情形他保

护真理，这个情形我们安立真理的保护，而这样那（还）不是真理的觉。”

“乔达摩先生！这个情形是真理的保护，这个情形他保护真理，这个情形我们看见真理的保护，但，乔达摩先生！什么情形是真理的觉？什么情形他随觉真理？我们问乔达摩尊师真理的觉。”

“婆罗堕若！这里，比丘依止某村落或城镇而住，屋主或屋主之子来见他后，在三法上：在能贪的法上、在能瞋的法上、在能痴的法上探查他：‘这位尊者有像这样能贪的法，心被像这样能贪的法占据，当不知道时，他会说：“我知道。”或当没看见时，他会说：“我看见。”或会劝导其他人因为那样（行动）而会有他们长久的不利与苦吗？’当探查他时，他这么知道：‘这位尊者没有像这样能贪的法，心被像这样能贪的法占据，当不知道时，他会说：“我知道。”或当没看见时，他会说：“我看见。”或会劝导其他人因为那样（行动）而会有他们长久的不利与苦。又，像这样，这位尊者的身行仪、语行仪如那无贪欲者，又，凡这位尊者教导的法，那个法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那个法不被贪欲者善教导。’

当探查他时，他看见（他）从能贪的法中清净，之后更进一步在能瞋的法上探查他：‘这位尊者有像这样能瞋的法，心被像这样能瞋的法占据，当不知道时，他会说：“我知道。”或当没看见时，他会说：“我看见。”或会劝导其他人因为那样（行动）而会有他们长久的不利与苦吗？’当探查他时，他这么知道：‘这位尊者没有像这样能

瞋的法，心被像这样能瞋的法占据，当不知道时，他会说：“我知道。”或当没看见时，他会说：“我看见。”或会劝导其他人因为那样（行动）而会有他们长久的不利与苦。又，像这样，这位尊者的身行仪、语行仪如那无瞋怒者，又，凡这位尊者教导的法，那个法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那个法不被瞋怒者善教导。’

当探查他时，他看见（他）从能瞋的法中清净，之后更进一步在能痴的法上探查他：‘这位尊者有像这样能痴的法，心被像这样能痴的法占据，当不知道时，他会说：“我知道。”或当没看见时，他会说：“我看见。”或会劝导其他人因为那样（行动）而会有他们长久的不利与苦吗？’当探查他时，他这么知道：‘这位尊者没有像这样能痴的法，心被像这样能痴的法占据，当不知道时，他会说：“我知道。”或当没看见时，他会说：“我看见。”或会劝导其他人因为那样（行动）而会有他们长久的不利与苦。又，像这样，这位尊者的身行仪、语行仪如那无痴者，又，凡这位尊者教导的法，那个法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那个法不被愚痴者善教导。’

当探查他时，他看见（他）从能痴的法中清净，那时，他使对他的信确立，当信已生起时，他往见；当往见时，他尊敬；当尊敬时，他倾耳；当倾耳时，他听闻法；听闻法后，他忆持，当忆持法时，他观察道理；当观察道理时，他沉思地接受法；当沉思地接受法时，欲被生起；当欲已生起时，他有能力；有能力后，他衡量；衡量后，他

努力；当有自我努力时，以身作证最高真理，以慧通达后看见它。

婆罗堕若！这个情形是真理的觉，这个情形他随觉真理，这个情形我们安立真理的觉，而这样那（还）不是真理的到达。”

“乔达摩先生！这个情形是真理的觉，这个情形他随觉真理，这个情形我们看见真理的觉，但，乔达摩先生！什么情形是真理的到达？什么情形他到达真理？我们问乔达摩尊师真理的到达。”

“婆罗堕若！那些法的习行、修习、多作有真理的到达，婆罗堕若！这个情形是真理的到达，这个情形他到达真理，这个情形我们安立真理的到达。”

“乔达摩先生！这个情形是真理的到达，这个情形他到达真理，这个情形我们看见真理的到达，但，乔达摩先生！哪个法对真理的到达多帮助？我们问乔达摩尊师对真理的到达多帮助的法。”

“婆罗堕若！勤奋对真理的到达多帮助，如果不勤奋，则不会到达真理，因为他勤奋，因此他到达真理，因此勤奋对真理的到达多帮助。”

“但，乔达摩先生！哪个法对勤奋多帮助？我们问乔达摩尊师对勤奋多帮助的法。”

“婆罗堕若！衡量对勤奋多帮助，如果不衡量，则不会勤奋，因为他衡量，因此他勤奋，因此衡量对勤奋多帮助。”

“但，乔达摩先生！哪个法对衡量多帮助？我们问乔达摩尊师对衡量多帮助的法。”

“婆罗堕若！能力对衡量多帮助，如果没有能力，则不会衡量，

因为他有能力，因此他衡量，因此能力对衡量多帮助。”

“但，乔达摩先生！哪个法对能力多帮助？我们问乔达摩尊师对能力多帮助的法。”

“婆罗堕若！欲对能力多帮助，如果欲不被生起，则不会有能力，因为欲被生起，因此他有能力，因此欲对能力多帮助。”

“但，乔达摩先生！哪个法对欲多帮助？我们问乔达摩尊师对欲多帮助的法。”

“婆罗堕若！法的沉思接受对欲多帮助，如果不沉思地接受法，则欲不被生起，因为沉思地接受法，因此欲被生起，因此法的沉思接受对欲多帮助。”

“但，乔达摩先生！哪个法对法的沉思接受多帮助？我们问乔达摩尊师对法的沉思接受多帮助的法。”

“婆罗堕若！道理的观察对法的沉思接受多帮助，如果不观察道理，则不沉思地接受法，因为他观察道理，因此他沉思地接受法，因此道理的观对法的沉思接受多帮助。”

“但，乔达摩先生！哪个法对道理的观察多帮助？我们问乔达摩尊师对道理的观察多帮助的法。”

“婆罗堕若！法的忆持对道理的观察多帮助，如果不忆持法，则不观察道理，因为他忆持法，因此他观察道理，因此法的忆持对道理的观察多帮助。”

“但，乔达摩先生！哪个法对法的忆持多帮助？我们问乔达摩尊师对法的忆持多帮助的法。”

“婆罗堕若！法的听闻对法的忆持多帮助，如果不听闻法，则不忆持法，因为他听闻法，因此他忆持法，因此法的听闻对法的忆持多帮助。”

“但，乔达摩先生！哪个法对法的听闻多帮助？我们问乔达摩尊师对法的听闻多帮助的法。”

“婆罗堕若！倾听对法的听闻多帮助，如果不倾耳，则不听闻法，因为他倾耳，因此他听闻法，因此倾听对法的听闻多帮助。”

“但，乔达摩先生！哪个法对倾听多帮助？我们问乔达摩尊师对倾听多帮助的法。”

“婆罗堕若！尊敬对倾听多帮助，如果不尊敬，则不倾耳，因为他尊敬，因此他倾耳，因此尊敬对倾听多帮助。”

“但，乔达摩先生！哪个法对尊敬多帮助？我们问乔达摩尊师对尊敬多帮助的法。”

“婆罗堕若！往见对尊敬多帮助，如果不往见，则不尊敬，因为他往见，因此他尊敬，因此往见对尊敬多帮助。”

“但，乔达摩先生！哪个法对往见多帮助？我们问乔达摩尊师对往见多帮助的法。”

“婆罗堕若！信对往见多帮助，如果信不被生起，则不往见，因为信被生起，因此他往见，因此信对往见多帮助。”

“我们问乔达摩尊师真理的保护，乔达摩尊师回答真理的保护，而我们喜欢且接受它，而且我们因此而满意；我们问乔达摩尊师真理的觉，乔达摩尊师回答真理的觉，而我们喜欢且接受它，而且我们因

此而满意；我们问乔达摩尊师真理的到达，乔达摩尊师回答真理的到达，而我们喜欢且接受它，而且我们因此而满意；我们问乔达摩尊师真理的到达多帮助的法，乔达摩尊师回答真理的到达多帮助的法，而我们喜欢且接受它，而且我们因此而满意；凡我们问乔达摩尊师的，乔达摩尊师回答它，而我们喜欢且接受它，而且我们因此而满意，乔达摩先生！之前我们这么理解：‘谁是卑贱、黑色、梵天脚子孙的秃头假沙门们？谁是法的了知者？’乔达摩尊师确实使我对沙门生起沙门的爱、沙门的净信、沙门的尊重。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郑计经第五终了。

96、耶苏葛力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耶苏葛力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耶苏葛力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安立四种服侍：安立对婆罗门的服侍、安立对刹帝力的服侍、安立对毗舍的服侍、安立对首陀罗的服侍。乔达摩先生！在那里，婆罗门们安立此为对婆罗门的服侍：‘婆罗门能

服侍婆罗门，刹帝力能服侍婆罗门，毗舍能服侍婆罗门，首陀罗能服侍婆罗门。’乔达摩先生！这是婆罗门们安立对婆罗门的服侍。乔达摩先生！在那里，婆罗门们安立此为对刹帝力的服侍：‘刹帝力能服侍刹帝力，毗舍能服侍刹帝力，首陀罗能服侍刹帝力。’乔达摩先生！这是婆罗门们安立对刹帝力的服侍。乔达摩先生！在那里，婆罗门们安立此为对毗舍的服侍：‘毗舍能服侍毗舍，首陀罗能服侍毗舍。’乔达摩先生！这是婆罗门们安立对毗舍的服侍。乔达摩先生！在那里，婆罗门们安立此为对首陀罗服侍：‘首陀罗能服侍首陀罗，其他谁将服侍首陀罗呢？’乔达摩先生！这是婆罗门们安立对首陀罗的服侍。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安立这四种服侍。这里，乔达摩尊师怎么说呢？”

“婆罗门！全世界都许可婆罗门安立这四种服侍吗？”

“不，乔达摩先生!”

“婆罗门！犹如有贫穷、无所有、贫困的男子，如果放置他不想要的肉片（而说）：‘喂！男子！你应该吃这块肉，并且应该付代价。’同样的，婆罗门！婆罗门们没有（其他）沙门、婆罗门他们的同意而安立这四种服侍。

婆罗门！我不说：‘一切都应该被服侍。’婆罗门！我也不说：‘一切都不应该被服侍。’婆罗门！因为，当服侍时，他因服侍而会成为较恶的而非较善的者，我不说：‘他应该被服侍。’婆罗门！当服侍时，他因服侍而会成为较善的而非较恶的者，我说：‘他应该被服侍。’婆罗门！如果他们这么问刹帝力：‘当服侍时，你因服侍而会成

为较恶的而非较善的者，或当服侍时，你因服侍而会成为较善的而非较恶的者，在这里，你应该服侍谁？’婆罗门！当正确回答时，刹帝力应该这么回答：‘当服侍时，我因服侍而会成为较恶的而非较善的者，我不应该服侍他；当服侍时，我因服侍而会成为较善的而非较恶的者，我应该服侍他。’婆罗门！如果他们这么问婆罗门……（中略）婆罗门！如果他们这么问毗舍……（中略）婆罗门！如果他们这么问首陀罗：‘当服侍时，你因服侍而会成为较恶的而非较善的者，或当服侍时，你因服侍而会成为较善的而非较恶的者，在这里，你应该服侍谁？’婆罗门！当正确回答时，首陀罗应该这么回答：‘当服侍时，我因服侍而会成为较恶的而非较善的者，我不应该服侍他；当服侍时，我因服侍而会成为较善的而非较恶的者，我应该服侍他。’

婆罗门！我不说：‘高出身来历是较善的。’婆罗门！我不说：‘高出身来历是较恶的。’婆罗门！我不说：‘上妙美丽是较善的。’婆罗门！我不说：‘上妙美丽是较恶的。’婆罗门！我不说：‘有上妙财产情况是较善的。’婆罗门！我不说：‘有上妙财产情况是较恶的。’婆罗门！因为，这里，某位高出身者是杀生者，是未给予而取者，是邪淫者，是妄语者，是离间语者，是粗恶语者，是杂秽语者，是贪婪者，是瞋心者，是邪见者，由此，我不说：‘高出身来历是较善的。’婆罗门！这里，某位高出身者是离杀生者，是离未给予而取者，是离邪淫者，是离妄语者，是离离间语者，是离粗恶语者，是离杂秽语者，是不贪婪者，是不瞋心者，是正见者，由此，我不说：‘高出身来历是较恶的。’婆罗门！因为，这里，某位上妙美丽

者……（中略）婆罗门！因为，这里，某位上妙财富者是杀生者……（中略）是邪见者，由此，我不说：‘有上妙财产情况是较善的。’婆罗门！因为，这里，某位上妙财富者是离杀生者……（中略）是正见者，由此，我不说：‘有上妙财产情况是较恶的。’

婆罗门！我不说：‘一切都应该被服侍。’婆罗门！我也不说：‘一切都不应该被服侍。’婆罗门！因为，当服侍时，他因服侍而增长信、戒、所闻、布施、慧者，我说：‘他应该被服侍。’（婆罗门！当服侍时，他因服侍而不增长信、戒、所闻、布施、慧者，我不说：‘他应该被服侍。’）”

当这么说时，耶苏葛力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安立四种财产：安立婆罗门的财产、安立刹帝力的财产、安立毗舍的财产、安立首陀罗的财产。乔达摩先生！在那里，婆罗门们安立行乞为婆罗门的财产：‘轻蔑行乞财产的婆罗门是不尽义务者，像警卫取未给与的（东西）。’乔达摩先生！这是婆罗门们安立婆罗门的财产。乔达摩先生！在那里，婆罗门们安立弓箭为刹帝力的财产：‘轻蔑弓箭财产的刹帝力是不尽义务者，像警卫取未给与的（东西）。’乔达摩先生！这是婆罗门们安立刹帝力的财产。乔达摩先生！在那里，婆罗门们安立耕作与牧牛为毗舍的财产：‘轻蔑耕作与牧牛财产的毗舍是不尽义务者，像警卫取未给与的（东西）。’乔达摩先生！这是婆罗门们安立毗舍的财产。乔达摩先生！在那里，婆罗门们安立镰刀与打麦棒为首陀罗的财产：‘轻蔑镰刀与打麦棒财产的首陀罗是不尽义务者，像警卫取未给与的（东西）。’乔达

摩先生！这是婆罗门们安立首陀罗的财产。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安立这四种财产。这里，乔达摩尊师怎么说呢？”

“婆罗门！全世界都允许婆罗门安立这四种财产吗？”

“不，乔达摩先生!”

“婆罗门！犹如有贫穷、无所有、贫困的男子，如果放置他不想要的肉片（而说）：‘喂！男子！你应该吃这块肉，并且应该付代价。’同样的，婆罗门！婆罗门们没有（其他）沙门、婆罗门他们的同意而安立这四种财产。

婆罗门！我安立圣出世间法为男子的财产，但，忆念着往昔父母的家系，他依自己个人再生处为名：如果他在刹帝力族姓再生，就名为‘刹帝力’，如果他在婆罗门族姓再生，就名为‘婆罗门’，如果他在毗舍族姓再生，就名为‘毗舍’，如果他在首陀罗族姓再生，就名为‘首陀罗’。婆罗门！犹如火缘于燃烧的那个缘为名：如果火缘于薪木燃烧，就名为‘薪火’，如果火缘于木片燃烧，就名为‘木片火’，如果火缘于草燃烧，就名为‘草火’，如果火缘于牛粪燃烧，就名为‘牛粪火’。同样的，婆罗门！我安立圣出世间法为男子的财产，但，忆念着往昔父母的家系，他依自己个人再生处为名：如果他在刹帝力族姓再生，就名为‘刹帝力’，如果他在婆罗门族姓再生，就名为‘婆罗门’，如果他在毗舍族姓再生，就名为‘毗舍’，如果他在首陀罗族姓再生，就名为‘首陀罗’。

婆罗门！如果他从刹帝力族姓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来如来教导的法、律后，他是离杀生者，是离未给予而取者，是离邪淫者，

是离妄语者，是离离间语者，是离粗恶语者，是离杂秽语者，是不贪婪者，是不瞋心者，是正见者，是真理、善法的成功者；婆罗门！如果他从婆罗门族姓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来如来教导的法、律后，他是离杀生者，……（中略）是正见者，是真理、善法的成功者；婆罗门！如果他从毗舍族姓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来如来教导的法、律后，他是离杀生者，……（中略）是正见者，是真理、善法的成功者；婆罗门！如果他从首陀罗族姓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来如来教导的法、律后，他是离杀生者，……（中略）是正见者，是真理、善法的成功者。婆罗门！你怎么想：只有婆罗门能在某地修习无怨无瞋恚的慈心，而非刹帝力、非毗舍、非首陀罗吗？”

“不，乔达摩先生！刹帝力也能在某地修习无怨无瞋恚的慈心；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也……（中略）乔达摩先生！毗舍也……（中略）乔达摩先生！首陀罗也……（中略）乔达摩先生！所有四种阶级都能在某地修习无怨无瞋恚的慈心。”

“同样的，婆罗门！如果他从刹帝力族姓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来如来教导的法、律后，他是离杀生者，……（中略）是正见者，是真理、善法的成功者；婆罗门！如果他从婆罗门族姓……（中略）婆罗门！如果他从毗舍族姓……（中略）婆罗门！如果他从首陀罗族姓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来如来教导的法、律后，他是离杀生者，……（中略）是正见者，是真理、善法的成功者。婆罗门！你怎么想：只有婆罗门能拿擦背用具与肥皂粉后去河里除去尘污，而非刹帝力、非毗舍、非首陀罗吗？”

“不，乔达摩先生！刹帝力也能拿擦背用具与肥皂粉后去河里除去尘污；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也……（中略）乔达摩先生！毗舍也……（中略）乔达摩先生！首陀罗也……（中略）乔达摩先生！所有四种阶级都能拿擦背用具与肥皂粉后去河里除去尘污。”

“同样的，婆罗门！如果他从刹帝力族姓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来如来教导的法、律后，他是离杀生者，……（中略）是正见者，是真理、善法的成功者；婆罗门！如果他从婆罗门族姓……（中略）婆罗门！如果他从毗舍族姓……（中略）婆罗门！如果他从首陀罗族姓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来如来教导的法、律后，他是离杀生者，……（中略）是正见者，是真理、善法的成功者。婆罗门！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刹帝力灌顶王集合种种出身的男子（而说）：‘你们来！尊师们！在这里，凡生于刹帝力族姓、婆罗门族姓、王室族姓者，拿沙葛木或沙罗木或沙罗罗木或栴檀木或玻度马葛木为取火的上钻木起火，使产生热；你们来！尊师们！在这里，凡生于旃陀罗族姓、猎人族姓、竹匠族姓、车匠族姓、清垃圾族姓者，拿狗槽木或猪槽木或洗濯槽木或蓖麻木为取火的上钻木起火，使产生热。’婆罗门！你怎么想：当凡生于刹帝力族姓、婆罗门族姓、王室族姓者，拿沙葛木或沙罗木或沙罗罗木或栴檀木或玻度马葛木为取火的上钻木起火，使产生热时，那样的火会有火焰、色泽、辉耀，且能以火作火应该作的，而当凡生于旃陀罗族姓、猎人族姓、竹匠族姓、车匠族姓、清垃圾族姓者，拿狗槽木或猪槽木或洗濯槽木或蓖麻木为取火的上钻木起火，使产生热时，那样的火会没有火焰、色泽、辉耀，且不能以

火作火应该作的吗？”

“不，乔达摩先生！当凡生于刹帝力族姓、婆罗门族姓、王室族姓者，拿沙葛木或沙罗木或沙罗罗木或栴檀木或玻度马葛木为取火的上钻木起火，使产生热时，那样的火会有火焰、色泽、辉耀，且能以火作火应该作的，当凡生于旃陀罗族姓、猎人族姓、竹匠族姓、车匠族姓、清垃圾族姓者，拿狗槽木或猪槽木或洗濯槽木或蓖麻木为取火的上钻木起火，使产生热时，那样的火也会有火焰、色泽、辉耀，且能以火作火应该作的，乔达摩先生！因为，所有的火都有火焰、色泽、辉耀，且所有的火都能以火作火应该作的。”

“同样的，婆罗门！如果他从刹帝力族姓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来如来教导的法、律后，他是离杀生者，……（中略）是正见者，是真理、善法的成功者；婆罗门！如果他从婆罗门族姓……（中略）婆罗门！如果他从毗舍族姓……（中略）婆罗门！如果他从首陀罗族姓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来如来教导的法、律后，他是离杀生者，是离未给予而取者，是离邪淫者，是离妄语者，是离离间语者，是离粗恶语者，是离杂秽语者，是不贪婪者，是不瞋心者，是正见者，是真理、善法的成功者。”

当这么说时，耶苏葛力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耶苏葛力经第六终了。

97、大那若尼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尊者舍利弗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南山游行。

那时，某位比丘在王舍城雨季已过后去南山见尊者舍利弗。抵达后，与尊者舍利弗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舍利弗对那位比丘这么说：

“贤友！世尊是否无病、有力气？”

“贤友！世尊无病、有力气。”

“又，贤友！比丘僧团是否无病、有力气？”

“贤友！比丘僧团也无病、有力气。”

“贤友！这里，在米线门（地方），有一位名叫大那若尼的婆罗门，大那若尼婆罗门是否无病、有力气？”

“贤友！大那若尼婆罗门也无病、有力气。”

“又，贤友！大那若尼婆罗门是否不放逸？”

“贤友！大那若尼婆罗门哪里不放逸？贤友！大那若尼婆罗门靠国王掠夺婆罗门屋主们，靠婆罗门屋主们掠夺国王，他娶的有信家庭之有信妻子死了，另娶一位无信家庭的无信妻子。”

“贤友！我们确实听到难听的，贤友！我们确实听到难听的，我们听到大那若尼婆罗门放逸。恐怕迟早我们要与大那若尼婆罗门会面，恐怕这里要有人互相对话谈论。”

那时，尊者舍利弗如其意住在南山后，向王舍城出发游行。次第

进行游行，抵达王舍城。在那里，尊者舍利弗就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那时，尊者舍利弗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王舍城。当时，大那若尼婆罗门在城外的牛舍挤牛奶。那时，尊者舍利弗在王舍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去见大那若尼婆罗门。大那若尼婆罗门看见尊者舍利弗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前去见尊者舍利弗。抵达后，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舍利弗先生！喝从这里挤的牛奶吧，直到进餐时间。”

“够了，婆罗门！今天我已用过餐了，我将会在那树下作中午的休息，请你来那里。”

“是的，先生!”大那若尼婆罗门回答尊者舍利弗。

那时，大那若尼婆罗门吃过早餐后，下午去见尊者舍利弗。抵达后，与尊者舍利弗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舍利弗对大那若尼婆罗门这么说：

“大那若尼！你是否不放逸呢？”

“舍利弗先生！我们哪里不放逸呢？我们有父母、妻儿、奴仆、工人该养，朋友、同僚、亲族、亲属、客人、祖先、神祇、国王的义务该尽，我们还有这身体该满足、该增益。”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某人因为父母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因为非法行、离正行，狱卒会拉他到地狱，他能得到：‘我因为父母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我到地狱。’或者，他的父母能得到：‘这是因为我们，他成为非法行

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他到地狱。’吗？”

“不，舍利弗先生！那时，尽管哭喊，狱卒会丢他入地狱。”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某人因为妻儿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因为非法行、离正行，狱卒会拉他到地狱，他能得到：‘我因为妻儿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我到地狱。’或者，他的妻儿能得到：‘这是因为我们，他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他到地狱。’吗？”

“不，舍利弗先生！那时，尽管哭喊，狱卒会丢他入地狱。”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某人因为奴仆、工人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因为非法行、离正行，狱卒会拉他到地狱，他能得到：‘我因为奴仆、工人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我到地狱。’或者，他的奴仆、工人能得到：‘这是因为我们，他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他到地狱。’吗？”

“不，舍利弗先生！那时，尽管哭喊，狱卒会丢他入地狱。”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某人因为朋友、同僚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因为非法行、离正行，狱卒会拉他到地狱，他能得到：‘我因为朋友、同僚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我到地狱。’或者，他的朋友、同僚能得到：‘这是因为我们，他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他到地狱。’吗？”

“不，舍利弗先生！那时，尽管哭喊，狱卒会丢他入地狱。”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某人因为亲族、亲属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因为非法行、离正行，狱卒会拉他到地狱，他能得到：‘我因为亲族、亲属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我到地狱。’或者，他的亲族、亲属能得到：‘这是因为我们，他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他到地狱。’吗？”

“不，舍利弗先生！那时，尽管哭喊，狱卒会丢他入地狱。”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某人因为客人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因为非法行、离正行，狱卒会拉他到地狱，他能得到：‘我因为客人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我到地狱。’或者，他的客人能得到：‘这是因为我们，他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他到地狱。’吗？”

“不，舍利弗先生！那时，尽管哭喊，狱卒会丢他入地狱。”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某人因为祖先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因为非法行、离正行，狱卒会拉他到地狱，他能得到：‘我因为祖先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我到地狱。’或者，他的祖先能得到：‘这是因为我们，他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他到地狱。’吗？”

“不，舍利弗先生！那时，尽管哭喊，狱卒会丢他入地狱。”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某人因为神祇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因为非法行、离正行，狱卒会拉他到地狱，他能得到：‘我因为神祇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我

到地狱。’或者，他的神祇能得到：‘这是因为我们，他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他到地狱。’吗？”

“不，舍利弗先生！那时，尽管哭喊，狱卒会丢他入地狱。”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某人因为国王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因为非法行、离正行，狱卒会拉他到地狱，他能得到：‘我因为国王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我到地狱。’或者，他的国王能得到：‘这是因为我们，他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他到地狱。’吗？”

“不，舍利弗先生！那时，尽管哭喊，狱卒会丢他入地狱。”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某人因为身体的满足、该增益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因为非法行、离正行，狱卒会拉他到地狱，他能得到：‘我因为身体的满足、该增益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我到地狱。’或者，其他人能得到：‘这是因为身体的满足、该增益，他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不要让狱卒（拉）他到地狱。’吗？”

“不，舍利弗先生！那时，尽管哭喊，狱卒会丢他入地狱。”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因为父母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或因为父母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哪一个比较好？”

“舍利弗先生！因为父母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比较不好，因为父母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比较好，舍利弗先生！法行者、正行者比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好。”

“大那若尼！有其它如法的职业，依之而能够养父母，而且能不

作恶业，以及能走向福德道迹。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因为妻儿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或因为妻儿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哪一个比较好？”

“舍利弗先生！因为妻儿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比较不好，因为妻儿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比较好，舍利弗先生！法行者、正行者比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好。”

“大那若尼！有其它如法的职业，依之而能够养妻儿，而且能不作恶业，以及能走向福德道迹。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因为奴仆、工人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或因为奴仆、工人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哪一个比较好？”

“舍利弗先生！因为奴仆、工人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比较不好，因为奴仆、工人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比较好，舍利弗先生！法行者、正行者比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好。”

“大那若尼！有其它如法的职业，依之而能够养奴仆、工人，而且能不作恶业，以及能走向福德道迹。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因为朋友、同僚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或因为朋友、同僚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哪一个比较好？”

“舍利弗先生！因为朋友、同僚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比较不好，因为朋友、同僚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比较好，舍利弗先生！法行者、正行者比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好。”

“大那若尼！有其它如法的职业，依之而能够对朋友、同僚尽义务，而且能不作恶业，以及能走向福德道迹。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因为亲族、亲属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或因为亲族、亲属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哪一个比较好？”

“舍利弗先生！因为亲族、亲属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比较不好，因为亲族、亲属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比较好，舍利弗先生！法行者、正行者比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好。”

“大那若尼！有其它如法的职业，依之而能够对亲族、亲属尽义务，而且能不作恶业，以及能走向福德道迹。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因为客人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或因为客人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哪一个比较好？”

“舍利弗先生！因为客人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比较不好，因为客人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比较好，舍利弗先生！法行者、正行者比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好。”

“大那若尼！有其它如法的职业，依之而能够对客人尽义务，而且能不作恶业，以及能走向福德道迹。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因为祖先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或因为祖先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哪一个比较好？”

“舍利弗先生！因为祖先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比较不好，因为祖先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比较好，舍利弗先生！法行者、正行者比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好。”

“大那若尼！有其它如法的职业，依之而能够对祖先尽义务，而且能不作恶业，以及能走向福德道迹。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因为神祇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或

因为神祇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哪一个比较好？”

“舍利弗先生！因为神祇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比较不好，因为神祇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比较好，舍利弗先生！法行者、正行者比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好。”

“大那若尼！有其它如法的职业，依之而能够对神祇尽义务，而且能不作恶业，以及能走向福德道迹。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因为国王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或因为国王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哪一个比较好？”

“舍利弗先生！因为国王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比较不好，因为国王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比较好，舍利弗先生！法行者、正行者比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好。”

“大那若尼！有其它如法的职业，依之而能够对国王尽义务，而且能不作恶业，以及能走向福德道迹。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因为身体的满足、该增益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或因为身体的满足、该增益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哪一个比较好？”

“舍利弗先生！因为身体的满足、该增益而成为非法行者、离正行者比较不好，因为身体的满足、该增益而成为法行者、正行者比较好，舍利弗先生！法行者、正行者比非法行者、离正行者好。”

“大那若尼！有其它如法的职业，依之而能够有身体的满足、该增益，而且能不作恶业，以及能走向福德道迹。”

那时，大那若尼婆罗门欢喜、随喜尊者舍利弗所说后，起座离

开。

那时，大那若尼婆罗门过些时候生病、痛苦、重病。那时，大那若尼婆罗门召唤某位男子：

“喂！男子！来！去见世尊。抵达后，请你以我的名义以头礼拜世尊的足：‘大德！大那若尼婆罗门生病、痛苦、重病，他以头礼拜世尊的足。’然后去见尊者舍利弗。抵达后，请你以我的名义以头礼拜尊者舍利弗的足：‘大德！大那若尼婆罗门生病、痛苦、重病，他以头礼拜尊者舍利弗的足。’请你这么说：‘大德！请尊者舍利弗出自怜悯，去大那若尼婆罗门的住处，那就好了！’”

“是的。”那位男子回答大那若尼婆罗门后，就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位男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大那若尼婆罗门生病、痛苦、重病，他以头礼拜世尊的足。”然后去见尊者舍利弗。抵达后，向尊者舍利弗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位男子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大德！大那若尼婆罗门生病、痛苦、重病，他以头礼拜尊者舍利弗的足，他这么说：‘大德！请尊者舍利弗出自怜悯，去大那若尼婆罗门的住处，那就好了！’”

尊者舍利弗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尊者舍利弗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大那若尼婆罗门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后，尊者舍利弗对大那若尼婆罗门这么说：

“屋主！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维持？是否苦的感受减退而没增加，其减退而没增加被了知？”

“舍利弗先生！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舍利弗先生！犹如力士以锐利的刀刃劈开头。同样的，舍利弗先生！在（我的）头里有激烈的风切割。

舍利弗先生！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舍利弗先生！犹如力士以坚固的皮绳绑在头上的头箍。同样的，舍利弗先生！在（我的）头里有激烈的头痛。

舍利弗先生！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舍利弗先生！犹如熟练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以锐利的牛刀切开腹部。同样的，舍利弗先生！在（我的）腹部中有激烈的风切割。

舍利弗先生！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舍利弗先生！犹如两位有力气的男子各捉住较弱男子一边手臂后，在火坑上烧、烤。同样的，舍利弗先生！在（我的）身体里有激烈的热病。

舍利弗先生！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哪一个比较好，地狱或畜生界？”

“舍利弗先生！畜生界比地狱好。”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哪一个比较好，畜生界或饿鬼界？”

“舍利弗先生！饿鬼界比畜生界好。”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哪一个比较好，饿鬼界或人间？”

“舍利弗先生！人间比饿鬼界好。”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哪一个比较好，人间或四大王天？”

“舍利弗先生！四大王天比人间好。”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哪一个比较好，三十三天或四大王天？”

“舍利弗先生！三十三天比四大王天好。”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哪一个比较好，夜摩天或三十三天？”

“舍利弗先生！夜摩天比三十三天好。”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哪一个比较好，夜摩天或兜率天？”

“舍利弗先生！兜率天比夜摩天好。”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哪一个比较好，化乐天或兜率天？”

“舍利弗先生！化乐天比兜率天好。”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哪一个比较好，他化自在天或化乐天？”

“舍利弗先生！他化自在天比化乐天好。”

“大那若尼！你怎么想：哪一个比较好，梵天世界或他化自在天？”

“舍利弗尊师说了：‘梵天世界。’舍利弗尊师说了：‘梵天世界。’”

那时，尊者舍利弗心想：

“这位婆罗门是志向梵天世界者，让我教导大那若尼婆罗门与梵天共住之道。”

“大那若尼！我教导你与梵天共住之道，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先生!”大那若尼婆罗门回答尊者舍利弗。

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大那若尼！什么是与梵天共住之道呢？大那若尼！这里，比丘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大那若尼！这是与梵天共住之道。

再者，大那若尼！比丘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舍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舍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大那若尼！这是与梵天共住之道。”

“那样的话，舍利弗先生！请你以我的名义以头礼拜世尊的足：‘大德！大那若尼婆罗门生病、痛苦、重病，他以头礼拜世尊的足。’”

那时，尊者舍利弗使大那若尼婆罗门在下劣的梵天世界建立后，起座离开，留下更应该作的事。

那时，在尊者舍利弗离开不久，大那若尼婆罗门死了，并且往生梵天世界。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舍利弗使那位大那若尼婆罗门在下劣的梵天世界建立后，起座离开，留下更应该作的事。”

那时，尊者舍利弗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舍利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大那若尼婆罗门生病、痛苦、重病，他以头礼拜世尊的足。”

“但，舍利弗！为何你使大那若尼婆罗门在下劣的梵天世界建立后，起座离开，留下更应该作的事呢？”

“大德！我这么想：‘这位婆罗门是志向梵天世界者，让我教导大那若尼婆罗门与梵天共住之道。’”

“但，舍利弗！大那若尼婆罗门已死了，他已往生梵天世界了。”

大那若尼经第七终了。

98、袜谢德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一奢能伽罗的一奢能伽罗丛林中。

当时，众多有名的大财富婆罗门住在一奢能伽罗，即：郑计婆罗

门、大鲁科婆罗门、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若奴索尼婆罗门、杜铁亚婆罗门以及其他有名的大财富婆罗门。

那时，当袜谢德与婆罗堕若学生婆罗门徒步散步、徘徊时，出现这样的谈论：“先生！如何是个婆罗门呢？”

婆罗堕若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先生！当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时，先生！这个情形是个婆罗门。”

袜谢德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先生！当他是持戒者、仪法具足者时，先生！这个情形是个婆罗门。”

婆罗堕若学生婆罗门不能说服袜谢德学生婆罗门，袜谢德学生婆罗门也不能说服婆罗堕若学生婆罗门。

那时，袜谢德学生婆罗门召唤婆罗堕若学生婆罗门：

“婆罗堕若先生！这位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住在一奢能伽罗的一奢能伽罗丛林中，而那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来！婆罗堕若先生！让我们去见沙门乔达摩，抵达后，问沙门乔达摩这个道理，我们将如沙门乔达摩回答的那样忆持。”

“是的，先生!”婆罗堕若学生婆罗门回答袜谢德学生婆罗门。

那时，袜谢德与婆罗堕若学生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

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袜谢德学生婆罗门以偈颂对世尊说：

“我们两个是，被自称的三明之接受者，

我是玻科勒沙低的，这位是大鲁科的学生婆罗门。

三明已被告知，在那里，我们是完全者，

我们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读诵上与老师类似者。

乔达摩！我们在血统说上，有诤论，

以出生而成为婆罗门，婆罗堕若像这样说，

而我说以行为，有眼者请这么知道。

我们个者互相，不能说服这些，

我们来问尊师，有名的正觉者。

如月亮灭尽已过去，过去后（的满月）人们合掌，

当尊敬时他们将礼敬，在世间中的乔达摩。

我们问乔达摩，出现在世间中的有眼者，

以出生成为婆罗门，或者以行为成为婆罗门，

请告诉不知道的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婆罗门。”

世尊：

“袜谢德！我将回答你们那些，有次第地、如实地，

生物类的出生区别，因为有种种的出生。

请你们知道草木，虽然它们是无知的，

有它们出生所成的特征，因为有种种的出生。

其后是昆虫与蟋蟀，直到蚂蚁，

有它们出生所成的特征，因为有种种的出生。

请你们知道四足兽，小的与大的，

有它们出生所成的特征，因为有种种的出生。

请你们知道以腹为足类，长背的蛇，

有它们出生所成的特征，因为有种种的出生。

其后请你们知道鱼，在水中的、水行的，

有它们出生所成的特征，因为有种种的出生。

其后请你们知道有翅膀的，以翅膀运载的、空中飞行的，

有它们出生所成的特征，因为有种种的出生。

在这些出生中，有个个出生所成的特征，

在人类中不像这样，有个个出生所成的特征。

不以发、不以头，不以耳、不以眼，

不以口、不以鼻，不以唇或眉。

不以颈、不以肩，不以腹、不以背，

不以臀、不以胸，不在阴部、不在生殖器。

不以手、不以脚，不以指或指甲，

不以小腿、不以大腿，不以容色或声音，

没有出生所成的特征，如在其他类的出生中。

在各自的身体上，在人类中这（特征）没被发现，

人之间的差别，（只）是所说的名称。

凡在人间的任何人，依牧畜生活者，

袜谢德！你应该这么知道，他是农夫而非婆罗们。

凡在人间的任何人，以种种技术生活者，

袜谢德！你应该这么知道，他是技术者而非婆罗们。

凡在人间的任何人，依买卖生活者，

袜谢德！你应该这么知道，他是商人而非婆罗们。

凡在人间的任何人，以服侍他人生活者，

袜谢德！你应该这么知道，他是仆人而非婆罗们。

凡在人间的任何人，依未被给与物生活者，

袜谢德！你应该这么知道，他是盗贼而非婆罗们。

凡在人间的任何人，依弓术生活者，

袜谢德！你应该这么知道，他是战士而非婆罗们。

凡在人间的任何人，以司祭职生活者，

袜谢德！你应该这么知道，他是祭司而非婆罗们。

凡在人间的任何人，受用村落王国者，

袜谢德！你应该这么知道，他是国王而非婆罗们。

我说非婆罗们，是胎生的、由母亲所生的，

如果有执着，他只是个说先生者，

无执着、不执取，我说他是婆罗们。

切断一保证后，确实不战栗，

已超越执着、已离系缚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切断皮带与皮绳，系绳连同马勒后，

障碍已除去的觉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忍受恶骂、打杀、捉绑的无瞋者，

有忍耐力、强力阵势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无愤怒、有禁戒，持戒、无增盛，

已被调御、最后身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如到达莲叶上的水，如锥子尖端上的芥（菜）子，

凡在欲上不沾染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凡就在这里了知自己苦的尽灭，

重担已落下、已分离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有深慧、有智，道与非道的熟知者，

到达最高利益，我说他是婆罗们。

有深慧、有智，道与非道的熟知者，

到达最高利益，我说他是婆罗们。

不与在家、出家两者交际，

少欲的无家云游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对生存类放下了棍棒，在懦弱动摇者与确立不动者上，

凡不杀、不使之杀害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在冲突者中的无冲突者，在拿棍棒者中的寂灭者，

在取著者中的无取著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凡已离贪与瞋，慢与藏恶者，

如锥子尖端上的芥（菜）子，我说他是婆罗们。

不粗暴、令知，能说真实语，

不讥嫌任何人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不未给予而取在世间中的，长或短，

细、粗、净、不净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关于此世与来世，他们的希望不被发现，
无希求、已离系缚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他们的阿赖耶不被发现，了知后无疑问，
到达不死界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凡在这里的福与恶，超越两者的染着，
无愁、离尘、清净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清净如离垢的月亮，明净不浊者，
已遍灭尽欢喜、有，我说他是婆罗们。
凡走过这泥泞难行路，泥泞难行路，
横渡到彼岸的修禅者，不动的无怀疑者，
经由不执取而已达涅盘，我说他是婆罗们。
凡在这里舍断欲后，成为无家的游行者，
已遍灭尽欲、有，我说他是婆罗们。
凡在这里舍断渴爱后，成为无家的游行者，
已遍灭尽渴爱、有，我说他是婆罗们。
舍断人的系缚后，超越天的系缚，
一切系缚的已离系缚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舍断乐与不乐后，清凉、无依着，
征服世间一切的英雄，我说他是婆罗们。
知道众生的死，与一切的往生，
无执著者、善逝、觉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他们不知道他的趣处：天、干达婆、人，
烦恼已尽的阿罗汉，我说他是婆罗们。
在前、后、中间，都没有他的障碍，
无障碍、不执取，我说他是婆罗们。
牛王、最顶尖的英雄，大仙人、胜利者，
不动者、已沐浴者、觉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凡知道（许多）前世住处，看见天界与苦界，
然后到达出生的灭尽者，我说他是婆罗们。
因为被指定的姓名，这只是在世间中的名称，
经由同意而生起，到处被指定。
当无知时，恶见长时间潜伏于心中，
当无知时，他们告诉我们：以出生而成为婆罗门。
不以天生而成为婆罗门，不以天生而成为非婆罗门，
以行为而成为婆罗门，以行为而成为非婆罗门。
以行为而成为农夫，以行为而成为技术者，
以行为而成为商人，以行为而成为仆人。
以行为而成为盗贼，以行为而成为战士，
以行为而成为祭司，以行为而成为国王。
贤智者们这样如实地看行为，
看见缘起者，是行为（业）与果报的熟知者。
以行为而世间转起，以行为而世代（人们）转起，
众生被行为系缚，如行驶中车子的轮轴栓。

以苦行、梵行，以自制、调御，

以这些而成为婆罗门，这是最上的婆罗门。

三明具足者，寂静的、再生已尽，

袜谢德！请你这么知，如了知的梵天与帝释。”

当这么说时，袜谢德与婆罗堕若学生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我们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们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袜谢德经第八终了。

99、苏玻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以某些必须作的事住在舍卫城某位屋主的住处。那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住在舍卫城那位屋主的住处，对那位屋主这么说：

“屋主！我听闻：‘舍卫城不缺阿罗汉。’哪位沙门或婆罗门我们今天能尊敬？”

“大德！这位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大德！请你尊敬

那世尊。”

那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同意屋主（的意见）后，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这么说：‘屋主是真理、善法的成功者，出家者不是真理、善法的成功者。’这里，乔达摩先生怎么说呢？”

“学生婆罗门！在这里，我是分别说者，在这里，我不是单方面说者。学生婆罗门！我不称赞在家者或出家者的邪行道，学生婆罗门！因为，邪行的在家者或出家者因邪行道之故而不成为真理、善法的成功者。学生婆罗门！我称赞在家者或出家者的正行道，学生婆罗门！因为，正行的在家者或出家者因正行道之故而成为真理、善法的成功者。”

“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这么说：‘这大活动、大义务、大作务、大劳力的居家工作处有大果；这少活动、少义务、少作务、少劳力的出家工作处有少果。’这里，乔达摩先生怎么说呢？”

“学生婆罗门！在这里，我也是分别说者，在这里，我不是单方面说者。学生婆罗门！有大活动、大义务、大作务、大劳力的工作处，当失败时有少果，学生婆罗门！有大活动、大义务、大作务、大劳力的工作处，当成功时有大果；学生婆罗门！有少活动、少义务、少作务、少劳力的工作处，当失败时有少果，学生婆罗门！有少活动、少义务、少作务、少劳力的工作处，当成功时有大果。

学生婆罗门！什么是大活动、大义务、大作务、大劳力的工作处，当失败时有少果呢？学生婆罗门！大活动、大义务、大作务、大劳力的农耕工作处，当失败时有少果。学生婆罗门！什么是大活动、大义务、大作务、大劳力的工作处，当成功时有大果呢？还是大活动、大义务、大作务、大劳力的农耕工作处，当成功时有大果。学生婆罗门！什么是少活动、少义务、少作务、少劳力的工作处，当失败时有少果呢？少活动、少义务、少作务、少劳力的买卖工作处，当失败时有少果。学生婆罗门！什么是少活动、少义务、少作务、少劳力的工作处，当成功时有大果呢？还是少活动、少义务、少作务、少劳力的买卖工作处，当成功时有大果。

学生婆罗门！犹如大活动、大义务、大作务、大劳力的农耕工作处，当失败时有少果。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大活动、大义务、大作务、大劳力的居家工作处，当失败时有少果。学生婆罗门！犹如大活动、大义务、大作务、大劳力的农耕工作处，当成功时有大果。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大活动、大义务、大作务、大劳力的居家工作处，当成功时有大果。学生婆罗门！犹如少活动、少义务、少作务、少劳力的买卖工作处，当失败时有少果。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少活动、少义务、少作务、少劳力的出家工作处，当失败时有少果。学生婆罗门！犹如少活动、少义务、少作务、少劳力的买卖工作处，当成功时有大果。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少活动、少义务、少作务、少劳力的出家工作处，当成功时有大果。”

“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五

法。”

“学生婆罗门！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那五法，如果对你不麻烦的话，请你在这集会处说那五法，那就好了！”

“乔达摩先生！如对尊师或坐在那里像那样的尊师们，那对我不麻烦。”

“那样的话，学生婆罗门！请说！”

“乔达摩先生！真实是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第一法，乔达摩先生！苦行是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第二法，乔达摩先生！梵行是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第三法，乔达摩先生！研究是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第四法，乔达摩先生！布施是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第五法，这些是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五法，这里，乔达摩先生怎么说呢？”

“学生婆罗门！婆罗门们中，有任何一位婆罗门这么说：‘以证智自作证后，我宣说这五法的果报。’吗？”

“不，乔达摩先生！”

“学生婆罗门！婆罗门们中，有任何一位老师、一位老师的老师，直到第七代的老师这么说：‘以证智自作证后，我宣说这五法的果报。’吗？”

“不，乔达摩先生！”

“学生婆罗门！那些从前的婆罗门仙人们：圣典创造者、圣典转起者，他们往昔唱诵、教说、合集的圣句，仍被今天的婆罗门们传

唱、跟随着说、随说所说的、复诵令诵的者，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这么说：‘以证智自作证后，我们宣说这五法的果报。’吗？”

“不，乔达摩先生！”

“学生婆罗门！像这样，没有任何一位婆罗门这么说：‘以证智自作证后，我宣说这五法的果报。’没有任何一位老师、一位老师的老师，直到第七代的老师这么说：‘以证智自作证后，我宣说这五法的果报。’那些从前的婆罗门仙人们：圣典创造者、圣典转起者，他们往昔唱诵、教说、合集的圣句，仍被今天的婆罗门们传唱、跟随着说、随说所说的、复诵令诵的者，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也没这么说：‘以证智自作证后，我们宣说这五法的果报。’学生婆罗门！犹如一队失明者一个抓着一个，最前面的看不见，中间的也看不见、最后面的也看不见。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婆罗门们的所说确实变成像一队失明者一样，最前面的看不见，中间的也看不见、最后面的也看不见。”

当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以世尊说一队失明者的譬喻而生气、不悦，他斥责世尊，轻蔑世尊，数落世尊（而说）：

“沙门乔达摩将成为邪恶者。”

他（又）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苏玻额森林的主人玻科勒沙低-欧玻码那婆罗门

这么说：‘而，这里，某些沙门、婆罗门自称有这样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这里，他们所说变成滑稽好笑的、无意义的、空无的、空虚的，因为，人将怎样知道或看见或将作证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这是不可能的。’”

“但，学生婆罗门！苏玻额森林的主人玻科勒沙低-欧玻码那婆罗门以心熟知心后，了知一切沙门、婆罗门吗？”

“乔达摩先生！苏玻额森林的主人玻科勒沙低-欧玻码那婆罗门甚至不能以心熟知心后，了知婢女傅尼葛雅，何况以心熟知心后，了知一切沙门、婆罗门？”

“学生婆罗门！犹如天生失明的男子不能看见黑白色、蓝色、黄色、赤红色、深红色的东西，不能看见平与不平，不能看见星光，不能看见日月，如果他这么说：‘没有黑白的东西，没有看见黑白东西者；没有蓝色的东西，没有看见蓝色东西者；没有黄色的东西，没有看见黄色东西者；没有赤红色的东西，没有看见赤红色东西者；没有深红色的东西，没有看见深红色东西者；没有平与不平，没有看见平与不平的者；没有星光，没有看见星光者；没有日月，没有看见日月者，我不知道这个，没看见这个，因此，它不存在。’学生婆罗门！当这样说时，他会正确地说了吗？”

“不，乔达摩先生！因为，这里，有黑白的东西，有看见黑白东西者；有蓝色的东西，有看见蓝色东西者；有黄色的东西，有看见黄色东西者；有赤红色的东西，有看见赤红色东西者；有深红色的东西，有看见深红色东西者；有平与不平，有看见平与不平的者；有星

光，有看见星光者；有日月，有看见日月者，‘我不知道这个，没看见这个，因此，它不存在。’乔达摩先生！当这样说时，他不会正确地说了。”

“同样的，学生婆罗门！苏玻额森林的主人玻科勒沙低-欧玻码那婆罗门是盲目者、无眼者，他将知道或看见或将作证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这是不可能的。

学生婆罗门！你怎么想：那些憍萨罗的富有婆罗门，即：郑计婆罗门、大鲁科婆罗门、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若奴索尼婆罗门，以及你的父亲杜铁亚，他们说与世间一致之语或不一致（之语），哪一种比较好？”

“乔达摩先生！与世间一致（之语）。”

“他们说考虑之语或不考虑（之语），哪一种比较好？”

“乔达摩先生！考虑（之语）。”

“他们说省察后之语或不省察后（之语），哪一种比较好？”

“乔达摩先生！省察后（之语）。”

“他们说伴随利益之语或不伴随利益（之语），哪一种比较好？”

“乔达摩先生！伴随利益（之语）。”

“学生婆罗门！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苏玻额森林的主人玻科勒沙低-欧玻码那婆罗门所说，为与世间一致之语或不一致（之语）？”

“乔达摩先生！不一致。”

“所说为考虑之语或不考虑（之语）？”

“乔达摩先生！不考虑。”

“所说为省察后之语或不省察后（之语）？”

“乔达摩先生！不省察后。”

“所说为伴随利益之语或不伴随利益（之语）？”

“乔达摩先生！不伴随利益。”

“学生婆罗门！有这五盖，哪五个呢？欲的意欲盖、恶意盖、昏沉睡眠盖、掉举后悔盖、疑惑盖，学生婆罗门！这些是五盖。学生婆罗门！苏玻额森林的主人玻科勒沙低-欧玻码那婆罗门被这五盖妨碍、覆盖、覆障、包围，他将知道或看见或将作证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这是不可能的。

学生婆罗门！有这五种欲，哪五个呢？有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有能被耳识知，……（中略）的声音；有能被鼻识知，……（中略）的气味；有能被舌识知，……（中略）的味道；有能被身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所触，学生婆罗门！这些是五种欲。学生婆罗门！苏玻额森林的主人玻科勒沙低-欧玻码那婆罗门被这五种欲系结、迷恋、落入执着，不见过患、无出离慧，他将知道或看见或将作证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这是不可能的。

学生婆罗门！你怎么想：如果缘于草与薪为燃料而使火燃烧，或如果舍离草与薪为燃料而使火燃烧，哪一种火有（较佳的）火焰、色

泽、辉耀？”

“乔达摩先生！如果可能，舍离草与薪为燃料而使火燃烧，它的火有（较佳的）火焰、色泽、辉耀。”

“学生婆罗门！舍离草与薪为燃料而使火燃烧，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除非具有神通。学生婆罗门！犹如缘于草与薪为燃料而使火燃烧，学生婆罗门！像那样，我说这个喜，这样的喜是缘于五种欲。学生婆罗门！犹如舍离草与薪为燃料而使火燃烧，学生婆罗门！像那样，我说这个喜，这样的喜是在欲之外，在恶不善法之外。

学生婆罗门！哪一种喜是在欲之外，在恶不善法之外呢？学生婆罗门！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学生婆罗门！这样的喜是在欲之外，在恶不善法之外。再者，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学生婆罗门！这样的喜也是在欲之外，在恶不善法之外。

学生婆罗门！凡那些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五法中，在这里，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哪一法有最大果呢？”

“乔达摩先生！凡这些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五法中，在这里，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布施法有最大果。”

“学生婆罗门！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某位婆罗门举行大牲祭，那时，如果两位婆罗门走来（而心想）：‘我们将参加像这样名字婆罗

门的大牲祭。’在那里，一位婆罗门这么想：‘啊！愿我在食堂中得到第一个位子、第一个用水、第一个供食，非其他婆罗门在食堂中得到第一个位子、第一个用水、第一个供食。’而，学生婆罗门！这是可能的：其他婆罗门会在食堂中得到第一个位子、第一个用水、第一个供食，非那位婆罗门会在食堂中得到第一个位子、第一个用水、第一个供食，‘其他婆罗门在食堂中得到第一个位子、第一个用水、第一个供食，非我在食堂中得到第一个位子、第一个用水、第一个供食。’像这样，他被激怒、不满。学生婆罗门！婆罗门们对此安立什么果报呢？”

“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不施与这样的布施：‘愿其他人被此激怒、不满。’那时，在那里，婆罗门们只施与怜悯之类的布施。”

“学生婆罗门！当存在这样时，这是婆罗门的第六个福德的行为基础，即：怜悯之类的吗？”

“乔达摩先生！当存在这样时，这是婆罗门的第六个福德的行为基础，即：怜悯之类的。”

“学生婆罗门！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那五法，你在哪里经常看见这五法：在屋主中或在出家者中呢？”

“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这五法，我在出家者中经常看见这五法，少在屋主中（看见）。乔达摩先生！因为，屋主有大活动、大义务、大作务、大劳力，不是持续、常常的真实语者，乔达摩先生！但，出家者有少活动、少义务、少作务、少劳力，是持续、常常的真实语者；乔达摩先生！因为，屋主有

大活动、大义务、大作务、大劳力，不是持续、常常的苦行者……梵行者……多研究者……多布施者，乔达摩先生！但，出家者有少活动、少义务、少作务、少劳力，是持续、常常的苦行者……梵行者……多研究者……多布施者，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这五法，我在出家者中经常看见这五法，少在屋主中（看见）。”

“学生婆罗门！凡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那五法，我说，这些是心的资具，即：为了修习无怨无瞋恚的心。学生婆罗门！这里，比丘是真实语者，他（想）：‘我是真实语者。’而得义的信受、得法的信受、得伴随法的欣悦，凡那有关善的欣悦者，我说，这是心的资具，即：为了修习无怨无瞋恚的心。学生婆罗门！这里，比丘是苦行者，……（中略）梵行者……（中略）多研究者……（中略）多布施者，他（想）：‘我是多布施者。’而得义的信受、得法的信受、得伴随法的欣悦，凡那有关善的欣悦者，我说，这是心的资具，即：为了修习无怨无瞋恚的心。学生婆罗门！凡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那五法，我说，这些是心的资具，即：为了修习无怨无瞋恚的心。

当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我听闻：‘沙门乔达摩知道与梵天共住之道。’”

“学生婆罗门！你怎么想：那烂陀村离这里近，那烂陀村离这里不远吗？”

“是的，先生！那烂陀村离这里近，那烂陀村离这里不远。”

“学生婆罗门！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在那烂陀村出生、长大的男子，那时，他从那烂陀村离开，如果他们询问他那烂陀村的道路，学生婆罗门！当在那烂陀村出生、长大的那位男子被询问时，会迟钝、犹豫吗？”

“不，乔达摩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乔达摩先生！因为，那位男子在那烂陀村出生、长大，对他来说，全部那烂陀村的道路都已善知。”

“学生婆罗门！当在那烂陀村出生、长大的那位男子被询问那烂陀村道路时，可能会迟钝、犹豫，但，当如来被询问梵天世界或导向梵天世界道迹时，不迟钝、犹豫。学生婆罗门！我了知梵天、梵天世界、导向梵天世界的道迹，往生梵天世界那样的行者，我也了知他。”

“乔达摩先生！我听闻：‘沙门乔达摩教导与梵天共住之道。’请乔达摩尊师教导我与梵天共住之道，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学生婆罗门！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乔达摩先生！”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学生婆罗门！什么是与梵天共住之道呢？学生婆罗门！这里，比丘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

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学生婆罗门！当慈心解脱已这么修习时，凡已作的有量业，它在那里无残余，它在那里不住立，学生婆罗门！犹如强壮的吹海螺者能容易地使四方知道。同样的，学生婆罗门！……（中略）学生婆罗门！当慈心解脱已这么修习时，凡已作的有量业，它在那里无残余，它在那里不住立。学生婆罗门！这是与梵天共住之道。

再者，学生婆罗门！比丘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舍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舍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学生婆罗门！当舍心解脱已这么修习时，凡已作的有量业，它在那里无残余，它在那里不住立，犹如强壮的吹海螺者能容易地使四方知道。同样的，学生婆罗门！……（中略）学生婆罗门！当舍心解脱已这么修习时，凡已作的有量业，它在那里无残余，它在那里不住立。学生婆罗门！这是与梵天共住之道。”

当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好了，乔达摩先生！现在我们要走了，我们很忙，有很多该做的事。”

“学生婆罗门！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吧。”

那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当时，若奴索尼婆罗门以全白的马车一大早从舍卫城出发。若奴索尼婆罗门看见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对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这么说：

“喂！婆罗堕若尊师一大早从哪里来呢？”

“先生！我从沙门乔达摩面前来。”

“婆罗堕若尊师！对沙门乔达摩聪明慧，你怎么想？我想，他是贤智者吧。”

“先生！我是谁啊，会知道沙门乔达摩的聪明慧？确实有像沙门乔达摩聪明慧那样的人才能知道。”

“婆罗堕若尊师确实以崇高的赞赏称赞沙门乔达摩。”

“先生！我是谁啊，能称赞沙门乔达摩？乔达摩尊师被人天最上的称赞者称赞。先生！凡婆罗门们为福德的行为、善的成功而安立的这五法，沙门乔达摩说，这些是心的资具，即：为了修习无怨无瞋恚的心。”

当这么说时，若奴索尼婆罗门从全白的马车下来后，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世尊（的方向）合掌鞠躬后，自说优陀：

“这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获得，这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大好

获得，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住在他的领土中。”

苏玻经第九终了。

100、伤歌逻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进行游行。

当时，名叫大那若尼婆罗门女住在郑者里葛玻，对佛、法、僧有净信。

那时，大那若尼婆罗门女跌倒后自说优陀那三次：

“敬礼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敬礼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敬礼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

当时，名叫伤歌逻的学生婆罗门住在郑者里葛玻，是通晓三吠陀的语汇仪轨、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当大那若尼婆罗门女说这样的话时，伤歌逻学生婆罗门听到了，听到后，对大那若尼婆罗门女这么说：

“这位大那若尼婆罗门女是卑贱的；这位大那若尼婆罗门女是堕落的，当存在（三明）婆罗门时，但却称赞那位秃头沙门。”

“亲爱的贤面！因为你不知道那位世尊的戒与慧，亲爱的贤面！如果你知道那位世尊的戒与慧，亲爱的贤面！你应该不会想辱骂、诽谤那世尊。”

“那样的话，尊尼！当沙门乔达摩抵达郑者里葛玻时，请告诉我。”

“是的，亲爱的贤面!”大那若尼婆罗门女回答伤歌逻学生婆罗门。

那时，世尊在憍萨罗次第进行游行，抵达郑者里葛玻，在那里，世尊住在郑者里葛玻杜铁亚婆罗门的芒果园。

大那若尼婆罗门女听闻：

“世尊已抵达郑者里葛玻，住在郑者里葛玻杜铁亚婆罗门的芒果园。”

那时，大那若尼婆罗门女去见伤歌逻学生婆罗门，抵达后，对伤歌逻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亲爱的贤面！这位世尊已抵达郑者里葛玻，住在郑者里葛玻杜铁亚婆罗门的芒果园，亲爱的贤面！你考虑适当的时间。”

“是的，尊尼!”伤歌逻学生婆罗门回答大那若尼婆罗门女后，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伤歌逻学生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有一些沙门、婆罗门自称当生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后（教导）梵行的基础，乔达摩先生！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自称当生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后（教导）梵行的基础者，乔达摩尊师属于他们吗？”

“婆罗堕若！我说属于自称当生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后（教导）梵行的基础者中，有相违者，婆罗堕若！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

传统主义者，他们以口传自称当生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后（教导）梵行的基础，如三明婆罗门；又，婆罗堕若！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完全只以信自称当生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后（教导）梵行的基础，如推论者、审察者；又，婆罗堕若！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在以前未听闻过的法上自己证知法后，自称当生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后（教导）梵行的基础，婆罗堕若！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在以前未听闻过的法上自己证知法后，自称当生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后（教导）梵行的基础者，我属于他们，婆罗堕若！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在以前未听闻过的法上自己证知法后，自称当生已到达最终完美的证智后（教导）梵行的基础者，我属于他们，应该以这些法门知道：

婆罗堕若！这里，当我正觉以前，还是未现正觉的菩萨时，这么想：‘居家生活是障碍，是尘垢之路；出家是露地。住在家中，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之梵行，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婆罗堕若！过些时候，当正值年轻，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父母不欲、泪满面、哭泣着时，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当这么出家成为什么是善的寻求者，遍求无上殊胜的寂静处时，我去见阿拉勒-葛拉幺。抵达后，对阿拉勒-葛拉幺这么说：‘葛拉幺贤友！我想要在这法、律中行梵行。婆罗堕若！当这么说时，阿拉勒-葛拉幺对我这么说：‘尊者可以住，此法是像这样有智的男子不久就能以证智自作证自己老师的（教义）后进入而住的。’婆罗堕若！我不久就迅速地学得那个法，婆罗堕若！就只以那些唇诵与

复诵程度，我（能）说智语与上座语，我自称：‘我知道，我看见。’我与其他人（都能）。婆罗堕若！我这么想：‘阿拉勒-葛拉幺非只以信而宣说：“我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阿拉勒-葛拉幺确实住于知道与看见此法。’

婆罗堕若！那时，我去见阿拉勒-葛拉幺。抵达后，对阿拉勒-葛拉幺这么说：‘葛拉幺贤友！什么情形你宣说：“我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呢？’婆罗堕若！当这么说时，阿拉勒-葛拉幺宣说无所有处。婆罗堕若！我这么想：‘非只阿拉勒-葛拉幺有信，我也有信；非只阿拉勒-葛拉幺有活力，……（中略）念……定……慧，我也有慧，让我为作证阿拉勒-葛拉幺宣说：“我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的那个法而努力。’婆罗堕若！我不久就急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那个法。

婆罗堕若！那时，我去见阿拉勒-葛拉幺。抵达后，对阿拉勒-葛拉幺这么说：‘葛拉幺贤友！就这个范围，你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此法吗？’‘贤友！就这个范围，我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此法。’‘贤友！就这个范围，我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贤友！这是我们的获得，这是我们的好获得：我们看见像这样尊者的同梵行者。像这样，凡我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的法，也是你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的法；凡你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的法，也是我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的法，像这样，凡我知道的法，也是你知道的法；凡你知道的法，也是我知道的法，像这样，我怎样你就怎样；你怎样我就怎样，来！贤友！现在，令我们两个照顾此

众。’婆罗堕若！像这样，我的老师阿拉勒-葛拉幺置徒弟的我与他自己等同，并且以伟大的敬奉尊敬我。婆罗堕若！我这么想：‘此法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只往生到无所有处。’婆罗堕若！我不满意那个法、嫌厌那个法而离开了。

婆罗堕若！我（仍）是什么是善的寻求者，当遍求无上殊胜的寂静处时，我去见巫大葛-辣幺之子。抵达后，对巫大葛-辣幺之子这么说：‘贤友！我想要在这法、律中行梵行。’婆罗堕若！当这么说时，巫大葛-辣幺之子对我这么说：‘尊者可以住，此法是像这样有智的男子不久就能以证智自作证自己老师的（教义）后进入而住的。’婆罗堕若！我不久就迅速地学得那个法，婆罗堕若！就只以那些唇诵与复诵程度，我（能）说智语与上座语，我自称：‘我知道，我看见。’我与其他人（都能）。婆罗堕若！我这么想：‘辣幺非只以信而宣说：“我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辣幺确实住于知道与看见此法。’

婆罗堕若！那时，我去见巫大葛-辣幺之子。抵达后，对巫大葛-辣幺之子这么说：‘贤友！什么情形辣幺宣说：“我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呢？’婆罗堕若！当这么说时，巫大葛-辣幺之子宣说非想非非想处。婆罗堕若！我这么想：‘非只辣幺有信，我也有信；非只辣幺有活力，……（中略）念……定……慧，我也有慧，让我为作证辣幺宣说：“我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的那个法而努力。’婆罗堕若！我不久就急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那个法。

婆罗堕若！那时，我去见巫大葛-辣幺之子。抵达后，对巫大葛-辣幺之子这么说：‘贤友！就这个范围，辣幺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此法吗？’‘贤友！就这个范围，辣幺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此法。’‘贤友！就这个范围，我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此法。’‘贤友！这是我们的获得，这是我们的好获得：我们看见像这样尊者的同梵行者。像这样，凡辣幺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的法，也是你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的法；凡你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而住于的法，也是辣幺宣说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的法，像这样，凡辣幺证知的法，也是你知道的法；凡你知道的法，也是辣幺证知的法，像这样，辣幺怎样你就怎样；你怎样辣幺就怎样，来！贤友！现在，你照顾此众。’婆罗堕若！像这样，我的同梵行者巫大葛-辣幺之子置我于等同老师的地位，并且以伟大的敬奉尊敬我。婆罗堕若！我这么想：‘此法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只往生到非想非非想处。’婆罗堕若！我不满意那个法、嫌厌那个法而离开了。

婆罗堕若！我（仍）是什么是善的寻求者，当遍求无上殊胜的寂静处时，在摩揭陀国次第进行游行，抵达优楼频螺的谢那镇，在那里，看见令人愉快的土地，一处清净的丛林，有清澈流动、令人愉快美丽河岸的小河，附近有托钵的村落。婆罗堕若！我这么想：‘先生！确实是令人愉快的土地，一处清净的丛林，有清澈流动、令人愉快美丽河岸的小河，附近有托钵的村落，对欲求努力的善男子来说，这确实是适合努力处。’婆罗堕若！我就在那里坐下来（而心想）：‘这是适合努力处。’婆罗堕若！有三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

过的譬喻，婆罗堕若！犹如被放置在水中湿且带树汁的柴，那时，如果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走来（而心想）：‘我将生火，我将显现热。’婆罗堕若！你怎么想：那位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钻被放置在水中湿且带树汁的柴，是否能生火、能显现热呢？”

“不，乔达摩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乔达摩先生！因为那是湿且带树汁的柴，又被放置在水中，那位男子最终只会有疲劳与恼害的分。”

“同样的，婆罗堕若！凡任何沙门、婆罗门住于身与心不远离欲，并且，他们自身内在的关于欲之欲的意欲、欲爱、欲迷、欲渴、欲的焦热没被完全舍断、完全止灭，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他们不可能有智、见、无上正觉，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没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他们也不可能有智、见、无上正觉，婆罗堕若！这是第一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

其次，婆罗堕若！第二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婆罗堕若！犹如被放置在远离水处湿且带树汁的柴，那时，如果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走来（而心想）：‘我将生火，我将显现热。’婆罗堕若！你怎么想：那位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钻被放置在远离水处湿且带树汁的柴，是否能生火、能显现热呢？”

“不，乔达摩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乔达摩先生！因为那是湿且带树汁的柴，即使被放置在远离水处，那位男子最终只会有疲劳与恼害的分。”

“同样的，婆罗堕若！凡任何沙门、婆罗门住于身与心远离欲，但，他们自身内在的关于欲之欲的意欲、欲爱、欲迷、欲渴、欲的焦热没被完全舍断、完全止灭，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他们不可能有智、见、无上正觉，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没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他们也不可能有智、见、无上正觉，婆罗堕若！这是第二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

其次，婆罗堕若！第三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婆罗堕若！犹如被放置在远离水处的干枯柴，那时，如果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走来（而心想）：‘我将生火，我将显现热。’婆罗堕若！你怎么想：那位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钻被放置在远离水处的干枯柴，是否能生火、能显现热呢？”

“是的，乔达摩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乔达摩先生！因为那是干枯柴，又，它被放置在远离水处。”

“同样的，婆罗堕若！凡任何沙门、婆罗门住于身与心远离欲，并且，他们自身内在的关于欲之欲的意欲、欲爱、欲迷、欲渴、欲的焦热被完全舍断、完全止灭，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他们能有智、见、无上正觉，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没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他们也能有智、见、无上正觉，婆罗堕若！这是第三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婆罗堕若！这些是三个我自然地想出而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

婆罗堕若！我这么想：‘让我紧扣牙齿、舌抵上颚后，以心抑止、压迫、破坏心。’婆罗堕若！我紧扣牙齿、舌抵上颚后，以心抑止、压迫、破坏心。婆罗堕若！当我紧扣牙齿、舌抵上颚后，以心抑止、压迫、破坏心时，汗从腋窝释出。婆罗堕若！犹如有力气的男子捉住较弱男子的头或肩膀后，能抑止、压迫、破坏，同样的，婆罗堕若！当我紧扣牙齿、舌抵上颚后，以心抑止、压迫、破坏心时，汗从腋窝释出。而，我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念已现前而不忘失，但，我的身体以那努力之苦成为激动的、不安息的、被努力征服的。

婆罗堕若！我这么想：‘让我修无呼吸禅。’婆罗堕若！我抑止从口与鼻的呼气与吸气。婆罗堕若！当我抑止从口与鼻的呼气与吸气时，有风从耳孔出来的激烈声音。婆罗堕若！犹如铁匠吹火的咕噜咕噜激烈声音。同样的，婆罗堕若！当我抑止从口与鼻的呼气与吸气时，有风从耳孔出来的激烈声音。而，我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念已现前而不忘失，但，我的身体以那努力之苦成为激动的、不安息的、被努力征服的。

婆罗堕若！我这么想：‘让我修无呼吸禅。’婆罗堕若！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婆罗堕若！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有激烈的风穿过头。婆罗堕若！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以锐利的刀刃劈开头，同样的，婆罗堕若！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有激烈的风穿过头。而，我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念已现前而不忘失，但，我的身体以那努力之苦成为激动的、不安息的、被努力征服的。婆罗堕若！像这样，我的已生起的苦受不持续遍取心。

婆罗堕若！我这么想：‘让我修无呼吸禅。’婆罗堕若！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婆罗堕若！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在头里有激烈的头痛。婆罗堕若！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以坚固的皮绳绑（在头上）的头箍，同样的，婆罗堕若！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在头里有激烈的头痛。而，我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念已现前而不忘失，但，我的身体以那努力之苦成为激动的、不安息的、被努力征服的。

婆罗堕若！我这么想：‘让我修无呼吸禅。’婆罗堕若！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婆罗堕若！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有激烈的风切开腹部。婆罗堕若！犹如熟练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以锐利的牛刀切开腹部，同样的，婆罗堕若！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有激烈的风切开腹部。而，我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念已现前而不忘失，但，我的身体以那努力之苦成为激动的、不安息的、被努力征服的。

婆罗堕若！我这么想：‘让我修无呼吸禅。’婆罗堕若！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婆罗堕若！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在身体里有激烈的热病。婆罗堕若！犹如犹如两位有力气的男子各捉住较弱男子一边手臂后，在炭火坑上烧、烤，同样的，婆罗堕若！当我抑止从口、鼻、耳的呼气与吸气时，在身体里有激烈的热病。而，我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念已现前而不忘失，但，我的身体以那努力之苦成为激动的、不安息的、被努力征服的。

婆罗堕若！甚至（一些）天神们看见我后，这么说：‘沙门乔达

摩死了。’一些天神们这么说：‘沙门乔达摩没死，但濒死中。’一些天神们这么说：‘沙门乔达摩没死，也非濒死中，沙门乔达摩是阿罗汉，像这样就是阿罗汉的住处。’

婆罗堕若！我这么想：‘让我实行所有食物的断绝。’婆罗堕若！那时，天神们来见我后，这么说：‘亲爱的先生！你不要实行所有食物的断绝，如果你要实行所有食物的断绝，我们将从你的毛孔灌入那天的营养汁，以那个，将使你生存。’婆罗堕若！我这么想：‘如果我自称全面禁食，这些天神将从我的毛孔灌入那天的营养汁，以那个，将使我生存。’婆罗堕若！我拒绝那些天神，我说：‘够了！’

婆罗堕若！我这么想：‘让我仅吃一点食物，每次一点点绿豆汁，或扁豆汁，或大豆汁，或碗豆汁。’婆罗堕若！我仅吃一点食物，每次一点点绿豆汁，或扁豆汁，或大豆汁，或碗豆汁。婆罗堕若！当我仅吃一点食物，每次一点点绿豆汁，或扁豆汁，或大豆汁，或碗豆汁时，身体到达极度消瘦，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肢体与小肢体成为犹如八十岁的关节、死时的关节；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臀部成为犹如骆驼的脚；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脊椎骨弯上弯下时成为犹如线球；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散坏肋骨成为犹如老会堂的散坏椽；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眼睛深陷眼窝中被看见犹如水光深陷在深井中被看见；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头皮枯萎凋谢犹如新鲜切下的苦瓜被风与热枯萎凋谢。

婆罗堕若！‘我要摸腹部皮肤。’我就遍取了脊椎骨；‘我要摸脊椎骨。’我就遍取了腹部皮肤，婆罗堕若！以那样少的食物我的腹部

皮肤被黏到脊椎骨；婆罗堕若！‘我要大便或小便。’以那样少的食物我就在那里脸向下倒下；婆罗堕若！我以手顺序摩擦肢体想要使那个身体苏息，婆罗堕若！以那样少的食物，当我以手顺序摩擦肢体时，身上的毛（都）根部腐败而掉下来。婆罗堕若！甚至人们看见我后，这么说：‘沙门乔达摩是黑的。’一些人这么说：‘沙门乔达摩不是黑的，沙门乔达摩不是黑褐色的。’一些人这么说：‘沙门乔达摩不是黑的，也非黑褐色的，沙门乔达摩是金色的。’婆罗堕若！以那样少的食物我那遍净的、皎洁的肤色已被破坏。

婆罗堕若！我这么想：‘凡任何过去世的沙门或婆罗门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这就是最高的了，没有更高于这样的；凡任何未来世的沙门或婆罗门将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这就是最高的了，没有更高于这样的，凡任何现在的沙门或婆罗门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这就是最高的了，没有更高于这样的，但，以这辛辣的苦行我不证得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的过人法，会有其他觉的道路吗？’

婆罗堕若！我这么想：‘又，我自证在父亲释迦的作业中，当（我）坐在阎浮树的荫凉处时，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那会是觉的道路吗？’婆罗堕若！跟随着忆念，我识知：‘这就是觉的道路。’婆罗堕若！我这么想：‘我为何害怕那欲之外、不善法之外的乐呢？’婆罗堕若！我这么想：‘我不害怕那欲之外、不善法之外的乐。’

婆罗堕若！我这么想：‘以这样到达极度消瘦的身体不容易证得那种乐，让我吃饭粥固体食物。’婆罗堕若！我吃饭粥固体食物。婆罗堕若！当时，侍奉我的五比丘们心想：‘凡沙门乔达摩证得法者，他将告知我们。’婆罗堕若！当我吃了饭粥固体食物，那时，那些五比丘嫌厌后，离开我：‘沙门乔达摩成为奢侈者、努力的背离者，已来到奢侈的。’

婆罗堕若！我吃饭粥固体食物后，恢复力气，从离欲、离不善法后，我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我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我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我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我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我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中略）像这样，我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婆罗堕若！这是在初夜被我证得的第一明，当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无明已被破坏，明已生起；黑暗已被破坏，光明已生起。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我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生之智，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

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中略）婆罗堕若！这是在中夜被我证得的第二明，当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无明已被破坏，明已生起；黑暗已被破坏。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我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我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集。’如实了知：‘这是苦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了知：‘这些是烦恼。’如实了知：‘这是烦恼集。’如实了知：‘这是烦恼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我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我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婆罗堕若！这是在后夜被我证得的第三明，当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无明已被破坏，明已生起；黑暗已被破坏。”

当这么说时，伤歌逻学生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尊师的勤奋确实是已住立的；乔达摩尊师的勤奋确实是善人：如那阿罗汉、正自觉者的。乔达摩先生！有天神吗？”

“婆罗堕若！我知道这个情况，即：上天。”

“乔达摩先生！为何当被问：‘有天神吗？’时，你回答：‘我知道这个情况，即：上天。’乔达摩先生！当存在这样时，（你的回答）是否成为空虚的、虚妄的呢？”

“婆罗堕若！当被问：‘有天神吗？’时，不论说：‘有天神’，

或说‘我知道这个情况。’那时，在这里，智者都能够一向地来结论，即：有天神。”

“乔达摩先生！但，为何乔达摩尊师先生不就以前一个回答我？”

“婆罗堕若！这被世间广泛地同意，即：有天神。”

当这么说时，伤歌逻的学生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伤歌逻经第十终了。.

婆罗门品第五终了，其摄颂：

梵寿、谢勒、阿摄拉亚那，与苟德木柯婆罗门，

郑计、耶苏、大那若尼，袜谢德、苏玻、歌逻。

这是品的摄颂：

屋主品、比丘，名为游行者，

王品、婆罗门品，五个中传承（中阿含）。

中五十（则）的完成。